

叶戈尔·列托夫如是说

第五辑 采访和演唱会录音



1986-05-19.txt

致瓦列里·罗日科夫：

嘿！

收到磁带和信了——超级超级感谢！简直疯了！

磁带还没听（我这儿没录音机，所有熟人都一下子全跑彼得堡去了）。卡特科夫这东西——简直炸裂！五月份我去基里尔那儿的时候听过。真他妈的是个概念作品。这张专辑在彼得堡流传很广。我一个做生意的熟人（搞苏联唱片的那种）从那儿带回来一张，特别满意。我跟他说是新西伯利亚的货，他死活不信。特别想听听Flirt，毕竟我还没听过你们。遗憾的是没有Путти。Абзац这帮人牛逼！

巴什雷乔夫是谁啊？最好能录到Б.О.М.Ж.（我也从来没听过）和拉德克维奇在五号宿舍（就是那个节庆期间）的现场。录音好像在你们那儿流传。顺便说一句，那里面应该有Путти的两首歌。卡特科夫本人该不会是“Калиновый мост”里出来的吧？

最近读了彼得堡《Рокси》和莫斯科《Ухо》杂志的一堆文章和访谈。天哪，那里面全是狗屎！全都是卖的、流行货、投机取巧的东西。连那些所谓的朋克都这样——比如Свинья或者Рыба！原来Рыба是因为Цой把自己的女人玛丽安娜拉进“Кино”，然后把钱分成三份——Рыба原来拿一半，现在只能拿三分之一，一气之下跑去跟Вишня玩了。Свинья简直满嘴跑火车，前后矛盾得离谱。整得跟个笑话似的：一个知识分子（Свинья）非要扮演伊万·говно，演着演着自己都分不清自己到底是屎还是知识分子了。“我们打知识分子，工人阶级才是我们的人民。”可另一方面，又只是为了嘲弄工人阶级才去演奏，好让演出完工人把Свинья的脸打烂。什么鬼东西！浑身别满别针什么的——却又说“我们原则上不是朋克，我们是流氓和无政府主义者”。可一问他你们到底为什么演奏？他就说“为了出名，为了赚钱”。然后又幻想：要是能进列宁格勒-莫斯科-城市职业音乐会就好了，洗个澡、剪个头，弄个苏联正经形象，去唱流行歌赚钱，“但无政府主义我会留着”。扯淡！音乐上完完全全抄Sex Pistols，因为“反正我们也搞不出更好的”。“Sex Pistols是最好的乐队，但只是因为碰上了好经纪人。要是换个经纪人，他们就会跟科布宗一样又唱又弹！”（！！！！）我都恶心了。其他乐队更别提了——纯自慰。彻头彻尾的抄袭和流行病。梦想全是臭的——想出人头地、想红、想被官方认可什么的。政治之类的坚决不碰——“会被碾碎，会被摇滚俱乐部开除”！绝了！只有ДК是好样的。所以他们那儿几乎用脏话骂ДК，说是技校生乐队、老是突破现场演奏极限（故意拉稀）、低俗、反知识分子。一句话——概念派（这个词在那边简直就是骂人）。总之就跟“Мухомор”差不多（估计是最恨的一支）。有意思的是，ДК全员都是在精神病院认识的。有人80年进去，然后在那儿碰到了其他人。挺逗。那些家伙都是知识分子，听很严肃的东西。沙里科夫（主脑）特别迷苏联的“颓废派”（官方骂人用语）。对了，ДК新的85和86年的专辑应该快到了。很有意思。

我好像已经跟你写过，我录了《ДМБ'85》。85年。非常棒的专辑，录音也好。等我回去一定带给你。可能过两个星期彼得堡又有新东西过来。而且是非商业的。不确定。看了这些《Рокси》之类的东西以后，感觉除了ДК、Путти、Гражданская Оборона这些负面分子，我们这儿真没什么可听的。你们我还没听过。估计挺牛的。看来只有那些因为各种原因落到最不适合精神成长和自我表达的地方的人，反而能搞出好东西。我一个朋友说过一句很棒的话：“如果有法律禁止演奏，违者处死——所有玩音乐的都会搞出突破。”太对了。在那些地

方就是这样。

我又准备开始干活了。写了新的一批歌（够两张专辑）。看来做375米（一面）的专辑比较合适，半小时。500米太长，270米（一面）太短。30分钟正好，不会让人烦。录音好像用任何苏联机器都可以，但要用38厘米/秒的速度。只要在轴上装个适配器就行。质量应该还不错，底噪也少。最近我在想，自己的东西其实没必要传播——完全没意义。除了作者本人，谁他妈真正在乎啊（没人急需）。大家都活得饱饱的、圣洁得很。没人会被震撼，也没人会因此得救。全都会被吃掉、消化、再拉出来。应该像赫列勃尼科夫那样干。他认为作品不用发表、不用印数——写出来的那一刻就已经永恒了，其他的全是狗屁。发表（如果真不是流行货）在我们这儿根本不赚钱。只会有人告发你（除了跟你一样的孤狼作者），然后为了热爱老大哥把你关进去。所以不如自己干，为自己、为永恒干。朋友来了就放给他们听，或者读给他们……就这样。不想把自己的脆弱扔给那些屎人。因为圣经里说了：“不要把珍珠丢给猪，免得它践踏了珍珠，转过来咬你们。”还有一句：“不要把圣物给狗，免得它把圣物扔到粪堆里！”说得好。耶稣真是个牛逼的家伙。真想跟他聊聊，或者更好——一起玩音乐。他肯定是个猛摇滚手。我不知道，这片土地就是不爱诗人。只爱屎人，或者变得跟屎一样的人。其他人要么被外部干掉，要么更常见、更自然——自己把自己毁掉。这就是伟大宇宙虐待狂上帝的意愿。别去妨碍他。但变成屎人——永远不干。屈服——也绝不。既然已经这么烂，那就烂到底、烂到极限，自毁就是最后的感叹号。

啊，干活真爽！写新歌、新词、新诗真爽：

哦，我对着你们的事业呕吐！

我，最伟大的地下疯摇滚手，

被你们这些婊子世界观的

活生生的臭皮靴强暴。

我是地下的受伤老鼠！

我是精神狂热的怪才，

被血红天空的钉板钉死，

永远不会被

这粒粒粪便之国的

聋掉的耳朵听见，

那些连十二层楼高

朝沥青地狱脑浆喷射

都做不到的废物，

在被剥光的沥青黯淡人生里。

或者再来一段：

真没想到！——

太阳。

从塞满烟头的灯泡里

我要喝下起死回生的电击。

祝你幸福。写信！

P.S. 我大概八月底会回来，待周六/周日。

叶戈尔·列托夫

(1986年5月19日，鄂木斯克 → 新西伯利亚)

1986-11-24.txt

致瓦列里·罗日科夫：

嘿！

Jeff 明天/后天会把磁带寄给伊万内奇。

顺便说一句——我和Jeff想了很久，为什么我们在新西伯利亚彻底扑街。原因一大堆，而且都挺要命的。我觉得这里明显是我们和新西伯利亚观众在人生立场上的巨大鸿沟和深渊。我们活在另一种环境里——周围（也从内心往外喷）的全是全球性的孤独，唯一的出路就是彻底硬化、彻底犬儒（就是直视真相、随时可能被灭掉前的眼神），自觉把自己带入自愿死亡的状态。可在新西伯利亚那些家伙，看起来从来没真正痛苦过，也不懂什么是痛和孤独——因为他们永远是一伙的，手边总有海量的音乐、诗、书什么的。对于他们，我们这种世界观——完全不可理解、可怕、野蛮到极点。这些人是好人、善良、开放……但要懂我们，得在鄂木斯克住一阵子才行。

另一方面，好像也挺明显的：我们所有的歌（哪怕是“你们全他妈滚蛋”之类的）本质上都是关于爱和光的，讲的是当内心没有这些东西时有多糟糕。像《追随太阳》、《在我们眼前》、《在被感染的……》这些，直接就是在说这个。可反应还是零。

也许是因为有女人在场，压抑住了。也许是组织环节本身有问题——Jeff这么觉得。我回到鄂木斯克后，一开始根本不想搞厅堂演出，后来想了想，决定唱5-7首歌，如果没共鸣就全扔了走人，或者干脆开始公开嘲弄观众。你懂的，唱的时候是把自己全掏空了，回应却是空洞——等于把灵魂晾在穿堂风里冻着。就像你精心挑了半天礼物、准备好、送出去——对方连包装都不拆（或者根本没看见）。

但从另一面看——对某些人来说，这是个恐怖的礼物，像博斯赫的画。或者干脆是这样：我们的歌讲死亡和空虚，而死亡/空虚就该生出死亡和空虚。结果就真这样了。但谢天谢地，没人鼓掌！像《乐观主义》或《黄色新闻》这种东西后头鼓掌，那才是耳光。这里反应只能两种——要么集体吼、合唱、用拳头砸地板——要么把我们脸打烂、走人、对着我们吐、彻底恶心。就是积极的、激烈的反应。可奇怪的是——这里就是死一般的安静。演了跟没演一样。反正，对以后有好处。现在我们已经准备好面对这种反应了。

现在有人请我们去某个布拉戈维申斯克（大概是那个城市）搞一系列演出。不确定，不确定。得找自己的观众。最可能的是年轻人、活的、愤怒的。也许是“普梯洛夫人”，谁知道……我觉得在新西伯利亚我们是没戏了——人们一想起我们还会吐好久。但又搞不懂——他们去的时候不是知道听谁吗？！怪事。

关于去新西伯利亚的这次，我们写了一首新歌——《我们是冰》。

问大家好。

写信啊。

叶戈尔·列托夫给瓦列里·罗日科夫的信，从鄂木斯克到新西伯利亚，1986年11月24日

信里讲的是1986年11月7日，在新西伯利亚科学院城瓦列里·罗日科夫（亚历山大·“伊万内奇”·罗日科夫）的公寓里，叶戈尔·列托夫、叶夫根尼·“Jeff”·菲拉托夫和亚历山大·罗日科夫的声学公寓演唱会，后来叶戈尔称之为《歌唱虚空》（Песни в пустоту）。32年后，2018年，这段录音由“维尔戈罗德”出版社发行成CD，娜塔莉娅·丘马科娃为此写了导言文字：

“‘公民防卫’是叶戈尔和库兹马（康斯坦丁·里亚比诺夫）在1984年秋天组建的，但乐队一次公开演出都没来得及搞：因为克格勃立案，库兹马被紧急征兵，叶戈尔被送进精神病院，其他伙伴吓得四散逃命。从精神病院出来后，叶戈尔还没跟李先科兄弟（1987年在第一届新西伯利亚摇滚节上他们一起炸场）熟起来，就在找能一起搞事的人，这时候Jeff——叶夫根尼·菲拉托夫——加入了。他们甚至录了《红色专辑》的第一个版本，后来叶戈尔自己叫它‘笑话’，因为演得太烂。

在新西伯利亚，叶戈尔有个老朋友伊万内奇——亚历山大·罗日科夫，数学家兼长笛手。他在马特维耶夫卡（新西伯利亚和科学院城之间）的公寓开始搞jam session。来的全是当地地下摇滚的‘精英’。自然而然就想到请当时完全没人知道的鄂木斯克音乐人叶戈尔·列托夫来演出，听众大概十四个人左右的‘上流’。演出日期定在11月7日——伟大十月社会主义革命周年，本来该有点节日气氛。

很可能这些人——包括德米特里·谢利瓦诺夫、БОМЖ乐队的成员和其他自视甚高的家伙——根本没搞懂他们听到了什么，也不知道该怎么反应。我觉得正是在那次、第一次以‘公民防卫’名义演出、第一次在陌生人面前唱自己的歌之后，叶戈尔彻底改变了自己对观众的态度。从此只有进攻和挑衅。录音对伊万内奇来说很艰难——他不但要伴奏，还得盯着录音机，那机器没固定好，时不时被谁碰到就停了，好几段直接没了。后来回到鄂木斯克，叶戈尔和Jeff补录了受这次事件刺激新写的歌，还有《讲话与思考》（2005年数字化时叶戈尔这么定义这段独白）。虽然几乎没人知道，但整段录音还是完整保存下来，真的成了并非虚构的专辑《歌唱虚空》。我决定什么都不改，不删掉因为机器停掉而受损的歌，也不缩短长停顿——就让它保持胶带上印下来的原样。”

娜塔莉娅·丘马科娃

2018年9月26日

我自己再补充一句：最近，2021年秋天，那个Jeff——叶夫根尼·菲拉托夫——突然从鄂木斯克给我打电话。我们之前从没见过面，也没聊过，虽然这些年当然都听说过对方。他看到了我写叶戈尔的书，自己想联系。他到现在还叫叶戈尔“列托奇卡”，回忆那时候又温暖又带点讽刺，就像叶戈尔在这封老信里对罗日科夫说的那样：得在鄂木斯克住一阵子，才能懂很多事。

1993-12-19.txt

Эпизод 1. 与 Егор Летов 的后台谈话

Егор Летов 坐在宽敞的后台房间的桌子旁。旁边坐着或站着几位记者、Кузьма、Манагер、Евгений Грехов。录音非常嘈杂，很难听清。

Летов：这就是我们老朋友，“黄金谷”公司的老板。

有人：Женя Грехов。

Летов：对，Женя Грехов，制作人。

有人：你们的唱片发行量是多少？

Грехов：两万。第一张两万，第二张两万。

有人：??? 你们靠什么谋生？

Летов：我们靠唱片活着。我们写诗，??? 作曲。我还写了一本书。我们有想法要拍电影。

有人：???

Летов：没有。

有人：10月4号你们在哪里？

Летов：在白宫。

有人：在奥斯坦基诺吗？

Летов：没去奥斯坦基诺。我们朋友Женя Колесов去了，子弹从他头顶飞过。

有人：是真的吗，???

Летов：是的。

旁边站着Дугин、Кокорин、Андрюшкин、Аркаша Кузнецов，还有几个穿西装的人。然后Неумоев开始弹吉他，Андрюшкин弹钢琴，因此Егор的声音更难听清了。

Летов：我认为我们???

Дугин走过来。

Летов：首先，我们和他.....我们这个小团体——Манагер，还有??? ——我们就像一个小小的党小组??? 这样，我们甚至??? 这本质上就像红色旅，一个小型的战斗公社。每一个人?? 我们人很少。最近很多人因为各种原因死了。

有人：在红色旅里我们不能???

Летов：对，当然是这样。

有人：关于Янка.....

Летов：Янка???

有人：???

Летов：??? 接下来——我们活在??? 这就是一场真正的战争，没有退路。你做的一切，你怎么做??? 在某个时刻能量不够，前进的力量不够??? 我们不能当老头子??? 人会在某个时刻崩溃 [...]杀了我吧——子弹用完了。子弹用完时——要么留最后一颗给自己? ?? 在某个时刻??? [...]那些坐在沙博洛夫卡的人，那些在奥斯坦基诺的人，那些用手敲桌子看表的人——我们的坦克来了没有。我甚至不想说。垃圾。

有人：你和你父亲关系好吗(?), 你不觉得???

Летов：.....不知道??? 音乐不是年轻人的。摇滚只是传递某种生命能量、某种生命坚韧原则的方式。我觉得这适合所有年龄。 [...] ???

有人：??? 你听什么?

Летов：我听60年代的音乐。车库..... [...]

Эпизод 2. 新闻发布会 (пресс-конференция)

主持人：.....记者、媒体..... [...]《明天报》主编。Егор Летов — “民防”乐队主唱。Александр Козинцев — 《当代人》副主编。Александр Дугин — 《元素》杂志编辑。Роман Неумоев — “生存指南”乐队主唱。Владимир Бондаренко — 《明天报》副主编。关于本次活动的简短说明。 [...]我们组织了这次活动。节目单上已经列出了今天的日程。先是简短的新闻发布会，然后参观展品，与参与者访谈。17:00在大厅正式开幕，将会..... [...]

Проханов：.....已经几个月，可以说半年了，被叶利钦分子关闭的《今天报》一直在坚持推动与俄国先锋、年轻地下文化、我们当今所有非主流文化的节目。经常有人问我们——为什么你们这些高傲的民族主义者、注重经典、东正教常量、经过检验的传统民族价值的人，突然冒险闯入这个年轻抗议和年轻能量的岩浆？这是什么？我们的意识形态和政治任务是——不让共产主义者和民族主义者互相撕咬。我们在共产主义者中看到了新民族共产主义的萌芽。在民族主义者中看到了愿意原谅1917年对君主制和东正教价值的消灭并联合起来的人。然而，我们把这两个熔流、两个潮流融合进一个容器、一个杯子的所有尝试，到最后都没有完全成功。分歧依然存在，复仇感依然存在。这两个当今民族意识形态的碎片仍然过于尖锐??? 而我们看到的年轻人的一切、我们看到的新兴年轻抗议文化的一切，都证明了这股文化的温度、这种内在燃烧的温度、这种年轻的尚未成型的岩浆——它正在熔合这两种品质。在其中诞生了一种全新的东西，既不与传统的俄国君主主义相关，也不与不久前传统的俄国共产主义相关。这就是我们一直在报纸上展示的新的民族品质、民族突破，或者叫“摇滚——俄国抵抗”，直到今天仍然吸引着我们，也把我带到了今天的活动。我为我年轻朋友的工作感到振奋，我非常喜欢整个这种战壕氛围，我感觉自己身处熟悉的胸墙和掩体环境。这些现在作为战利品展出的火箭——我认为它们还有引信和雷管，我们还会用它们开火。

主持人：Егор Летов。他出现在这里绝非偶然。实质上是Егор做了这次活动。一分钱都没有。当然，我可以透露一个可能有争议的人物——可能是Жириновский。他给了第一笔启动资金。但整个活动是Егор Летов做的。所有买票进来的人——票价按现在标准当然很贵——一万卢布.....接下来的全部节目——你们还会看到，我们才刚开始，当然很紧张。但我认为，这次作为整个节庆的第一场活动——它将释放出极其强大的能量，成为引爆现代视觉、

听觉视觉文化中全新名字的导火索。Егор Летов，“民防”乐队。

Летов：我非常高兴这次活动成功了，因为我们终于聚在一起了。我们所有自己人都在这里。正是我们自己人，不是共产主义者和民族主义者。很高兴。就这样。

主持人：Александр Дугин最近……我们离这种语境还很远，我们……东正教的，所谓民族的，但聚集在这里的年轻艺术家，有极左激进分子——你们待会儿可以看到，也有极右激进分子什么的……《元素》杂志囊括了当今青年文化和现代文化的全部深度和广度。作为这次项目的组织者之一，他会说……

Дугин：就在最近一期的《独立报》上有一篇关于我们活动的有趣小短文。上面说，这次活动有变成摆设的危险，因为出现了如此不同、无法相比的人物：一方面是Александр Проханов——保守主义的意识形态核心人物，与现代民族保守主义概念紧密相关；另一方面是俄国朋克运动的元老Егор Летов，以其在媒体上多次发表的反共产主义、反民族主义、反法西斯言论而闻名。但Егор本人似乎已经证实，或者说驳斥了《独立报》的这种说法。另外我想说几句严肃的话。首先，“非主流”（нонконформизм）这个概念极其深刻且普适。在任何社会，至少在资本主义世界开始时，总会出现两种极端、两种反资产阶级、反自由主义的极端。一边是极端右翼的传统主义者，他们憎恨资产阶级价值，认为它们虚伪、恶心、不配人类尊严和传统的圣事[...]……另一边是无政府或虚无主义运动，它们同样构成了任何非主流的基本风格成分。我们把这些人物结合在一起——一方面是激进保守主义者、传统主义者、青年先锋文化的领袖和偶像——绝非偶然。我们有同一个敌人——我们极其憎恨“体系”。大写的体系，不管它披上什么外衣。我们憎恨苏维埃，我们憎恨叶利钦主义，我们憎恨一切把人从创造中异化、把生产产品从生产者异化、把生命和存在从伟大内在精神价值异化的东西。最终，一个彻底的虚无主义者，对什么都不亲近、摧毁一切的人——在现代世界中，他是在捍卫自己的自由、自己的内在世界、自己的内在精神价值。即使他羞于公开说出来——这很正确。另一方面，激进传统主义者或早或晚也会走向革命，因为保守主义会耗尽自身。在这方面我想再次强调，我们的相遇、我们的联盟、我们的联合绝非偶然——这是政治本身的逻辑，是现代进程本身的逻辑把我们带到这里，总的来说，我不觉得这里有任何摆设，这是政治生活和非主流的深层逻辑，对扼杀和压制民族、人民、社会、国家、社会的那个体系的仇恨。

Неумоев：大家好。我大概会在某些地方重复Александр Козинцев的话，我无限尊敬和喜爱他……不对，刚才说话的是Дугин吧？

主持人：是的，刚才Дугин。

Неумоев：那Козинцев还没说？嗯，我想Александр Козинцев会说得不比Дугин差。嗯，当然，我们很难再补充什么，因为这些人非常有学识，是写书、出书的人，而我们说话可能有点笨拙。但我还是想说几句，大概关于“非偶然”。这里当然没有任何偶然。为什么——因为实际上在某个更高的、也许是天上的层面，现在已经没有分歧了。现在同时进行着两个截然相反的进程——一个是几个世纪以来对地球上出现的这种技术文明、撒旦文明的仇恨；另一个是我们俄国用最后的力量对这个进程的无比抵抗，在所有层面：秘传层面、能量层面，因为对俄国的能量战争是毫不妥协的、要彻底消灭的战争。我们知道这一点。在我们领土上当然有从事并完全掌控这个进程的人。政治战争、经济战争，也就是说在所有层面上的战争。在这场战争中，当然不可能有互相不一致的政党。或早或晚会出现所有不愿参与的人、所有拒绝接受正在为某些圈子不可避免地建立的全球种族灭绝体系的人的统一抵抗，这个体

系按照《启示录》显然将以敌基督的王国结束。俄国.....我们当然无法改变注定的事，但我们.....俄国人总是会与邪恶战斗到最后一口气，在所有方向上。因此我同意这里没有任何偶然。尽管参与这个过程的运动五花八门。

主持人：Александр Козинцев。

Козинцев：抵抗的核心形象——就是逃亡者。从体系中逃亡的逃亡者，逃亡 [...]

???：.....我们认为这是谎言！我们认为，今天的俄国摇滚，就像俄国艺术的任何分支一样，不可避免地先成为领先的，然后成为世界文化中最天才的部分。因此我们认为，像今天在场的Егор Летов、Роман Неумоев，以及我们的其他朋友——Сергей Жариков、Сергей Троицкий等等——他们正 достой地代表着先锋摇滚文化在我们世界中的地位。第二，有人说摇滚不是俄国音乐，所以你们什么都做不成，你们做不出真正的摇滚。那又怎样。俄国从其他文化中借鉴了很多——从拜占庭传入的东正教，到从法国传入的芭蕾。最后通过俄国灵魂的消化，我们创造了真正的俄国文化、俄国宗教、俄国国家。我认为，今天的俄国摇滚已经是俄国文化不可分割的一部分，不再是某种非洲-亚洲文化，而是俄国音乐文化的有机组成部分，而且已经从俄国音乐根源中汲取了很多。我们认为，当然，俄国民族先锋、俄国摇滚作为俄国音乐文化的一部分，将在俄国取得胜利。那些《莫斯科共青团员报》和其他小报的冒险家，想用明显的摆设或商业音乐来掩盖俄国摇滚的强大分支，我们对他们说：“流行不会通过，真正的俄国摇滚会通过”。俄国摇滚万岁！

主持人：麦克风在中间，???

记者：晚上好！为什么总是这样，如果你们不和我们一起，那就是反对我们？为什么这么.....

主持人：请自我介绍。

记者：米哈伊尔·谢缅科夫 (?) ???

主持人：问题问谁？

记者：希望问所有人。谁愿意回答就回答。

???：如果有.....我会回答。

???：这个问题??? 根本没出现，因为耶稣基督在圣经里说过，不反对我们的人——就是和我们一起的。就这样说的.....我赞同。

记者：但如果??? 宗教的话，也许暂时，但你具体的回答我没接受，没懂。

???：但另一方面.....

记者：耶稣，耶稣。??? 我想听你们个人的观点，这跟其他有什么关系？

???：我们中谁？

???：我回答！个人观点。为什么如果你们反对我们，你们就和我们一起？解释！

记者：我先问你们，为什么你们反对所有人？因为所有不和你们一起的——就是反对你们。别用问题回答问题。

???：问题是修辞性的。来吧……问战斗性的问题。这里是战斗氛围，我们在找战斗的朋友，从记者和电视人中。

记者：为什么不发武器？

???：你的武器就是话语。你的麦克风——就是你的武器。来，砸吧！

记者：???

记者（女）：??? 公司 ??? 你们不认为这次活动——是直接走向法西斯的一步吗？

???：问题问谁？

记者（女）：问所有敢回答的人。

[...]

Дугин(?): ……“法西斯”这个概念在现代世界总是没有严格定义。事实上，在戈尔巴乔夫时期有过一次反法西斯力量大会，在哲学研究所开了三天，如果我没记错。没有给出这个范畴的任何恰当定义……现代世界实际上被大量幻影吓坏了。现代人害怕鬼魂。害怕过去的鬼魂。我们屏幕上不断出现鲍曼、希特勒、戈培尔。我们总是被不存在的东西、属于历史的东西吓唬。在我们时代只有一场主要的斗争。一边是体系、顺从主义、为钱出卖的人（如自由主义中），或为恐惧出卖的人（如苏维埃中）。另一边是巨大的非主流力量多样性。其中实际上可以有任何人。体系越是试图把所有反对它的人叫作红棕色、或法西斯、或破坏者、或武装分子，它就越愚蠢，因为最终这个模糊的术语根本什么都不指，而且法西斯主义的流行完全是反法西斯主义者制造的。反法西斯主义的叫喊和尖叫越多，年轻人看着电视上那些令人作呕的脸，用口水和唾沫吓唬他们法西斯——他们就越会组织法西斯运动和法西斯组织。这个问题是合逻辑的。而我们的非主流反对派——是非常广泛的反对派。我们……实际上，我们不排除任何人。你们记得，白宫保卫者不是现在叫嚣的（这里和西方）两种力量，而是三种。第一种——民族主义者，第二种——共产主义者，第三种——民主派，代表了巨大比例的白宫保卫者，他们和其它运动一样献出了生命。体系——它可以改变形式。曾经是苏维埃——现在成了反苏维埃。曾经是州委书记——现在成了著名的索尔仁尼琴分子和反苏分子。他们完全平静地改变面孔。明天他们自己就会是法西斯，他们的许多方法完全与法西斯一致。事实上，怎么叫都行。我们代表广泛的非主流谱系。最终，如果这种反法西斯主义的愚昧继续，如果这个术语被用来污蔑我们民族、人民、社会、国家中越来越多的最好力量——那么最终法西斯真的会成为现实。但为此需要建立反法西斯阵线，在每个区建立反法西斯委员会，就像今天宣布的那样。

Проханов(?): 我想继续。我们的报纸《今天》被??? 叫作法西斯报纸。在……人们投票给 Жириновский。当 Распутин 和 Белов 被叫法西斯，当 Глазунов 和 Свиридов 被叫法西斯，当所有俄国文化天才都是法西斯时，民主派就把这个词的禁忌解除了。事实上，俄国法西斯主义的危险只因民主派的镇压措施而出现，因为用坦克射击俄国议会——我认为比第三帝国德国还严重。因此，我认为法西斯是那些杀害和扼杀俄国人民的人，不管从什么立场。而所有用最可及方式与之斗争的人，在最广意义上都是民族民主派、民族爱国者。是的，我们在《今天》报一直贯彻这条路线。顺便说一句，我告诉大家，我们现在在这个大厅卖著名的地下版《今天》报，最后第八版整版是与 Егор Летов 的对话。我想，谁想拿签名什么的，可以买这报纸，在它还存在的时候。整个发行量在十月事件中被逮捕了。谢谢！

记者：《开放电台》。问题……问Егор Летов。据了解，你以前和苏维埃政权、克格勃有过??? 不愉快，你多次在??? 中声明。你现在??? 你说你一直……你的祖国一直是苏联，你视自己为这个国家的公民。怎么解释??? Егор Летов，以前在演唱会上要求别拍照别录音，为了??? 不露面，而现在——搞这种活动。发生了什么，Егор？

Летов：什么都没发生，我还是原来的我。我从来不是民主派，从来不是。早在1988年新西伯利亚节上，我们从台上宣布，我们是真正的共产主义者，很少见的。以前我捍卫的理想，我们叫它无政府主义。现在我明白，这个术语不太符合真相。我们是真正的共产主义者，而且是超左派的。我一直捍卫的价值体系——它们最大限度接近红色旅，就这样。总之，我还是原来的我。

记者（女）：??? Егор Летов ??? 你不认为这种活动——要么是一个耗尽的人向同样权力出卖，要么还是同样的叛乱 ??? 这是什么？

???：你在哪里看到权力？

Летов(?)：什么权力？说什么？

记者（女）：这里到处闻着Жириновский和其他……

Летов：如果我们掌权——会非常好。如果……

记者（女）：谁是“我们”，逐点说？

Летов：至少现在在台上的人。

记者：《北方青年报》，科米共和国。我的感觉是，我右手边是虚假目标，左手边——姑且说是手段。问题问代表目标的一半。不怕目标会变，手段变成目标吗？顺便说，和Егор Летов的回答有关。

???：问题问谁？

Проханов(?)：运动——一切，目标——虚无。

记者：??? 莫斯科 ??? 反犹。我有个问题。你们不认为最终犹太人会通过叶利钦等人把权力抓到自己手里吗？主要问题是 ??? 为这些人做了什么？为什么一切按原样发生？

???：这大概是问Проханов同志，因为弗拉基米尔·沃尔夫维奇今天不在。

Проханов(?)：在重症监护室(?)。

???：大概是。

Проханов：关于犹太问题我已经被检察院传唤第六次了。我暂时回避回答，我厌倦和调查员打交道。至于??? 这周——力量在重组，进行深层、我们罪人看不见的工作——会面、协议??? 在他们的办公室里，进行着疲惫的、所谓斗争，在1月12日第一次会议前。另一方面，叶利钦也在做同样工作。也许明天宣布??? 选举??? 引入坦克??? 这是一周非常紧张，外表看似平静，在其中构建着，也许是未来冬春战役的准备，也许是灾难。

记者：对不起！问题是 ??? 共产主义者 ??? 我大概问Проханов。现在 ??? 盖达尔同意和共产主义者结盟来对抗Жириновский。红棕斗争结束了，是吗？

Проханов：盖达尔对Жириновский的恐惧如此之大，以至于盖达尔准备住到久加诺夫家？
?? 政治避难，这很清楚。不过这并不意味着久加诺夫会收留盖达尔。如果门房(?) 收他做看门人。??? 集团——不太可能。更可能是 ??? 副总理。

记者：问Егор Летов。假设台上的人掌权。你算计什么职位？

Летов：我连总统都不拒绝。

主持人：还有问题吗？

记者：??? 问Проханов。你不拒绝这样的总统吗，Летов先生？

Проханов：总统我不给他，国防部长——给他。

???：你们知道，在我们今天活动的语境中这样的结论。 ???

记者（女）：可以再问Летов先生吗？这次整个活动——不是又一次摇滚骗局吗？不是？好吧。

记者：??? 你意识到自己的二流性吗？

???：从谁开始？

记者：右边或左边，随便。

???：我们意识到自己的二流性？

???：问题完全是修辞性的。 ???

记者：这次活动 ??? 为什么它发生了，以后会有后续活动。因为现在可以，或者需要做这个那个那个，而至少做点什么。什么都做不了。因为你们坐着——绝对的疲软，绝对的无能——甚至不回答问题。因为你们一切都清楚，你们提前全知道。所以二流，因为那里一切无聊。

???：不，你们在法利赛意义上二流。 ??? 人们二流。

Неумоев：我们.....你们知道.....我可以回答吗？我们同意二流、三流、七流、一百七十流，只要不是666流。

Проханов(?)：我说这样——我们在《今天》报，我们的运动中，正梦想有一天变得二流，在这个意义上我们想培养出一代年轻战士，让我们真的.....老师——培养学生，以后有谁可学。我梦想我的儿子们，你们占据我们的位置，也许以更勇敢、更果断的立场完成我们做不到的事。在这个意义上我梦想有一天我们在我们光辉的儿子们面前变得二流。万岁这样的二流！但目前我们年轻人的消极超过我们的乐观，也就是说，目前不幸的是，我们还是首要的。但我希望这早晚会改变，俄国青年会说出自己果断的话。

记者：你们在这里 ??? 你们在处理材料，是吗？

???：问艺术学家。这里坐着的人从事比艺术问题更严肃的事。

主持人：还有问题吗？

记者：是的，请问Проханов先生，你手里的念珠——它们代表什么？

Проханов：我手里的念珠代表念珠。

记者：在这一刻它们对你有什么用？

Проханов：你为什么纠缠我的念珠？

记者：你为什么不回答问题？这很不礼貌。别人问就该回答。你这是在新闻发布会上。

Проханов：这还不是审讯，幸好。

记者：那你为什么开新闻发布会？

???：可以回答吗？我替Проханов回答。念珠——对健康很有用。 ???

记者（女）：可以再问一个吗？可以 ???

???：是的，从1989年开始，当我的乐队??? 开始联合街头活动、各种小展览??? 节日。那时在这混乱中不可能做什么，但我们行动。从第一个大项目开始??? 我开始拍??? 电视连续剧，叫《国家在苏醒》。国家已经苏醒，现在开始突破。从1993年3月开始播出《大散步》节目，八期，其中有作者栏目 ??? 从莫斯科节目开始是作者作品——短的和长的。这里拍的东西——当然??? 这么大的项目和电视??? 非常复杂。钱很少，电视上每个人都要付钱，而且.....你们待会儿会看到——我们现在结束发布会。真正的行动就在那里，已经开始了。后面大家在敲门，想进来。这很好，有反馈，大家在期待什么。虽然这里当然没感觉到反馈。大家其实很无聊。也许这里很多球手。记者其实一半是白嫖进来的。大家站着，等什么。很快会得到，很快开始真正的，所谓.....战斗任务会下达——我们行动。是的 ??? 那些可见的作品，对象在这边，那边可见 ??? 作品是叶夫根尼·别利亚夫采夫的，住在鄂木斯克的艺术家。他没能来，没钱买票。我在这里基本上是政委，我想说，所有情况.....所有挑衅、所有最蠢的问题。至少有一个聪明、强有力的问题——就会有同样回答。

???：廖沙·米哈伊洛夫！阿列克谢·尼古拉耶维奇！阿列克谢·尼古拉耶维奇！米哈伊洛夫！可以让他.....问题给我们。廖沙叫来，请。米哈伊洛夫。

???：他就在那儿站着。就在那儿。

记者（女）：在米哈伊洛夫没来前，可以再问一个吗？

???：可以，可以。

记者（女）：这里聚集了足够多的人，他们二十年来一直听Летов ???。听他说：“我永远反对”“都滚蛋”。现在怎么看Летов坐着：“我现在要做政客”？他一直反对！只剩一个人半——Летов和半个Неумоев？问他们。

Летов：??? 我一直捍卫某些.....捍卫价值，主张价值。也就是说，摇滚对我、整个创作——是主张。是主张和捍卫。而绝不是“无所谓”。明白吗？有.....

记者（女）：是的，可“无所谓”也没了！有钱、有政治，就这些！

Летов：如果人们中有 ??? 就是“无所谓”。

记者（女）：Летов，你到底什么？！你，什么，你的目标是什么，我不懂？！

Летов：听我的歌。听我的歌——你就知道了。

记者（女）：我听过你的歌！你反对一切！你有抗议，不管反对什么 ???

Летов：我整个生命——就是捍卫炽热的、火焰般的价值。

记者（女）：你现在捍卫什么火焰般的价值？！

Летов：这是真的，顺便说。

记者（女）：和Жириновский一起能有什么真相？！

Летов：真相，真相……真相——只有一个。真相——只有一个。

记者：你们不认为 ??? 他出卖了？

???：卖给谁？

记者：嗯，卖给和他坐一起的那些。

???：你看——火箭站在那儿？它站着，明白吗？你——躺着，明白吗？强者——不是谁更强，而是谁站着，明白吗？

Дугин(?)：我觉得存在某种奇怪的误解。也就是说，我们被当作政客，为某事、保护某事、做什么的人。最终，没有比现在被射杀和憎恨政权的民族运动更虚无的了。在这个斯尼克、这个摊位、这些抢劫人民的肥脸、在文化中搞黑帮勾当的世界——我们极其憎恨这些流行乐队，这个可怕的电视。我们一无所有，从这个……在这个资产阶级世界，在这个前党务工作者世界，我们绝对和一直以来先锋派、虚无主义者、革命者一样被剥夺。而且你们有点真的没意识到，我们几乎所有人——你们叫政客的、或你们对Летов说“出卖了”的——我们其实来自同一个环境，非主流，我比如比Егор早五六年也有和克格勃同样的问题。我也一直憎恨……像他一样，我一直憎恨苏维埃，憎恨共产主义者。但真的，当这个体系的本质显露不是共产主义，而是单纯的下等人政权、最坏的人的政权、以前剥削民族现在也剥削的政权——在这个意义上我们开始重新审视自己的历史。这是合逻辑的过程，没人向谁出卖，因为进入反对派、现在加入爱国运动，人只会给自己带来极大麻烦，仅此而已。抗议还是一样。而且更加强烈、更激进。如果以前为此可以进疯人院、克格勃——现在可以挨自动步枪子弹，同样那些党务工作者、同样那些混蛋。只是反对现在更严肃，对非主流的检验更深刻，实际上我甚至表面上都没看到……怎么能问这种问题？也就是说，你们完全不理解我们社会中发生的社会问题、社会问题。

记者：问Летов。Егор，你不认为对绝对真理——关于真相的问题——对绝对真理、对终极真理只能是上帝，而不是Летов同志。谢谢。

???：帕沙，重复问题。大声！

记者：Егор，你谈到真相。你谈到真相。你不觉得对真相、对绝对真相、对最后实例只能是上帝吗？

Летов：每个人都可以争取真相。每个真正活着的人。在这种情况下每个真正活着的人——就是上帝。

主持人：我们结束发布会，想说几句简短的话。现在将??? 参与者。事实上我们期待这里会有更多友好公众。

醉酒的聚会者：对不起，可以最后一个问题吗？

主持人：等等！等等！这里……这里具体 当然，这里很多记者，但记者其实在这里有点……不反应发生的事，他们也许不是真的来这里聚会的。主要聚会问题，其实没人感兴趣。希望遵守这个房子的规则，不要在完全微妙的情况下问这种问题，你们至少??? 相当得体。

醉酒的聚会者：对不起，请问，为什么……终于……为什么这个大厅的好节日，用火箭、街垒、沙袋装饰？我们在打仗，还是什么？放花不是更好，更漂亮、好看？

???：谢谢，谢谢你的评论，一切评论待会儿！

???：现代艺术要理解。

醉酒的聚会者：明白了。我们和谁打仗，还是谁？

女声：和自己。

醉酒的聚会者：和自己？！先说……

???：这里有关于行动的问题。我已经说了，现在不可能不行动，根本不可能在哪里印同样的节目，现在 ??? 节目 ??? 混蛋，我不知道，白痴，也许上电视 ??? 至少从什么开始。这个节日 ??? 这里新闻发布会上的年轻人，街上的人，半小时后进大厅——在 foyer，然后进大厅……

记者（女）：什么目标？

???：目标——找到与聚集在这里的人的沟通、联系，为以后进行更完美、更高质量的行动，不是 ??? 这里在ДК，而是在生活中。开始行动，开始把自己的能量、自己的 ??? 给别人。要给予，要给予，因为我们只是消费者。我们在苏联，现在还是消费社会的一员。

记者：请问，最后一个问题。可以重建我们的祖国——苏联吗？你怎么看这个想法？

Проханов(?)：我感觉自己生活在苏联，像数亿我的同胞。只要除掉那些想消灭苏联的人——完全共产主义就会到来。??? 只要最后一个苏联人活着——苏联就活着，我再说，有数亿这样的人。

主持人：谢谢发布会。问题结束了，回答也结束了。祝好。

1993-12-31.txt

电话录音：莫斯科粉丝给Егор Летов的新年电话（1993年12月31日 / 1994年新年夜）

喂。

喂？喂？

喂！

你好，Игорь Фёдорович，是你吗？

喂！

Игорь Фёдорович！

是的！

是你吗？

是的，是我们。

你好。

你好。

是从莫斯科打来的。

哎呀，你好，新年快乐，即将到来的新年！

也祝你快乐。我就是想给你拜年。

谢谢。

祝你幸福、健康。

谢谢。

祝你成功。希望一切都好。

谢谢，太好了，也祝你一切都好。

你们现在在庆祝吧？

啊？

现在在庆祝，对吧？

我们吗？

对。

当然，怎么不庆祝！

现在鄂木斯克几点了？

正好12点整。

整点，对吧？

对。

啊啊.....这里才9点。

明白了。

哎.....可惜啊.....

嗯，新年快乐。

啊？

我说，新年快乐。

也祝你。哎！你已经过年了。

什么？

你已经过年了。

是的，谢谢。

可惜你们的演唱会黄了。

没什么，其实一切都.....活动最终还是成功了。我觉得我们还会再演，不止一次两次。

嗯。听说好像1月底要在戈尔布哈（Gorbukha，戈尔布诺夫文化宫？）演。

对，我们打算和《生存指南》一起 ???

就这些吗？

对。

大概哪几天，你知道吗？

嗯，新年后我们打算去莫斯科，大概10号到15号排练，然后好像一起演。我猜大概是1月底。

明白了。最近去看了ИПВ（Инструкция по Выживанию）的演出。超棒的演唱会。

嗯哼。

可惜没赶上Манагер的。

Манагер的？

对。

对，他是第二天演的。

是啊.....就这么错过了。

嗯。

《百年孤独》什么时候出？

嗯，没事，我想我们很快就会来，再演。

啊？啊啊……《百年孤独》什么时候出黑胶？

现在已经交给厂子了。估计15号左右，16号吧，大概那样。

专辑真的超级棒，太好了。

嗯，我希望至少到夏天肯定会出。

明白了。那你们现在要写新东西了吧？

对。嗯，我们已经开始写新专辑了。是这样的……

叫什么名字？

关于这个不想多说，因为……首先，迷信，别说破了；其次，别让人空期待，因为专辑录着录着会变。

嗯，懂了。那《百年孤独》什么时候录的？

录了大概一年半。差不多两年。

一年半？

对。从1990到1992年。

嗯，明白了。

就在《跳跳》之后，到1992年左右。

那个《流行乐》封面上的老太太是谁啊？

老太太没问题，但那里有印刷错误，就是喝醉的艺术家印的，没人管没人校对。因为这些错，我们决定直接砍掉，不让这批进市场。印了一部分，有些已经流出去了，有些没，因为我们打电话禁了这批销售。

啊，明白了……

照片是我们自己的，挺活的，但??? 完全可怕，简直胡说八道 ???

嗯，明白了。那封面上的老奶奶是谁？

老奶奶？

对。

在照相馆找到的，扔掉的旧照片。

啊……明白了。

老奶奶挺好的。

象征流行音乐，对吧？

啊？那种相应的老太太。

嗯，明白了。那《共产主义》的新录音呢，Манагер的会有吗？

什么？

《共产主义》的新录音会有吗？

《共产主义》我们打算……嗯，我们决定再聚，原班人马，三个人，和Манагер一起，也？
?? 但这个大概晚一点。

明白了。那Манагер的新……

总之，怎么说……最近要出的有这些。我们1月打算录一张献给苏维埃之家保卫者的黑胶。

啊啊……

会有《生存指南》、我们、几首《共产主义》的歌，Манагер也会唱几首，大概还有
Чёрный Лукич，还有《DK》。就是这样一张黑胶。

你们不是写过和Лукич闹掰了什么的吗……

对，怎么说，这不是私人恩怨，理念比私人关系大得多。

嗯，明白了。

所有收入都会给遇难者家属。

明白了。还有个问题。你好像在哪里写过或暗示过，你内心更接近嬉皮。

不，恰恰相反。

相反？

我从没说过这种话。

不，有点类似的东西……

问题是，有些以我名义发的采访，其实跟我没关系。比如《列宁格勒 смены》登了个所谓
我的采访，其实根本没采访过我。所以我可以肯定地说，我从没说过类似的话。

明白了。那你的诗集什么时候出？

什么？

你的诗集什么时候出？

可以肯定地说，3月。

3月，对吧？

嗯，但可能更早。因为现在计划是3月，但可能提前，我很希望。

里面只有诗，还是有散文什么的？

只有诗。

啊啊……你没有散文吗？

有散文，但我没打算印。

明白了。

因为如果印，现在我会写完全别的东西。有些东西已经过时了 ???

明白了。还有个问题——你受洗了吗？

我？没有，但我……怎么说，灵魂里??? 是东正教的 ???

明白了。

我打算受洗，真的。

这是好事。你怎么看“Sex Pistols”和“Exploited”？

现在态度很差。

明白了。

因为是亵渎和垃圾。超级垃圾！

12月还是今年年初来了张专辑，叫《空中工人战争》什么的。

我不知道，我没收到过。

好像是从《共产主义》里拼的。

大概就是个合集。

你没拼过吧？

没有，没这回事。这种东西不存在。我听说有这么个东西，好像在莫斯科拼的，就是合集。

有人写说你从《共产主义》里拼的。

没有没有，没有。

还有张Янка的最后专辑，好像是你拼的。

哪张？

嗯，名字……他们自己起的，但有那些歌——《水会来》什么的。

有，叫《耻辱与耻辱》。

对，《耻辱与耻辱》。

这张黑胶现在在出。

要出了？

对，这是她最后一张专辑。

有两种版本——有15分钟的原声……

一部分原声，一部分电声 ??? 电声部分多一点。嗯，明白了。也就是说，还有很多东西要出，对吧？

对。也就是说，这些现在都在出，跟《百年孤独》一起配套出。

最后一个问题，可以问吗——你知道Янка的生日是哪天吗？

什么？

Янка的生日什么时候？

9月4日。

那Манагер的？

Манагер是5月3日。

啊啊.....明白了。好吧，我就不耽误你了。

没事，新年快乐，即将到来的。

又祝你新年快乐。

谢谢。

再来一次。嗯，再见，一切都好！

好，谢谢很多。

来莫斯科吧。

祝你幸福。

我们等着你。再见。

（电话结束）

1994-01-xx.txt

电话录音：莫斯科粉丝给Егор Летов的电话（1994年初）

喂。

Игорь Фёдорович，是你吗？

喂！

Игорь Фёдорович！

是的。

你好，从莫斯科打来的。

喂。

我是Михаил，叫我米沙就好。很高兴听到你的声音，知道你活着、健康。嗯，鄂木斯克那边怎么样？

还行，就慢慢来。

嗯，明白了。这里有什么新鲜事.....

???

啊？

???

你很快来莫斯科吧？

什么？

很快来莫斯科？

对。嗯，原则上计划2月中旬办演唱会 ???

明白了。在哪儿办？

啊？

在哪儿办？

现在完全不知道。 ???

啊.....明白了。还有个问题——你怎么看待嬉皮主义？

嗯，怎么说.....不知道。这问题很大，很广。

嗯，明白了。但总体是正面还是负面？

不能一下子说清楚，懂吗，因为我是个好战的人，而嬉皮主义——怎么说，是某种被动的运动。

嗯哼。那现在这些朋克呢？

对朋克总体上没态度。

明白了。

就是……朋克概念也很广。

不，就是有两个概念——音乐里的朋克和生活里的朋克……

不，朋克很大。比如朋克其实60年代就出现了。有无数种——各种无政府朋克什么的，懂吗，很广的概念。

啊啊……

比如最早的美国朋克，70年代那些——纯粹理念的、意识形态的。而后来那些——就变成小流氓了。

啊，明白了。那现在的金属党也都是那种……

什么？

金属党也都是那种……

对，金属党基本都是傻逼。

大概还是二流小流氓。

什么？

大概还是二流小流氓。

嗯……

好像是这样。

嗯……

嗯。那国内乐队你喜欢哪些？

再说一遍 ???

国内乐队你喜欢哪些？

我超级喜欢《DK》。还有《生存指南》喜欢。现在的东西很少喜欢 ??? 但我确实听得少，也许有新东西出来了。

那年轻一代的乐队呢。

年轻的一代我完全没听过。

不是国内的，国外的年轻或老的呢？

国外的我们听60年代的。

只听那个？

最爱的乐队是“Love”，还有 ??? 那种。美国车库和迷幻，1966到1969年左右——就这个时期。

嗯，“伍德斯托克”时期，对吧？

啊？

“伍德斯托克”时期，对吧？

对。

嗯，那里.....

??? 我们听了很多 ???

包括“Grateful Dead”，对吧？

“Grateful Dead”少一点。就是不太亮的乐队。

还有“Iron Butterfly”，对吧？

对，“Iron Butterfly”——是的，好，尤其是第一张超级棒。第一张专辑特别优秀。

明白了。那《百年孤独》很快出吗？

嗯，应该马上就出了。就是几天内开始生产 ??? 我觉得一周左右 ???

明白了。那里谁弹什么？

基本上我和Кузьма俩人玩了所有。就是我打鼓、弹吉他，Кузьма弹风琴、吉他、贝斯。我们叠了很多乐器，有帮忙的人 ??? 就是Джефф弹了一部分，但主要我们俩。

明白了。都是你的歌吗？

有一首苏联的——《雾》。

啊，明白了。那没有Кузя的歌，对吧？

什么？

没有Кузя的，对吧？

嗯，我们一起写的，很多是合作 ???

啊啊.....

就是没有纯Кузя的歌。

明白了。但好像有他念诗的，对吧？

有，但那也是我们一起写的。

啊啊.....

就是更多是我的诗，不是他的。

明白了。你和他怎么认识的？

1984年，他在一个很硬核的乐队里弹，我去了一个聚会，他就坐在那儿。我们聊了聊，晚上他打电话给我，开始念他的诗。超级搞笑！我整晚笑个不停。他的诗太逗了。然后我们开始电话里互相念诗，一念好几个小时不停。最后我们干脆住一起，开始一起玩 ??? 一直这样。

明白了 ??? 昨天电视上播了他。

播了？

在《Программа А》。

哦，我没看！

没看？他和Фирсов聊天。

哦.....他说什么了？

嗯，他说了.....整体挺搞笑的对话，Фирсов问了些问题.....他一直笑，声音很小.....

嗯哼。

然后Кузя讲了点《共产主义》，讲了你在白宫的事。然后Фирсов问他对《Аквариум》、《Алиса》什么的看法——他笑，说：“哎呀，你们说什么呀！”大概这样。

嗯哼。

而且录像质量烂透了。然后播了你——大概塔林90年的。

嗯，对。

黑白的，也烂透了。剪了大概5分钟。挺有意思的。

???

不，挺奇怪的——以前你头发长，Кузя相反短，现在.....

???

换位置了。顺便问，你什么时候剪短发的？

大概1990年。

真的？

嗯。

啊啊.....还有基辅演唱会——好像你说过你剪头发的事.....

对，但那是我的最后一场原声演唱会。

那时你已经剪了，对吧？

对，好像是。我老实说记不清了，但好像是。因为我们去山里 ???

啊啊.....

??? 那是夏天，我甚至不记得 ???

大概8月24号。

对，或者8月，对 ???

明白了。你总体怎么看Манагер，他的创作？明白你们是朋友，但整体呢？

怎么说.....我不算很认真对待，因为它很 ??? 怎么说 ??? 但我支持。

明白了。那对Янка呢？

超级好。我们基本是一伙的 ???

包括Лукич，对吧？

啊？

包括Лукич，对吧？

对，但Лукич后来自己走了 ???

你家猫怎么样？

还行，我有两只猫 ???

两只了？

对。

明白了。叫什么？

一只叫Тиша，一只叫Стёпа。

啊啊.....明白了。最老的是哪只？

Стёпа。

那《Popsa》封面上的猫是谁？

什么？

《Popsa》上的猫是哪只？

《Popsa》上的根本不是我的猫。

根本不是你的？

对，根本不是。

那是谁的？

是我老婆的 ??? 我们和Янка去那儿 ??? 那里有只猫，我们就决定拍张照。

啊啊.....明白了。不，那些照片当然.....超级野蛮。Манагер在那儿超级夸张。

哈哈。Манагер在那儿超搞笑，对。

那是哪儿拍的他那样？

甚至不知道。就是某场打架或摔跤的场景，我们和Кузьма把他的脸抠下来贴上去的。

明白了。那Кузя那些军装照，对吧？

对，真军装照。

很棒。你现在在写新东西，对吧？

对，现在我们在写新专辑。但不知道要写多久、录多久。可能很久，也可能不。但已经写了大概三分之一。

啊啊.....明白了。叫什么名字，知道吗？

现在不知道。但很可能叫《Родина》。

啊啊.....

就是暂定名。

明白了。那莫斯科有最早的《Посев》83年的——有《Punk and Rock-n-Roll》什么的？

那是很久以前，1983甚至1982年。超级古老的录音，挺搞笑的。

不，就是。

而且不是专辑.....我们的《Посев》录音 ??? 本来就没打算流传.....

（电话在这里中断或结束，原文到此为止。）

1994-05-27.txt

Вот полный перевод интервью на китайский язык (尽量保持原意、自然流畅，像正常的中文访谈对话)。我把采访者的话和Егор (叶戈尔·列托夫) 的话区分开，采访者的话用

【采访者】标注，叶戈尔的话直接写。

【采访者】叶戈尔！最近怎么样啊？

【叶戈尔】啥？

【采访者】演唱会啊。

【叶戈尔】如果这是采访的话，那就好好问问题吧。不是，演唱会……怎么说呢，我没法说它好还是坏，因为我一站上舞台，那就是战争，我必须赢。

【采访者】那你得到乐趣了吗？

【叶戈尔】当然有了。就像打仗一样，像打胜仗。

【采访者】不是，只是感觉好久没见过这么大规模的了。

【叶戈尔】我在莫斯科五年没演过了。

【采访者】你刚才说“战争”——跟谁打仗？

【叶戈尔】战争？这是从古至今、贯穿整个人类历史的原始战争，两股力量之间的战争。我是信教的人。就是说，夜晚与白昼之间，天堂与人间之间，地狱与天堂之间，真理与谎言之间，诸如此类。

【采访者】你是东正教徒吗？

【叶戈尔】是的，我是东正教徒。我们在这场战争中直接参战。这是一场非常明确的战争。我现在重返舞台，就是因为十月事件之后，我明白了我的位置就在这里。我……我只是觉得羞耻，坐在家里，看着白宫被炮轰什么的。虽然我们一开始就在白宫正面，和那些叶利钦派的奥蒙（特警）部队在一起。但最关键的那一天，很遗憾，我不在莫斯科，所以不知道我们会在哪里——也许会倒在奥斯坦基诺，也许会烧死在白宫顶层，但肯定会是我们街垒中的一员。我永远不会原谅自己没在那里。因为这个原因，我们立刻就集合，十二月就出发了……也就是说，我们开始有计划、大规模的战争。我们参与这场战争，会一直战斗到拿起武器。如果有必要——我们会拿起冲锋枪、步枪，去打仗。

【采访者】你唱了《列宁还那么年轻，年轻的十月就在前方》。

【叶戈尔】对。

【采访者】我觉得列宁和东正教根本不相容，你懂吗？

【叶戈尔】我认为共产主义和东正教是一回事。

【采访者】你真这么想？

【叶戈尔】因为那种应该存在的共产主义——不是过去七十年、一直到勃列日涅夫搞的那一套，而是真正应该存在的共产主义——它丝毫不与东正教的理想矛盾。我不是唯一这么想的

人，甚至包括一些东正教的教父。这就是平等、兄弟情谊、在地上实现正义的理念。

【采访者】他们可是杀了那些教父。

【叶戈尔】一切都是通过鲜血、通过火焰、通过战争来实现的。要建立天国，就必须去确立它。要自己承担罪恶。有一些人——比如我——我不打算进天堂还是什么地方。这就是战争。我们是战士。未来的人民、后代，要在我们这些战士的鲜血上建立起来。我们为此而战。在这个意义上，我可以说自己不是基督徒，因为我能够在战争中杀人，也愿意被杀。为了让我身后还能有和我一样的共产主义苏联童年。那就是天堂。为了这个，我会战斗。

【采访者】叶戈尔，那你以前那些反共的信念、那些歌呢？

【叶戈尔】好，我现在就回答。这个不是直接意义上的反共歌曲。我最大的罪过和不幸在于，当我刚开始搞创作的时候，我完全确信，当时正在发生的、勃列日涅夫式的所谓“社会主义”（其实根本不是社会主义，就是国家资本主义、彻头彻尾的极权主义），还会再持续五十年，够我活一辈子了。所以那时候的战争，是针对那个时代那些极端的象征符号，不是为了资本主义价值，更不是为了民主，而是为了真正基督教的、真正共产主义的价值取得胜利。我的不幸在于，我用了全球共产主义的符号，但其实针对的是当时那个具体的体制、那个具体的政权。结果我在过去那段行动中遭受了一定失败。但现在必须弥补。必须站起来，最终要站起来。

【采访者】你唱过《一切按计划进行》——你不觉得这首歌现在很过时了吗？

【叶戈尔】是的，过时了。

【采访者】怎么过时了？

【叶戈尔】一方面，它在创作时的意义上过时了。另一方面，很多那时候的歌现在听起来完全不一样，甚至意思完全相反。当时我写这首歌的时候，它带有悲剧性的讽刺意味，因为这首歌不是以我的口吻写的，而是以一个普通人的口吻。歌词的语体也不是我的。我故意夸张了那些说法——“好领袖”“列宁爷爷”之类的，我自己从来不会这么说。这就像一个人回家，坐在桌前，看电视，然后就开始那一套——列宁爷爷多伟大的领袖啊，诸如此类。这首歌是以普通苏联人的口吻写的。可惜到现在都没人明白。也就是说，它没有按我想要的方式起作用。大家都以为这是我的观点，都按字面理解。

【采访者】普通的苏联人倒是理解得很到位。

【叶戈尔】对，就是按字面理解。

【采访者】现在听说外面聚集了一大群混混，可能要打进来参加演唱会的人。这不就是你说的战争吗？

【叶戈尔】这当然……当然就是战争。

【采访者】字面意义上的？

【叶戈尔】字面意义上的战争。

【采访者】你会怎么看待这个？

【叶戈尔】什么怎么看待？

【采访者】这种战争啊？

【叶戈尔】战争？这是必然现象。

【采访者】你觉得这正常？

【叶戈尔】当然。任何行动都有反作用。有朋友就有敌人……

【采访者】也就是说你觉得这很正常？

【叶戈尔】当然。如果有太阳，就有地狱。这些力量之间一直在打仗。当然我希望我们赢。但现在我们从改革开始，甚至更早，就在所有战线上都在失败。如果精确地说，从六十年代开始，六十年代人来了，文化就开始全面崩溃、全面退化。怀疑主义开始了。怀疑主义……

【采访者】战争一定只意味着肉体消灭吗？

【叶戈尔】不。战争在所有层面进行——智性层面、精神层面、形而上层面、宗教层面，任何层面，也包括肉体层面。肉体层面只是最低级的。在最低级层面作战的是低级力量……但所有层面都在打仗。十月那次就是最直观的战斗。在形而上、宗教、心理等所有层面。我们现在在失败，但毛主席有句很好的话：“要失败一百次，才能胜利一次。”现在我们正在变强。现在发生的一切……我们为什么参加这些活动？就是因为反对派正在明确分层：分成不可调和的、激进的、新生的、真正活着的年轻人，和那些愿意妥协的人……甚至不是和政权妥协，而是和这种生活的惯性妥协。那些愿意按这个世界的游戏规则玩的人——我不是说政治意义上的，不是指久加诺夫之类，而是那些原则上愿意按这个世界规则玩的人。如果是资本主义——好，我去商业摊位打工；如果是共产主义——我就去地下或者工厂。这种人越来越多。而我们现在支持所有极端激进运动——就是那些拒绝按这个世界规则玩的人。

（中间有Neumoev拿着一叠签名纸过来）

【Neumoev】等会儿吧，我正在接受采访。

【叶戈尔】（继续）我们现在支持所有拒绝按这个世界规则玩的人。

【采访者】你是无政府主义者吗？

【叶戈尔】啊？

【采访者】你是无政府主义者吗？

【叶戈尔】也是无政府主义者。现在正在形成——也许是世界历史上第一次——民族主义者（不是希特勒那种，而是像雷姆或墨索里尼那种）、民族社会主义者（他们是带有民族理念的共产主义者，而不是希特勒那种资本主义法西斯，给世界带来的伤害，犹太复国主义者和民主派加起来都比不上），还有共产主义力量（不是久加诺夫那种党官僚的老东西，而是真正有激情、活着的、不可调和的），还有无政府主义者、激进分子——比如我们和利莫诺夫这样的。现在必须形成这个统一战线。因为空气中已经酝酿着革命了，看来要付出大量鲜血的代价。要么我们彻底输掉，很长时间……作为一个信徒，我可以说，也许正在走向末世、全世界的大灾难、生态灾难。要么我们还是能胜利——不知道要付出怎样的英雄代价、任何代价，把这一切至少推迟一段时间。

【采访者】你觉得政治和音乐能兼容吗？

【叶戈尔】整个人生就是政治。政治和生活不可分割。政治是什么？就是对生活、对现实的态度，在所有层面。整个人生都是政治的。不是庸俗的政治意义……政治就是对现实、对自己的人民、对永恒价值、对自己文化、对根的态度，等等。

【采访者】你和其他音乐人交流吗？

【叶戈尔】当然。

【采访者】和谁？

【叶戈尔】我有很多朋友。最亲近的当然是我们这个“diaspora”（群体）。从1985年开始，我们就像一支战斗小队，像一个公社。

【采访者】在我们这个摇滚圈里，现在还有谁让你觉得有意思？

【叶戈尔】现在？除了我们乐队、除了我们的“俄罗斯突破”运动——没人。以前莫斯科有个很好的“DK”乐队，后来解散了。但他们的立场和我们不太一样。不过，在1984年之前莫斯科的乐队里，他们大概是最接近我们的。莫斯科人。

【采访者】你怎么看格列边希科夫（鲍里斯·格列边希科夫）的创作？

【叶戈尔】非常差。

【采访者】我采访他的时候，他说很想和你聊聊。他说对你这个人、你的观点很感兴趣。

【叶戈尔】也许吧。金切夫也说过类似的话。我不和这些人交往，也不想交往。首先，他们把一切都出卖了、背叛了。其次，他们的创作从一开始就不原创。他就是厚颜无耻地翻译鲍勃·迪伦、马克·博兰、吉姆·莫里森，还有“Pentangle”那种在我们国家到现在都没人知道的乐队。他就靠这个。而且他还公开、厚颜无耻地说：对啊，我们这儿没人知道，所以我就这么干。从创作角度，我对他能有什么好感？从意识形态角度更不用说了！

【采访者】假如他提出见面聊聊呢？

【叶戈尔】见面可以，我这个人很随和，能平静地聊天。但老实说，我不知道跟他们有什么好聊的。我们有什么共同话题？

【采访者】你对未来的预测是什么？这一切会怎么结束？

【叶戈尔】预测有很多……

【采访者】谁会赢？

【叶戈尔】我们必须在某种程度上赢。因为如果我们不赢，就会来个日里诺夫斯基之流，或者别的什么垃圾。他们会利用民族理念什么的，然后就会长期陷入灰暗的噩梦。完全无望的。而且这些人会用血淋淋的手抓住权力四十年，直到死掉。比智利的皮诺切特还糟。那俄罗斯就会被肢解，像南斯拉夫那样。

【采访者】原则上，任何权力都是暴力。

【叶戈尔】啥？

【采访者】任何权力都是暴力，都是压制任何有创造性的个性。

【叶戈尔】问题不在于暴力，而在于政策、国家政策。日里诺夫斯基如果上台，那就是彻头彻尾的资本主义集团、反爱国势力在推他。他就是靠我们的意识形态在得分，越往后得分越多。

【采访者】安皮洛夫（Виктор Анпилов）更好吗？

【叶戈尔】是的，我和他本人很熟，非常熟。他是个正派人，我可以肯定地说。非常正直、诚实、坚定的正派人。

【采访者】你觉得回到旧时代不会有任何紧张吗？

【叶戈尔】旧时代——你指什么？

【采访者】就是以前的、后共产主义时代那种。

【叶戈尔】后共产主义？像叶利钦那种？不可能比现在更糟。

【采访者】不是，我是说比如70年前那种。

【叶戈尔】70年前非常好。我甚至觉得勃列日涅夫时代现在看来就是天堂。简直是难以置信的天堂。从所有方面来说。我可以讲很久，但我觉得这很明显。不光对人民，对整个……我不是说自己，也不是说知识分子——我极其讨厌、可以说痛恨知识分子。因为在最近这些事件、尤其是十月之后，他们这帮所谓“创造性知识分子”暴露得太下作了。而我们的人民——从农民、工人，到活生生的、有创造力的人——对他们来说，现在发生的一切就是死亡，就是灭绝民族的政策。不是俄罗斯民族，而是苏联民族。我在《日》报上写过：苏联民族。70年里形成了苏联民族，一个国际主义的、有特定心态、特定精神、特定文化的民族。现在发生的是全面消灭。是种族灭绝、堕落。所有精神价值都在堕落。已经无路可退了。接下来就是生态灾难，就像历史上经常发生的那样，像世界大洪水之类的。西方已经走到头了——彻底腐烂。我们曾经是唯一挡住这股洪流的堡垒。现在几乎是末日。如果现在不出现反击、反革命、相应的回应……那就只剩死亡。

【采访者】好，那你们有没有具体的纲领？一条一条的。

【叶戈尔】有。恢复苏维埃政权，最重要，在所有方面。像1917年那样的无产阶级专政。但尽量避免1917年共产党人上台时犯的那些错误。

【采访者】怎么恢复苏维埃政权？

【叶戈尔】通过革命。只能通过革命。没有合法途径，因为资产阶级永远不会合法地把权力交出来。永远不会。他们会流血成河。十月事件已经证明——他们什么都干得出来，甚至不惜核弹、消灭整个民族。他们绝不交权。永远不交。所以只有革命。

【采访者】有能做这件事的人吗？

【叶戈尔】有。

【采访者】现在就有？

【叶戈尔】现在就有。

【采访者】那谁会领导这个新国家？现在谁能？

【叶戈尔】这完全不重要。不重要。应该由人民掌权。不是个人，而是共产主义革命。而且首先是民族的。因为现在发生的是全国的去民族化，在所有文化层面。

【采访者】但过去70年，从十月革命后，国家也不是人民在统治。

【叶戈尔】不是人民。所以这正是要纠正的。

【采访者】现在会是人民统治吗？

【叶戈尔】革命追求的就是人民统治、人民权力，就是字面上的“民主”。会采取什么形式——很可能还是专政形式，但应该是民族爱国主义的专政。这是目前唯一可能的……不然不行。国家现在是混乱、腐烂。要建立秩序，需要一定的等级、一定的结构。是的，初期很可能需要专政。但必须是我们太阳般的、正义的力量的专政。理念必须战胜经济、战胜现实。必须是“文化”（культ）意义上的文化胜利。超个人、超自私的理念。现在的民主是个人主义、相对主义的理念。没有统一的真理。而与之对立的，是统一的真理、统一的全球理念，能团结人民而不是分裂人民。初期很可能需要这种专政。现在发生的一切……我最新的专辑叫《百年孤独》。现在就是百年孤独、千年孤独！把人分解成孤立的个体。我们要做的是团结人民。用任何理念——民族的、什么都行。在这个意义上，巴尔卡肖夫派、任何人、法西斯、共产主义者——只要是超个人、超自私的理念，就是现在在捍卫价值的人，或者是无政府主义的、太阳般的、生命力的理念。所以我们现在和民族主义者、法西斯、共产主义者统一战线，因为我们共同对抗共同的敌人——死亡。

【采访者】你有孩子吗？

【叶戈尔】没有。

【采访者】你能想象如果战争开始，孩子们会怎么样吗？不是你的，是别人的。

【叶戈尔】能。我埋葬了很多最亲近的朋友。可以说，我所有亲近的人在最近几年都死在这场战争里了。

【Neumoev】好了，记者先生们，慢慢收尾吧，已经很久了，巴士在等。

【叶戈尔】对对对。

【采访者】叶戈尔，那……

【叶戈尔】某种程度上……我们现在做的事，也是为这些死亡复仇。因为他们是被这场改革带来的那股能量、那股犬儒主义明确、冷酷地杀死的。扬卡、巴什拉乔夫……还有我们的吉他手谢利瓦诺夫。我很多朋友这些年死了。我哥哥也埋了很多。他们自杀，因为他们受不了这个社会的犬儒主义。从电视到现实，走上街头都受不了。所以……有人问我如果有儿子。如果我有孩子，我会把他们教育成能拿着自动步枪上街垒、在第一场战斗中就牺牲的人。因为那些在街垒上战斗的人——我认识巴尔卡肖夫派的人，和他们聊过——他们有值得为之而死的东西。他们准备去死。所以他们才有活着的意义。他们是坚定的、活着的。

【采访者】你提到了扬卡……能不能说清楚？因为信息很矛盾——到底是怎么回事？

【叶戈尔】是自杀。

【采访者】确定？

【叶戈尔】确定。而且她早就计划好了，很清醒地做的，留了遗书，给所有人写了信……

【采访者】信息一直互相矛盾……

【某个醉汉】扬卡跟这没关系！

【叶戈尔】不是……

【采访者】叶戈尔，那人民的意见呢？人民会跟着走这种……

【叶戈尔】人民就在这个大厅里。人民会走的。

【采访者】但除了这个大厅，还有一亿多老百姓。

【叶戈尔】还有庸人。

【采访者】那庸人怎么办？

【叶戈尔】庸人像往常一样，会坐在窗后看谁赢，就像十月那时候。我走在加里宁大街上，人们走过来就问：“谁赢了？谁赢了？”——“鲁茨科伊赢了”——“啊！哦！”然后就跑去拿红旗。就这样。这些人会等谁赢。力量对比很清楚。这种人占90%。真正的人民是那些守护真正文化的人，是有值得活、值得死的东西的人。那才是人民。庸人占80%。这些人……杜金在《日》报的一篇文章里写得很对：十月事件后，那些坐在那儿吃抓饭、喝咖啡、喝酒、看电视的人——看着白宫被轰，他们已经给自己签了死刑判决书。可以对他们做任何事。杀、强奸、随便。这已经超出人类界限了。他们眼睁睁看着杀人、强奸、背叛，却还是老样子——就像我歌里唱的。就这样。

【采访者】那值得为这种庸人打仗吗？

【叶戈尔】我们不是为他打仗，我们是为人民打仗。

【采访者】但如果他还是会活在你们建的国家里……

【叶戈尔】我们不是为他打仗。

【采访者】那为什么要死？为谁？

【叶戈尔】我们为某些理念而战。为祖国。为太阳、为真理。

【采访者】会不会是因为个人力量不足，才要用武器来证明自己？

【叶戈尔】你说错了。我不需要证明自己，我16岁就证明过了。要证明的是别的价值。我有某些价值，为此我能杀人，也能死。我们就是为此而战。而且我们不是孤立的。我们很多人，而且每天都在增加。我相信这个演唱会之后会更多。

【采访者】叶戈尔，你和哥哥谢廖沙（Сергей Летов）还联系吗？

【叶戈尔】联系。完全一致。

【采访者】他在莫斯科吗？

【叶戈尔】我们在所有问题上完全共识。

【采访者】他为什么没来演唱会？

【叶戈尔】他现在在瑞士，离开了。但他完全支持我们的观点，如果他在，肯定会来，甚至会演奏。我们观点完全一致。

【采访者】你们未来的计划是什么？

【叶戈尔】秋天大概会录新专辑《祖国》。材料已经准备好了。会参加所有这类活动、演唱会等等。所有城市邀请我们都答应。

（现场很多人喊问题，叶戈尔对某个模糊的问题答“对”，对另一个问“什么？”）

【叶戈尔】现在的情况是——在莫斯科我们一场都办不了，所有场地都拒绝。大部分场地……比如高尔基文化宫那次，之后就因为政治原因拒绝了。莫斯科就是这样，腐败的城市。但在全中国我们去过罗斯托夫、基辅、卢甘斯克、秋明——场场爆满，人们来，都懂，都高兴。人们需要这个。而且他们一开始就知道我们的立场，带着红旗来。所以过程在进行。

【采访者】叶戈尔，你对太阳城（Солнечногорск）的电视观众有什么想说的？

【叶戈尔】啥？

【采访者】你个人对太阳城的电视观众有什么祝愿？

【叶戈尔】别丢掉良心，别陷入沮丧。因为现在发生的一切让人极度无力、沮丧。社会现在充满失败主义情绪。要咬紧牙关，耐心，坚持做事。哪怕一点点。每个人至少在内心说“不！不！不！”。最多就是战斗，做一切能做的。传单、组织队伍，什么都行。最重要的是创造。我们现在做的政治就是创造。歌曲的创造也好，群众的政治创造也好。我们背后是创造性能量、创造力。所以我们欢迎所有活着的、有创造力的人加入。谁能出一份力就出一份。全世界一戈比一戈比凑。加入吧！帮忙！

【采访者】谢谢。

1994-05-28.txt

【主持人】大家好。今天在我们演播室的是很多人议论纷纷、但从来没有上过电视的人——叶戈尔·列托夫。今天我们将播放“公民防卫”乐队的演唱会。我想你们会看到昨天在“苏维埃之翼”文化宫发生的一切，然后通过屏幕下方的电话提问。叶戈尔，先对我们的观众说两句吧。

【叶戈尔】大家好。

【主持人】很高兴见到你。

【主持人】我们等着你们的电话，在电话接听期间，我想我们先看新闻，然后大概5-7分钟后播放“公民防卫”乐队的演唱会，以及叶戈尔·列托夫在我们演播室。

(新闻：《节目A》。《关于傻瓜》。)

【主持人】叶戈尔，我想不是所有人都了解你的生平，所以如果可以的话，说几句基本资料。出生年份？

【叶戈尔】1964。

【主持人】社会出身？

【叶戈尔】哥萨克。

【主持人】从哪里？

【叶戈尔】社会出身——母亲是医生，父亲是军人。我们民族是哥萨克。

【主持人】教育程度？

【叶戈尔】十年级。

【主持人】就这些？

【叶戈尔】就这些。

【主持人】你专业是？

【叶戈尔】可以说我是画家，按职业。

【主持人】什么时候开始搞音乐？

【叶戈尔】1982年。

【主持人】童年最强烈的印象？

【叶戈尔】最强烈的童年印象……13岁时，我有过临床死亡。

【主持人】你记得什么吗？

【叶戈尔】死后？

【主持人】不，死的时候。

【叶戈尔】死的时候？当然记得。

【主持人】我们有电话进来。喂！

【观众】喂！

【主持人】是的，我们听着呢。

【观众】这里是图拉州谢基诺市。嗨，叶戈尔！你最近会不会去图拉巡演？

【叶戈尔】非常乐意。

【观众】大概什么时候？

【叶戈尔】有邀请、有提议的时候就去。我们愿意在全国任何地方演出。

【观众】我们非常邀请你！

【主持人】叶戈尔，现在邀请多吗？

【叶戈尔】很多。

【主持人】从哪里？

【叶戈尔】到处都有，从波罗的海沿岸、乌克兰，到阿拉木图，全俄罗斯。

【主持人】哪里最喜欢演出？

【叶戈尔】西伯利亚。西伯利亚。

【主持人】“公民防卫”什么时候成立？

【叶戈尔】1984年，如果我记得没错，是11月。

【主持人】你记得确切日期吗？

【叶戈尔】是的，8号……准确说是11月8日。有次采访我说好像是12月8日。其实是11月8日我们聚在一起，确切无疑。但这是乐队名字“公民防卫”出现的日子，乐队本身更早成立。

【主持人】今年是你们十周年。现在通常会办发布会——喝酒、吃东西、请朋友。你们会办吗？

【叶戈尔】是的，打算办点类似的东西。但大概是封闭场地，只给我们自己和朋友办演唱会。

【主持人】好，现在我们再看一首昨天在“谢图尼”拍摄的歌，“公民防卫”演唱会。

（歌曲：《新的一天》。）

【主持人】又有电话。喂，我们听着呢。

【观众】喂！

【主持人】是的。

【观众】我是莫斯科的谢尔盖。

【主持人】是的，是的。

【观众】喂，叶戈尔，我想问你未来的计划。莫斯科还会办演唱会吗？我昨天没去成，但很想去。最近莫斯科会有吗？

【叶戈尔】哎……大概秋天。夏天通常没演唱会，学生都散了，没人办。我们乐意随时随地演出。我们要开始大规模演唱会战役。战斗性的系列演唱会。和“生存指南”和“祖国”乐队一起。全国哪里邀请我们就去。

【主持人】叶戈尔……

【叶戈尔】我们乐意在莫斯科任何地方演出——谁提供场地。从去年12月到昨天，没办过演唱会，因为大部分场地纯粹因为政治原因拒绝。

【主持人】叶戈尔，昨天我觉得，你们所有的政治内容就像以前苏联商店——主菜之外强制搭售。比如给你鳕鱼肝，还得搭个发霉的“旅游早餐”。感觉观众也是这样接收那些演讲的。他们要的不是这个。

【叶戈尔】哎，那些不明白的人，不懂利莫诺夫或杜金的演讲的人——他们跟我们根本没关系！

【主持人】又有电话。

【叶戈尔】没关系。我继续说，更广一点。这些人不理解我们的创作、我们的理念、我们的理想。大概是来玩的、来消遣的。

【主持人】喂，我们听着！又有电话。喂？没声音了。

【主持人】嗯……那我们再回“苏维埃之翼”。

【主持人】是的。

【主持人】再一首歌。

（歌曲：《不明朗的小曲》。）

【主持人】叶戈尔，你有没有觉得政治势力在把你当广告形象利用？

【叶戈尔】利用不利用不重要。某些力量在打仗。在……层面。

【主持人】谁和谁的战争？

【叶戈尔】是的。形而上战争，在心理、肉体层面，随便怎么说。太阳般的光明力量与撒旦力量的战争。我们现在代表……我们统一战线——民族主义、共产主义、无政府主义。我们现在统一对抗死亡、对抗冷漠、对抗惯性。

【主持人】你觉得战争发生在形而上层面？

【叶戈尔】所有层面。当然。而且一直都有，贯穿历史。但现在特别紧迫，因为关乎我们作为民族的生存。俄罗斯民族。

【主持人】尽管如此，有人利用别人还是不好。

【叶戈尔】为什么有人利用别人？！

【主持人】解释一下。你看过斯塔夫罗波尔的演唱会海报。

【叶戈尔】是的。

【主持人】你们在那儿被某个党派冠名。

【叶戈尔】是的，但我们跟他们没关系。

【主持人】没关系。

【叶戈尔】是的。

【主持人】诸如此类。这正常吗？

【叶戈尔】当然不正常。

【主持人】这是战争吗？

【叶戈尔】当然是战争。比如敌对势力——像LDPR党——利用我们，在斯塔夫罗波尔演唱会海报上写他们办的……他们当然想诋毁我们。

【主持人】明白了。LDPR清楚了。又一个电话。喂。

【观众】喂！

【主持人】是的，听着呢。

【观众】你们好！

【主持人】你好。

【观众】这里是萨马拉的“沥青岛屿”剧院、“电影之家”剧院、“第五角”剧院！昨天我们刚演了根据巴什拉乔夫、扬卡和叶戈尔·列托夫歌曲的《自杀》。剧名叫《自杀》！叶戈尔，我们邀请你来萨马拉。我们有所有关系。我们现在看到你了。我看到你了。叶戈尔，我们很高兴……

【叶戈尔】谢谢。

【观众】现在所有萨马拉剧院都在为你鼓掌——“沥青岛屿”、“电影之家”和“第五角”。叶戈尔，我们等着你。萨马拉电话33-81-01。来吧，我们给你办超棒的演唱会！

【叶戈尔】好，谢谢。

【观众】叶戈尔！谢谢你存在！谢谢！叶戈尔！

【主持人】嗯。好。现在又回“苏维埃之翼”，再一首“公民防卫”的歌。

（歌曲：《恼怒》。）

【主持人】又一个电话——好像是女孩。喂。

【观众】你好，我叫奥利娅——有消息和问题给叶戈尔·列托夫。首先消息：在人民民兵街的通信学院，M6-92-02班有个叫季马、外号施蒂尔利茨的男孩。不是外表、不是声音，但

就是很像你。在我们所有聚会里，他总是唱你的歌。我希望能和他认识。还有问题——叶戈尔，你想从太空看地球吗？

【叶戈尔】哎……奇怪的问题。

【主持人】真的呢？

【叶戈尔】大概想，但更喜欢脚踩大地。踩故土。这是我的土地，我喜欢在上面走。

【主持人】叶戈尔，这个问题已经不关政治，而是你舞台上的东西。这是某种仪式吗？

【叶戈尔】是的。

【主持人】你有意识地参考某些范本吗？

【叶戈尔】不，我根本不参考任何范本。就这么说……

【主持人】那这从哪里来？肢体语言……

【叶戈尔】我回答……

【主持人】文本、词语、语调的魔力。

【叶戈尔】首先，说说我怎么写歌。写歌像打猎。出现可怕的不适、痛苦的状态，当……

【主持人】柏拉图把创作比作狩猎。

【叶戈尔】是的，这是追踪，歌可能几个月、几年才生出来。不吃东西，伴随毒品、伏特加，什么都有，睡不着。歌通常在噩梦后一小时或一天内诞生。

【主持人】你有多少张专辑？

【叶戈尔】现在我说。当你抓住它尾巴、领子那一刻，像出现巨大漩涡、真空，通过你流淌意象、诗歌的洪流……我认为任何真正诗人、音乐家、创作者都是媒介。我的歌不属于我。我不是作者。可以说全世界只有一个或几个作者。我们是某些能量的导体。我在舞台上的肢体动作不是舞蹈。我让身体按它本性行动。

【主持人】按它本性生活。

【叶戈尔】是的。生活。

【主持人】又一个电话。喂，我们听着。

【观众】喂。

【主持人】是的。

【观众】嗨，叶戈尔。

【叶戈尔】嗨。

【观众】又一个政治问题。我觉得你非常有才，但你最近的政治把戏我不懂。以前你是共产主义运动的激烈反对者。现在好像几乎……一句话，你和他们一起了。你怎么解释？

【叶戈尔】好。

【观众】还有一个。你说光明与黑暗的战斗。你真觉得共产主义者和法西斯是光明力量？

【叶戈尔】毫无疑问。这是太阳力量，是……依靠超个人、超自私理念的人。对抗孤独的理念。人们依靠团结而非分裂的价值体系。任何理念——法西斯也好、共产主义也好——只要是正确的、真实的。因为与之对立的都是死亡。是腐烂和死亡。

【主持人】叶戈尔……

【叶戈尔】第二个。我现在回答第一个。

【主持人】好。

【叶戈尔】我从来不是真正共产主义的敌人。共产主义应该是地上之神的王国。问题是我们1984年开始战斗时，完全确信勃列日涅夫那种纪律疗养院式的政权——按利莫诺夫说法——会持续很久。我甚至不怀疑它会崩塌。我们反对它不是为民主、不是为资本主义，而是为真正共产主义理想的胜利，这些理想在苏联后期被玷污了。就这样。现在发生的事——十月事件后，我亲眼看到兄弟、父亲、祖父、姐妹、儿子、孙子被杀——我的民族在我眼前被杀，我不能袖手旁观。只有混蛋才会袖手旁观。如果——借你话说“把戏”——只有冷漠的人、混蛋、或根本不懂情况和生活的人才会这么说。我们在和冷漠的人作战。

【主持人】叶戈尔，我想我们还会回到这些问题，现在又回“谢图尼”演唱会——“公民防卫”。

（歌曲：《关于中国人民志愿军的歌》。）

【主持人】又一个电话。喂！

【观众】你好，圣彼得堡，我叫丹尼斯。叶戈尔，有个问题。用你话说，你是不是在对牛弹琴，就像你歌里唱的、圣经里说的？因为据我理解，99.9%的人不懂、因为无知无法理解你想传达的歌的意义？

【叶戈尔】不，如果人们听——就意味着他们懂。我不是传逻辑信息、智力信息什么的。是某种能量。我们为什么做这个？人们从中汲取能量。他们喜欢，他们听。所以他们懂。恰恰99%懂。1%的知识分子、纯理性听我们歌的人——我不觉得他们懂。

【主持人】叶戈尔，你会事后反思你做的事吗？思考你做了什么？

【叶戈尔】当然，我完全控制、完全负责我做的事，因为现在词语和行动的代价极高。

【主持人】你和媒体、同行、伙伴妥协的底线是什么？

【叶戈尔】底线只有一个——真理。要说真理。真理对所有人一样。不是相对的。我们不说谎。

【主持人】好。又一次“公民防卫”在“谢图尼”，再一首歌。

（歌曲：《一切按计划进行》。）

【主持人】又一个电话。喂。喂！

【观众】喂！

【主持人】是的。

【观众】叶戈尔！

【叶戈尔】是的。

【观众】嗨。

【叶戈尔】嗨。

【观众】问你，你们“公民防卫”第一张专辑什么时候录的？叫什么？你的音乐偏好？

【叶戈尔】第一张叫《肮脏的青年》，1985年。和我们的不变吉他手库兹马一起录的。我们俩组了乐队，到现在还是我们俩领导。音乐偏好——60年代西方音乐、车库迷幻、美国60年代车库朋克，还有苏联60–70年代歌曲。

【主持人】现在问文学和诗歌偏好？

【叶戈尔】文学——陀思妥耶夫斯基。我最爱的作家。诗歌……

【主持人】最爱的作品？

【叶戈尔】陀思妥耶夫斯基？《卡拉马佐夫兄弟》。诗歌——维韦斯基。维韦斯基、克鲁乔内赫、马雅可夫斯基。

【主持人】西方诗歌呢？对西方文化态度？

【叶戈尔】西方？

【主持人】《百年孤独》是你们的专辑。

【叶戈尔】是的。我们读很多，我很爱。但具体说，最接近我们的是陀思妥耶夫斯基、普拉托诺夫、未来主义诗歌。奥别里乌特少一点，未来主义。

【主持人】现在周围的音乐，什么喜欢什么不喜欢？

【叶戈尔】我们现在的音乐我什么都不喜欢。除了我们的“俄罗斯突破”运动，现在摇滚里什么都没有。遗憾我得这么说。莫斯科以前有很好的“DK”乐队……

【主持人】但已经没了。

【叶戈尔】是的。

【主持人】又一个电话，喂！

【观众】喂。叶戈尔！问你，你更接近哪个共产主义——列宁建的，还是斯大林推的？

【叶戈尔】当然列宁的。真正的共产主义。无产阶级专政。

【主持人】精彩。那么我们又回到昨天，在宫殿里……“公民防卫”演唱会的地方。再一首歌。（歌曲：《祖国》。）

【主持人】又一个电话进演播室。喂！

【观众】喂。

【主持人】是的。

【观众】叶戈尔，首先关于你新录音，其次——我之前打过，你说我政治把戏时把我打断了。

【叶戈尔】能再说一遍吗？听不清，再说一遍。

【观众】第二个？我说是关于政治把戏，你打断我。

【叶戈尔】嗯，是。

【观众】首先，任何词都能挑刺，其次，你不担心……你现在支持共产主义-法西斯及其同类。不担心历史实践吗？二战什么的。

【叶戈尔】不，我们不是支持法西斯。就这么说。我们支持民族共产主义。历史实践我们完全不担心，因为以前的是尝试、失败的。我们会做新革命。肯定成功。历史上第一次，也许，民族主义者和激进共产主义者联合。统一战线，安皮洛夫和巴尔卡肖夫一起。

【主持人】叶戈尔，希望你们在创作和舞台上搞革命，而不是街上和街垒。我们还有电话。喂。

【观众】叶戈尔，你好，又是萨马拉。“沥青岛屿”。你来不来？

【叶戈尔】什么？

【观众】又是萨马拉，“沥青岛屿”。你来不来？怎么联系你？

【叶戈尔】是的，得联系，我的电话……

【主持人】30……是的？听着！

【叶戈尔】莫斯科166-91-03。

【观众】谢谢。

【主持人】叶戈尔，我想现在不同的人在看。有些人把你的话当启示，有些人好奇——这是什么怪人，有些人可能想：为什么放他上电视？你想对最后这些人说什么？你的对手。

【叶戈尔】嗯……吃菠萝，嚼山鸡——你的末日来了，资本家！

【主持人】是的，其实很棒的宣传……

【叶戈尔】就这么说。

【主持人】是的。但政治上不知道，诗歌上不太好。

【叶戈尔】不，好，我回答……从诗歌角度也很棒。马雅可夫斯基是我最爱的诗人。说得很好。正在发生战争，肯定会打仗。走向内战。那些只是好奇、闲逛的人——他们总会输，因为他们夹在中间。他们会从窗户看，街上枪战时。

【主持人】那我就得说，我们就是那些从窗户看、夹在中间的人。最后首我很爱的歌——不属于叶戈尔·列托夫，而是我们优秀的苏联作曲家亚历山德拉·尼古拉耶夫娜·帕赫穆托娃的。《战斗又继续》。“公民防卫”，叶戈尔·列托夫。

（歌曲：《战斗又继续》。）

【主持人】结束了。《节目A》可能不完全同意、甚至完全不同意叶戈尔·列托夫的观点，但我们尽了最大努力让你表达。而且你舞台上的东西，我个人很喜欢。非常感谢！

【叶戈尔】谢谢。

【主持人】再见！

【主持人】现在请谢尔盖·安皮洛夫讲话。

1994-06-10.txt

活动“Элементы：左翼力量集会”。参与者在十月文化宫的新闻发布会。1994年6月10日。

街上挂着手写的活动海报。大厅里在做交易——卖政治书籍、《百年孤独》的黑胶唱片。利莫诺夫在接受采访。

正式集会开始。杜金作开场演讲，然后介绍台上的人：

杜金：那么，我来介绍在场的人，并解释缺席者的原因。从右边开始。叶夫根尼·莫罗佐夫——上校、知名政治人物、《元素》杂志的常驻作者、爱国者，他用一生和行动证明了自己所服务的理想……忠诚于那些理想。接下来——埃杜阿尔德·韦尼亚米诺维奇·利莫诺夫。不需要特别介绍，大家都知道。接下来是叶戈尔·列托夫——激进青年领袖、“俄罗斯突破”运动的政治领导人，这个运动是民族的、俄罗斯民族运动，同时也是“公民防卫”乐队的领袖。我——亚历山大·杜金，《元素》杂志主编。旁边的是……我从右到左开始了。抱歉，我先介绍了自己而不是同事。旁边是奥列格·巴赫季亚罗夫，乌克兰“斯拉夫团结”党领袖、白宫捍卫者、苏维埃之家（即白宫）的积极捍卫者——我在说苏维埃之家——他在那次事件中受伤，肺部被打穿，不得不藏起来。旁边是亚历山大·巴希茨基（？），俄罗斯民族团结组织新闻秘书。还有阿列克谢·科切特科夫——《俄罗斯秩序》杂志主编、列福尔托沃监狱的囚犯。

杜金继续开场演讲。

利莫诺夫的演讲。

杜金的演讲。

利莫诺夫的演讲。

[...]

杜金：……主要为了回答纸条，我们的朋友、同事和新革命阵线的参与者——如果愿意这么说的话，这个阵线正在眼前自发形成，以回应时代需要——叶戈尔·列托夫。

列托夫：同志们好！以民族共产主义摇滚运动“俄罗斯突破”的名义，我向你们致敬！我的发言会非常简短。在整个人类历史上，一直在进行战争。在整个人类历史上，一直在进行战争。光明、创造性、建设性的力量——秩序的力量，与混乱、无政府、破坏、惯性、死亡、熵的力量之间的战争。我在这里，就说明我早就做出了选择。我们整个运动站在秩序一边、太阳般的光明力量、创造性和建设性力量一边。新无产阶级革命即将来临，正义的、最终的革命。我认为，如果我们——极端主义者、激进民族主义者和激进共产主义者——联合努力，胜利将属于我们。

问题：“你是谁——摇滚音乐家、诗人还是政治家？”

我既是摇滚音乐家，也是诗人，也是政治家。对我来说，政治就是对生活激烈、生动、直接的态度。在这个意义上，一切都是政治。

问题：“你坐在一张桌子上，和法西斯分子和共产主义者一起，不觉得奇怪吗？”

不，这个事实不让我惊讶。因为我们都信奉团结人民而非分裂人民的价值观体系——无论是法西斯还是共产主义。

问题：“‘俄罗斯突破’运动是什么样的？由谁组成？”

它由那些拒绝当今主导全球的巴比伦文明原则的人组成，也拒绝当局和生活惯性强加的游戏规则。那些分享我们观点、理念和价值体系的人——我们的运动就是由这些人组成的。而且这些人不少。实际上，他们才是真正的革命者和极端主义者。

问题：“你自称民族共产主义者。对你来说，民族主义是什么？”

我认为，在苏联政权七十年里，形成了新的心态、新的民族——苏联民族。我是苏联民族主义者。有按血统的民族主义原则，也有按领土的民族主义原则——这是帝国原则。我信奉帝国民族主义原则。

问题：“安皮洛夫那边是老头，你们这边是小伙子。你们怎么能把他们和解？”

我觉得我们不会有分歧，因为爷爷和孙子是自然的生命链条，是连在一起的。父亲和儿子才脱离了自然过程。而安皮洛夫那一代老人和我们的朋克、跟在我们后面的小伙子——他们被叛乱的能量、革命的能量联合起来。

问题：“叶戈尔，请谈谈西伯利亚年轻人中的右翼激进倾向。”

我可以明确地说，倾向只有一个——倾向于民族共产主义，甚至更进一步——坦白说，倾向于法西斯主义。年轻人中在组建突击队，他们给我打电话，问我能不能帮他们、介绍他们认识莫斯科有影响力的人——比如巴尔卡肖夫等等。人们在等待命令。就这样。

巴赫季亚罗夫的演讲。

科切特科夫的演讲。

巴希茨基（？）的演讲。

利莫诺夫的演讲。

杜金的演讲。

利莫诺夫宣读革命反对派的声明。

活动结束，给参与者献花，大家散去。

1994-06-xx.txt

采访：Егор Летов

（采访者为俄罗斯女记者，疑似为德国电视台拍摄，片段曾在德国报道中播出。采访于街头进行，推测日期为1994年6月10日，在“元素：左翼力量集会”活动前。）

– 叶戈尔，请问您如何想象自己的听众？您的歌曲主题非常多样。一方面有《自杀》、《我想年轻地死去》，另一方面有《列宁多么年轻》。您觉得您的歌曲触动了他们哪些感情？

哎呀。我们的听众其实是超越年龄的。实际上，如果回答您后半部分的问题，首先，我们讲的都是同一个东西。《列宁多么年轻》、《我想年轻地死去》和《自杀》——这些本质上都是同一个东西。我想通过自己所有的作品表达什么呢？就是：人只有在死亡的时候才不说谎。因此，一个人只有处在生与死的边缘时，他才能够真正地选择，那时他的话语、他的行动才真正有价值。所以，我们的全部创作本质上都指向这一点。也就是说，我们的创作从一开始就是革命性的。听众是明白这一点的，而我们的听众成分非常多样。现在从爷爷奶奶辈到完全年轻的小伙子都有，他们来不一定是因为他们在智识上理解了什么，而是因为他们从中汲取能量。我们给予他们的那种特定的能量。

– 谢谢。那么您认为，您歌曲的内容——其中很多是纲领性的，包含明确的号召——会在听众中引起什么样的反响，会激起什么样的反应？

我可以回答我希望是什么、我想要达到什么样的效果……我希望它们能引发什么样的行动。我希望人们拿起自动步枪去射击。或者人们去死。就是说，行动必须是最具体的、最残酷的、最激进的、极端激进的。

– 您不害怕暴乱的前景吗？

不。相反，这非常好，因为暴乱从根本上就是唯一的现实，是此时此地的点，是最重要的目标，甚至是自为目的。只有通过暴乱、通过战争，才可能有进步、才有前进的道路。任何创作……

（镜头外某个老头打断：您错了，先生。）

– 对不起，天哪，我们正在采访……

整个人类历史就是一场战争。战争发生在，比如说，无政府力量——用最坏、最悲哀的意义——破坏、死亡、熵的力量，和太阳的、火焰的、光明的、创造性的力量之间。我们站在创造性、建设性的一边。这种力量只有通过暴乱、只有通过战争才能实现。

– 请说，您刚才说您希望听完您的歌后，人们拿起自动步枪去射击。

嗯，这是其中一种可能的反应方式吧。

– 那么您怎么想象双方？谁向谁开枪？

嗯，我们这边是谁很清楚。这是那些信奉超个人、超自我、或者说非个人价值体系的人。在目前的情况下，我们这边有共产主义者和激进民族主义者。

– 在演唱会上您宣布您演出的这片区域已经从叶利钦政权下解放出来。到底是从什么中解放出来的？您最强烈反对的是哪些最尖锐的特点？

民主最可怕的地方——甚至不是纯粹的民主，而是现在这种自由主义——就是它让所有人类精神价值彻底丧失信誉。也就是说，任何东西，比如自由，或者某个词，只有当你能为之付出代价时才有价值。而且要付出可怕的代价——牺牲自己和周围人的生命、牺牲生命本身的代价。现在世界上发生的事，尤其在西方，也在我们这里——就是所有价值体系的瓦解、贬值。所以我们斗争的对象就是冷漠，就是熵。

– 以前您称谢尔盖·扎里科夫为您精神上的父亲。

不，我从没这么说过。

– 从来没有？是我搞错了。那么请问，您现在和亚历山大·盖利耶维奇·杜金在结盟或者有共同价值观吗？他是个意识形态家，也是个某种意义上的政治人物。您和他一起活动。在这种情况下，您是服从他的政治意志，还是……？

不。我们谁都不服从，因为我代表的是独立的运动——“俄罗斯突破”。这是一个民族共产主义的摇滚运动。我们是极端共产主义者。从观点上看，我们最接近意大利的“红色旅”或者德国的红军派。杜金有他自己的立场……

– 甚至包括恐怖主义？

是的，甚至包括恐怖主义。杜金有他自己的观点，他是民族主义者。利莫诺夫也有他自己的。我们这个联盟，我们是处在平等地位的。只是现在房子着火了，全城都在起火，得一起先把火扑灭。然后我们再互相算账，因为我们并不完全认同彼此的意识形态——完全不认同。但总体上，我们捍卫的是太阳般的价值。

– 也就是说，姑且说，你们现在联合起来是为了决定性的最后一击。之后会怎样，您无法预言？也就是说，你们可能会分道扬镳？

是的。

– 请问，您个人一直处于反对派地位。以前有共产主义——我是说勃列日涅夫时期的共产主义，现在民主派上台——我是说叶利钦的民主派。您不怕在你们的革命成功后，您又会再次处于反对派吗？

也许会。因为胜利的不是理念，而是理念在尘世的体现。体现可能各种各样。比如德国法西斯理念的体现之所以可怕，并不是因为理念本身一开始就坏，而是因为近几个世纪德国民族对待人的态度过于抽象、过于理性，结果导致他们开始用人皮做手套、用头发填充枕头等等。同样道理，如果因为共产主义或法西斯主义的某种体现就否定理念本身，那基督教也该被禁止，因为有征服美洲和宗教裁判所。理念各种各样。当然，如果革命在我们这里成功，我希望它会按照我们设想的样子实现。但也可能像通常那样，让骗子掌权，或者人们根本承受不了权力的重负。那我们就从头再来。

（镜头外老头赞同的声音：试试看。）

试试看。

– 请问，从这个角度看，这个暴乱的意义、它的目标等等。到底意义是什么？

暴乱是一种意识状态。暴乱就是生命本身。我不追求什么终极目标。终极目标是不可能存在的，就像共产主义那样。必须永远变得更好。这是向着地平线的运动。每次新的地平线、新的地平线、新的地平线。生命就是不断的克服、克服那种惯性。因为每个阶段都会出现新的任务，当然就必须重新去解决。暴乱就是一种意识、生命的状态。

– 请问，您能否承认你们的革命可能会像1917年的布尔什维克革命那样堕落？革命吞噬自己的儿女，最后走向我们90年代初那种惰性的终点，也就是勃列日涅夫体制在90年代初的样子。

有可能发生。但这其实并不重要，因为革命中最主要的是那一刻的胜利。哪怕只有一秒钟，那种革命的狂喜。如果我们在1917年做到过一次，下一次、下一次也一定能做到。我们会一直争取，直到它真正按照我们想要的样子实现。毛很正确地说过：要输一百次，才能赢一次。

– 请问，这毕竟还是很假设性的。也许根本不会发生。但假如真的发生了，革命堕落了，吞噬了自己的儿女，那您的命运、您的下场会怎样，您怎么看？

我想我们会被第一批枪毙。

– 这不让您害怕吗？

不。完全不怕。

（镜头外老头赞同的声音：没什么可怕的。没什么可怕的，小姐。）

– 您认为，那些将成为你们革命主力的人，在那种情况下会感激您吗？

请再说一遍问题。

– 那些您带领去冲击现政权的那些人，会感激您吗，您觉得？

当然会。他们支持我们。

– 谢谢，谢谢。

不客气。

1994-11-17.txt

.....音乐板块，它现在去彼得堡、去莫斯科.....也就是说，我们和所有老摇滚人关系都挺好的。今天是.....

.....就在三个月前，那些文化机构打电话给我们：“怎么回事？列托夫什么时候来啊？”——“还没消息。”突然，突然，他就出现了。哇！太棒了！

你会全程拍演唱会吗，还是你们.....

我们有个大问题——我们那儿人少.....

.....我还在别的地方演出。虽然现在写欢乐的歌非常难。就是那种——它们在撕裂.....

画外音：阿尔伯特，先别说你自己。

好的。准备好了吗？你说开始就行。

画外音：开始。

今天《音乐梳子》节目请到叶戈尔·列托夫——“公民防卫”乐队领袖。虽然怎么说呢——请到。我们其实是在他的化妆间做客，而他是在沃罗涅日做客。总之，谁是谁的客人，我们已经搞混了。没事。我们直接问叶戈尔·列托夫吧。叶戈尔，这是你第二次来沃罗涅日了。第一次是1989年.....

1989年。

哎呀，1989年，完全正确。那么，是什么风把你和“公民防卫”乐队又吹回沃罗涅日了？

这个很难回答，因为没什么好答的。我们被邀请——我们就来了。我们哪里邀请就去哪里演出。很乐意明年春天再来。如果再邀请我们——我们很高兴再来。

太好了，因为大家等了好久，一直在说“公民防卫”要来沃罗涅日，突然就这么突然来了，我们超级开心。叶戈尔，问个问题。“公民防卫”和你本人——不是特别爱巡演的队伍，也就是说，你们不太在全国巡演，突然就出现在沃罗涅日了。这跟什么有关？是不是开始了你们自己的巡演什么的？

原则上是的，巡演。但我不能说我们不是巡演队伍。我们一直都在演——1988年、1989年，一直到1990年。我们在全中国大规模巡演。还邀请我们去西方——德国、美国。我们原则上拒绝——我们不在西方演出，不给资产阶级娱乐。只在我们这儿演出。最后一次巡演是今年春天——俄罗斯南部、乌克兰、在莫斯科演出、在列宁格勒。现在要开始北方巡演——新西伯利亚，然后就顺路来沃罗涅日。也就是说，巡演开始了。下一个大概明年春天。其余时间不巡演的时候，我们就在录音。这个巡演结束后，会录新专辑《祖国》。

《祖国》。大概方向是什么？还是“公民防卫”老风格，还是会有新想法，跟国家形势有关，对立场的新反思？因为你是个社会性的人，你.....你能感觉到青年生活、国家生活的立场。你怎么看？

现在民主党人叫我们“红棕色摇滚”的领袖。专辑当然会带政治方向。名字本身就说明了——《祖国》。我们不能对祖国各地发生的事置身事外——所谓“民主”（引号）给我们带来的可

怕侮辱。所以专辑会是战斗性的。

这太棒了，因为摇滚本来就是抗议音乐……

当然。

The Doors什么的——都是抗议。话说，你怎么看现在很多乐队专辑——甚至我觉得你的也出激光唱片了？当然，质量提高了，但另一方面，不是所有摇滚小子、那些不太富裕家庭的孩子都有钱买CD、播放器什么的，他们还是用老磁带机听摇滚。突然就出CD了。你怎么看？

问题是，国家情况从80年代地下时代变了很多。以前是磁带文化，有一些中心——比如列宁格勒的谢尔盖·菲尔索夫，或者莫斯科摇滚实验室、摇滚俱乐部，传播我们的地下。现在没了，现在都转到商业结构了。当然，我们跟任何黑手党、任何商业结构都不合作，没有任何联系，我们是彻头彻尾非商业的乐队，从不为钱做任何事。因为磁带传播文化死了，需要新的传播方式——音乐的、思想的什么的。出黑胶唱片现在很难，几乎不可能。黑胶平面——全世界都快结束了，我们这儿也快完蛋了。阿普列列夫卡厂站着，几乎没厂工作了——全完了。而且黑胶成本超级贵。现在出黑胶不只是亏本，几乎不可能，印刷什么的。所以只好小批量出CD，让它留在历史上。因为现在磁带流传的录音质量太可怕了，连词都听不清。

叶戈尔，说说，你有没有在莫斯科那些夜店演出过，比如“飞行”什么的？

当然没有。

你大概像老派正常摇滚人一样绕着走？那些是商业俱乐部，我觉得是给纨绔子弟的，对吧？

我们一次都没在那儿演过，也没打算，以后也不会，当然。

好，谢谢。那么，叶戈尔·列托夫就在我们这儿做客。谢谢你，叶戈尔。

谢谢。

1994-11-26.txt

叶戈尔·列托夫接受亚历山大·哈里托诺夫采访（诺里尔斯克演唱会后）

你经常接受采访吗？

经常。

谁采访？

哎……所有人。

所有人，只要不嫌麻烦的？

对，所有不嫌麻烦的。主要都是政治报纸。

为什么？

因为我们现在在搞政治。

你们乐队在搞政治？

不是乐队，是我个人。

什么性质的政治？

什么？

现在政治主要跟……主要是八卦、阴谋……

不，是最直接意义上的政治。

就是字面意义上的政治？

最字面意义上的。

你想达到什么？

大意义上——革命。全球性的。

意识上的革命？

意识上和现实中都有。因为革命是个非常宽泛、规模宏大的概念。1917年的革命一开始就更偏形而上，而不是物理的。安德烈·普拉托诺夫就写过——这是众所周知的事实：革命后他去莫斯科郊区，郊区农民认为革命是全球性的世界秩序重塑。不是尘世的，而是天上的。他们以为革命意味着死亡不复存在。当第一个老头死了，他们才明白做错了什么。普拉托诺夫之后写了《切文古尔》。在这个意义上，革命是全球性的。

意识上能发生革命吗？

能。

你相信能把所有人都改造吗？

信仰是个相对概念。我更从.....力量的角度看。不是知识，是力量。既然接手了，就去做。因为人什么都能做到。每个人都能做到一切。

你有力量吗？

有。

够用很久吗？

够。因为力量也是一种.....责任的东西。没人愿意承担责任。我们愿意承担。因为任何人都能力做我们现在做的事。这跟付出有关.....跟代价有关。失去舒适感之类的。

明白了。为什么总有人把你跟法西斯联系起来？

因为我们.....老实说，我们就是法西斯。也就是说，我认为我们才是真正的共产-法西斯。我们现在是反对派最极端的一翼。真正的红棕色。就是所谓共产-法西斯。法西斯这个概念被严重.....不是被污名化，而是根本没在大众意识中作为意识形态实现，因为.....

法西斯在意识里就是恐怖，对吧？

不不，不是恐怖。法西斯字面意思是“束缚”“捆绑”。跟共产主义一样。是社会或集体优先于个体。这正是我们一直做的。因为我不是个人主义者，不是利己主义者。而德国那套.....抱歉，那是意识形态的副产品，不是意识形态本身的问题，而是民族文化的副产品。任何理念都会通过特定文化以非常独特的方式折射。如果要谴责法西斯，那就得谴责基督教，因为基督教产生了宗教裁判所、征服等等。

你是民族主义者吗？

是。

你现在怎么看.....

我是苏联民族主义者。

苏联民族主义者？

对，苏联的。我认为70年苏联政权里诞生了新民族——苏联民族。

苏联人。

对，苏联人。

新的人类共同体。

确实如此。因为大家混得太彻底了，现在根本不可能谈血统民族主义。我母亲这边是哥萨克，父亲那边可能是布里亚特人.....或者说出身乌拉尔最穷的农村。看我胡子长的样子，就知道有点东方血统。我老婆是乌克兰人。哪来的民族主义？

顺便说说你老婆。

啥？

说说你老婆。

就说说呗。

我们生活得很好。

生活得好？

很好。

她同意你的观点？

当然。

政治观点也同意？

也同意。

音乐观点呢？

音乐也同意。

这是幸福。真的幸福。话说，有人总把你跟迫害犹太人联系起来——是真的吗？

当然不是。我们经理是犹太人。这就够说明问题了。我们的摄影师是吉普赛人。所以谈不上……民族主义不是种族主义，抱歉。

对。只是很多人……

我们不是种族主义者。我们吉他手是亚美尼亚人。乐队里什么人都有。最近以前我们的贝斯手是犹太人，后来走了。所以……我们不是反犹主义者。民族主义就是生活在某个领土上的民族的利益。民族主义有两种：血统的和领土的。我是领土民族主义者。所有……

现在谈血统民族主义已经没意义了。

天哪！简直荒唐。我们祖国领土上所有生活的人——他们就是我的民族。

你们经常演出吗？

经常。

非常经常？

不算特别经常。通常一年两次，因为其他时间我们在工作。要么录音，要么写歌。

明白了。你觉得我们这儿观众怎么样？

非常喜欢。老实说，这是最近几年最好的演出之一。

我们这儿“公民防卫”等了好久，这次就是为了这些小伙子才办的。你怎么看很多13-14岁的小孩来你们演唱会？在你看来，他们脑子里不会产生有害、不好的想法吗？

那得问从谁那儿来的？从我们这儿吗？

我以前说过，如果他们心里住了恶灵，那也是父母或老师放进去的，叶托夫已经放不进去了。是这样吗？

我认为我们现在做的事——我们是新革命、新宗教的意识形态缔造者。因为1917年的革命本质上是宗教性的。共产主义也是一种宗教。所以才取代了东正教——因为基督教已经衰老、死亡、无法竞争。19世纪的共产主义者创造了新宗教，并把它变成了现实，而且成功了。但由于某些松懈、错误等等，理念没输，但被其他东西战胜了。现在要赢，不能再靠共产主义，因为那套意识形态已经试过一次，已经失败了，再也……

堕落了，那些共产主义者……

不是堕落。理念是正确的，但符号已经用尽了。枪打不响第二次。必须创造新宗教。来我们演唱会的年轻人——他们是新的激情者（пассионарии）。

你觉得他们越来越多还是越来越少？

肯定越来越多。我非常惊讶。我们1990到1993/1994年没演出四年。第一场复出演唱会，我惊讶的是观众这么年轻。

也就是说，那些老演唱会的他们肯定没听过。

对。

因为那时他们太小。

因为当年跟我们走的人，在意识形态上已经明确分裂了。

说一个真正的大写政治家。

你指什么？

从人里……

职业的，还是我认为是……

职业的。真正的职业政治家。

现在活着的……

当然是日里诺夫斯基。

日里诺夫斯基？

这不代表我们支持他，但他做事的方式——绝对是职业的。而且看样子，他会是未来的总统。

说说你和其他音乐人的关系。有没有跟其他乐队、其他艺术家的关系？

跟“拍卖”乐队关系很好。不是说我们喜欢他们的作品，但私人关系非常好。跟“生存指南”当然也很好，因为我们……

这个明白。

……几乎是一支队伍。在苏联摇滚史上，我们是个奇怪的共同体，不像任何东西，不符合任何框架。像公社。你注意到了——我们有“祖国”乐队，基本是同一批音乐人在不同队伍里玩自己的项目。不增加新人。

明白了。你怎么看待自己的知名度？有名但不受欢迎、受欢迎但没名，什么叫有名？

嗯.....沉重。很沉重。

明白了。

刚开始时我以为完全不是这样。我们是为活人唱歌，为像我、像我们所有音乐人一样的人。

不想变成石膏像，对吧？

不想变成石膏像。当别人把你当某种东西看待.....

当半身像。

对。太可怕，太沉重。但另一方面，知名度也有.....

明白。

.....某种好处。你能严肃谈一些事，人们在某个层面会认真思考。你能影响现实。这是有名唯一的优点。

你把自己的音乐叫朋克吗？

这是朋克摇滚。在音乐上。

纯正的？

车库朋克，对。我一直听60年代的车库音乐。

明白了。西方的什么？

西方的我们听60年代的。车库朋克.....

60年代？

对，车库朋克和迷幻。像“Strawberry Alarm Clock”、“Seeds”.....

明白了。摇滚音乐人里——不是人品、不是关系，就是创作——谁的创作你会听、能听、想听？

我们这边的？

对，我们这边的。

大概是巴什拉乔夫。

巴什拉乔夫？

对。我认为他是天才诗人。如果他活着，现在肯定在我们运动里。

也许吧。

我们组建了“俄罗斯突破”运动——我相信如果他活着.....我们打算出他的CD。

你和扬卡的关系怎么样？很多人感兴趣。

怎么说呢？最直接的。我们是公社。可以说像夫妻，如果有人感兴趣。因为问的人很多.....

对，很多。就是这样问的，因为很多人说“不是”“是”……

而且更紧密，因为我们还一起做事。像红旅恐怖组织里的夫妻，还一起做共同的事，意识形态一致。

明白了。说说你喜欢的城市。

我非常喜欢西伯利亚。我可以说我不喜欢中心城市。

中心城市喜欢你吗？

中心？

对。

不一样。列宁格勒的演唱会——观众一方面超级狂热，另一方面最近开始有负面的人来，故意破坏演唱会，用各种手段。

警察怎么对你们？

警察？警察对我们很好。顺便说，警察里很多人支持我们的意识形态。

现在演唱会上有没有看到中年人？他们怎么看你们？

有。在斯塔夫罗波尔……最近开始有共产党员、俄共、劳动俄罗斯的人来。斯塔夫罗波尔有个六十多岁的老头给我献花。我很感动，第一次这样——他说：“你们做的太好了，继续！”

接下来呢？今天你离开诺里尔斯克，接下来什么？

全国接下来什么，还是你个人？

全国和你个人。

全国……我觉得不会马上革命，但我们会慢慢但坚定地掌权。

然后呢？

然后建立真理。也许暂时，或其他形式。无产阶级专政。

就是无产阶级？

对。

你觉得他们会管理吗？

我自己就把自己当成无产者。

不是……

他们怎么会不会？诺里尔斯克生活的人——90%。

你觉得“厨娘也能管理国家”这个论点……

不是你们联合工厂……

明白。

.....而是普通人的权力。生活在这里的人。

他们通过什么管理？选举？什么选举机构？怎么实现？

这可以争论很久，这是专业问题。当然我能回答，但这是很专业的领域。我们可以聊很久。有纲领，有一切。问题不在纲领。问题是人民掌权。这是我想要的。我会做一切让“我们的人”掌权。不是我的党、不是谁的.....我个人不追求权力，也不愿掌权。但为什么我们搞政治——因为圣位不能空缺。它空了。最近几年没人做我现在做的事。我只好.....我们现在是记者杜金、作家利莫诺夫、摇滚音乐人列托夫，还有其他人。不是职业政治家。我们不得不收拾这堆烂摊子，扛起责任，因为没人愿意扛。但我们会扛，直到有人接替。

（有人敲门，从画外低声：“伙计们，抱歉。我们要下去了。”）

你们走吧，我们晚点下去。

“带矛的怎么样？”

矛很好，一切正常。

（低声说10-15千什么的）

我的天！

（列托夫微笑，说了什么，但听不清）

你怎么看待钱？

没什么看法。

怎么没什么？你们.....

可以说，我们演唱会赚的钱全花在设备上.....

这个明白。

现在我们要拍电影。所以需要大钱，得找地方弄。

顺便说，通过我们巡演演唱会的素材.....

党不给我们资助。我直接说清楚，别有误会——没有日里诺夫斯基的钱，谁的都没有。

明白。我们自己独立，不拿任何人钱，也不卖身。

明白了。你的旗帜是什么？

旗帜大家知道——在《节目A》里展示过。红白黑。

明白了。

黑色锤子和镰刀，在白色圆圈里，红旗上。

明白了。简单说说“公民防卫”是怎么开始的。从哪儿开始？

大概1983年我从莫斯科回来，组了“播种”乐队。组队的过程就像——把液体倒进杯子，早晚會溢出来。我们听啊读啊读啊，到某个时刻必然要溢出。我开始写很多诗，已经想组乐队。

但我当时甚至没想过是朋克，因为我还没听过那些东西，没接触过。

自然生长出来的。

对。我们组建了队。一开始玩就发现是最纯的车库朋克。60年代那种，像“Seeds”。我们从来没模仿谁，没借鉴谁。我们玩的就是自己的……

正常事——有人玩自己的，后来别人给起名字。

对。后来给起名字。实际上……你问这是朋克还是什么。我不知道这是朋克还是不是。很难说。就是做就是了。1984年“播种”解散，我和库兹马——我们不变的吉他手，除了我唯一的常驻成员康斯坦丁·里亚比诺夫——组了“公民防卫”。确切日期是1984年11月8日。名字“公民防卫”出现，我们聚在一起开始玩。

你那时多大？

哎……得算。我现在30岁。十年前20岁。我们在家录音。先三个人，后来吉他手跑了，因为克格勃找他谈话……

找麻烦。

对。他回来浑身发抖，说“对不起，伙计们”，拿了吉他就跑。从那以后再没见过。我们和库兹马留下来。到1985年11月我们被抓，很突然，像被砍断。早上9点我们在录音，门铃响，我们不开，他们敲窗。我开门，他们说“收拾东西”，我们俩就被带走。我被审讯，然后关精神病院三个月，库兹马被送拜科努尔挖矿。他心脏不好，本来不用服兵役，但他那儿干了两年。

明白了。

我从精神病院出来……

感觉怎么样？喜欢吗？

某种程度上喜欢。因为我第一次明白自己能承受什么。尼采有句名言：杀死不了我的，使我更强。我当时非常怕，因为有关于克格勃、关于真理药的传说——说会让你失去控制。但在精神病院他们给我超大剂量，我在某个时刻明白可以筑起一道屏障……意识很痛苦，身体很痛苦，有一刻我甚至瞎了——被某种药搞的，四个小时在白茫茫的黑暗里。那时我明白可以筑起意识的屏障，什么都不怕。从那以后我开始疯狂写作，写别的歌。就像陀思妥耶夫斯基——站在绞刑架上，头上套袋子，脖子上绳子，被赦免前后的两个时期。之后他写了《卡拉马佐夫兄弟》。我也是这样，所以我感谢那段时间。

感谢命运。

对。我出来后……我们被彻底孤立。不是简单被排斥，是……我找不到词。在鄂木斯克我们成了不可接触者。没人跟我们来往，都怕了。从那时我明白一切得自己干。我到处收集设备。那些不怕的人偷偷给我录音机、麦克风，说“我们不跟你玩，你自己弄”。我用两台录音机录了《恋尸癖》《捕鼠器》《极权主义》……还有《好！》《红色专辑》什么的。

这些什么时候能整理成正常的样子？还是永远不会？

已经整理好了。

已经？

录音当然质量一般。

明白，我是说至少……

现在出一系列CD。都会出，当然。用别的名字。我们做了合集。

因为现在“公民防卫”唱片目录太多，已经说不清……你怎么看自己录音的传播？

我很赞成。以前是磁带文化，通过菲尔索夫、莫斯科摇滚实验室等等。现在结束了，因为现在变成商业的。

明白。

商业结构等等。我们从来不跟他们合作，以后也不会。我们自己成立了公司。先是我们经理叶夫根尼·格列霍夫——“黄金谷地”——用他自己的钱开始出我们的黑胶。现在我们一起办“棺材唱片”（Гроб-рекордс）——只出我们民族的俄罗斯车库摇滚。还计划出60年代苏联歌曲。就是高质量的产品。

明白了。

对。现在要出巴什拉乔夫。还有我们所有值得的队伍。活着的。

明白了。你怎么看待……顺便说个可能不太舒服的话题——自杀。

为什么不舒服？我认为自杀分两种：一种是被动的，因为软弱；一种是主动的——像切腹。就是当你被敌人包围，无法忍受，然后……

像在坑里、在巅峰。

对。当被包围，比如德国人什么的，然后把自己炸了，或者……

明白。

……用胸口堵枪眼。这也是自杀，但区别巨大。马特洛索夫扑向枪眼——他践踏了死亡本身。我从来不是自杀歌手，像某篇报纸标题说的。我认为人只有在生死边缘、在死亡面前才不说谎。如果我能决定……我最近在《明天》报上写过——我会把所有人放到那个状态。因为在那状态下人选择得非常准：他是谁、在哪儿、该做什么。多余的人都会被筛掉。当然我不是号召，但通常就是这样。但这个“自杀”状态其实不是自杀，是生死边缘的状态——知道下一秒可能死。这是战士在战场的状态。你在战壕里，知道马上冲锋可能死。那一刻人不说谎。那一刻人才是真的。

叶戈尔，我请你对着镜头严肃地对孩子们说——我们这儿很多人，很多……不是很多，但有想自杀的人。因为你的歌，虽然他们没完全懂。告诉他们生命宝贵。我会剪这段直接放……

生命不宝贵，问题就在这儿……

阻止他们。

更宝贵的是别的。有真理。真理对所有人只有一个。生命——一戈比的价。死——其实很容易。死亡什么都解决不了。除非你为某个理念而死。生命一文不值，死亡也一文不值。没有

死亡，就像罗梅奇唱的。真的没有死亡。你死了——如果没解决活着时给你的人生课题，你还得回来再解决，在那儿或这儿。我能说这个，因为我有形而上的经验。12岁我临床死亡过。所以这些事要做得很猛、很认真、很深思熟虑。如果你真下定决心。不是下决心，像上战场。上战场也是自杀——进特种部队，为理念而死。要战斗，不要腐烂、不要堕落。

腐烂也会死。没错。简单对我们演唱会的孩子们说点什么吧。他们跟我说了谢谢。你也谢谢他们.....

对，我非常感激。我很高兴这样。说实话，我超级惊讶诺里尔斯克有这么多活人。这是最好的演唱会之一。我们这两场——是“公民防卫”历史上最好的。我超级高兴。谢谢你们！

1994-12-06.txt

НБП新闻发布会，1994年12月6日，在“Radisson”酒店。参与者：亚历山大·杜金、爱德华·利莫诺夫、叶戈尔·列托夫。利莫诺夫同时担任主持人。录音中有很多省略。

可以问个问题吗？

利莫诺夫：请问。[...]

杜金：.....如果我们掌权——我相信我们总有一天会掌权，或者类似我们的人——不一定是我们，而是类似我们的运动、力量——那将是在一场巨大危机、所有经济机制彻底破坏的浪潮上..... [...]这些机制既不创造真正所有者，也不创造真正的私有体系，也不创造市场。显然，这种完全死胡同的政策早晚会引发社会大爆炸，到时必须一切从头建立。在此之前，我们的形式不是制定再分配方法.....

利莫诺夫：.....第一位伟大的俄罗斯统帅亚历山大·涅夫斯基正是在楚德湖上取得了第一场胜利。所以，说波罗的海属于波罗的海人是不可能的——它也属于我们。我们的古老城市——波洛茨克等等——是建立.....诺夫哥罗德是860年建立的，比里加早得多。里加是1202年才建立的，明白吗？我们早就已经在那里了。所以我们绝不会离开，那些幻想我们会离开的人——请别再幻想了。请问。

请问，俄罗斯需要内战吗？

利莫诺夫：这是直球问题。如果我说..... [...]在我们之间会有一场大清算，到时终会直接、明确地搞清楚关系，所有面具都会掉下来。到时那些今天自称民主派的人——其实是蠢货、笨蛋、罪犯、恶棍、受贿者——和其他人——今天被叫作法西斯、民族主义者等等——之间的关系会彻底摊牌。我坐在这里、在这张桌子前告诉你们：从俄罗斯、我们民族利益的角度，他们是恶，我们带来善。从基督教价值观看也一样。我们谈的是民族大多数的福祉。我们希望80%的民族终于能喘口气，过上还算不错的生活。而他们是恶，因为他们说：发财吧、抢吧，就算你们只有三百万人，也抢剩下的人。从基督教角度，我们更善良、更诚实、更为民族大多数。所以清算是必要的。早晚会发生。但愿别.....内战非常沉重、残酷、流很多血。但我们都被历史裹挟，我们都在历史里.....今天是1994年，我们坐在这里，只是因为1985年发生了什么事——因为1985年3月那个额头有块斑的先生上台。明白吗？历史里总有完全意外的事，突然一切像冰一样裂开，开始流动.....所以如果走到内战.....

.....哲学家杜金、作家兼知识分子利莫诺夫。我觉得你们低估了他。他是真正的政治家。我最近重读列宁的《怎么办？》，列宁是伟大的理论家.....他的很多想法虽然带有自发性，但.....

列托夫：我们没有任何幻想.....

我觉得你们严重低估了。

列托夫：我对我们的命运没有任何幻想。革命者总是在革命后被枪毙。我们走向的.....我的政治观点和利莫诺夫有些不同。我更极端。也就是说，我们确实领导着一支军队——那些跟随我们的人。可以叫他们边缘人。他们是拒绝任何形式体系的人。是新的激情者（*пассионарии*）。他们将取代那些.....再过10-15年就会灭绝的一代共产主义者。因为他们已经太老朽、无能。所以我的任务是——我们创造新意识形态，如果愿意说——新宗教。到

目前为止我们做了10分满分的事。我们尽了全力，谢天谢地成功了。我们会继续，按极端激进的法则行事。现在对资产阶级或庸人最可怕的是什么？就是极端力量的联盟。因为只有极端力量才总是胜利。只有践踏游戏规则的运动——必要时甚至践踏自己的规则——才能胜利。所以我们会和巴尔卡肖夫、和安皮洛夫一起。我的目标是革命。我不关心自己的命运。我掌不掌权不重要。很可能我们根本活不到那一天。但最重要的是，早晚我们三人——在经济、意识形态、政治不同层面捍卫的价值体系——会胜利。

利莫诺夫：请问，中间那位。[...]有这样的文件——你们可以发表。请。

是的。我还是不太懂你们的经济纲领。它和其他知名民族主义者的纲领有什么不同。那个人也走这条路，他.....

利莫诺夫：.....政治的。首先要解决俄罗斯应该是什么制度。我们现在说——民族布尔什维克主义、民族.....我们甚至不怕说——民族社会主义制度。今天我们想要的就是这个。然后才能谈经济。直接问“你们提什么”——这是庸俗的经济主义。好像人类所有问题都只用经济解释。根本不是。明白吗？有很多东西..... [...]经济不是主要问题，而是民族自豪感、民族被羞辱的沉重感——这些才是。比方说，我们理解这种民间自发力量。对我们来说，经济只是派生出来的，在.....

.....你们用了“民族社会主义”这个词。也许不是第一次用了。能评论一下这个巧合吗？

利莫诺夫：杜金博士想说。这是他最爱的主题。

杜金：有个作家——非常知名的法国知识分子——让-弗朗索瓦·康..... [...]没人能指责他有亲纳粹倾向，何况他是犹太人。他写过一句精彩的话，我认为应该刻在大理石上：如果希特勒通过种族主义、集中营、对俄战争和其他暴行永远玷污了民族社会主义的概念——让-弗朗索瓦·康写道——那他就取得了真正的死后胜利。这是法国让-皮埃尔·舍韦内芒路线、法国民族主义者、法国社会主义者、密特朗派的一支——他们认为必须考虑民族因素。我们这里的“民族社会主义”概念与德国式种族主义联系在一起——甚至不是极左民族主义、不是第三条道路经济、不是法西斯，而是具体.....具体现象、具体政权、具体实现。而民族导向的社会主义理念——或者说民族导向的社会民主——当年德国保守革命的主要理论家捍卫的——绝不因这种形式而被玷污。只是政治与经济向量的某种比例结合。绝不是模仿、复制德国纳粹。那不可能、不需要、荒谬、完全荒唐。

利莫诺夫：请问。

可以问你们吗？我可能在报纸上误解了你们人格的某些元素等等。你们不觉得，作为写作者、知识分子，你们.....

利莫诺夫：请。

回到知识分子与政治的关系。更准确说，艺术家与政治的关系。可能问你们三人，每人可以自己回答。世界历史经验清楚表明，艺术家会远离政治。他们明白政治是肮脏游戏，无论触及多么崇高的精神价值，一旦参与，他们的艺术就完了。更甚者——艺术结束的地方，正是政治、商业开始的地方。我的问题是.....

列托夫：.....因为圣位不能空缺。最近几十年事件的结果是，我们国家没有足够称职的政治家，甚至连正派、勇敢、对言行负责的人都没有。尤其十月93年事件。我认为我们输了、

遭受可怕失败，纯粹因为我们领袖的怯懦。没有发武器，什么都没做来利用他们拥有的全部权力。所以我认为，在目前情况下出现了一个空位、空缺，必须由新世代的人填补。这是代际断裂。在戈尔巴乔夫前掌权的人——其实他们现在还在掌权——和他们之后该来的人之间的断裂。这个空缺我们必须自己填。现在谁在搞政治？摇滚音乐人列托夫、记者杜金、作家利莫诺夫。他们后面跟着新激情者。因为任何政治、任何革命都只由激情者做。庸人从来不做。庸人只会跟在后面叩头。既然没人承担专业、合适的政客角色……也许日里诺夫斯基在某种程度上，但他是民族资本主义。所以这个责任我们来承担。我们承担全部责任。

这意味着艺术结束了？

列托夫：我不把艺术和政治分开。对我来说，政治是更大规模的艺术。是群众的创作。

利莫诺夫：我说两句。我不认为政治是肮脏的事。我认为有肮脏的……

列托夫：……艺术。因为那跟艺术没关系，那是流行、是techno，仅此而已。是完全商业的队伍，跟政治、跟艺术都没关系。

利莫诺夫：请。

你们几题前……

列托夫：……问题是怎么说的？再简短说一次。

问题是，据我理解，你们要从那些年轻人——写“GrOb”在墙上的——组建突击队……

利莫诺夫：写“公民防卫”在墙上的。

列托夫：我不打算……

……墙就是墙……

列托夫：好，我回答。我个人不打算从粉丝里组建突击队。我领导的是运动。运动总是自发的。我们在创造新意识形态——如果愿意说——新宗教。这些人原则上拒绝体系。任何突击队已经是某种体系。我们驱动的是创造新宗教、新激情向量——他们以后往哪走。形式是什么？最激进的我都欢迎。革命的……必要时包括内战。如果问题是这个。

利莫诺夫：请……

列托夫：这些人全国很多。我可以确切说，因为我们巡演，他们越来越多。这说明似乎在形成新文明——不再是巴比伦欧洲式的，而是新的、共产主义或民族共产主义的。至于第二个问题——如果可以，再简短说。

大致是政治需要正派的人……

列托夫：啊，我想起来了。

关于巴尔卡肖夫的问题……

列托夫：对，情况一直在变…… [...] ……对新革命原则的理解。外在形式是什么——现在可能是和巴尔卡肖夫联盟。如果他现在拒绝——随便。形式都是橡皮泥。政治就是橡皮泥，至少外在形式。最重要的是内在向量——我们从十年前开始就没变。我们……勃列日涅夫时代克格勃把我们关精神病院，现在好像又和FSK有麻烦。所以我们从开始到现在一直没变。

关于诚实，我可以说我们没改变路线，以后也不会。最重要的是。形式是什么？以前是反极权主义表现为反苏，现在是反民主。如果日里诺夫斯基上台——就反LDPR，或者不知道……形式是什么——这是对大写“体系”的战争。

利莫诺夫：请。

出报纸、创建……

……没改写、没重做。是你们没力气没钱，还是这是你们的美学？

列托夫：这是我的美学，原则立场。我们做的是新民间艺术。甚至不是艺术，是民间创作。我们从来没那么多钱，现在也没，去大工作室录音。何况我们做的不是大众文化。是民间创作，在小型私人团体层面。所以我们原则上在家录。我所有录音——虽然写着“GrOb-records”——基本是我一个人在家录的。以后也会这样。我认为这是某种……创作原则——自己做。

利莫诺夫：请。

众所周知…… [...] ……为了炒作，用了各种手段——从搞政治到裸女。

列托夫：这问题不是问我的，大概问报纸编辑。我对第一期《利蒙卡》有几点意见——比如我的文章、自访谈，登在“偶像”栏目下。我很不喜欢，太不谦虚。我以后在报纸上开的栏目叫“战争”。至于蜘蛛——（指利莫诺夫）。我没校对第一期，也没进编辑部。现在进了，知道以后会怎样。第一期是半自发出的，所以最好爱德华回答。

利莫诺夫：所以我才试着……

列托夫：……超红。红旅的观点最接近我。对我来说，金字塔一开始就不存在，而且无法忍受。因为任何金字塔都是系统极权。我们追求的是革命价值——除了1917年或内战时期，我们从来没真正建立过。这是平等、兄弟情谊。正义、平等、兄弟情谊。所以不可能有金字塔。当然之后会出现某种结构，但绝不是金字塔式的。可以叫共治（синархия）或其他…… [...] ……作为民族。我们该做什么，让那些精神上还活着的人……活下来，生出新一代新激情者。继承这个世界。

1994-12-08.txt

叶戈尔·列托夫接受荷兰电视台采访（演唱会前后台，1994年12月8日）

可以让我在第一个问题上稍微重复一下吗？再问一遍，没关系吧？用两句话简单说说，你的歌是关于什么的？你唱的是什么？

哎……这太宽泛了……最好问得具体一点。关于一切。关于一切。关于生，关于死。

但总归有最重要的东西吧？你最想通过歌曲传达的最核心的东西是什么？

人只有在一种情况下不说谎——当他站在生死边缘的时候。当他面临自杀、死亡、生存的抉择时。那一刻，他才成为真正的人——成为他本来的样子。

你们的乐队已经存在十年了对吗？你们在停滞时期就已经在唱了，那时候……那时候演唱会是怎么搞的？一切都……

那时候几乎没有演唱会。我们遇到了非常大的麻烦，非常严重的迫害，和克格勃有关。我坐过精神病院，我们的吉他手被送到拜科努尔去服兵役，虽然他本来不该去，他有严重的心脏病，是病号。他们当时非常残酷地打压我们。现在情况也差不多。那时是和克格勃有矛盾，现在看来是和FSK（联邦反间谍局）有矛盾。在莫斯科我们整整一个月都搞不定这些演唱会，所有文化宫都拒绝了。从上面有电话，所有场馆老板都因为政治原因坚决拒绝。现在总算在这里搞成了。只有这个地方愿意给我们场地开演唱会。我甚至不确定明天这场演出能不能成，因为随时可能被中断。我甚至不确定今天这场会不会顺利进行。

叶戈尔，我听说——好像你在新闻发布会上自己也说过——你被送进精神病院好几次，对吗？

对。就是被送进去。

能稍微讲讲这是怎么回事吗？为什么会这样？

1985年底克格勃给我们立案。传唤我们审讯，说我们私藏和传播反苏文学，建立反苏组织，简直就是持不同政见者。案子到现在还在克格勃档案里。我坚决拒绝作证，他们就把我送进精神病院。后来直到改革开始才放出来。

这些都是打着共产主义的旗号做的吗？

什么？哦，我们？

就是……把你送进去的那些……

不。我们当时做的事，仍然是为了共产主义。因为勃列日涅夫时期的东西跟共产主义关系非常遥远。实际上根本没有。那是一个极权官僚体制。

那你想象中的、你们所追求的制度是什么样的？它跟言论自由的关系是什么？言论自由还会存在吗？

我根本不认为自由是个重要的概念。自由大概不是什么宝贵的东西。最高的自由——可能是拒绝自由的自由。自由就在于放弃自由。因为只有当你为一句话付出代价、付出惨重代价、甚至可能付出生命的时候，这句话才有分量。那时人才能说出真正有价值、真正活着的话。

在我看来，言论自由……在西方，言论自由已经变成了……怎么说呢，空话。每个人都可以随便说什么，话语的价值就被抹平了。在民主制度下，所有价值都被抹平——自由的价值、话语的价值、信仰的价值，统统被抹平。

那如果有人不同意你们的观点，继续发表相反的意见，你们会怎么做？

我们会和他们斗争、作战。我认为我们做得对。我们捍卫一套价值体系，为了这套体系，我可以献出生命、付出一切。我承担全部责任。如果明天开始内战，我清楚我会站在哪一边——我会真正去打仗，而且会打得很残酷。

你觉得奇怪吗？尽管如此，你们到现在还能——虽然艰难——继续演出？到现在还没被逮捕，还没……

当然有可能发生。不是说当局不能这么做，而是他们现在不能承受制造新的持不同政见者的代价。我们现在太出名了。他们不想再制造新的“烈士”。因为有个例子——塔利科夫。一个完全流行歌手，只是稍微同情民族主义者。他死得非常荒唐、意外，结果被吹成了……民族解放运动的英雄，法西斯分子几乎把他挂在墙上当圣像。同样的事……当局明白，如果我们出了事，也会是一样的结果。所以他们现在不感兴趣这么干。

你觉得现在有言论自由吗？跟以前比呢？

当然没有。看看俄罗斯的电视就知道了。哪来的言论自由？只有某些莫斯科的黑手党圈子才有自由……

你认为革命可能在有言论自由的情况下发生吗？

我觉得革命随时可能发生，跟有没有言论自由没关系。革命是一种精神状态、灵魂状态。它不取决于外部条件。更何况……实际上，外部条件越恶劣，革命就越有可能。越糟越好，就像毛说的。列宁也说过——物质条件越恶劣，越接近布尔什维克革命。

不，还是说说——你对革命（你们追求的那种革命）和言论自由的关系怎么看？它们是怎么共存的？

我不知道。我再说一遍，对我来说，有些东西比自由更重要。自由不是万能药，也不是宝贵的东西。言论自由也好，行动自由也好。最大的自由——在于拒绝自由。因为完全的行动自由会导致无政府状态。那就是熵——完全的自由就是死亡。因为人什么都能做——杀人、强奸等等。

那对你来说，自由的边界是什么？由什么来决定？

当然首先是道德范畴。道德的、伦理的范畴。信仰的范畴。在宗教层面。

你想象中的那个社会是什么样的？具体一点——什么可以做，什么不可以？

那是地上之神的王国，是基督想要的。将基督教理念在此时此地、在现实中实现。

具体一点——允许别的文化形式吗？还是只有一种统一的……你在这方面的想法是什么？

这个……我当然不能预测革命之后会怎样。首先会是无产阶级专政。财产国有化。权力必须交给人民。某种意义上这是真正的民主——人民当家作主。权力属于人民。不是一小撮人，不是精英，不是知识分子，不是黑手党，而是人民。人民自己选择他们想生活的制度和条件。

人民自己做主。

人民是个多样的群众。如果有人不同意选出来的制度，继续发表相反意见，怎么办——关监狱？

办法有很多。如果需要，就是监狱。如果需要，也可能是枪毙。因为有体系，也有反体系。体系永远是创造性的、积极的，但总会有像癌细胞、微生物一样的东西——不管出于什么动机，撒旦的也好——试图破坏。它们是病态的。是破坏的力量。必须和它们斗争。残酷斗争。否则有机体……就像现在我们国家、我们这个国家的有机体——不久就会被腐蚀，不是锈，而是更可怕的东西。是死亡的病毒、熵的病毒、腐烂的病毒。要维持生命，就必须有强制机构。

和西方的关系会怎样？会是敌对国家吗？

当然。在目前情况下毫无疑问。因为我们追求的目标不同。

会像1917年革命后那样吗？

对。

能具体说说吗？你怎么看和西方的关系？

我觉得很明显。现在在我们国家发生什么？俄罗斯变成了西方的殖民地。殖民地必须摆脱占领的枷锁。一个民族和试图奴役它、收买它的占领者能有什么关系？所以，如果你们国家也发生革命——我们会站在同一战壕里，一起对抗下一个出现的敌人。只是现在，据我所知，你们国家还没到时候。

最后一个问题——作为荷兰人的代表，他是人民公敌吗？

什么叫人民公敌？每个民族都有自己的利益。每个民族都有自己的利益。你们民族有自己的利益，我们民族也有。如果我们的利益一致——我们当然会站在同一战线上。如果利益相反——我们会站在街垒的两边。

1994-12-09.txt

特殊“新闻发布会”：叶戈尔·列托夫在АБТВ文化宫后台依次接受多家记者采访。录音由“2×2”电台记者用录音机录制。

第一个采访由女记者进行（可能是为电视节目，1996年《音乐 обозрение》节目中使用了部分片段）。

女记者：能不能说你现在做的事是朋克摇滚？

叶戈尔：我觉得我们……我们做的已经超过音乐、超过艺术、超过摇滚。更准确地说，这应该叫创造新宗教。

女记者：摇滚音乐本身能不能算作政治？

叶戈尔：我认为政治就是一切。政治就是对生活、对现实最直接、最生动的态度。

女记者：也就是说，对你来说这不是传播某种……的方式？

叶戈尔：某种程度上是。但我不强调这一点。这是外在部分，不值得……

女记者：好。有个不相关的问题……一般认为明星出现在公众面前就开始“演”。为什么会这样？是为了吸引特定观众？更多观众？

叶戈尔：每个人都有自己的……

女记者：……

叶戈尔：不，每个人都有自己的。我只能说自己。关于别人我不敢说。

女记者：那说说你自己。

叶戈尔：我不演。我只说一句——简短地说——我不演。我做的事是认真的。

女记者：好。我举手投降。

下一个采访由“2×2”电台记者进行。他明显喝醉了。

“2×2”记者：叶戈尔，“2×2”电台。我们想在纯商业节目“2×2”上搞点轰动。说说吧，“公民防卫”十年——多吗？

叶戈尔：相当长。至少比“披头士”和“The Doors”玩得久。

“2×2”：对，说得公平。那观众变了吗？十年前是什么样，现在是什么样？

叶戈尔：变了。幻想破灭了。以前我们的摇滚有点神话色彩，因为当时民主理念占主导……民主是个神话。一旦它开始变成现实——就像摇滚理念一样——所有幻想立刻破灭，童话结束了。这跟西方60年代摇滚革命后差不多，大概1970年。我们这儿也一样。结果现在留下的……在我们国家摇滚从一开始就不是音乐、不是艺术、不是大众文化，而是一种宗教。因为人们对摇滚的态度和现在仍然跟西方完全不同。现在留下的活人——是被时间、可以说被战争检验过的人。

“2×2”：抱歉打断你。现在还有人吗？

叶戈尔：有。

“2×2”：还在搞摇滚、把摇滚当宗教的人？

叶戈尔：对。今天我们演唱会上就有很多。

“2×2”：除了你的粉丝。

叶戈尔：我可以肯定地说，经过最近十年的斗争，留下的有我们、“生存指南”、“祖国”——这些我能准确说的。其他人我不敢说。但我觉得这已经不少。

“2×2”：叶戈尔，你有篇文章……关于“公民防卫”……好像叫《最好是防御，而不是进攻》……你说你永远不会跟唱片公司和任何音视频录制扯上关系。现在你在录音，允许别人录音、拍照、录磁带。这是什么？

叶戈尔：现实变了，所以战争规则也变了。

“2×2”：现在还在打仗吗？

叶戈尔：战争一直都在，将来也会一直在。形势变了——规则变了。

“2×2”：你知道吗，现在很多团体把你当成他们的领袖——比如巴尔卡肖夫人。他们说你几乎是他们的领袖。

叶戈尔：巴尔卡肖夫人没这么说。至少……

“2×2”：他们说了……

叶戈尔：俄罗斯民族团结组织的领袖没这么声明。

“2×2”：他们说……

叶戈尔：如果俄罗斯民族团结组织的领袖正式声明——我会回答这个问题。目前没有这样的声明，我没什么可说的。

“2×2”：那告诉我，1985年前你可以说在跟共产主义者斗争，1985年后你在跟民主派斗争。这是你的生活方式吗——斗争、逆流而动、反潮流？

叶戈尔：这么说吧。1985年前我们不是跟共产主义者斗争，而是跟伪共产主义者——当时掌权的那些。勃列日涅夫体制能叫共产主义吗？很可疑。利莫诺夫很准确地叫它“纪律疗养院体制”。我们跟它斗争，因为我们是真正的共产主义者。超共产主义者，真正的。对我来说共产主义就是……超基督教。现代基督教，适应当前现实。在地上、在此刻建立神的王国。

“2×2”：你觉得基督教是乌托邦，就像共产主义是乌托邦，不可能实现？

叶戈尔：什么叫乌托邦？乌托邦是需要实现、物化的目标。我们就在做这个。任何目标一开始都是乌托邦。因为它不存在。一旦实现，它就变成现实。

“2×2”：你会全力实现……

叶戈尔：谁……我继续说。

“2×2”：对对，当然。

叶戈尔：1914年或1916年谁能想到，一小撮知识分子在厨房里谈论革命——一年、两年后革命就爆发了？它就发生了。明天、后天也会这样。

“2×2”：明白了，非常感谢，叶戈尔。最后——能不能给“2×2”签个名？我会尽量把材料播出去，但不能保证，抱歉。

叶戈尔：明白。

“2×2”：这有点反动。朋友们，借支笔。

（又来一个记者或粉丝，声音很油腻/谄媚，简称BГ。）

BГ：伊戈尔·费奥多罗维奇？

叶戈尔：对。

BГ：“俄罗斯突破”下一次活动什么时候？

叶戈尔：在新西伯利亚。

BГ：在新西伯利亚？

“2×2”：你之后去新西伯利亚，对吧？

叶戈尔：对，新西伯利亚有演唱会，然后过新年，我们要录新专辑。

“2×2”：这里可以签。随便写，你想写什么都行。

BГ：伊戈尔·费奥多罗维奇，最后一张专辑是《百年孤独》。

叶戈尔：到现在还是。

“2×2”：非常感谢！再见！

叶戈尔：再见。

BГ：我记得，如果您还记得，“俄罗斯突破”活动，在谢图尼5月27日……

（有人走过来对叶戈尔说：叶戈尔，抱歉打断，电视在等你，能……？）

叶戈尔：现在，嗯。现在，稍等，我们马上回来。

BГ：对对，当然当然。

（叶戈尔去电视组，他们自我介绍：“第四频道新闻”，记者和带他来的人之间有一小段混乱对话。然后开始第四频道采访。）

第四频道：叶戈尔，说说，你什么时候唱得更好——现在，还是以前……

叶戈尔：什么？

第四频道：你现在唱得怎么样？弹得怎么样？

叶戈尔：唱？不知道。但现在我至少更像真实的自己，比以前……

第四频道：另一方面，那时候一切都被禁，反而引起更大抗议……

叶戈尔：现在也禁。我们一个月在莫斯科办不成一场演唱会。唯一给我们场地的是装甲兵文化宫。其他都拒绝。我们在黑名单上。戈尔布诺夫文化宫也拒绝了，所有场地……

第四频道：戈尔布诺夫也拒绝了？

叶戈尔：对。政治原因。他们说上面有电话，他们不想跟当局闹翻。所以我们现在，我认为，是全国最被禁的乐队。这让我非常高兴。

第四频道：这当然也让人高兴。你那时被禁，现在也被禁……这对年轻人有好处……

（“2×2”记者插话。）

“2×2”：我觉得我第一次听你的时候，我才16岁。我一听就知道这是禁歌，不能听，就想设法搞到。

叶戈尔：你能等五分钟吗？

“2×2”：五分钟，能等十分钟。

叶戈尔：这是什么？去哪儿？

有人：这是电视，第四频道……新闻。

……

第四频道：唯一的无政治新闻。

叶戈尔：这不太……

“2×2”：我走开？

叶戈尔：……不太好，真的。

（采访中断，记者试图把外人赶出镜头，录音中断。重新开始是另一段采访。）

……首先，关于摇滚、关于民主的神话破灭了。现在来我们演唱会的人，我认为被时间检验过的。在某种意义上是被战争检验过的。

第四频道：那你对自杀……还是十年……

叶戈尔：具体问题？

第四频道：具体……

叶戈尔：我能讲很久，几个小时不停，因为十年发生了太多事。

第四频道：几句话具体点。

叶戈尔：几句话——你想要哪种？有过一场大战，活下来的人证明了他们配得上活着。

第四频道：你说“有过”。

叶戈尔：有过，对。有过。

第四频道：现在没有？

叶戈尔：有……从那天起十年……

第四频道：好。说说“公民防卫”是怎么开始的？

叶戈尔：1984年。我们乐队唯一不变的成员是库兹马·里亚比诺夫，现在还在弹吉他。我们俩组织了“公民防卫”。准确说是1984年11月8日，不是12月。从那以后……1985年开始克格勃迫害，我进了疯人院，库兹马被送拜科努尔两年，他本不该去，他有心力衰竭，白票。我们挺过来了。我引用尼采一句话：“杀死不了我的，使我更强。”那些年的迫害经历让我更强。那一刻……我明白了自己能承受什么。我是谁——大写的人。从那时我开始一个人工作，因为库兹马不在，所有人都拒绝……所有鄂木斯克音乐人都被要求签字不跟我来往。我一个月一个人录了五张专辑——《恋尸癖》《极权主义》等等。后来我们在新西伯利亚摇滚节演出——忘了叫什么。我们用“阿道夫·希特勒”名义演出——那是我们的鄂木斯克法西斯朋友。我们一起搞了场很耸动的演出，之后又开始迫害，又想抓我们。我开始逃亡，跑遍全国。我和扬卡一起搭便车，一分钱没有。我写歌，写出了《钢就是这样炼成的》《一切按计划进行》整个系列。1988年我开始录音，后来终于组了乐队。我们乐队……甚至不是国际的——全是西伯利亚人，不同城市、不同民族，从白俄罗斯人到亚美尼亚人。从那以后我们演出、录音。1990年我试过退出……怎么说……社会活动。我搞形而上体验，结果出了《百年孤独》。1993年我明白个人救赎的路不适合我，更何况是卑鄙的，我就回来了。从那以后我们搞政治、演出、又开始玩。我觉得自己又找回了自己。

第四频道：你怎么看“公民防卫”和你明天的日子？

叶戈尔：我看成革命之日。我们在准备下一场革命，我是认真的。

第四频道：具体计划呢？

叶戈尔：现在发生的是几代人断裂。现在来我们演唱会的年轻人——按古米廖夫说是新激情者。新野蛮人。他们没有任何意识形态——这很正确。他们一无所有。面对死亡，他们会准备下一场可怕的战争。

第四频道：他们有希望吗？

叶戈尔：不是希望，这是必然！西方文明、巴比伦文明在崩溃。我们是最后的堡垒。过不了多久就会轰然倒塌。我不知道什么时候——明天、后天，但我认为二三十年，也许更久。我们现在做的是准备新宗教。我们在组建新军队，可怕的军队，红色笑声的军队——如果引用列昂尼德·安德烈耶夫的话。这支军队将继承这片土地。

第四频道：最后一个问题。详细说说你和利莫诺夫的关系，以及你参加《利蒙卡》报的情况。

叶戈尔：我会开个栏目……第一期《利蒙卡》我的文章不知为什么登在“偶像”栏目下，太不谦虚、太恶心了。我以后开的栏目叫“战争”。每期我都会……

第四频道：写什么？

叶戈尔：要么自访谈——这是我最喜欢的文字创作风格。要么采访现在跟我们做同样事的所有值得尊敬的人。

第四频道：你怎么进《利蒙卡》的？

叶戈尔：我和利莫诺夫……可以说不是政治观点一致，而是对现实的态度一致。

第四频道：这是他的主意？

叶戈尔：当然是他的主意，他的报纸。

第四频道：他邀请你的？

叶戈尔：我们认识很久，联系很紧密。他是真正的战士。真正的士兵。我非常尊敬他！

第四频道：编辑部还有谁？

叶戈尔：杜金。亚历山大·杜金。我们的战友。哲学家、政论家。意识形态家！

第四频道：所以你们三个？

叶戈尔：对，我们三个。我们.....最高苏维埃——利莫诺夫、杜金和我。

第四频道：谢谢。

（“2×2”记者又回来，继续和他聊。）

“2×2”：叶戈尔，不太累吧？

叶戈尔：不。

“2×2”：还能继续采访吗？

叶戈尔：能。

“2×2”：我想往回一点。可能触及对你很沉重的话题，也许不，我不确定。扬卡的死——你能说点什么吗？还是现在不想说？

叶戈尔：当然能说，但值得吗？

“2×2”：你觉得呢？因为.....

叶戈尔：那是.....自杀有两种——一种是软弱，一种是强者的肯定。肯定就是践踏死亡，像日本人的切腹。她是肯定的。她踩住了死亡的喉咙。超越了死亡。

“2×2”：当然不想破坏什么，但有人说扬卡自杀是因为你，或者因为意识形态，或者因为身边没人.....

叶戈尔：不，她和我一样独立。我们.....我们这个圈子，到现在活着的——是公社。我们人人平等——我和经理，大家都一样。我们每个人有自己的个人精神工作，但也有共同的工作。

（谄媚声音的人又回来。）

BF：伊戈尔·费奥多罗维奇，关于扬卡的死有很多版本.....

叶戈尔：不，她.....

BF：有人说她跳下去，有人说她淹死。

叶戈尔：不，她自杀，她淹死了。

BF：淹死的？

“2×2”：叶戈尔，说这个不难受吗？

叶戈尔：什么？

“2×2”：说这个不难受吗？我问你这个都难受，因为我明白……

叶戈尔：我觉得……不，我们整个圈子，从1985年开始就一直走在死亡边缘。所以我们跟死亡的关系很熟络，虽然听起来很夸张。

“2×2”：有人说——活着有害，活着会死。你同意吗？

叶戈尔：我觉得我们做的是肯定真正生命。不是庸人的生存，而是真正的人的、超人的最高生命。只有人在生死边缘、在求生边缘时才会到来。这……很多人问我、指责我，说我是自杀歌手。我绝对不是。我只是说自杀状态——是现实敞开、现实之门打开的状态。是人在死亡边缘的状态。

“2×2”：那他会重新认识自己过去的的生活……？

叶戈尔：那一刻，至少他不说谎，我可以肯定。那一刻他成为他真正是谁。因为一切世俗的东西那一刻都会蒸发、消灭。

“2×2”：你觉得人人是狼吗？

叶戈尔：不。

“2×2”：那是什么？

叶戈尔：人人是战士。可能模糊，但很准确。仔细想想，人人是战士。

“2×2”：但有和平主义者。有不想拿武器的人。

叶戈尔：世界上傻子很多。

“2×2”：你觉得他们是傻子……

叶戈尔：当然。是白痴。

“2×2”：也就是说，宁可改造制度好好活，也不……

叶戈尔：不，战争是任何创造性的人的自然状态。因为生命中唯一有价值的就是战斗能力。因为生命就是克服。战争。或者说，生命就是克服存在的惯性。

“2×2”：如果有战争，你的朋友、战友可能被杀……

叶戈尔：对。

“2×2”：……我可能被杀，这些好姑娘可能被杀。

叶戈尔：对。但我觉得有比生命更重要的东西。比生存更重要。

“2×2”：有原则。

叶戈尔：不是原则，是有比生命和死亡更重要的东西。作为信徒，我认为有远比生死更重要的。

“2×2”：明白了。非常感谢，叶戈尔。我会尽力。谢谢。

(叶戈尔继续和谄媚声音的人聊，但“2×2”记者走开，录音模糊不清。)

.....27号.....安皮洛夫的徽章.....

叶戈尔：安皮洛夫？有，我有.....

.....“劳动俄罗斯”。

叶戈尔：对，这是他在狱中的徽章。

.....？

叶戈尔：对，他在列福尔托沃时.....

.....你没去过吧？我记得27号.....

叶戈尔：对。

.....人很多.....

叶戈尔：对，确实是列福尔托沃的徽章。

.....是列福尔托沃的？

叶戈尔：对。

.....你没去过？很多人去了。

叶戈尔：在列福尔托沃？

.....对。

叶戈尔：怎么说呢.....

.....我没去。

叶戈尔：啊？没去。

.....我是说.....见面.....没？

叶戈尔：没，我根本不在莫斯科。

.....嗯。

(“2×2”记者回来，继续聊。)

“2×2”：叶戈尔，还行吗？还能继续？

叶戈尔：能。

“2×2”：我留个电话吧？如果你想办家庭演唱会——没问题，打电话.....

叶戈尔：问题是最近的家庭演唱会结局很惨。

“2×2”：怎么说？

叶戈尔：大概1990年，在列宁格勒，在菲拉列托夫家——那是声学演出的圣地，列维亚金他们都去过。来了三百人，把公寓砸得稀巴烂。那公寓很精致，墙上有彩窗。非常知识分子、非常漂亮的公寓。全砸烂了，全搬走，后来警察来了……从那以后我就决定……现在观众很杂……很大反差。

“2×2”：大圈子。

叶戈尔：对。光头来了就什么都可能……1993年12月那次活动……

……？

叶戈尔：对，我拿着扩音器喊……回应的是碎玻璃、催泪瓦斯，警察用自动步枪开枪，就这样。

“2×2”：想回到1981年。甚至更早，1979年？

叶戈尔：想。

“2×2”：想，对吧？虽然那时艰难，但想，因为……

叶戈尔：至少我想的原因是，我不会再做当时那些事。我们一生做了很多鲁莽的事。写了些现在让我们很痛的蠢歌。

“2×2”：明白，叶戈尔，我当然想问个挑衅问题。别觉得我在套你——我很尊敬你、很喜欢你。但说说，你们唱的歌——比如《苏莱曼·斯塔利斯基》那张盘……有吗？

叶戈尔：有。

“2×2”：这不算剽窃吗？那些歌好像别人写过，你们唱了？

叶戈尔：不，那是苏莱曼·斯塔利斯基的诗。歌词是他的。

“2×2”：对，歌词。

叶戈尔：音乐是我们一天写完的。有时在詹姆斯·拉斯特或保罗·莫里亚的伴奏上叠加。几乎是即兴专辑，四小时从头到尾写完录完，当晚就混音。

“2×2”：我觉得那是天才作品。那时候做这个很艰难。

叶戈尔：我们早期的“共产主义”系列是实验性的。纯粹形式探索。我们在开拓纯形式的地平线……现在大概结束采访吧。

“2×2”：对，结束。非常感谢。公民……公民防卫太棒了……祝贺你。

叶戈尔：除了莫斯科还有别的计划吗？

叶戈尔：我们通常一年演两次。两次巡演——虽然我不喜欢这个词。我们去任何邀请我们的地方。

……在《节目A》里我记得……

叶戈尔：对，任何地方。这次我们在沃罗涅日、诺里尔斯克……

“2×2”：你去过诺里尔斯克？

叶戈尔：对……诺里尔斯克……很好……春天大概下一轮。下一系列演唱会……我们乐意在任何地方演，包括莫斯科。

“2×2”：谢谢，太棒了，非常感谢，再见。

1995-01-29.txt

(场景：列托夫坐在“万花筒”工作室，和导演亚历山大·若霍夫一起看11月26日的演唱会录像。背景音乐是《新37年》。突然一个监视器切换到《面具秀》，大家笑起来。列托夫说：“做个这样的MV吧。”接着看《一切按计划进行》，边看边聊。偶尔有其他工作室员工插话。)

就是那个中场休息的时候，我在弹 acoustic 唱歌，杰夫那个吉他手喝多了.....不知道在哪儿灌的酒，出来后吉他都没插电，就开始乱弹一通胡说八道的东西。后半场演唱会完全就走调了。他喝得太快了。我一看，心想他怎么这样？后来才发现他醉了。蹦啊跳啊，玩得可开心了。第一首歌好像根本没踩效果器，就那么.....

对，他弹的完全是另一码事.....

对，开始弹别的东西了。

我觉得这也不比他们在《A节目》里播的差啊。

他们在莫斯科拍得还是好一点。因为他们用了吊臂.....

哈哈.....(大家笑)我们这儿全靠良心和一只翅膀硬撑。

他们剪辑的时候我们就在旁边看着。我们就坐那儿.....

(另一个员工问了句什么，但听不清。)

啊？这个演唱会？.....完全就是.....

那又怎样？才放了十分钟，还不知道放的啥。

是啊。

.....

.....全都要不回来了。

哦，也就是说正好是那种情况，他们客客气气地把你请出去了，是吧？

对.....不，他们没.....

他们就把素材捂死了，就这样。

不，其实是他们故意这么干的。为了不让节目被砍、不被关门，他们就装作把我们轰走的样子.....其实呢，当那些演唱会片段在播的时候，他们坐在那儿说：“哎呀，好，好，一切正常”什么的。结果呢，本来他们应该.....我们把 Betacam 带子给他们，让他们给我们做拷贝。后来他们怕我们拿去商用，他们自己捞不着好处。我们就提议签个联合商业使用的合同什么的。他们又说：“以后再说，以后再说。”估计是价钱啊什么的没谈拢，就这么死搁那儿了，什么事儿都不干。现在这些东西在哪儿都不知道.....

那段在法国拍的呢——那也是业余拍的？

不，那完全是专业的。

纯专业级的，对吧？

但在哪儿我完全不知道。

东西就是这样，从手里溜走。做完就没了。

就这么消失了，掉进哪个黑洞里了。

.....

.....一年365天。你觉得.....还没烦吧？

没，现在大家都散了，我们终于能坐下来录音了。或者至少先排练新专辑的新歌。他们得来鄂木斯克开始干。

哦，也就是说已经定了？

星期一就开始.....

进棚工作是吧？

对。

不过还是棚里.....

但我现在想想，你说得对。如果你们这儿真有棚，我们确实可以来你们这儿录.....不过要进棚录，先得排练好啊。

不，你懂的，棚是棚，但你们得先把活儿练熟——哪怕就在舞台上录也行，明白吗？你们过来，不用叫观众，把设备架好，麦克风摆好，调好电平，直接开干。

嗯.....

反正质量肯定比“奥林匹克”那些好，明白吧。

明白是明白，不过.....

在“联盟”那些.....

我为什么不在棚里录呢——因为时间有限.....尤其要是还得付钱什么的，录不出好东西。不是说音质，而是那种能量啊、艺术性啊。会特别紧张，憋得慌。

这个我不知道。我是说，关于拍MV——我们拉玛那儿有特别棒的地方。不是大家常去的那种，懂吗？那儿有河漫滩——都不用上湖，就有河漫滩，沙子比当年著名的里加海滩还干净。纯净的沙子，水清得任何深度都能看得见底。超级美的湖。而且好在.....

.....

那儿已经开始是森林苔原了。

哪儿？

拉玛那儿。山啊什么都有，夏天简直绝了。那儿的自然本身就超级丰富。尤其是夏天，我们城周围全是那种.....扭曲的树，被烧焦的。因为那些气体啊什么的。看起来很吓人。但我们

习惯了，眼睛都麻木了。可对别人来说，这会像拍车臣、阿富汗战争的镜头一样震撼。虽然那边大家也习惯了，但这儿……人家会问你：你在哪儿找到这种地方？你又炸哪儿了？是不是你们那些朋克又一群跑过去把一切都烧光、毁光了。嗯，对，但那种苔原给人的感觉就是一群朋克坐那儿，每人抽一口大麻，然后走了，森林就枯了。大概就这样。当然，后来……不知道，反正从所有聊天听下来，我们这儿的朋克好像还挺文明的。

他们挺安静的。

安静。冻住了似的。

有文化的人。

有文化……你看，他大概一年363天都打着领带穿西装什么的，然后突然一下——放纵啊，啊啊啊，穿上牛仔、别上别针，啊啊啊，来了，嗨了，然后又回去穿西装打领带。城市就是这么平稳。这里没有像莫斯科、克拉斯诺亚尔斯克那种明显的划分。大城市里……比如克拉斯诺亚尔斯克，一岸是明确的中产——跟我们诺里尔斯克一样，都是工人、生意人、中间层的小贩、摊主什么的。另一岸更“文明”，有超级有钱的，也有超级穷的——流浪汉什么的……

阶层分化……

对，而且对比超级强烈，很恐怖。我们这儿没有。所以……

我昨天才知道你们这儿也有流浪汉。电视上播的。我惊了。

是啊……

这儿怎么能当流浪汉啊？完全搞不懂。

有，二十来个……

他们住哪儿？

为了电视拍的，把他们逮住了。或者干脆找人化妆，我们这儿剧院的人多得很。就为了揭露社会问题。城市小，懂吗，得制造点轰动，得生事儿。他们想方设法。

再说这儿靠啥活啊？莫斯科还好说——火车站要饭。这儿呢？街上伸着手没人理。

不是，他们这些所谓流浪汉，几乎每个人都有房子。只是酗酒的，懂吗。以前的文化人——大多是这种。劳动知识分子为主。

（这时候监视器上放《俄罗斯实验场》。）

……这叫什么？不是快放，是隔帧拍还是怎么的？

像听诊器那种……不，这儿主要是跟着歌词走的。你唱什么，哪些……我试着搞了搞。但这是我第一次。

你前面那个戴眼镜的——是男的还是女的？

那个？

不，她是坐在谁肩膀上，懂吗……很壮的肩膀。

很壮的肩膀。啥？

你看，他们坐别人身上，骑着呢。

一整场。

整场演唱会，懂吗。

因为她在自己演唱会上……

像个脚踏车马。

她老带着铃铛。一下，一个镜头，铃铛……

啊，不……

铃铛？

啊？

铃铛？

对。那女孩有这么个。……

不，那女孩根本不是朋克风格，她就是那种摇滚范儿，懂吗，就那么走。她就是司机。开乌A3还是什么……你知道的，那种“面包车”什么的，以前救护车改的。镜头现在好起来了。

可惜第一段没声音，当然。

是啊，可惜。但另一方面，你第一个演唱会正好撞上那次事故——电压啊什么的都出问题。我们就倒霉了，录音机彻底飞了……

……踩着什么……

主摄像机也飞了，拍的只剩我那些补镜头，什么都没了。没声音，什么都没有。

你们是忘了按录像键还是怎么回事？怎么搞成这样的？

对，因为我只带了一个摄像师。不得不放两个年轻小年轻——他们在那情况下一慌。就是摄像机开了，对，继续录……

声音呢……

声音没了。就是……有画面，有，但总不能从CD上配音吧，反正对不上。不会有正常同步，什么都对不上。

……

……都编号了。

会编号的，01、02什么的。你的任务就是拿笔写：“叶戈尔 01，叶戈尔 02，叶戈尔 03”，就这样，懂吗。总共十盒磁带……就十盒，懂吗。带你亲笔签名，你自己编号的。全世界就这十盒，再没有了。

明白了。

就十盒这样的。就是算准了，你的粉丝通常三四十人一伙儿。哪怕我们城里，按小区分的。通常三四十人。他们凑钱，一人出一百，买一盒。就这样。然后下次巡演又有十盒，另一个演唱会、另一个素材、另一个信息。到时候你的独唱专辑.....

这是像视频独唱专辑，对吧？

顺便说，到二月底就做好了。

嗯。这是啥？（指着准备给叶戈尔签名的那些磁带）

.....我再录个独唱的。

哦，你还要再带过来？哦，也就是这儿会有整整三小时的叶戈尔。全在这儿。26号那场我们剪出来一小时二十，你的独唱一小时十。

那签名怎么签啊？

1995-03-19.txt

1995年3月19日，叶戈尔·列托夫在诺沃切尔卡斯克演唱会后后台。

（场景：演唱会结束后，叶戈尔·列托夫坐在后台房间里，周围围着一群人问他问题。）

你这是第一次来我们城吧？

对。

喜欢吗？

挺好，就是大厅里太亮了。

.....

虽然是白天.....

.....

大概五月份会在克拉斯诺达尔和其他地方有几场演唱会。我们很乐意来。

也就是说，演唱会还在继续？

对，继续.....我们在工作。我们会有.....

非常感谢你们带来的节日。

哎呀，别客气。我们现在要回去录音，有两张专辑。

.....

一张叫《祖国》，另一张叫《新的一天》。

也就是说，素材.....

素材.....

会出黑胶还是CD？

同时出.....

.....

（叶戈尔·列托夫在门口和一个士兵聊天，听不见说什么。然后他走进门，走在走廊里，被记者拦住。）

叶戈尔，对不起，37频道。就两句话。请给你们的粉丝说点祝愿。

给粉丝的祝愿？

对。

哎呀.....别失去希望和良心。我们一起努力就会胜利。你们.....

会有新的一天。

会有新的一天，对。但你们别失去希望和良心。

（他继续往前走，走进一个宽敞的后台房间，在那儿给粉丝签名，在他被铁丝网围住的照片复印件上签名。同时继续聊天。）

给罗斯托夫第一个杂志第一期的……

好，我现在……

……

你和利莫诺夫有联系吗？

对……我有……

哦，这我们现在聊聊。

对，我们有，所有……最后一个是真的……最后一个第六期。

……第八期。我带了第八期。

哦，太好了。对了，我自己亲自把《元素》带到诺沃切尔卡斯克来了……

嗯。

总之，就在这儿放着。

他们现在第六期好像还没出……

……

日里诺夫斯基把一切都砸钱了……

嗯，就是……第六期在罗斯托夫就两期……第二第三……

……他们把印数给了……

问题是，他们寄给我们两百本，说让我们分发。我们开始分发……

……

（叶戈尔继续在海报和照片复印件上签名。听到他断断续续的话：“我们从1985年开始玩……”、“从1987年开始……”）

……

（叶戈尔签完名，站在同一个房间里，周围各种人开始问他问题，开始即兴采访。其中包括丹尼斯·特列季亚科夫。）

趁这个机会，请详细讲讲你的党。

民族布尔什维克党。

利莫诺夫的？

对。但我是最高委员会成员。我的党证是4号。

和安皮洛夫呢？

和安皮洛夫关系很好，但我认为他在车臣战争问题上立场完全错了，他现在彻底输了。嗯，其实几乎所有共产主义者都这样。

你对车臣的立场是什么？

当然支持战争。这是唯一的办法。

但人民还是在死啊。

那又怎样？有些事更复杂。现在发生的事，如果.....现在正在发生的是在我们国土上推行南斯拉夫模式。也就是说，如果我们现在就这么放任，首先会有更多血——血海，会死巨大数量的人.....现在所有这些印古什和其他小共和国都声明，如果杜达耶夫赢了，他们就独立。我们现在绝对不能输。

西方都在喊车臣平民在死，但为什么没人说那儿俄罗斯人在死，俄罗斯士兵在死。

那儿俄罗斯人已经被屠杀了.....

所以我说.....

杀了三年了。

大家都喊侵犯车臣人的人权。但俄罗斯人在死，为什么没人说。

这很明显。

所以我说。

媒体在谁手里？

如果你是俄罗斯总统，你会对车臣做什么？

首先，我不会派士兵去。我可能会像日里诺夫斯基那样，直接轰炸。进行非常猛烈的轰炸，几天就好.....就像美国人和英国人对德累斯顿那样。就这样。因为，嗯，什么呢？俄罗斯人三年来能走的都走了。留下来的，要么就是支持那儿发生的.....那儿就是无法无天，监狱里的那种无法无天。我们和库兹马在莫斯科看过车臣的纪录片。那是我们军队入侵前拍的。他们把尸体挂在路灯上——剥皮的、无头的、缺肢的、剥了皮的，挂在钩子上，每个路灯上都有。活人也挂。这是啥？不，他们把活人挂在城里到处都是。有人说过——可能是俾斯麦还是谁——一个民族如果支持政府做的事，如果他住在那个城市，那就是被动或主动支持。如果他住在发生这种无法无天的城市里，他就站在敌人一边。该得的。所以就该把那儿夷为平地。就这样。我们的人民太人道了.....我们总是因为俄罗斯式的人道主义吃亏。我们决定用最人道的方式打仗。就是.....

杀自己人。

对，杀自己人。我们派军队进去.....死了多少我们的人？就是因为解放那些地区什么的。他们白天吃我们的面包，领我们的救济，晚上还朝我们开枪。

你是基督徒吗？

啊？

基督徒？

对，我认为是。但不是教会的基督徒。

为什么？

因为我们整个教会都是垃圾。

你承认什么集体性吗？

完全不承认。所有集体性都不承认。所有教会都是魔鬼的。

当然是撒旦主义。

也就是说，真正的教会……

你怎么看待……？

完全不理。甚至不评论。就像对“白兄弟”一样。

也就是说，要相信灵魂？

啊？

灵魂。

有理念和意识形态。一切带……整个教会已经是教条、教条主义。一切带教条性质的都是致命的、危险的。任何教条都可怕。真正起作用的只有革命。所以所有真正出现、活生生的运动都是反教条的。就像我们1917年的革命。

能问个问题吗——你怎么看巴尔卡绍夫？

嗯，关系好。

居然这样。

对。现在情况很奇怪，因为……我们认识的时候，试图联合极左和极右力量，这其实在1994年6月10日在莫斯科实现了。我认为……整个西方这些年最怕的就是真的出现红棕色阵线。极右和极左。可惜没成功。一方面，安皮洛夫……他在所有采访里说……私下跟你聊的时候，他说他是俄罗斯民族主义者什么的。但公开在报纸上他不敢说。他怕。

有人说这很典型，在罗斯托夫也一样——你就是个激进分子。你知道很多右派……

那又怎样？这难道好吗？胜利的永远只有激进分子。

也就是说，你原则上不在乎人是左激进还是右激进？

不，激进这个概念……有激进的人，有中间派，就这样。任何中间派都没大区别——是久加诺夫派还是别的，还是巴布林什么的，没区别。实际上，推动历史前进的只有激进分子，只有极端分子。和巴尔卡绍夫现在情况不明，因为他好像放弃了……本来要签那个历史文件——革命反对派声明——他同意了。杜金去过他那儿，他都同意了，但不知为什么没来签字，而是派了副手和新闻秘书。现在他在《莫斯科共青团员报》采访里说自己完全没关系。因

为这个，我甚至不敢评论。

韦坚科呢？

啊？

韦坚科？

韦坚科我不认识。反正是个挑拨者。至少……

为什么？

至少那个电视节目，完全对我们不利。

当然。

完全清楚。之后就发生了利斯特耶夫被杀，我感觉就像基洛夫被杀一样。明显会赖到我们头上，关掉我们所有刊物，把我们全封杀。

巴尔卡绍夫没被封。

其实，现在说真的，我们唯一的现实清醒出路，就是真的所有力量联合。有无数小党，像教派一样。俄罗斯民族统一党自己绝对赢不了。

……

也许吧。

……

啊？

他现在支持率很高，日里诺夫斯基最近也在诺沃切尔卡斯克开了他的分部……

嗯，日里诺夫斯基，看来会是未来的总统。

对，对。你对他这个人怎么看？

嗯，不知道，我没和他本人见过，虽然有几次机会。他邀请过我，我想现在在莫斯科会见他聊聊。我觉得，在目前情况下，如果他当总统，对国家整体是积极的。当然。因为……不是我理想中该上台的人……

反正不是共产主义者。

不，就是……直说吧，这是法西斯，但右翼法西斯，通过资本主义走的。就是……应该……如果民族主义，就该带共产主义性质。民族共产主义、民族社会主义。

为什么？

因为这符合我们民族，而且我认为这是完全正确的理念。就是在地上建立上帝的王国。

君主主义者呢？

对君主主义者我极度……甚至带点幽默。我甚至不骂他们，因为现在20世纪谈什么沙皇，太可笑了。

不，但……君主主义者……就算不是“专制、正教、民族性”，但还是……强有力的中央。你觉得可以用总统代替沙皇，是吧？

有什么区别？不，我们俄罗斯需要明确的结构，相当严厉的，因为我们民族首先有自由的语言，因为我们的语言是艺术品。全世界都承认了。因为我们的言语就是艺术品。人在思想和言语领域完全自由。完全自由。德国人、英国人没有这种自由，他们的语言、思维结构太严谨。对俄罗斯人，我们是世界上独一无二的民族，用艺术方式思维。我们的言语天生幽默，幽默是主要标准之一……

像扎里科夫……

嗯，扎里科夫就是扎里科夫，随他去。

对。

所以，为了支持我们民族的某种……不让我们的自由变成无政府，需要某种明确的、严厉的警察国家体系。这是必须的，否则就像改革时期证明的——给外部社会自由，立刻自然瓦解。不能再这样。在这个意义上……

像美国那样。

我认为最理想的，大概是斯大林时期那种。

……好吧。最后一个问题，有人让我问，你最喜欢的作者、作家是谁？

陀思妥耶夫斯基。

陀思妥耶夫斯基。哪本小说？

《卡拉马佐夫兄弟》。

《群魔》呢？

《群魔》也很好，但《群魔》他有点没懂。他写的是涅恰耶夫，而我很尊敬涅恰耶夫。陀思妥耶夫斯基是天才作家，因为他是复调的。他在文学史上第一次引入复调，就是大量人物，每人有自己的真理，每人都有道理。从大量真理中生长出统一的共同真理。但当他开始强加自己的个人路线时，就歪了——就像在《群魔》、《少年》里。立刻开始输。在《群魔》里，他想谴责，立刻明显他是在强拉硬拽。有些事根本不是那样。

在《卡拉马佐夫兄弟》里你更喜欢谁——阿辽沙还是……？

伊万。

伊万？毫无疑问？

对。

谢谢。

没事。

— 谢谢采访。

– 非常感谢。

–严肃材料.....给我们.....我们想出杂志第一期.....音乐的。纯朋克杂志，完全像我们看到的粉丝通讯.....

.....

.....建立某种秩序。就是，恢复秩序。.....

对，但他对革命的态度在变。

.....

.....如果说具体的人——那就.....

.....

啊？

.....

什么？无政府就是各顾各。.....怎么说，我不知道.....肯定个人主义。这是每个人的自由肯定.....

.....

而革命者是.....

.....他们不革命就建立了铁的秩序.....

他们就是奔这个去的。这就是他们来的原因，为什么人民支持他们。因为需要恢复秩序。现在为什么所有民族爱国运动兴起——因为人民需要有人恢复秩序。我上次在乌克兰.....

.....

.....我们现在在退化，死亡率比出生率高不知道多少倍。就是，不能再说.....根本.....

（翻译结束。这段采访反映了1995年叶戈尔·列托夫强烈的政治激进观点，包括对车臣战争、民族布尔什维克党、宗教等的看法，与他当时参与的“俄罗斯突破”等活动一致。）

1995-05-20.txt

(场景：新闻发布会，叶戈尔·列托夫在伊尔库茨克演唱会后。)

很好。非常好。我觉得这场演唱会很棒。

你喜欢观众吗？

我特别喜欢在西伯利亚演出……我不喜欢在中心城市演出。

那在诺里尔斯克呢？

诺里尔斯克超级棒！简直太好了。

顺便问问，“公民防御”现在怎么样？她在哪儿？

她还存在，我们现在在录音。我刚飞过来……

就是“公民防御”？

对，“公民防御”。我们现在在录三张专辑。一张是苏联歌曲合集，两张是我们自己的。一张几乎录完了——《新的一天》。还有一张《祖国》，再加一张。总之今年大概会有六张我们的专辑。还有一张“共产主义”的，还有一张我们新组合的，叫“基督在乞丐席”……

是合作吗？

对。还有一张老歌重录的——带风琴什么的，像《百年孤独》那种风格。我们打算做成很搞笑的。

这些演唱会你们准备了很久吗？

哪些？

你今年要推出的那些？

写得很快，但问题是我们用苏联设备，在家用两个“奥林匹克”录……

用苏联设备是原则问题吗？

当然，一部分是原则。我们是车库乐队，首先没钱。

什么叫车库？

就是车库摇滚、车库朋克风格。我们是车库乐队，自制一切。所有专辑，包括《百年孤独》，都是在家用两个“奥林匹克”叠加录的。我们现在也这样录。

抱歉，你不觉得一年出这么多专辑太多了吗？是不是在批量生产？

我们三年没干活。一年全在巡演。歌很多，但要录音得所有人聚齐，把其他事全停掉。

你们现在在哪个城市？

鄂木斯克。我们等了半年多声道机。本来想从BSA公司搞点钱——那些盗版黑胶、CD，我们完全没关系。本想买设备、多声道机快速录，因为多声道比四轨叠加快多了。什么都没等

到，就决定现在这样录。现在我的歌大概二十首，得录四十首左右。还有一张全苏联歌的专辑，再加几张变体。

你和日里诺夫斯基的友谊还在继续吗？

我和他没任何友谊，从没见过面。

真的？

他几次约我见面，都没成。

也就是说这是炒作出来的故事？

完全是神话。关于我们有很多可怕的神话。

也就是说你不支持他的观点？

日里诺夫斯基的？

对。

如果他现在上台，肯定比叶利钦好。但问题是，他上台后会不会做他现在说的那些。我很怀疑。他说的都对，大体上。但他会不会做？我觉得很可能又一个叶利钦，周围一堆新俄罗斯人。而且他可能会像皮诺切特一样坐十年牢。我们就得.....

是真的吗？你主张恢复苏联？

当然，现在也主张。

这.....有点奇怪的问题.....

我是苏联人，生在苏联。我不知道什么是俄罗斯。

但你一直反对极权主义，而苏联体制就是极权的。那你是要恢复极权再摧毁它？

我们不是反对苏联政权。我们反对当时那种表现。它和共产主义没关系，我再说一遍。勃列日涅夫体制和共产主义没关系。那是国家资本主义。那帮黑手党。现在掌权的还是那帮人。就这样。

不，这是政治，但你宣传.....

我只评论一句：我们开始时一切都很耸人听闻。现在也这样。我觉得这很正确。因为真正有价值的东西都不合框框。我们开始时斗争方式就是撞击式的——脏话什么的，一切不合系统的。极端反苏，反对当时的体制。后来.....我现在在为我的愚蠢付出代价。其实我们不反对，比如契文古尔式的共产主义、普拉托诺夫式的——1917年革命创造的。那是我们的人，如果现在重来，我们会站在最前面。

你还会和“公民防御”一起来伊尔库茨克吗？

很乐意。有邀请就来。我们现在全员在我家。如果有邀请，夏天就能来。

现在为什么不带乐队？

有邀请是acoustic，我就acoustic来了。如果要电的，我就带电的。就这样。

有个问题。我读过你采访。你自称耶稣什么的，是神话吗？

不，我没自称。我觉得……可能是误解我的话。我认为整个人类历史是某些力量的战争。我们都不是完整的人格，至少不是主要部分。我们人格的部分是最烂的，我们作为人很糟糕、沉重、不友好、难沟通——像我们吉他手说的。我认为我们都是某种价值体系的传导者。不谦虚地说，我们的价值体系里有基督、陀思妥耶夫斯基、利莫诺夫等等。这是大散文，别搞成教会那种 pompous。因为人类历史是激情力量——无政府主义者、革命者——和顺从者的战争。所以所有过去的革命者是我们某种体现、传导者。我很理解他们。他们活着也会理解我。

你自己选的暖场乐队“马克斯医生”？你对伊尔库茨克年轻乐队和他们的水平了解多少？

一无所知。我不反对别人在我们前演出。就这样。

不是，你选的吗？

不，完全没选。他们打电话说有乐队想暖场，我就说好。

请问你对毒品的态度，以及它对创作的影响？

我对毒品态度好。我不觉得这是……（笑）有两种成瘾：被动和主动。被动的是瘾君子，从空虚、无聊开始，通常上钩到死。第二种……

被动？

被动，对。主动的是需要强烈情绪的，像福尔摩斯。没案子就吸海洛因什么的，因为得找事做。

你把自己归为主动型？

对，我不能……也可以叫“登山者”。我爬山，或者雇佣兵那种。需要强烈情绪的人。通常他们不会成瘾，而是使用……

……

对。对我来说，毒品是某种……方法。甚至不是方法……

创作的？

手段，对。达到某种创作状态的手段。

很多歌是在毒品下写的？

很多。主要诗。我觉得自己更像是诗人，而不是……

比如？

……歌曲作者。写歌不难，但歌有节奏，得依赖格律、体系、扬抑格什么的。我出了本诗集，我觉得这是我这辈子最好的。现在大概会有第二本——我写了很多。我更像是诗人，而不是音乐家。

在鄂木斯克出的？

不，在莫斯科出的。

你不怕太依赖毒品吗？

不，我没依赖。这是手段。像吃的什么的。可以吃，可以不吃。

众多粉丝没给你造成伤害吗？演唱会上那种明显的……

各有不同。伤害？不知道……

身体伤害。

有过，有场演唱会……

打电话到家……

有过，但我觉得正常，一切好。

你怎么看待……

很累。名声原来这么累。我们开始时以为不是这样。其实很重。整天电话，很多人没什么话说，不知道怎么称呼、要什么。就电话铃不停……

你怎么看在“混混”中很受欢迎？

不知道，我不分混混不混混。对我来说，有直接行动的人和不直接行动的人。

不，你采访常说“有耳的就听”——常重复的一句。今天演唱会我感觉，他们不是来听、来理解，而是来嗨、来high……

各有不同。他们不去听阿廖娜·阿皮纳或“DDT”。来听我们，就说明懂点什么。也许不是理性懂，而是能量。我觉得我们做的是无意识层面的。

但你说这辈子最好的事是诗。

对，诗也不是理性。我不玩智力游戏。我不搞艺术。艺术对我什么都不是，就是些方块。

你刚说你是文字人多过音乐人。

那我更像是宗教活动家。对我来说……

宗教？

对。我们做的是创造新宗教、新文明。我们活着大概看不到，但这是扔石头，激起涟漪。

《多马福音》是什么？

诺斯替教的书。科普特人写的。

这是你新宗教的前身？

不。我没有前身。我认为……我们可以这样说。我们在捍卫人类全程的一种宗教——自由和真理的宗教。

又来了……

不是教条……和基督教没关系。我继续说。这是革命宗教。人类历史是熵、死亡力量和革命、创造、生命力量的碰撞。我们现在是1917年革命后的历史转折。现在我们在谷底、零点，从1917年高点回落的极限。全部分解——意识形态、道德，一切。全是粪坑、死亡。到尽头就开始反转，不是循环，而是螺旋。我们在创造新螺旋、新意识形态。因为胜利的是意识形态。共产主义者……

你觉得它会取代基督教？

教会基督教早就结束了。不然不会有1917年革命。取代陈旧的旧约，出现了新活宗教——人成为地上之神、人成为主人、对生命负责。

和尼采有关？

我觉得没关系。尼采是弱者。权力不是给神的奴隶，而是给战士、劳动者。懂吗？接下来大概会这样——他输了，因为意识形态有弱点，三十年后全完了。激情者全战死，剩下……

粗说吧。

（笑）不想粗说。懂谁就行。结果老百姓……长期没战争，人民没战争就不是人民，成粥了。没战争三十年，勃列日涅夫体制就开始完全分解，花朵盛开。

也就是说战争是某种救赎？

战争是我认为的唯一世界状态。战争对我是个形而上概念，很广。人做的一切……

你要亲自去打仗吗？

我一生都在战争中。因为任何成就、任何新价值肯定——都是战争。克服惰性、惯性，就是战争。

三十年没战争是不是错了？

民族间战争，因为有民族骄傲、民族、领土。世界上活的东西都是战争。死的东西是和平、熵、分解。

那战争没停过。因为一直……

不，人民有停顿。1945年后没战争。我认为最大祸害是阿富汗战争长期被压抑、没好好报道。结果那代人有情结，觉得自己是坏蛋、战争是垃圾、被遗忘。应该……

车臣呢？

车臣战争现在报道正确。但不是媒体，是我们。这是正确战争，为国家完整。如果现在放车臣，我们就碎成鄂木斯克州、伊尔库茨克州。南斯拉夫变体——血腥恐怖！南斯拉夫就在眼前。我提前说民族主义问题。有两种民族主义：血统的——巴尔卡绍夫式的、愚蠢的纳粹。领土的——帝国原则。我认为我国家领土上所有民族都是我的人民，我要保护。边界是我的土地、我生活的地方。现在发生的是西方、美国、巴比伦意识形态入侵，国家明确肢解。苏联已碎，接下来俄罗斯。如果放车臣或其他，就是血浴。地方小块互斗。有蓝盔、联合国什么的。当然支持车臣战争，这是唯一办法。民主党希望我们输，我们赢了。现在大概开始统一过程。

有传闻你有自己的党。真假？

有。民族布尔什维克党。利莫诺夫的党。

很多人吗？

不知道，几千人。都是边缘人、国家疯子。野人。

主要是粉丝？

不。我觉得我们党最不合框框。团结所有系统外的人。今天大厅那些。拒绝按这生活、系统规则活的人。会越来越多。我一开始想叫“红色笑声党”——安德烈耶夫有篇好故事。如果聚一堆，我们真能搞事。

但那就不是系统外，而是另一系统。

问题是，革命者通常革命后被消灭。革命不是为掌权，而是……

变革？

清场，让新活的东西出现。他们通常战死，或被上台的阶级枪毙。那阶级得官僚、系统化，维持秩序。像斯大林枪毙所有革命者。

你不会遭革命者下场？

会，当然。枪毙。

你搞革命是为过程，不是结果？

为过程。当然。共产主义输因为共产主义理念是终点的。我小时候共产主义神话——一切免费、不用工作、到处多得要命。所以输了。像普拉托诺夫《契文古尔》。为什么输？想达到终点。现在实现——共产主义就来了。共产主义是什么？越来越好，是过程。我们搞过程，结果不感兴趣。

在你个人革命中，朋克是武器？

很多武器……艺术也是。需要就战争、需要就自动步枪。我们准备打仗。我在白宫事件时在那儿。

你总说暴动。这暴动是绝对否定社会，还是否定你现在这个社会？

现在统治的这个系统。如果说总体系统——那就进入很广的哲学概括。得聊40–50分钟。

不，还是该有无政府、无政府主义想法留着？

该有革命。砸碎既定系统，像砸蛋壳。

革命后呢？

革命后……怎么说。我个人不支持，但清醒想，革命后该恢复某种秩序。就像爬上新台阶，得住进去。得有秩序。列宁后该有斯大林，恢复秩序、在地上建天堂。然后系统通常……任何系统都有缺陷。该有下一次革命，再下一次。这是前进道路。

叶戈尔，“民族”是俄罗斯人，还是其他民族……？

我认为所有生活在地球上的人.....我的民族主义是领土性的。因为人文化、艺术全由他生活的景观决定。对我那是白桦.....

.....

不，为什么不行，比如非洲。我们把《跳跳》献给喀麦隆足球运动员。那是象征，他们干的大事。我认为我们做的是捍卫活的、真民族权利。反对美国对民族的抹平、变成不明一团。因为每个民族有自己文化、艺术、精神。只有在自己领土上才有精神。欧洲统一、美国出现.....那不是民族，没民族。是移民渣滓堆一起赚钱。就这样。

除了政治，还有爱、家庭。在你生活中.....

怎么说，是细节，当然不是主要。我们在战争中，这些是暂时的。

也就是说在你生活中是次要的？

大体上是。战场上哪有家庭？

战斗的。

(笑)

前线的。

嗯。我们在打仗——暂时一起，但.....首先，我们很多人死，不断埋我们圈里人。所以我对这些事哲学、很散文。

比政治更暂时？

不，这是私人的，不是主要。有更重要、更强的东西值得说。这些是.....舒适、快乐、私人领域。人不是为幸福生的。有更强、更重要的事。

人该受苦吗？

人该做事。做某种行动。就是行动。不然他.....

你觉得有理想社会制度吗？

没有理想的。

.....

我认为有行动。这是革命、全面战争的过程。它一直有，一直会有。一想象理想社会——就是陷阱。一开始实现——就完了。陷阱。所以别想。我们输了——共产主义者——因为想出理想社会，搞成神话、宗教。马克思《资本论》代替圣经、列宁。就完了。出现同样西方系统，按同样原则进步、退步。现在谁掌权？

你提到你宗教的等级。利莫诺夫、基督、列托夫。等级怎么排？

没等级。平等。为什么。我认为我们兄弟.....等级是严肃的事，我们很开心。我认为幽默可能是生命最主要品质。一直伴随我们。我们很幽默。所以我读利莫诺夫第一本《小埃迪奇卡》——马上知道是自己人。或者读亨利·米勒什么的。自己人。或者陀思妥耶夫斯基。

个人认识重要吗？

重要，但通常……

和亨利·米勒没法聊……

他死了吗？我觉得还活着。也许能聊。

他不会俄语。

对。个人通常不改变什么。我经验——通过创作认识的，见面后如果喜欢创作，从没不愉快。

问题……

啊？和利莫诺夫关系超级好。极好。

感觉利莫诺夫这个人比他创作更……

某种意义上对。利莫诺夫不止作家。他超级有才的组织者。现在在莫斯科搞地下室、买墙纸、电话。全做得理想、美、开心。超级活泼。

演唱会、采访感觉你比被问的更多？

再说一遍，我……

演唱会、采访感觉你超过你的创作？……

当然超过。如果完全体现——我就完全实现了。但我不能。我做的一切都不喜欢。全是半成品、不够我想做的。每次有两天幻觉——“哦！”狂喜——做到了，正中靶心、完全体现。然后回落。新回落。就这样。我一次都没做到我想的。唯一最长狂喜是《百年孤独》。大概唯一完全按我想做的专辑。但后来我又活了些，又变了，现在从旁看——不满意、不该这样。下张专辑会完全不同。

……

我不觉得他们是……我不觉得他们外人。我开头说过：像我们这样做的——全是一体。我某采访——不知《反文化》还是哪儿——说只有一个作者。像博尔赫斯——一对作者、三作者。我们都一样写，甚至形象一样。我最近发现不知名诗人、OBERIU或未来主义者，形象和我一样。这是某种观点、价值体系。进入的人按这游戏规则玩。一定数量形象、词组等等。艺术体现物质很窄。因为靠词、音乐、音符什么的。很窄，像字母表不是三十多而是五。试试用它们干啥。就重排、重排。材料有限。但能传点东西。所以我觉得我们做的不是艺术，是向量、箭头——指向那儿、那儿。每首歌都指向那儿。

全指向那儿，还是向量变？

向量全指向那儿。人类历史全程指向那儿。

你过去和现在怎么看扬卡·佳吉列娃的创作？

好。

又来了……

我们一生有很多争吵，因为我要求一切更好、更更好、更激进、更激进。所以我们常吵。我现在也觉得该更激进。永远推到极限。扬卡很善良。很人性、很善良。所以对她做我们的事很可怕、很重。像打仗。我最近在皮亚季戈尔斯克演出，一半大厅是车臣战争的。二十岁小伙、警察，干掉二十狙击手——我们的狙击手。年轻，但做了这么多，我觉得……不是羡慕，是羞愧……这是战争。我们做的一切是战争、残酷，得完全清醒对待。

十年乐队存在，“公民防御”理念变了，从第一张专辑，这青年变更坏还是更好？

不知道……

无妥协的列托夫在这段时间妥协过吗？

有些小妥协。有。但大体没有。当然妥协有：我觉得我一生最大罪是没在白宫烧死。因为有机会留下。清楚会怎样。我们和库兹马在白宫，得飞鄂木斯克。有急事。可以扔下一切留下。我觉得……我们飞鄂木斯克，然后一切爆发。我到现在最深耻辱——该在那儿坚守。天知道。如果我们在，也许不一样。我在这方面很……

关于青年？

……迷信。啊？

青年以前怎样现在怎样？

青年越来越糟。我觉得一年比一年糟、更丑陋。现在唯一让我高兴的是出现某种青年运动，不知叫啥，但超级猛的人。像来演唱会的。我不知是混混不是、技校生不是，但在诺里尔斯克，十三岁小孩，兜里没钱、对钱和一切无所谓。明显出现激情层，不需要价值体系、钱、舒适。这让我很高兴。我们大体上针对他们。不是针对，但……听我们歌的分两营——政治声明后，大部分知识分子跑了。剩下三十岁左右的老家伙——改革全程没破、活着的。累但活着。还有13-15岁小孩，不更大，喊、扔瓶子、和警察打。

好还是坏？

超级好。

这些小孩把你和“加斯sector”混为一谈，你不尴尬？

不，我想他们不联想。当然有傻瓜，但总有……大体他们不是理念，而是能量感知。

你创作现在是商业的，还是……

我们从来没商业，以后也不会。

……还是理念的？

我们从不搞商业。出的黑胶、CD，我们一分没拿……

以后也不会？

不会。我们现在……

原则还是……

原则。我们现在出磁带，不出黑胶、CD了。所有专辑磁带。就这样。

听众呢？

不知道。以前不一样。以前有传播系统——菲尔索夫、莫斯科摇滚实验室，订购到处寄。现在全黑帮。摊贩、黑帮。现在摇滚俱乐部全完了。全黑帮化。

《一切按计划进行》不是你的，是盗版？

不，我们做了封面什么的，但钱没拿。我们不搞商业，非商业乐队。我职业是美术设计师。回鄂木斯克大概画招牌什么的。活不下去。我们很多人有孩子——库兹马什么的。完全活不下去。有时靠演唱会活。

苏联/俄罗斯朋克有独特之处，和西方不同？

我不觉得有俄罗斯摇滚。改革这些年证明没摇滚运动。

那有什么？

流行。有流行。“DDT”、“阿丽萨”什么的。全买了……

……

当然。我可以说更难听……

“公民防御”也是流行？

不，我们和这没关系。我们玩完全不同音乐，一切不同。铁幕一开，他们全买了——波多利斯基节什么的。开始商业、黑帮、钱。列宁格勒摇滚俱乐部……我很熟，一度在列宁格勒摇滚俱乐部，住菲尔索夫那儿一年。我亲眼看他们怎么快速卖身。给公司，像斯维尔德洛夫斯克。现在全CD、全钱。除了钱没别的。谈话永远钱。一开始1982-1987很好。我赶上，地下演唱会，20分钟警察冲进来。超级棒。现在没了。1987-1988突然咻——完了。谢夫丘克和阿廖娜·阿皮纳一起唱大杂烩——说明什么。或最后见迈克——迈克和涅纳舍娃在基辅。大杂烩：涅纳舍娃、列先科、“阿维亚”、“动物园”。我一看，沉思了。

也就是说除了“公民防御”没人剩？

不，为什么，有很多乐队。我觉得现在该出现我们车库摇滚，地下、真活的。但我不抱大幻想。大乐队剩的几乎伟大——“生存指南”，完全不像我们。独立、无类比、秋明。还有莫斯科“DK”。也无类比……

也非商业？

绝对。整历史只两场演唱会，一堆磁带。完全无类比——西方我们都没。巴什拉乔夫。伟大诗人。还有谁？格列本希科夫？

为什么不？

他……啊？

为什么不？

因为他歌是字幕。我有大堆60年代CD、黑胶。他抄字幕。他名声全靠翻译我们不知的乐队。“Steeleye Span”什么的、民谣。“Fairport Convention”他超爱。我怎么爱这种？下等、剽

窃。他采访还说“谢天谢地”——我们不知某歌——大概Costello的“Private Detective”——谢天谢地我们不知，他看电视抄的。他超级犬儒。

也就是说你指责苏联摇滚全不真诚、全商业？

我不知什么叫摇滚。反正我不喜欢。和摇滚该有的没关系。像西方60年代，1970后全完了。精神各方面。西方1971后没摇滚，除了极稀奇葩例外70年代。就完了。成文化、成 жанр。莫里森1969说一成 жанр 运动就死。当时没名、没框、可怕。那是摇滚革命、1968五月、查理·曼森——我超尊敬。然后全杀光.....

有，有十年迪斯科。然后1976–1977.....

不迪斯科。十年“Led Zeppelin”、“Pink Floyd”和其他垃圾，大体说。这是.....

二手？

不，开始艺术。成艺术 жанр，命名、卖。卖超好。全流行、皮夹克、发型。全成 жанр、可卖。系统尤其是西方最怕不能命名、不能懂、可怕的东西。一解释——给你意识形态、这样这样。专卖店、鼻子上别针。全完了。我们也这样。全买了、全命名——给你CD、电视什么的。明显事，何必解释？

该结束了。

对，现在，现在。

你说现在需要新策略，你提过以前系统严——用脏话.....

对对。

后来采访说现在不 актуально，需要新策略。今天无法无天，每个人都觉得自己是朋克，舆论从“无所谓”到.....

那就不该.....也许不该做朋克。也许做完全别人。

对，那你意识形态就是绝对否定。“不管你们怎么想——我永远反对。”明天全社会胜利朋克——你就成顺从者？

我永远恶心某些人想法。我永远反对某些层。不是所有。因为有些活人想法对我很重要。很大区别。不是为抗议而抗议、耸人听闻。耸人听闻总针对某观众——通常活在世界95%。我们当然会变、改、做新。我们永远和他们打，做让他们最不爽的事，委婉说。

但现在难耸人听闻任何观众、任何系统。因为以前试图把你变成宫廷部分、庸俗、流行化.....

我们不搞.....叶夫图申科有概念——和粪堆击剑。和粪堆击剑干嘛？时代过了。该形成新观众、新队伍。这让他们怕。他们怕这个。

你床头书？

没床头书。我爱陀思妥耶夫斯基。很多好书。

《杀死一只知更鸟》？

好书。

你喜欢马克·扎哈罗夫电影？

啊？

马克·扎哈罗夫电影？

前两部好，但马克·扎哈罗夫本人我不喜欢。《普通奇迹》和《明希豪森》好，后面我觉得垃圾。

抱歉，已经结束了。我9:30得放安保。完了。

我超爱塔尔科夫斯基。

你不觉得他毁了《索拉里斯》，把自己的理念塞进别人内容？

不，我觉得原书内容烂。普通斯坦尼斯拉夫·莱姆科幻。他把它提升到全球哲学规模。但我个人最爱他电影是《溜冰场和提琴》。我觉得最好。

这次采访累吗？

不。我还能聊几小时。

你喜欢这样和观众交流？

不知道，这不是观众。我们做事，尤其是记者——这是最大范围传播意见的机会。

1995-05-22.txt

Егор Летов — 1995年安加尔斯克采访

— <...>

Егор Летов:要么是跟乐队一起的演唱会，要么是纯原声。这完全是两码事。他们邀请我做原声演出，邀请的是我以原声形式出现，我就来了。

— 嗯，明白了。

Егор Летов: 我觉得我们苏联摇滚的特性，从一开始就不是完全意义上的地下，但某种程度上是“车库式”的，在那个层面.....

— 嗯。公寓式。

Егор Летов: 对，公寓式。最初一切都是从公寓里开始的。谢天谢地，我赶上了那个时代，那时候我们的摇滚真的是活的，在改革前，在改革刚开始的时候。

— <...> 这是全国巡演还是什么？.....

Егор Летов: 当然不是。我们现在在忙的是写专辑。我们在录一系列专辑。就这样。他们邀请我们.....我们的朋友。我很乐意过来。如果能搞成电声演出，我们就会带着电声来了。

— 明白了。咱们稍微换个话题，问一个：你觉得自己是个什么样的人？

Егор Летов: 不知道。要么说很久，要么一句话说完，因为.....你指的是什么？

— 你怎么评价自己，你怎么看待自己？

Егор Летов: <...> 当然，不太好。

— 很好？

Егор Летов: 当然，不太好。

— 啊，不太好。那为什么“当然”呢？我自己就挺喜欢自己的。

Егор Летов: 否则我就.....我认为，歌曲只有在一个人对自己不满意的时候才会写出来。

— 嗯。

Егор Летов: 就这么说吧。

— 那你写歌的时候，你是真的在思考你唱的内容吗？

Егор Летов: 不，我不思考。歌曲不是靠智力、不是靠意识写出来的，而是从别的地方来的。不过这个我也不知道.....赫列勃尼科夫有首诗：“马死的时候会喘气，太阳死的时候会熄灭，人死的时候会唱歌。”我是这么认为的。

— 嗯。有句话说，诗人需要痛苦，对吧？

Егор Летов: 本质上是的。

– 那你觉得自己更像是诗人还是音乐人？

Егор Летов：我不是受虐狂，就这么说吧。我觉得自己更像诗人，而不是音乐人。

– 更像诗人？

Егор Летов：当然。更何况，我根本不认为自己在搞艺术。我做的事情不是艺术。更像是宗教领域的东西，大概是。像是创立一个教派或新宗教。正因为如此，我们现在开始搞政治。因为我们做的一切，都是在创造一个新宗教。我认为，文明——比如巴比伦文明，不光是我们，甚至更不用说西方文明——已经结束了。我们现在做的，是试图创造……甚至不是试图，它反正会出现的，下一个文明。甚至不是文明，而是一种新的活的文化，它必须出现。从我这边来说，我的全部任务就是尽最大努力加速这个过程，或者至少帮帮它。

– 你怎么看未来的摇滚？

Егор Летов：我觉得摇滚已经结束了，它已经不存在了。早就没了。在西方从70年代就没了，我们这边大概从78年就没了。

– 你理解的“摇滚”是什么？

Егор Летов：摇滚就是战争。怎么说呢……就像一股潮流，以前就是这样的。每隔十年就会出现一个特定的青年运动，通过诗歌、音乐或者别的什么，通过艺术来体现。有超现实主义，有奥别里乌特，有未来主义，等等。每次真正有价值的东西，都是不被任何框架容纳的东西。永远是向前一步，永远是某种打破。不管怎么说，总有人现在叫我们朋克什么的。这就是惊世骇俗。会出现一个新的惊世骇俗的运动，它改变一切。比如现在的西方朋克，他们创造了新浪潮和现在所有的流行音乐。大概三年之后，任何新一波艺术潮流出现，文明就会把它吸纳、消化、吞掉。

– 你搞音乐很久了吗？

Егор Летов：你明白我刚才说什么了吗？我只是……下一个问题吧……

– 当然……

Егор Летов：我觉得……我觉得……不，我还没回答问题。

– 为什么？每个人从一开始就按自己的方式回答问题，如果他明白的话。

Егор Летов：问题是：摇滚的未来是什么？摇滚没有未来。

– 不，你说没有，我问的是：摇滚对你来说是什么？问题是这样的，对吧？

Егор Летов：对我来说摇滚就是战争。

– <...>

Егор Летов：对，但我早就回答过这个了，在别的采访里。

– 嗯。

Егор Летов：我觉得……怎么说呢……艺术，或者说创作，归根结底就是战争。这是克服惰性、惯性等等。你问的问题都很不具体。我当然可以每个问题讲20分钟什么的。如果你

指的是我理解的那些术语含义，那还可以……

– 那如果我没那个意思呢？

Егор Летов：那就得 уточнить。我说一个词，我知道自己指的是什么。但我不清楚你说这个词的时候指的是什么，懂吗？结果就像坏掉的电话。你问，我答，但我怀疑……

– 那我也一样不知道你……

Егор Летов：那就问吧。

– 我就是在问啊。

Егор Летов：别怕。来吧……

– 好。行。那先回答我的问题，然后咱们再集中。关于音乐……

Егор Летов：关于摇滚？

– 不，关于音乐。你说摇滚是战争。那你打这场“战争”多久了？

Егор Летов：不知道……

– 你为什么开始做这个？你说你更像诗人，那为什么偏偏是音乐？

Егор Летов：我可以告诉你为什么开始做这个。因为没人愿意做。为什么现在大部分问题都跟政治有关？为什么我们搞政治？我们创建了自己的党——民族布尔什维克党。在改革时期，在我们这个肮脏的时代，社会出现了一个空缺……出现了一种情况，需要由根本不是政客的人来承担有责任的、政治性的。政治本该是职业性的。但没有志愿者，也就是没有专业的政客愿意干。社会出现了一个空缺，被谁占了呢——作家利莫诺夫、政论家杜金、摇滚音乐人，或者随便怎么称呼——我。我们这伙人……

– 嗯。那你觉得为什么没人愿意干？

Егор Летов：这正好回答了上一个问题。

– 对，就是没人想干？

Егор Летов：对，因为这是吃力不讨好的事。

– 对，但你说你写歌是下意识的，对吧？你想说你传给大众的东西是正确的？

Егор Летов：我对自己说的话负责。是的，我认为这是正确的，我认为这是好的。

– 这是正确的。但你自己也说了，你唱的东西不能算有意识的。

Егор Летов：不，我当然可以事后分析。也就是说，我事后可以有意识地分析。但我做的最有价值的东西，不是有意识的。可能是下意识的，或者超意识的。

– 嗯。那……

Егор Летов：这不是智力，不是理性思维。懂吗，有理性的东西，也有从灵魂出来的东西——如果说得粗俗一点的话。

– 那你怎么感受观众的反馈……他们是否理解了你想传达的？

Егор Летов：反馈怎么说……我看发生什么。我觉得我们保持着……我这么看。我要泛化一下，因为你的问题看起来很表面，其实都指向很大的东西。我觉得自己是非常虔诚的人。不是基督教那种，不是正统的……我觉得整个人类历史，就是某些力量之间的战争。所有站在我们这边的人，任何传递这种力量的媒介，他就是……我们每个人单独来看，不是个体。我们充其量是媒介、最好的情况是这种力量的导体。由此可见，所有站在我们这边的人，所有人类历史上的这些导体，差别不是很小，而是实际上是一个战线，在整个人类历史的时间轴上非常短暂，因为人类才活了三万年左右。

– 嗯。

Егор Летов：就是这样。我们这边就形成了一个战线：陀思妥耶夫斯基、基督、亨利·米勒、利莫诺夫、我们，等等。之后还会有同样的人。我觉得……这世界上发生的一切，就是生命、创作与熵、死亡之间的战争。我们做的一切，就是捍卫，就是捍卫。我们现在不是要争取更多，因为我们正处在一个可怕的处境。我认为整个人类处于灭绝的边缘。现在要谈的是生存、捍卫、捍卫生命作为创作的原则。而创作对我来说就是革命。因为任何创作都是革命，都是战胜死亡、战胜惯性。

– 观众对你的歌有什么反应？你觉得他们更多是被音乐打动，还是被歌词、被你想表达的东西打动？

Егор Летов：不知道。有区别吗？我觉得他们是对我们发出的能量有反应。至于这能量怎么体现，那已经是值得那些“知识分子”讨论的事了——知识分子这个词在我这里是骂人的。

– 为什么？

Егор Летов：因为我们不是知识分子。我们是活人。

– 你有喜欢的座右铭吗？

Егор Летов：没有。

– 你得过明星病吗？

Егор Летов：没有，没得过。其实这非常难受，名声什么的。非常沉重，而且后来发现……18-19岁刚开始的时候当然想要。但一切都跟想象不一样。想要的完全是另一回事。纯粹自私地开始的时候是那样的。

– 好，有个问题……

Егор Летов：但当我们真的组建乐队的时候，已经不是自私者了。我们已经知道这是什么了。

– 你想不想成为上帝——意思是最高力量、最高意志？

Егор Летов：你指责任感？

– 对，对人的责任……

Егор Летов：当然想。不，我们其实已经在承担了。

– 是每个人本质上都这样，还是……

Егор Летов：不是每个人，而是那些愿意承担责任的人。我认为全人类分成两类：承担责任的和不承担的。我们承担。我们为所做的一切付出代价。代价很可怕。首先当然是个人生活、自私、自我。

– 明白了。

Егор Летов：我们承担责任，是的。当然，作为正常人、活人，如果有人能代替我承担这个角色，我会活得完全不一样。因为我觉得我不配。从根本上说，我一直很羞愧。我一直为我们现在所处的位置感到羞耻。因为这位置不配。因为我们开始时完全不是这样的，目标也不是……目标是对的。但我们现在做的工作，应该是更配得上做这件事的人来做的。粗俗点说，我们就是些列兵、班长，却在干将军的活。懂吗？因为将军们都跑了、吓尿了、消失了。粗俗点说就是这样。结果就成了这样。我很不舒服。不是不舒服，是我们得收拾这个烂摊子，但这本该是配得上的人干的。而我们不配。但时代就是这样，我们有了自己的党什么的。出现了一个空缺，大家都跑了，跑了。我只能这么说。跑了。出现了一个真空、一个空洞。总得有人去填。

– <...>

Егор Летов：当然。如果我们只是普通人、正常人，我们会做别的事。比如我跟朋友说过，我会跑到森林里去住。因为我是个属于森林的人。我喜欢动物，我喜欢森林。我会砍柴，在森林里住，过得非常开心，纯粹为自己。而且会唱完全不同的歌。但现在不得不做这些事，已经……不幸的是，做了十年了……

1995-10-29.txt

Егор Летов — 1995年10月29日车里雅宾斯克演唱会后新闻发布会

（主持人或其他）：其他所有问题请问??? 那么，在新闻发布会上有“公民防御”乐队领袖 Egor Letov和“公民防御”乐队经理Evgeny Grekhov。请大家欢迎。向他们提问。

所有技术问题和财务问题.....

??? “Egor和Opizdenevshie” ???

哎呀.....

???

“Egor和Opizdenevshie”是我们众多项目之一。就像“共产主义”，就像“基督在乞讨”是我们现在的新项目，非常重型，像“Ministry”那种。其中之一。就这样。“Egor和Opizdenevshie”这个项目是.....也就是说，我们在每个领域，从某种观点.....“共产主义”是先锋，开发.....开发新形式。就这样。“Egor和Opizdenevshie”是60年代的迷幻。这是我們最爱的音乐。我们就是在这种音乐中长大的，我们听的就是这个。“公民防御”是朋克摇滚，重型音乐，黏稠、浓厚。就这样。相对来说.....我们所有乐队名称、项目名称——它们对应特定的音乐风格。

“共产主义”受Zharikov影响写的吗？

不。嗯，差不多。当我们开始“共产主义”第一个专辑时，我们最怕的就是它会像Zharikov，甚至完全叠加在他上面，成为后Zharikov的东西。部分确实是这样了。可惜.....

Egor，你和Zharikov的关系？

非常好。朋友关系。

Egor，还有问题.....

我们甚至想和他录一张合辑——“共产主义”和Zharikov。谈了很久，没成。最后Zharikov解散了“DK”。嗯，“DK”其实是个神话般的乐队。就是Zharikov和他的伙伴。跟我们一样——我和伙伴。

为什么在车里雅宾斯克没搞成像“俄罗斯突破”那样的活动？你们想吗？

“俄罗斯突破”是个运动.....嗯，当我们几年前开始“俄罗斯突破”时，我有意识地制造了一个先例、一个行动。这不是运动，不是政党。就是扔一块石头——然后水面起涟漪。我们做了件事，它奏效了。现在出现了大量民族爱国内容的团体，就这么说。

也就是说，法西斯在我们摇滚里存在吗？

你指什么？

以前???法西斯？

我对法西斯态度很好。我先声明。

他们曾经一起，反对共产主义？然后怎么……

法西斯和共产主义有什么区别？

嗯，原则上没区别。

我，我，我是共产主义者。我是共产主义者。抱歉。

你怎么看待法西斯？

谁？

我有法西斯朋友……

我态度很好。

其中一些人想得很全球——“我是法西斯，我为民族、民族纯洁而战，但我绝不去杀人。”另一个法西斯会喊：“你知道，有个法西斯团体，他们去打其他法西斯。然后又去打共产主义者。然后又打谁谁。”嗯，法西斯……

知道为什么这样吗？因为有……

……有潜台词。那时候我们还在反共产主义。

问题问清楚。我不明白你说什么。

法西斯作为纯理念，和作为街头斗殴的表现。

我对所有极权运动态度都好——共产主义、法西斯等等。我认为本质上是一回事。在我们国家，这是唯一能带来不只是秩序，而是……正确制度、正常制度的方式。就这样。我……现在我广义回答，因为明显会有很多政治问题等等。我这么说。我是苏联人。我……民族主义者。我是苏联民族主义者。我认为在我们存在的所有时间，我们苏联国家存在期间——出现了苏联民族。苏联民族。不是俄罗斯，不是俄罗斯民族主义者。我不认为自己是俄罗斯人。虽然我是哥萨克什么的。就这样。我认为我代表苏联、苏联民族。这是个从来没出现过的国家……从来没出现过的形态。这是新世代、新历史书写。我们输了——我认为只是试金石。就像法国大革命输了等等。输一次，输两次，下一次。也就是说……我代表苏联人民。苏联文化。我一生所做的一切——都是捍卫我童年价值观。苏联价值观。之后显然会有很多問題，就这么说——现在叫法西斯、共产主义，随便叫。

Egor，对不起……

刊物名称。问问题前请说刊物名称。

《象征》杂志，俄罗斯开放大学。Egor，对不起，我理解共产主义是美好、光明的理念，但你不觉得人们脑子还太直，他们还没准备好互称兄弟，这可能不会发生，又会重蹈覆辙，一切循环？

问题不在脑子。共产主义理念不是智性的。

我表达错了……

知识分子式的。正好不是知识分子式的。我不认为自己是知识分子。

这更像是胸中的深层感觉，但还是.....

它也属于这个领域。

很多人胸中根本没有这种感觉——该怎么生活。然后就可能又开始一样，因为群众非常惰性。

谁没有这种理念——他们就会服从。

你没有感觉自己背叛了苏联文化吗？

我觉得.....你怎么理解苏联文化？我赶上了苏联时代，我不断被KGB找麻烦，1985年被送进精神病院。非常大的麻烦。

现在却捍卫那些价值观？

我不记仇。

Egor，据说你在精神病院躲兵役。

不，没躲。兵役我早就免了。没能躲成。

Egor，和选举有关吗？

现在，老实说，我可以明确说，我现在不会躲兵役。我会去服役，正常服役，尤其是如果去车臣。

来是因为选举吗？

不。

为什么新歌少.....

我最近一年根本不搞政治活动。

那为什么没去？

啊？我现在在忙.....啊，一般？一般我很乐意去。今年春天我在附近，南俄演出——皮亚季戈尔斯克等等。来我们演唱会的人是这种：那里根本在打仗。未宣战的。那些在车臣打了一周的人，之后回家.....合同的、非合同的。志愿者、哥萨克.....他们送我很好的礼物——一颗子弹。他们自己.....

Egor，为什么新歌少，特别是没唱《祖国》？

我演唱会上从来不唱新歌。也就是说，专辑没录完，没流传一年左右.....人们来演唱会是为了听他们听过的。以前我在演唱会上唱新歌——效果惨不忍睹。不是惨.....首先演唱会音响总是烂的，像今天这样。音响总是烂的。人们来是为了.....他们已经知道歌词.....人们来演唱会是为了合唱。听他们已经知道的东西。

为什么只演一小时？

啊？

太短。抱怨。

什么？

只演一小时。

我从来不演超过一小时。好像没人演超过……

伊尔库茨克演唱会——超过一个半小时，1990年。

那是老早了。那天我演了好几场，很累。人生唯一一次在演唱会上回答纸条。我从来不这么做。通常我一小时不停演。没法……比如我们做的——朋克摇滚等等——在西方我们这种乐队通常在混场只演10、20分钟。我们诚实演一小时。但这很可怕。之后通常掉几公斤。如果真诚正常演——不可能。今天演唱会结束时我已经不行了，从最后力气撑完，因为我们真做的正常演只有20–30分钟。

可以像剧院那样中场休息吗？

我觉得中场休息可怕。

你能搞个实验吗——办个西伯利亚主要摇滚乐队节？就是你、“生存指南”、然后“温暖轨道”。总结果。

老实说，我认为我们国家根本没摇滚。懂吗？

嗯，当然，从车里雅宾斯克看，台前只有200–300人。

不，不是观众问题，不是观众，是改革所谓过程中，我们所有摇滚很快被收买，完全被抹平。所有改革前价值观被抹平。

人们也踢腿，台上的人拿着警棍。Yanka绝不会原谅，她能这样吗？

嗯，我们和她一起演时，也一样，没区别……

我理解，演唱会可能被搞砸……

问题具体，请说刊物。

– 不，不是刊物……

– Egor，问题这样。《车里雅宾斯克工人报》。你最近出了诗集——满意吗？

不。

为什么？

因为大量错别字。骇人听闻的数量。

是你主动的？

嗯，当然是我主动。我希望……

Igor Fyodorovich，碟上的错别字……

啊？

那可以问光盘上的错别字吗？

我们发行的所有东西，从乐队存在以来，从没按我们设想的样子出来过。从没有。一个光盘、黑胶，什么都没有。在《百年孤独》最后那首应该突然断掉。它的本质就是突然断。被修圆了。

— 谁干的？

— Egor Fyodorovich.....

发行公司。

.....谈到你们显着的.....

文本.....让我说完。超过三分之一我在《俄罗斯实验场》诗集里的诗——错别字骇人。整行没了等等。其实是我们经理没及时送.....我们现在.....

以后没这样的书计划了？

有。我写了非常多，还有很多故事。

会出吗？

希望。就这么说。

Egor，你知道1991年情况.....

这都很沉重。

1991年Yanka去世.....在我们外围，除了车里雅宾斯克，很难拿到Yanka的录音。就是，她去世三天后，记忆还在，人们没听过Yanka，哭得很伤心。我们有巨大的悲伤。

知道我说什么.....

就是，一般.....

如果.....人死后——他之前做的一切获得另一种意义。如果她现在活着——我怀疑你们能办成演唱会等等。我直说，但这是事实。

那Bashlachev呢？

事实。Bashlachev也一样。Vysotsky等等。现在Vysotsky活着——谁需要他？

那你呢？

啊？等等！懂吗？这些关于死亡的事，这种恋尸癖，和所有这些艺术家相关——在我们国家和文化中非常典型。

我在莫斯科参加了Yanka纪念演唱会——印象非常沉重。

懂吗？现在如果Sukachev那个混蛋死了——马上成天才！懂吗？更别说Shevchuk什么的.....

我知道你常被问到插手政治。比如.....

我不插手政治！我其实不搞.....

Egor Letov是混蛋，号召政治行动。而其他摇滚乐队说：“哥们，你们要啥？喝啤酒，听摇滚，一切都会棒。”

嗯。

也就是说，你被指责想让民众有不只是政治的、而是个人主动。你怎么看？

我可以解释。我做的一切不是艺术。我们整个乐队、我的一些诗、我人生所有行动——不是艺术。

那最好的专辑.....

就这么说.....这是革命。这是.....我.....我现在老了点，所以很郑重说。我们做的——我们在创造某种意识形态.....甚至不是意识形态，怎么说.....我们在教育下一代——激情者。

你不觉得.....

野蛮、无文化的世代，无文化。不沾任何文化，我们现在已经在街上看到他们了。

那这个世代是我们——你同龄人为主？不是年轻一代。年轻一代只是傻抽大麻，一切按计划，只是计划不同。

我们输了。我们搞砸了。我们搞砸了国家、自由、整个文化。懂吗？

来最好的专辑.....

1993年我在白宫，在那里保护这一切.....我们输了，因为大家都坐着看电视，像看足球：“谁赢？这个赢吗？”

年轻人，遵守顺序！年轻人，这里很多刊物，你不是唯一！很多人想问。

我想在音乐领域，最好专辑.....

等一下，你已经问了很多。

《贸易之家》州报。Egor，你和Eduard Limonov的联合行动在媒体传过。你和Eduard Limonov的关系，你怎么看他？

我和他关系好。也就是说，我进入，不是政治委员会，而是最高委员会——民族布尔什维克党。虽然官方我不属于。但他把我加进去，我不反对，不抵抗。至少没公开反对。我进入Limonov的民族布尔什维克党最高委员会。

– 以什么身份？

– 文化部长。

– 国防部长。

– 好像没部长。

那里没有任何部长。你指什么？

最高委员会——只是好奇，以什么身份？

嗯，党里三个人，最高委员会——三人决定一切，谁做什么。Dugin、Limonov和我。

好。你和他沟通，他表达的观点让你满意，还是……

这是共产主义者。这是极端主义者。我也是极端主义者。现在所有超极端主义者都让我满意。

你怎么看他的创作？

态度好。

最近在车里雅宾斯克，至少几个月前，有传单流传，号召不喝进口……

那些很老，早了。好像1990年。哪年？

不，传单现在才出现。这是你们的行动吗？

现在才出现？对，这是我们的行动。

抱歉，有问题。你一张黑胶上有位老妇人照片。这是你饱经风霜的奶奶，能忍受你们演唱会？

哎呀……我觉得那张黑胶封面设计很好，很惊世骇俗。我们……

但那女人是谁？

不知道。就这样……

你在哪找到那照片？

字面在垃圾堆。就是，摄影师Volodya Vasilyev，如果没记错，他负责《百年孤独》拼贴重拍，我们唯一的圣像，“论圣人脱离人间荣耀的离去”，顺便说，已毁，现在没实物，可惜……但那是另一故事。只剩照片。他在某个时刻……他在摄影公司工作。他们有大量照片……高层党的、甚至不是党的，是黑手党的、全球的。很多照片。其实……我个人有个所谓“傻瓜博物馆”。我收集各种人类愚蠢。我积累了很多。其中他寄给我一大堆照片。其中找到这张。我们想和Kuzma按“Butthole Surfers”原则做。他们封面很好。1984年他们封面……乐队很重、脏、迷幻、臭的音乐。封面是个戴眼镜的阿姨坐在椅子上……很美。我们做了图形、框什么的，整张展开很美。我们花一周做图形。找到两张照片——这位奶奶，想背面放爷爷。其实那里有他们的柜子。还有爷爷带勋章什么的。最后决定留我们照片。

???

音乐品味？

和文学。

哦……我听60年代音乐，我在其中长大。我认为我们现在做的一切——是60年代传统的延续。我听苏联歌曲。最常听的是60-70年代苏联歌曲。我最爱的苏联作曲家——Tariverdiev。还有……

最爱作家？

……迷幻……作家——陀思妥耶夫斯基。

???

Platonov——对。我读很多，不能马上说，我读非常多……

你在采访说喜欢Vvedensky，具体什么???

这是唯一……其实不是诗人。Vvedensky设了非人的任务。如果你读过灰色笔记本——你该懂一切。就是灰色笔记本。他试图审视时间现象……这不是诗人。不是诗歌。我们做的也不是诗歌，不是音乐，不是摇滚。也就是说，我们大概该……该从另一个角度审视，问题也该不同。我们做的——是同样痛苦的尝试，只是另一种。Vvedensky用文本、词、语音等等试图……如果不是Vvedensky，就是Kruchenykh和Terentyev，尤其是。他们是上世纪初的。他试图抓住现实的尾巴。

现在摇滚舞台上谁最接近你？

我们这边？没人。

你对本土流行文化怎么看，特别是——卡巴莱二重唱？他们不久前……

对流行，我可以说——流行里我喜欢“Lyube”。

卡巴莱二重唱“Akademiya”和他们的台词……？

不知道“Akademiya”。

啊？

我不听任何东西。不听流行什么。我听60年代。但我得跟上潮流，得……

— 卡巴莱怎么回事？

— 他们说了非常难听的话。

— 怎么说的？

— 非常侮辱。

关于我们？

像——“公民防御”狗屎什么的……

我不知道……

— 等下，这是小的？

— 对对对。

哈哈。

狗叫，商队走。

嗯。我什么都不知道。

据说你从黑胶拿的全部酬劳都买了黑胶、光盘。

我有很多，对。

下一个光盘是什么？

不知道。

???

问题是，现在出的东西和我们关系很远。最好问Zhenya Grekhov。出的所有——都不按我们想的。都有缺陷、删减。完全不是我们想的。我们决定发行光盘黑胶时，做了整套——封面什么的，该看起来完全不同，懂吗？发行该不同。我们所有设想的样子——有概念性，非常艺术性。

Egor，你的音乐是朋克摇滚吗？

不知道，我玩很多东西。“公民防御”大概是朋克摇滚……

你说你在搞革命……

朋克。“Opizdenevshie”是迷幻。

???

再说一遍？我没听清。

你说你在搞革命，革命翻译成???

???

???颓废???革命???

不，不是这么译。这是再-进化。

进化是进步。革命???

不，这是回归。再-进化。字面——回归。对，这是回归……我们现在进入很理论领域。我现在引用Dugin等等。有传统概念。就这么说。我是大写的传统主义者。

只是革命——它???

嗯，我回答。答案可能很怪，老实说。我……现在足球冠军赛，对吧？我支持弗拉季高加索“斯巴达克”。这是答案。其实。我可以解释。1990年意大利冠军赛我支持喀麦隆。也就是说，我认为……现在唯一保有大写文化、理想文化的，是第三世界国家。这是唯一剩下的。我做的一切——是对文明的战争。就这么说——革命是回归源头，对。

那你会推哪条线？就是，“公民防御”演唱会《肮脏青年》，还是???或“Egor和Opizdenevshie”？那里有……

不，我们以“公民防御”演。“Opizdenevshie”没法演，这是项目。两人项目。我和Kuzma。我们俩做一切。

???想在第一场演唱会玩乐，第二场???音乐???全球???想两者???

我们不办演唱会为了娱乐。这是行动。我们所有演唱会——特定行动。能量行动之类的。反正不是智性的。不是智性的。不是艺术。我们做的——不是艺术。不是诗歌.....

现在哪首“公民防御”歌完全表达你想法，你觉得???

嗯，新歌。我们现在写两张新专辑.....

哪首具体？

你们不知道。很快.....希望你们很快听到。

换句话——哪首你写的歌完全表达你的观点、意见和疑虑？

我这么说——是《百年孤独》最后那首编曲。

嗯。

可惜出了很烂。它该突然断。就是.....

该是歌，对吧？

黑胶上它.....它.....啊？

???在俄国诗歌。在俄国诗歌。或者你在苏联诗歌中怎么看自己？

再说一遍。

你在俄国诗歌中的位置，你怎么评估。

不知道，没位置。

没？出了诗集。你认为自己是诗人。

不知道，我不认为自己是诗人。

不认为？但???给了盒带。

我不是音乐人，不是诗人，不是艺.....我们做的——不是艺术。这是.....

那你怎么定义自己？不是音乐人，不是诗人，不是艺术.....

我根本不定义自己。

但你???说过每个诗人是媒介，音乐人等等。你觉得自己是媒介吗？

从创作过程看，是的。就是这样。我们是导体。就这么说，我们是某些理念系统的导体。价值系统的导体。

也就是说，你不是诗人，你说不是诗人，不是音乐人，你只是???而已。

嗯，我觉得.....在我们世界，个性东西一文不值，因为.....反正不值。所有个性、私人的。都是细节。

???

其实.....现在，我继续。有某些.....如果深入这个问题，如果能叫问题.....某些原型。原型不多。八个左右。就这样。我有某种神秘经验、精神经验，我搞过LSD、冥想等等。不爱说这个，因为最近带投机低俗、可怕低俗性质。但既然问了，我可以说——我们代表某种价值系统。就说我个人。我姓氏500年后忘光，五年后忘光。无所谓。就叫永恒什么的.....不是目的。这是捍卫某种价值系统。在整个人类历史中。现在谁——达芬奇、我，或者.....现在我们情况惨，所以不幸是我。虽然我不是诗人，我不认为自己天才。但人承担某种使命、关怀。因为不知为什么别人不做。我们为什么搞政治？因为没人占这个空缺。于是搞政治、民族什么的——谁？作家Limonov、政论家Dugin、摇滚音乐人Letov。就这样。因为不知为什么别人不.....没人承担责任。这非常负责。没人想承担。所以.....我们做不属于我们的事。我们该做别的事。我组建.....

???

就这么说。等下，我继续。当我组建乐队.....

所以你还是音乐人，对吧，Egor？

我的乐队.....不，我不是音乐人。当我组建乐队.....为什么组建？因为周围没让我满意的东西。我什么都不喜欢。

那“Doors”？

也不喜欢。垃圾。

“Beatles”？

“Beatles”也。更别说。从苏联乐队，早期的“DK”让我喜欢。但也不对。就这么说。我创建了让我满意的乐队——录第一张专辑时，我唯一自己乐意听的。从那以后就这样。因为.....

???在1991年《反文化》杂志有你很长的采访，你已经表达了.....

哪期？

.....对毒品的态度。

那是自访，我自己的文章。

啊哈哈。

不是采访。我通常写成采访形式的文章。

总之，是采访形式文章。

自访。

你对毒品态度到现在没变？

没变。

Egor，你这么瘦，真羡慕。吃什么？

肉。我吃肉。肉、面包。

Egor, 有问题.....

剩五分钟, 短问题。

Egor, 有问题。我们两个音乐人开玩笑, 给《傻瓜》加了雷鬼合成器。结果成了“公民防御”最好录音。为什么这么脏?

???

马上第二个, 既然.....

???我先答第一个。

嗯。

我们家录。所有我们做的——原则上按原样录。

这是概念, 对吧?

概念, 对。都在家录.....我觉得我们做的——如果从音乐看——是民间音乐。当代民间音乐。我们在家用垃圾.....垃圾吉他、麦克什么的, 原则上。没设备, 当然, 没钱。

不是因为有信息说在彼得堡给你好设备几天, 你什么都没录成?

没录成。有过。可以讲很久。好设备没法正常录——录得干净、恶心。稀薄、稀薄。要在这设备上做.....我们现在有好设备——Zhenya终于提供了。就这样。很难的工作。好设备要.....要保持精神、能量、声音——要很久工作。但也要打破所有公认概念。

Egor, 你现在还逛吗?

啊?

现在还像以前逛山、逛林吗?

对。我家附近有林子。我在你们乌拉尔.....

谁更爱谁.....谁更爱谁——上帝爱你, 还是你爱上帝?

不知道, 我不信上帝。

Egor, 你现在和Roman Neumoev、Nik Rok-n-Roll沟通吗?

就这么说, 这是关于上帝的大问题。其实。我不信教, 我是共产主义者。我认为.....如果把上帝当老头高于一切——当然蠢。但如果当.....我的个人经验允许这么说, “精神”加引号.....

但你不觉得被冒犯?

当然不。因为你做的事——只是.....就像基督说: “天国用力夺取。”一切用力, 就是拿了做。如果把上帝当某种法则系统、当力量——那向他祈祷蠢。就像向牛顿第三定律或引力祈祷, 挂十字什么的。就是接受发生的事, 作为这些力量的总和。

听我说, Egor, 小时候肯定很多外号.....

没有。

嗯，有啊，在伊尔库茨克问：“死人什么时候来？”意思你想……

死人——是Kuzma叫我的。

……在圈子里叫什么外号？

不知道，没。

不想？现在和Roman Neumoev、Nik Rok-n-Roll沟通吗？

很少。和Rok-n-Roll根本不，早就不。

他冒犯你了？

不，我完全没生气。

但关于Yanka……

他自己好像生气了。

……你们有冲突。在《游行》和报上。就是，你杀了Yanka什么的指控……

我不知道。

最后一个问题。

我完全没兴趣。

最后一个问题。

Yanka对你创作的作用和影响。

嗯，长问题。当然没影响。只是我开始早。你指什么？具体问题。

???对你创作影响???

没影响。

甚至死后？

更没。为什么死后？

至少《米舒特卡》献给她。

不，首先生前写的。不，每首歌我都能讲很久——怎么写的、为什么等等。我献了歌，就这样。

她怎么反应？

没反应。

完全？

我们是很.....幽默感强的人。我们很开心。虽然总想把我们描绘成很固执、严肃、阴郁。虽然可能创作看起来很阴郁。我们很开心。我们整个圈子.....我们有个奇怪的圈子。

好，最后短问题。

你还想来我们乌拉尔吗？

对。我甚至提议！提议取消这场演唱会.....

???还是原声？

当然电声。我们现在.....

你喜欢家里的原声演唱会、家演唱会，还是.....

原声我根本不喜欢。因为完全不是那回事。

你的梦想？

啊？

人生最??????

不，我没这种。

哪怕小一点。

革命。世界革命，就这么说。到那之前活到——就到那。就这样。但到之前.....

让所有人站在同一战壕一边，对吧？

啊？

让所有人站在同一战壕？

不。不。抱歉，革命我觉得远不是.....完成的行动。我喜欢向前运动。

Egor Fyodorovich！读吧，别签名。

啊？

读吧，我说，别签名！

啊.....这里，对吧？啊，对，我懂了。谢谢。

Egor，不知道，也许五年、十年实现.....听我说，Egor？也许五年、十年。想逛Taganay——来。匿名???

电话???

电话，如果你想，我打给你。通过谁都行，我现在记电话，通过谁都行。夏天来——去Taganay，去Turgoyak湖。没人知道.....

Taganay在哪？

Taganay是兹拉托乌斯特最高山，找到最大紫水晶的地方。

就是秃的那座，对吧？全占了，对吧？

不，在另一边。

哪里???

不。

朝那边???

这是Tesma，对，这是Tesma，整个综合.....

我不知道，我基本上都逛过你们???你们最近只有可怕的???你们雨下得可怕。

想去吗？

想。

好，什么时候。我说没人知道.....

我超喜欢乌拉尔。我最爱的地方。

– 我是西伯利亚。这是.....

– 让我问几个问题???

嗯。

– 来电话。

– 年轻人。让我问几个问题。

嗯。

你在鄂木斯克什么时候，能给你打电话？

不知道，大概两天后。我不知道什么时候走。现在不知道。

???

啊？

Egor，你???

现在还没。

年轻人，让我问几个，我跟你说！

不，来，我答。

懂吗，这是录给州电台，所以.....

啊，直接电台，对吧？

– 对。说。

– Egor，你不觉得出光盘后，地下乐队名声没了？

我们不是地下乐队，我们也没目标当地下什么。我们根本不是摇……

但从来不是官方的。

现在也不是。我会很惊讶，如果我们做的成了官方。这是某种，我不知道，疯剧院。我们做的……其实，当局试图（像60–70年代）同化发生的、不懂的、没法用他们观点解释的，得允许。就这样。他们试图……

Egor……

抹平价值。

还有问题——你现在对自杀的态度？以前你说时候会到，你会来这。

嗯，态度没变。我认为有两种对自杀的态度——强的和弱的。弱的是从弱点做的。恶心。另一种是像切腹、从强做的姿态。

你自己能做到吗？

能。

能？为了什么？

啊？如果有那种情况。比如我在白宫上层烧着，或者什么……其实……

能，对吧？

……任何战争也是自杀。我1993年在街垒……

你不觉得Yanka就是自杀？

这是单独问题。嗯，对，是自杀。???

Egor，为什么你现在不唱……

但那是强做的。不是弱的姿态。

也许有人帮她？

嗯，恐怕只有我。

– 不，Egor，你说什么……

– Egor，为什么现在不唱退伍歌？记得“共产主义”里有很好的……

嗯，原则上能唱???

你好像在军队？

不，没服役。

但《流行》黑胶上有你穿军装照片……

那是Kuzma穿军装。

Kuzma？

对。不，我原则上能唱很多。我.....但演唱会通常有节目.....

Egor，你觉得.....

人们来听什么.....

你觉得，现在怎么对抗犯罪，有出路吗？

当然强权，什么的。就是.....把强有力的政治家推上台。

怎么推，如果一切.....

得推他上台。

.....通过犯罪？

得把他带到权力。

Egor，你总说的等级结构、对极权主义的爱——不矛盾你说的“杀死你心中的国家”吗？

[...]

.....方法很具体。我们用了苏联符号——共产主义、苏维埃权力等等。很遗憾，因为结果打到我们自己。当一切崩了，代替苏维埃权力来了下水道、噩梦，就是现在我们有的犯罪狗屎，我们某种程度上刺激了这发生。很遗憾。但没办法。只有傻瓜不犯错。就这样，以后不。

– Egor Fyodorovich, Egor Fyodorovich, 和我们喝一杯吧，请！

– 可以给你签名给《Va-bank》读者吗？《Va-bank》，《Va-bank》。不，就给《Va-bank》读者签名。

– 听我说，Egor，我签名海报被偷了。

好，别忘东西、设备。我找不到谁留的。

– ???十年后???就在这地方。

– 谢谢。

– Egor Fyodorovich ???

啊？

???

啊？偷了你的？

– 嗯，偷了我有你签名的海报。从包里偷的。

– ???什么时候???

夏天。现在我在工作。

六月、八月？

六月。

Egor，你去年的采访在录音流传，叫《行动指南》。如果这个录音流传.....

什么采访？我采访很多。

新年前的。好像1994年12月23或24。

1994？我不记得.....

可能是1993。1993。没成的演唱会。

啊，当莫斯科DK被砸。

对对对。如果你这个采访流传，你叫它什么？

什么都不叫。你指什么？

嗯，那个叫《行动指南》。至少.....

不知道，我没这么叫。其实.....我可以讲所有采访故事。那里砸DK，我们在后台坐着。我定期拿着扩音器出去试图安抚人群。街上活跃战斗。时不时我和别人谈——有Prokhanov、Dugin、一堆人、Baburin。就这样。我们走着谈。媒体追我们，很脏的媒体。像NTV、“新闻”.....都拿着麦克跑。录了些谈话，因为都是谈话。然后.....

???

我不知道。

Egor Fyodorovich.....

1995-11-18.txt

Егор Летов — 1995年11月18日莫斯科演唱会后新闻发布会

- 你怎么看待这个？
- 谁？这什么？说的是什么？
- 就是你现在所属的那个党.....
- 我不属于任何党。从来没有，以后也不打算。就是，我们和利莫诺夫合作过一段时间。现在.....
- 现在你们和他.....？
- 现在关系有点复杂，得搞清楚。
- 啊哈。请问.....
- 就是，他们开始在《利蒙卡》上以极其恶劣的方式利用我们，完全没通知我们。
- 你自己反对???吗？
- 当然。
- 但你以前说过你无所谓???
- ???开始某种???我们和利莫诺夫有过不愉快的谈话，我说了???
- 复杂关系，对吧？
- 请问，你们会有新专辑出来吗？???
- 我们录了两张很大的专辑，基本完成了。一张叫《新的一天》，另一张《日转》。
- 哪年的？
- 1995年，就现在。主要歌曲是1994年的.....
- 已经发售了吗？
- 还没，完全没结束，还有一点点。之后我们有很多计划。会有《祖国》——苏联歌曲专辑。可能会有个项目，叫奇怪的名字《乞丐基督》，很重型。我们又要重组“共产主义”。计划非常多。非常多.....
- 请问，你在几个乐队里玩，对吧？“共产主义”和“公民防御”，还是怎么？
- 嗯，我们.....“共产主义”是我和库兹马，加上现在一些人.....
- 那“公民防御”呢？
- “公民防御”是我的歌。“共产主义”是另一种美学。另一种方法。
- 请问，我读过你的采访，你写说你根本和朋克没直接关系，更接近嬉皮那个方向。现在你怎么.....

– 不，我从来和嬉皮没任何……

– 那为什么那么写？

– 不知道，问题是……全国流传大量我没说过的采访。没法对抗。经常出现完全荒唐的采访，和我没关系。可能就是从那来的。我和嬉皮没关系。我可以说——我们玩的是60年代车库朋克，就是风格更接近60年代。对80、90年代我们是间接关系。就是，我们是……相当于60年代旧金山、洛杉矶那边的，但不是嬉皮方向，而是车库朋克、进攻性的。就这么说——我们不是嬉皮，我们是yippy。就是反法西斯，从那个群体。“看到受伤警察——补刀”，就是这样。我们是红色旅。

– “Stooges”，对吧？

– 嗯，对，“Stooges”我不太喜欢。

– 你在1988年采访说，你唯一能用歌做的就是某种抵抗极权主义。现在你想用歌做什么，为什么演出？你知道能唤醒观众某种情绪——你想这样，还是……

– 就这么说——我们甚至不是和极权主义打仗，我们主要是和庸人打仗。用西方话说，和资产阶级意识。我们这些年做的一切——是持续的、非常复杂的，不是尝试，而是……怎么说呢？每次他们给我们强加某种游戏规则。一旦游戏规则清楚……每次庸人制造某种……要么意识形态，要么社会制度，极权主义，或者……一旦出现具体游戏规则，我们的任务——用任何方式跳出去，从内部炸掉。在苏维埃政权时，我们用大量反苏词汇、脏话、脏声音打苏维埃政权。就是，每次在任何阶段，都得发明新自己的游戏规则，最大程度不符既定框架。现在某种意义上，我们和共产主义者、法西斯什么的联系——也属于这个。我觉得如果他们上台，我们还会进森林和他们打。因为其实所有这些意识形态——本质都是一回事，几百年几千年都一样。区别不大——现在存在的，和比如勃列日涅夫的社会主义或国家资本主义，没区别。同样的人，同样的大众意识。

– 但抱歉，你签了那个呼吁，叫《我们》(?)好像，和巴尔卡肖夫、利莫诺夫、杜金一起签的。

– 对。

– 就是，你们想要某种民族革命。为什么偏偏民族的，你怎么理解这个概念？

– 首先，我是间接签的，我不熟悉那个宣言。他们打电话给我，念了提纲。说：“你不反对吧？”我说：“当然不。”这奏效了，但这是纯粹惊世骇俗的文件，我不会???这奏效了，媒体很大，反响很搞笑。关于民族主义，我这么说——我是苏联民族主义者。我反复说过，我不是俄罗斯民族主义者，是苏联的。我是苏联人，我认为70年苏维埃政权存在，出现了新民族类型，多民族的，基于某些意识形态，或者不知什么原则，更接近宗教，甚至原始基督教。就是1917年???做的革命，很快在30年代被下一个资产阶级联合体吞掉，第一批革命者被取代。到此结束。对我来说，民族革命——是???苏联民族???苏联民族革命。

– 国际革命什么的，你们甚至不梦想？

– 当然梦想。但得从自家开始，从自家???

– 这明白。那你……

- 何况，不可能。我认为我们做的——结果不重要，过程重要。结果一旦达到——马上被抹平。
- 如果革命某天成功，之后会怎样？因为那里.....
- 我觉得.....
-之后.....
-革命之后.....
-又会有某种权力.....
- 对，我们.....
-你们又得和它斗。
- 我们，作为革命者，首先会被枪毙，我觉得。
- 对。
- 但之后显然会出现新的，继续、继续、继续。我希望，我相信历史进步，我觉得迟早.....我不信终极的、僵化的、封存的共产主义。共产主义在我们国家失败，正因为大众意识把共产主义理解成不变的东西：无钱社会、没人工作等等。共产主义是创造性的、前进的。越来越好、越来越好。通过荆棘到星星。
- 你怎么看待选举？
- 没什么看法。没什么可说。
- 对权力、对国家也没看法？
- 现在所有人想利用我们。从红到棕。开出恶心的钱。
- 那你怎么看理想的罗斯未来？
- 嗯，我觉得???
- 就是永恒进步？
- 战争。我认为理想社会状态——是战争。全球意义上的战争。这是唯一带来进步的状态。克服、克服、克服。在艺术、意识形态、个人、社会等领域。创作就是战争，生命就是战争。
- 也就是说，你想说你的音乐完全和政治相关，对吧？
- 不，我觉得更多和某些宗教事务相关。
- 某些——哪些？
- 嗯???
- 你信什么？上帝什么的.....
- 不，我谁都不信。我认为一切从希望丧失开始。就这么说，从历史类比，我们最接近的是诺斯替教。早期基督教的诺斯替团体。

- 请问，你的音乐针对谁？
- 复杂问题。我们不针对谁。就是，我们每首音乐——是行动，生出大量后续行动。就是，我们现在……当然可以说我们指望谁。我们指望所有人。这是扔进水的石头。看涟漪……
- Egor，今天的年轻人怎么样？
- 嗯，不知道。我……
- 比如今天来的那些。
- 嗯，我希望这是好的年轻人，但社会现在情况非常悲哀。
- 悲哀在哪？
- 来了一代完全无精神的世代。我们失去了两三代，确切。社会走向的就是一代混蛋，确切。
- 你觉得怎么改变？
- 我就在试。为此得创造某种激情者运动。现在它……别抱幻想，我对最近几年没任何幻想，不会革命。但现在如果比1917年革命，我们处在1860年左右。就是，现在得从零开始，从头。
- 你不怕演唱会全是15岁少年？
- 不???
- 你知道吗，你没想过他们来不是因为懂你的歌？据我所知，和听你音乐的人聊过——他们根本不懂你歌的意思。只懂……
- 这很好。我就是要这样。
- 是吗？那为什么还要写歌，如果没人懂意思？
- 这些是对象，我们做完后和我们个人没关系。它们独立生活，有自己的生命。我们演出、创作时——更多是试图在无意识、能量层面影响听众。这正是需要的。其余都是附加，智力等等。而且这是知识分子领域的，那些其实一文不值的概念，因为真正有价值的东西——都不是通过智力、意识，而是从???那种领域。
- 自发性。
- 啊？
- 自发性。
- 对。
- 你说革命。你把自己看成这场革命的列宁，还是谁？我指1917年革命。
- 但问题是现在我不搞政治。如果搞——当然觉得自己是列宁。我们做的——是创造新意识形态、新意识。
- 为什么放弃政治？

- 我没放弃。不。只是现在政治到新层面。我们的行动在新层面。现在又出现那种得赶紧逃离、得跳出的情况。
- 请问，你觉得音乐和政治根本分不开？
- 对。我觉得世上没孤立的东西。全都互相联系。绝对所有。
- 请问，有个问题很感兴趣。很多传闻，你年轻时在精神病院。这是真的吗？
- 是。1985年代表大会前我和KGB有大麻烦。
- 就是真的？
- 对。我们受很大迫害，直到???结果我进了精神病院???他们把我关到代表大会。我们的吉他手被送去当兵，我们被非常残酷???
- 请问，为什么你总和其他乐队一起演出？不是只演自己的完整演唱会，而是先“火焰”，然后“祖国”，就是.....
- 这是???乐队。
- 不，我懂???但为什么总和他们一起？其实没人知道他们，来也不是为他们，他们也不讨喜，大家都等你。就是为了暖场，还是让这些乐队露脸.....
- 某种意义上.....如果.....
- 你是某种庇护他们，还是无意？
- 就是办演唱会的安排，否则办不成。暖场什么的???乐队，随便。我们.....情况是我们不做的。有人问：“我们能在你们前演吗？”——“请。”现在是“火焰”，之前别的。
- 关于政治，如果Egor允许，我占一秒钟。有个世纪初德国政治学家???, 写了???政治概念，他证明政治不是特定领域，只是体验强度。所以不能划分.....
- 你问题问得有点不对，我觉得，你不懂我们做什么。我们现在和一生做的——是示范怎么行动。不是做什么，而是怎么活，怎么行动。在每种情况怎么做。这最重要。
- 就是，你的歌给出这些问题的答案——怎么行动？
- 不是答案，是方式。榜样！榜样。我觉得正因如此我们被听，正因如此我们需要。
- 举个例子引用。
- 这不是引用领域。
- 怎么行动？
- 比如我现在怎么和你们说话。
- “自杀，毁灭整个世界。”
- 这就是在这种情况下该怎么行动？

– 不一样。有时这样。有时另样。像蜥蜴，有人抓尾巴，它???。人每次从情况中出来——大概是神秘、魔法、宗教领域。每次你???这样的人我叫???

– 请问，除了音乐你还做什么？有固定工作吗？

– 没有。

– 只搞音乐？

– 我是诗人、画家。我有很多各种事。我不能说我音乐人，不能说诗人。我再说——我们不搞艺术。我们做的不是艺术。虽然当然可以通过诗歌、音乐等视角看。但根本上，我们做的，甚至在这厅里——不是演唱会，是行动。

– 会有新书吗？

– 嗯？

– 会有新书吗？

– 有。但问题是我们总没法???我们发的一切——都不按想的。有恶心的删减、插入、剪切等等，错别字、错误.....

– 新演唱会？

– 啊？

– 新演唱会？

– 专辑？有。

– 演唱会。

– 演唱会？

– 对，在莫斯科。

– 嗯，会有。但莫斯科我不知道。最近会有原声演唱会。几天后在切列波韦茨还有一场。

– Egor，和彼得堡还没定？

– 嗯，普通原声。

– 原声，对吧？

– 对。

– 哪天——25号、24号？

– 22号。

– 22号？切列波韦茨？

– 啊，下一个。哪天？24号？

– 25号。

- 25号，对。或24号。24号。
- Egor，关于民族布尔什维克党.....
- 嗯，怎么答？我已经说过。
- 他没听清。
- ???意思统一战线。
- 就是，你们一起？
- 对，但有很硬的细微分歧。
- 什么？
- 比如民族政策。行动方式。比如报纸。报纸美学。就这样。这是长问题，我们???最好聊。
- 你在1988年采访说，最让你担心的是爱国主义浪潮，这是最大危险。得.....
- ???
- 现在怎么变了？因为你现在自评苏联民族爱国者。这个爱国主义和以前有什么不同？
- 嗯，我其实已经答了???
- 但我还没懂.....
- ???每次只是方法变。我们的方法总不同。就这样。那时敌对力量是掌权的。也许那时错误是我们用了具体政治符号，像共产主义等等。但那是惊世骇俗，很具体。它奏效了。就是，我们方法那时奏效。现在方法不同。敌人一样，只是叫法不同。???战争一样。只是更残酷，因为更伪装——在民主旗帜下什么的。

1995-11-19.txt

Егор Летов — 1995年11月19日莫斯科演唱会后新闻发布会

- 你对政治的态度？我听说你说过民族布尔什维克党什么的.....
- 具体什么问题？
- 你对民族布尔什维克党和共产主义者的态度。
- 嗯，这有点不同。
- 那就是两个问题。
- 我关系都好。关系都好。
- 和谁？
- 嗯，和共产主义者也。但要看哪些共产主义者。你对“共产主义者”这个词怎么理解？如果是久加诺夫???
- 久加诺夫、安皮洛夫、利莫诺夫。
- 我和利莫诺夫、安皮洛夫关系好，和久加诺夫没关系，因为久加诺夫除了形式上的名称，和共产主义者根本没关系。
- 那和利莫诺夫的好关系表现在哪？
- 嗯，我们在政治上像统一阵线一样行动。
- 你是他党成员吗？
- 不，我不属于任何党。
- Egor，请说，你们的乐队曾经是最诚实的乐队，真正向我们展示了我们生活在哪儿、生活在什么之中，突然现在这样的声明。你自己意识到吗？
- 完全意识到。我认为这和我们早期的行动没有任何矛盾。我们的行动。我认为这正是我们1985年开始的政策、方向、行动的延续，现在.....昨天就有新闻发布会，我现在得重复那些回答。在我们整个活动、乐队历史上，我们不是和共产主义者、不是和民主党人打仗，我们和的是社会某种心态。资产阶级心态。就这么说。庸人。在整个人类历史上，这种心态伪装成各种意识形态——可能是意识形态、艺术、政治，什么都行。每次我们做的——就是某种榜样，怎么在社会把活人逼进的任何情况下行动。就是，1985年我们对抗的人和现在对抗的人——没区别，同样的人，同样的社会，没什么不同。现在当然更肮脏了，但原则区别不大。
- 但你看到社会有什么积极.....
- 啊？
- 社会有什么积极变化吗？
- 一点都没看到。

- 为什么？
- 因为没有。明显啊。现在社会能有什么积极变化？完全腐烂、无政府、混乱、熵。这是死亡，国家在毁灭，民族在毁灭。改革这些年，所有我们最后二十年苏维埃政权还残留的精神价值，全被抹平了。
- Egor，为什么演唱会的外在布置变了，和去年莫斯科演唱会比，没政治口号了？
- 每次我们办的行动都完全不同。那时行动有特定性质，我们追求特定目标，现在追求另一个。现在有人想在政治上利用我们。我们不干。
- 谁利用？
- 各种党派。
- 选举前？
- 对，选举前。正因如此，我们原则上谁都不支持。
- 尤其不支持切尔诺梅尔丁！
- 还有盖达尔！（笑）
- ???魔鬼——这是平庸的独裁???
- 热夫通：切尔诺梅尔丁那里我们的家是监狱。我们的家——切尔诺梅尔丁的监狱。
- 不过像《百年孤独》这样的作品——几乎没政治动机，几乎是哲学的、抒情的……
- 我认为政治就是我们做的一切。政治不一定是口号，或者某种意识形态。政治就是你对周围现实的直接态度，在它所有形式中。
- 请说，明年就是Yanka离开我们五周年了。全指望你了，难道这个国家不会有某种，我不知道，纪念节、纪念专辑吗？
- 不知道，我和这没关系。
- 挑衅问题。
- 问题我不懂。嗯，我当然可以很硬地回答，可能听起来冷血——让死人埋葬他们的死人。活人的位置在活人中间。就是，我根本不认为她死了。从根本上。而所有那些葬礼式的节日、纪念Bashlachev什么的——丑陋、耻辱。
- 请说，一般……
- 我们这种人只有死了才被爱，就这么说。现在如果我死了，所有人都会大大松口气，开始把我封圣，会闹成什么样……就像Vysotsky那样。我们要活。原则上。
- 来自异教杂志的问题——你怎么看异教？
- 你指什么？问题很广。
- 嗯，《傻瓜》——据我所知，本质上是按异教祈祷写的。

- 这.....不完全是。嗯，就是某种咒语。
- 我懂，当然。
- 异教——是像犹太教那样的宗教。
- 为什么？
- 因为它有特定等级。
- 不，我指罗斯异教。
- 就这么说，我对所有宗教都极端负面。所有。
- 就是，纯粹无神论者，可以这么说？
- 嗯，就这么说，从宗教形式，我最接近早期诺斯替教、科普特人。
- 不，诺斯替教原则上明确否定犹太教和基督教。早期肯定是这样。诺斯替主义很广，你能说具体哪个学派吗？
- 异教——它假设某种等级。
- 对。
- 我任何等级都不.....
- 但所有等级最终是在你的土地上建立的。
- 嗯，不知道。我不管这个。我忙别的——我创造自己的等级。就这么说——我和我的乐队、我们整个圈子、和我们一起战斗的人，都在创造宗教、摧毁、创造新的等等。这是创造特定价值系统。
- 但某种程度上这是无神论，本质上。
- 嗯，随便怎么叫。可以反过来叫，最高宗教性。
- 现在音乐有什么让你感兴趣的——当代的、本土的、世界的，没？
- 没有。
- “Nirvana”呢？
- 没什么感觉。嗯，从西方流行乐队来说，还不错。
- “是”？
- 嗯，从流行那种。
- 哪支？
- “Nirvana”。
- 但它对你有意思吗？
- 没有。

- 从来没有？
- 完全。
- 就是，当代根本没什么有意思的？
- 当代根本没什么，摇滚早就结束了。
- 老的东西现在还有什么对你 актуально？
- 60年代。
- 还是？
- 对，但严格特定的。
- “Doors”？
- 啊？
- “Doors”？
- 不，“Doors”我完全不喜欢。我觉得那乐队恶心。
- 具体名字……
- 不，乐队还行，但Morrison作为人我非常不喜欢。我们听原始的美国车库自制乐队、业余的。
- 60年代的？
- 对。
- 具体？
- 完全不知名的。其中最知名的——“Sonics”。我们收集这种音乐，稀有音乐。就是，我们听摇滚还是民间音乐、城市音乐的形式。
- 当它带着异教。
- 嗯，到1967年前。当它还没成艺术。还没成文化形式。那时它马上被收买。
- 请说，你们的车库声音——是目的本身，还是不可避免？
- 不知道，可能两者都有点。两者都有。问题是，我们不搞艺术。我们做的不是音乐，是行动、特定行为。所以……
- 就是，传递能量的方式？
- 嗯，就这么说——对。某种能量、信息交换。
- 各位，最后一个问题，新闻发布会结束。
- 从根本上，我们做的更接近魔法，而不是文化。
- 好了，最后一个问题！最后一个，发布会结束。

- Egor! 你不累吗?
- 不? 没问题了? 那好了。各位的。结束了。
- 从根本上不累。
- Egor, 还打算出哪些光盘?
- 光盘——不知道。问题是, 不是我们发行。我们只负责录。我们录专辑。
- 有新专辑在录吗?
- 我们录了两张。一张《日转》, 一张《新的一天》。还剩一点???我们没结束???
- 好了, 各位!
- 它们会以磁带形式出, 对吧?
- 不知道怎么出。我们不知道谁发行。就是, 我们现在任务——录完。谁发行、怎么出、什么形式——我们.....
- 就是, 现在出的光盘, 你们没关系?
- 没有, 都是盗版。
- 盗版?
- 对, 盗版。
- 用“GrOb Records”厂牌?
- 嗯, 对。我们没签任何合同, 没拿钱, 更别说我们连光盘都拿不到。
- Egor! Egor, 你们打算拍MV吗?
- 不, 不打算。我们和电视原则上完全没关系。
- ???“卡斯塔涅达没写这个”——你读过卡斯塔涅达吗?
- 读过。
- 你怎么看他?
- 早期几卷态度好。嗯, 他是流行作家。嗯, 这是很长的谈话。???前几卷。他的原则好。但他是流行作家。就是, 用流行形式传达某种知识。他从哪得到的——另说。要么他是人类学家???搞???这是廉价美国???
- ???现在有什么 актуальные作家吗?
- Актуальные?
- 对你来说是。
- 很多。???完全不是。我可以说我喜欢的。我喜欢亨利·米勒, 我尽量快读完。我不知道, 好像从我们歌里就清楚我们喜欢什么。

– 莫斯科最近有演唱会吗？

– 不知道，我们一年演两次巡演——春和秋。现在去切列波韦茨、列宁格勒，可能托木斯克，就这样。

– 然后休息，录专辑？

– 对，我们录专辑，可能春天演。如果有人请——我们乐意到处演，但现在有困难——政治原因，或者其他。

– 我们大厅被砸???

– 嗯，很多各种原因。有人不请，因为观众砸大厅等等，很多原因。

[...]

继续：Letov和唯一记者的谈话。旁边另一个人只在录音机上录。

???大众摇滚完全???明确???所有有意义的东西，比如听的，或者???做的——车库和地下??

???苏维埃时代是这样，一切从车库、地下室开始，然后上体育场，现在又回到车库地下室？

???

???

当它上体育场——意味着要么???在特定激情者环境中???力量，去搞革命。就是，这是革命.....

???在体育场，但还是革命???

对。要么某些力量试图某种方式抹平???通过???怎么说？

第二个人拿着录音机说了什么，记者手势让他闭嘴。

???

???无所谓???

马赫诺对Letov说了什么。

啊？

马赫诺对Letov说了什么。记者对马赫诺说了什么。

就是，通过同化.....同化。对。试图同化某种东西.....就像朋克，就像???等等。为此得证明这是好的、大众的，就这样。

最主要，据我理解你???政治系统???

问题不在???。问题不在???那里没???

???

它该更???每次从任何陷阱跳出???不管什么形式???不管文化、美学，被强加的。现在???比???更重要，被大众媒体强加的???嗯，来吧，现在???

Letov站起来。第二个人拿着录音机问：“可以和您???”。马赫诺对他说：“稍等”，推开他。
对，但那里.....???现在，现在。

马赫诺把Letov拉到一边，他们谈话，但什么都听不见。

1995-11-22.txt

前言部分

今天您将听到我于11月21日录制的一段与叶戈尔的长时间采访，也就是“民防”乐队和叶戈尔·列托夫访问我们城市的那一天。我和叶戈尔愉快地喝了啤酒，在谢尔盖·赛贡的摄像机严密监视下进行了有趣的交谈。采访结束后，我们“袭击”了当地乐队“夜间新闻”贝斯手安德柳沙·图奇科夫的“日古利”车，一起去了年轻艺术家展览“第五纵队”。坦白说，我对这个展览不敢妄加评论。展览结束后，我们和列托夫一起去了私人公寓，那里“民防”全员已经在等我们。在美味的烟熏鸡、啤酒以及一些更烈的东西陪伴下，我们度过了晚上的剩余时光，讨论各种问题和让我们激动的事件。第二天，11月22日，举行了演唱会，我在戈沙·菲利波夫的帮助下录下了它。正是他和他的“酷蛋”提供了“民防”所需的设备。今天节目中您将听到演唱会的一些单独歌曲。现在我再次提醒大家，今天节目的主题是——“民防”领袖叶戈尔·列托夫的独家专访。

主要采访部分

我们今天的嘉宾是叶戈尔·列托夫。你好，叶戈尔。

你好。

老实说，我想我们切列波韦茨的所有发烧友，那些理解、聆听并热爱另类音乐——也就是俄罗斯地下音乐的人——都非常高兴，尤其是我本人。所以第一个问题，既然我们现在就开始采访。你曾经是一个非常出名、极具争议、轰动一时的人物。你和你的“民防”乐队从80年代中期一直到1990年左右都是这样。之后出现了巨大的断层、停顿、真空。没有人知道你在那段时间做了什么。只有一些传闻、某场演出、一些模糊的信息。非常想知道从1990年到现在的这五年——这五年里发生了什么？

我们花了两年时间录制专辑《百年孤独》。我们原则上拒绝巡演，直到1993年莫斯科发生那些众所周知的政治事件之后。我们决定重新参与社会生活。事情是这样的，大约在1990年左右，我们开始被人利用，用粗俗的话说——被当成了流行音乐，我们变得流行，我们变得……

我懂，我懂。

对，我们变成了一种流传很广的流行符号。一旦有人给我们强加大众游戏规则——我们立刻退出。我们在1990年就这样做了。现在其实也还在做，只是方法不同。那时是一种，现在是另一种。

如果不是秘密，现在的方法是什么？

比如，我们刚开始的时候，还是苏联政权，1985年，那时的方法很简单明确——就是反苏的挑衅行为。归根结底，我认为我们做的一切都是对某种资产阶级的、庸俗的、市侩意识的战争。因为无论哪个时代，当权者永远是同一群人，不管他们叫什么名字。术语变了，当权者没变。那时我们有特定的斗争方式。我们使用了反苏符号，比如脏声音、脏话等等。这很有效。石头砸到了该砸的地方。后来我们的斗争方法一直在变，每次都在变，这可以从我们的创作和行动中看出来。因为我们其实不是摇滚，我们不是音乐家。我们在做行动。从宏大意义上说，我们做的一切都是在展示：在任何情况下应该怎样行动的榜样。

也就是说，“摇滚作为一种生活方式”这个说法完全适用于你和你的乐队？

是的。

从1984年到1990年，你的音乐创作带有斗争的性质。现在呢？

至今仍然带有斗争性质。《百年孤独》这张专辑，我认为就是——完全彻底的一记重拳砸向整个花园！只要有人开始对我们有所期待，我们就做出完全出乎大众意料的东西。只要有人给我们强加游戏规则——我们就退出这场游戏，创造新的规则。

叶戈尔，在这次谈话中我想了解你和扬卡的关系。

我们是同一条战线上的战士。我们关系很亲密，有友谊等等。但归根结底，我们是同一条战线上的战士，在同一个战壕里。我们一起工作。

现在说说乐队阵容吧。你那位老战友库贾·乌奥还在跟你一起演奏吗？

当然。

还有谁？

当然有杰夫——伊戈尔·热夫通，从1987年开始就是我们不变的巡演吉他手。贝斯手叶夫根尼·皮亚诺夫——真正的马赫诺后裔，按他哥哥彼得的血统。鼓手萨沙·安德柳什金。

那些颇具传奇色彩的摇滚人物，比如“经理”和“黑卢基奇”现在在干什么？

什么都不知道。我很久没见过他们，也没有联系，老实说，也没什么愿望。可以说——他们现在在从事某种宗教活动，愚蠢的基督教活动。卢基奇成了天主教徒，经理陷入了东正教。从那以后我就跟他们没有任何联系了。

现在来一个有点挑衅的问题。你对酒精和毒品的态度如何？

我态度很好。我们所有人都态度很好。

它们在创作你的作品中具体占什么位置？

这么说吧——位置相当大。因为……有两种人，不是说所有瘾君子、酒鬼。一种是弱者，因为意志薄弱、没事可做才吸毒酗酒。另一种人是把这当作手段、工具，去达成某种目的。我们属于第二种。对我们来说，毒品首先是实现创作目标、创作任务的手段。在演出时、录专辑时等等。

也就是说一直都有……如果不是秘密……

不是说一直都有，但我对这个态度很正常。

如果不是秘密——都用哪些？

从酒精到LSD。我更喜欢兴奋剂。兴奋剂和LSD。这种东西……甚至可以说不是毒品，而是清醒剂。有让人醉的东西，也有让人清醒的东西。我当然更喜欢让人清醒的。而且酒精我也非常喜欢。

明白了。叶戈尔，你以前听什么音乐？现在更喜欢听什么？

我听60-70年代的苏联歌曲——这是我们最爱的。还有60年代的摇滚。我认为我们不是80年代、也不是90年代的等价物。从价值观体系、能量等等来说，我们其实是代表60年代摇滚革命的乐队。因为摇滚只有在它是革命的时候才有意义。一旦它变成某种文化、艺术、商业的一部分——就像我国解体后和西方从1972年左右开始的那样——那就是荒谬、愚蠢、毫无意义。只有当你相信摇滚能带来彻底的、全面的改变时，才值得从事摇滚。但为此你必须知道自己想要什么，对自己的言行负责，知道为什么想要。我们做的事——可以说，我们是最后的莫希干人，在捍卫60年代摇滚革命的价值观。我们听西方的60年代车库迷幻，不知名的那种。我们收藏大量录音，有巨大的唱片库。

现代风格和流派呢？

我喜欢现代的车库乐队。自制的那种。我继续说。我认为摇滚就是现代的民间音乐。因为那些裹着头巾、穿萨拉凡的老奶奶——那是愚蠢的，民间音乐已经结束了，至少是我们理解的那种民间音乐。摇滚就是现代应该有的民间音乐。当然，当权者做了所有能做的，把这些价值抹平，把它变成流行文化的一部分。但实际上，它本来就应该是民间音乐、院子里的音乐、真正的民间文化。我们听的都是完全不知名的自制车库乐队。我认为一切都靠它们支撑。

你们是怎么获得这些录音的？有什么渠道吗？

怎么说呢……甚至不是渠道的问题。只要你真的想要，你总能得到。愿望最重要。当然有渠道。其实全国像我们这样的人不多，我们都互相认识。谁想加入——都可以，我只能这么说。

你觉得现在俄罗斯的乐队里，哪些值得一提？

那些跟我们同一条战线的人。比如“生存指南”以及跟他们类似的人。从老乐队来说——已经不存在的苏联乐队——我最喜欢的是“DK”。虽然他们的美学和创作方法跟我们不同。从现代的……

你知道奇格拉科夫（也就是奇日，彼得堡摇滚人）的作品吗？我想知道你对他的歌怎么看？

我个人对他本人态度很好，我们关系不错，当时认识过。但对他的歌……

对他的音乐呢？

极其负面。因为那不是摇滚，那是垃圾、胡说八道。现在的俄罗斯摇滚基本上都是西方现代流行音乐的混合体。他弹的——就是克莱普顿、“Dire Straits”之类的东西混合。摇滚是进攻，是战争。我觉得……

我觉得奇日只是把自己的诗配上一些吉他和弦，里面没什么真正摇滚的、撕裂的东西。

我听得够多了。问题不在这里。问题在于他的创作里没有进攻性。摇滚就是极端主义，非常可怕的极端主义，是战争。是不可想象的东西。而他做的是某种顺从主义的、匠气的东西。

你现在最大的问题是什么？你的战争还在继续吗？

如果这是战争，当然有问题。但我当然还是像1983年开始时那样，充满力量。我们不能放松，我们是战士。

你曾在一次采访中说，遗憾没有找到一两个跟你一样的人，一起改变世界。

我写过这个，是的。

现在你的说法是你充满力量，这好像有点矛盾……

我这么说吧——我自己承担了责任。必须自己做所有事。永远不要指望别人。既然挑起了担子，就不要说担子太重。只能完全依靠自己。没有上帝，没有仁慈的沙皇。只有你自己，在这个世界上做事，能实现任何你真正想要的。

说几句关于在我们城市演出的情况吧。是谁提出来访问切列波韦茨的？

科列索夫。

这是你的……

对。

……老战友？

对，我们的老战友。

巡演一般是怎么组织的？有计划吗？

当然有计划。我们一年大概巡演两次，几场演出，就这样。

巡演的城市圈子怎么定的？是你自己决定？

哪里邀请我们，我们就去哪里。哪里有正常条件、正常合同、正常的人类态度——我们就在哪里演出。最好不是中心城市，因为我们非常讨厌中心城市。虽然最近我们在莫斯科演了几场，效果很好，观众也很棒，这让我很惊讶。但最好不是莫斯科，不是中心。是正常的、活生生的俄罗斯城市。

乐队里有行政团队吗？经理、制作人、组织者？

目前没有。通常一直有经理，但现在那个经理因为各种原因不再跟我们合作了。我现在邀请科列索夫来做这个职位。我很乐意跟他合作。

媒体经常指责你是共产主义者，或者法西斯主义者。你自己能不能说说你的政治立场？

有人告诉我，最近电视上播了一些胡说八道——说我曾经是自由民主党成员，或者什么共产主义者。我不是任何政党的成员，也从来不打算加入任何政党。按信念，我是极左派。红旅——就这么说吧。但这是我的个人信念。现在很多政党在大选前试图利用我们，利用我们的知名度。我们做一切可能做的，坚决划清界限。我正式声明：我不属于任何政党。我们支持共产主义者，但不是久加诺夫那帮人。比如安皮洛夫那帮。但这是我们国家唯一多少符合我们观点的政党。因为那是真正为正义事业斗争的劳动人民。除此之外我们不跟任何人合作。

你现在录音用的设备已经相当专业。但你的歌里还是有很多走音。是故意这样，还是对录音的随便态度？

两者都有。一部分是故意的，一部分是因为我们在家录。所有专辑，包括《百年孤独》，都是在家用两台“奥林普斯”录的。我认为这是正常方式。

为什么？

这还是在继续谈车库音乐。我认为摇滚就是院子里的、车库里的、自制的音乐。我们一切都是自己动手。在录音棚里不可能做出家里那种精神。现在我们的设备……我们刚录完两张新专辑。一张叫《新的一天》，另一张叫《太阳旋转》。都是比较的专辑。用好设备录的，但还是在家。结果发现用好设备录反而更难。所以这两张花了一年多时间。声音会很沉重、黏稠，哥特和重型金属的混合。接下来——我们顺便说到计划——以后做什么。会有专辑《祖国》——60年代苏联歌曲。然后项目叫《教堂台阶上的基督》——类似“Ministry”和“Butthole Surfers”混合，非常沉重、硬核的摇滚。

类似——就是说……

当然不会真的像“Ministry”……但如果要类比，我总是用类比来说。我觉得是那个方向——金属、“Ministry”加上脏重的那种……

现在很多人觉得用类比来说明声音已经很正常……

对。但不管怎么说——最终还是会不一样，因为终究是自己的东西。

“民防”有一大群粉丝，很多把你们跟“ХЗБ”（Хуй Забей）和“加斯sector”放在同一级别。你对这样的粉丝怎么看？

对粉丝我只有一种态度。听我们歌的人……我说过一个原则：拿了就还。我非常感谢所有帮助过我的人——我读过的、听过的。我做的一切都是把拿到的东西还回去。我希望能出现一代人——新的战线——那些年轻战士，那些听我们的人，支持我们做的事。如果有一天我们手中的旗帜（但愿不会）掉落，希望有人能接过旗帜，继续前进，继续我们的事业。这就是我想对粉丝说的话。仅此而已……

你看到地平线上有这样的集体、这样的人，或者至少这样的想法吗？

目前我还叫不出名字。没有这样的。现在的情况是——我们和罗曼·涅乌莫耶夫像是最后的莫希干人，继续做这件事。但不知为什么还没有别人。有一堆乐队，要么模仿我们，要么做别的。不要模仿我们，要做自己的、完全不一样的。

不想冒犯你，但很多cult乐队的领袖都认为自己是特殊的人。你也说自己是最后的莫希干人。

我对自己的话负完全责任。对自己的话负责非常重要——不只是话，还有行为。一旦你负责任——你就有了清晰，对自己处境的理解。我不是谦虚的人，老实说。我并没有自大狂，请正确理解我。但现实就是这么悲哀。如果是这样，我能怎么办？我其实很愿意把旗帜交给下一代，然后离开——不是退休，而是去做更适合我的事。比如魔法或者灵性实践。

也就是说，你在魔法和灵性领域也有不少了解？

这么说吧，最好不要谈这个。

那就不谈了。

对。我愿意离开，去从事那些实践。但问题是……比如在政治领域，我们长期占据着一个空位。谁现在代表民族布尔什维克运动？利莫诺夫——作家，根本不是职业政客。列托夫——音乐家。或者怎么称呼他？

我觉得利莫诺夫与其说是政客，更像是丑闻人物。

不，利莫诺夫是好人。很好的作家，非常好的作家。杜金——政治学家、学者。我们是在填补空缺，没人愿意干这些脏活、累活、恶心的工作。我们不得不干。不是为了事业，我们根本不在乎事业。我们不得不干别人不愿意干的事。而所有人都像看足球一样给我们加油：加油，跑啊，进球啊。这很悲哀。

这只是你的看法。也许有人觉得自己也在从事这项活动，只是你认为它不符合应有的框架？

怎么从事？如果你真的想要，你就会做到。大多数人不是想要，而是想要想要。明白区别吗？我想想要点什么。因为真正的、完整的愿望——它会实现。这是魔法的东西。真正下定决心的愿望——任何都能实现。但绝大多数人，99.99%——他们只是一生都在“想要想要”中度过，然后带着它死去。

我读过很多关于你的各种信息，看过几个视频片段，感觉我今天见到的完全是另一个人。相比狂暴的八十年代，你变了很多。

我只是表现得不一样了。但本质上我一直是这样。你以为我是另一种人……当然，我变了。

怎么变了？

我认为变的是斗争方法，人还是那个人。我可以为自己负责——只为自己负责。我还是原来的我，但方法变了。而且……首先，我埋葬了很多亲近的人。我们都在不断死去。这会留下痕迹。那时我年轻，可能有点急躁残酷。现在我聪明了一点，但也许在某些方面变得更残酷了。

非常感谢你，叶戈尔。希望还能再见面。

也谢谢你们。

附加片段

饭桌谈话片段（与不知名对话者）

我认为，应当获胜的意识形态，是那种最能同时给人权利、自由，同时又限制……

和保护。保护。保护。保护。保护。这才是最重要的。现在人最需要的就是保护。现在人没有任何保护。有一些权利、自由。但人需要保护。比如小时候，我没钱去商店，我可以找任何人、邻居，说：“同志，我遇到这种情况……”

叶戈尔，对不起打断一下……

更别说如果妈妈死了，我不会像我们离开时那样坐在莫斯科通道里，举着牌子：“救救我们，妈妈死了，没钱安葬。”明白吗？已经到这种地步了。

当地电视台采访片段

……那些愿意跟你赴汤蹈火的人。“民防”分队真的存在吗？这是否带来某种责任？

当然。

这难吗？

我们做的事——不是在收集追随者队伍。老师不是教学生，老师是教老师。我这辈子、在创作中——甚至不是创作，而是在行动中——最想达到的，就是创造一个先例、一个榜样，让人们明白应该怎样行动——像我们一样，但又不像我们。不是模仿等等。

为纪录片《切列波韦茨三日》做的采访片段

我希望有跟我们一模一样的人。我们是掠食者。我们不需要食草动物跟在我们后面，我们需要掠食者。而且是我们能被取代的那种掠食者。我会很高兴放下武器，离开这里。只要有人能举起旗帜继续前进。但既然没有这样的人，我们就不得不做一些也许现在已经不属于我们的事。

我们做的一切——就是展示、在任何情况下应该怎样行动的榜样。我们是极端分子。而且我们不是理论家，我们是行动者。

社会出现的空缺——被不是职业政客的人占据：利莫诺夫、列托夫、杜金等等，明白吗？我们本该去做别的事。戈沃鲁欣之类的人。但我们不得不承担，因为不知为何没人愿意干这肮脏、沉重、在各方面都很恶心的工作。那就我们来干吧——带着所有由此产生的、也许非常残酷的后果。

是科列索夫打的电话——你们传奇人物，组织过你们声学节的老同志、战友。他打电话邀请——我们当然就来了。

我们从莫斯科来的时候，先是被吓唬，说这是个可怕的匪徒城市、工人城市。结果来了——完全正常、活生生的好俄罗斯城市。观众非常棒。一切都很棒。我非常、非常惊喜。谢谢你们。

1996-10-21.txt

叶戈尔·列托夫（安娜·沃尔科娃参与）在卡拉干达演唱会后台房间的谈话，1996年10月21日

与某位当地人——很可能不是记者，只是组织者的熟人/粉丝。尽管如此，最终还是形成了一次相当完整的访谈。

你跳舞的样子——我那哥们儿说——像个坏掉的机器人的塑料动作。

叶戈尔耸耸肩。

就是这种感觉.....然后你知道吗，我看过萨满在狂喜状态下怎么跳舞。我直接就联想到了，最直白的平行，你懂吧，就是感觉有某种能量——黑暗的还是光明的，我不知道——通过你猛地喷涌出来.....

叶戈尔耸耸肩。

但就是那些动作——我看了，你懂吧.....

叶戈尔说了点什么，但对方没停，叶戈尔的声音被盖住了。

.....我试着自己扭了五分钟——汗都出来了，虽然我平时运动挺多的。

[...]

后台，安娜·沃尔科娃在手风琴上弹音阶。

.....我可能在演唱会上会丢掉体力。你懂吧，后来我听了你的《跳-跳》，对吧？不是，先是单独听的《跳-跳》这首歌.....

不是，在演唱会上我.....有一次演唱会——我演出后掉了四公斤。

也许吧，我不跟你争。

对。

就是单独听《跳-跳》这首歌——你懂吧，我觉得里面描述的是最真实的 mysticism 体验。
???

那你问这个干嘛???

我感兴趣的是??? 我知道，巴什拉乔夫???

???

??? 就是有这种感觉，你懂吧，我们聊过，我读到过.....

我们不是玩这个，我们是干这个的。

不是，我是说那种活跃度.....

我们在这件事上是专业的。

.....是这么进行的，对吧？

不是，那还能怎么说？你问这个是什么意思？你到底想说什么？

我是说.....

我关于这个.....我不想大肆宣传，因为.....另一方面，我其实也无所谓，因为我这人没啥心理负担，当然我也可以说。嗯，对，我们确实在搞这些东西。每一场演唱会都是一场特定的魔法行动。[.....] 我是怎么动的，你懂吧.....得让身体自己允许.....[.....]这些年我们松懈了。所以现在身体状态非常差。我们胖了，你也看到了，我们变得这样.....

胖了。

对。就是我现在.....我第一次超过了60公斤，以前我一直保持在57公斤左右。嗯，我本来是撑着的，现在65公斤了。我觉得这太过了，太.....我们录了一年半专辑，几乎没出过家门。一年半——出了两张专辑，就是那次录音。我不知道，纽蕾奇，这个叫什么综合征？就是不出家门.....啥体力活都不干.....

安娜·沃尔科娃：我不知道。

.....其实就是没什么体力活动，就坐在椅子上。最近一年我们变得非常.....

A.V.：你是想知道医学名称？

对，医学名称。叫什么？

A.V.：我不知道。

但肯定有个名字。

A.V.：这叫运动不足（гиподинамия）。

对。运动不足发生在我们身上，我们一年半几乎没演出，但消耗了巨量的能量.....我们现在录的两年的东西——非常，怎么说呢，超乎寻常。也许是人生第一次，历史上第一次，出现了以前没有过的两张专辑。里面没有一个音是清醒状态下录的。[.....]我们投入了这个。整张专辑完全是.....最大限度地真诚！就是.....

A.V.：对，而且如果今天录不出来——最好推到明天。后天，再推一周。

就是，30升干邑，30升.....我们后来算了多少——记得吗？30升干邑.....

A.V.：光录一个人声就用了30升干邑。

人声，对。用了.....33升干邑，就录一个人声。

A.V.：那是一整桶干邑啊！

而且这不代表他醉了——他没醉。就是.....就是把人逼到极限，什么都不剩了，然后在那之后才录的。就是这样，我们花了一年半毁在这上面。结果现在我们全团身体状态非常差，因为消耗了巨大的.....

A.V.：可疑的状态。

我录了很多是用兴奋剂的，因为这个原因我现在心脏什么的全都出问题了。嗯，就是我们纯粹是透支干了一年半，从早到晚一年半，你想象一下，一直在录音，对吧？

对，这是……

就是。就是……就像查理·卓别林拍电影——他折磨剧组一个月，让他们在早上5点起床……

A.V.：对，所有人都准备好了，所有人都来了……

“都准备好了吗？”——“好了。”

A.V.：大家都来了，他却说……

来了，他说：“今天不拍。”

A.V.：“今天不拍。”

“不拍。今天不拍。”

科波拉拍《现代启示录》也是这样。

我们……我们也是这样。而且在某个时刻你明白，你在拍，然后——哇！——就出来了你要的东西。所以我们这两张专辑……？？？

总之，你知道……我打断你一下。我那时候开始听“民防”……第一次听到……我们那边的反应各不相同……甚至不是“民防”，而是涅乌莫耶夫的歌——就是你们《生存指南》那张专辑。嗯，我超级喜欢。我邻居是个超级爱骂人的，他老放：“苍白如列宁，钢铁如斯大林。”他最喜欢这句。

其实原词不是那样的，是我改的。原版好像是……好像是“我的鸡巴”不是苍白的，而是“伟大如列宁”，大概是原版。而且不是我改的，是杰夫改的。不是我唱的，是杰夫唱的。

对啊，当然，声音听得出不一样。

对。

后来你在《反文化》那本书的自传里写过，是杰夫唱的。

是杰夫唱的，对。

对。

我在那儿弹吉他。

然后我就开始收集录音——整体感觉超级疯狂。就是太出乎意料了。你懂吧，就好像……想象一下：在完全陌生的国家，比如火星上，遇到一个人，他说些你听不懂的东西，但又特别亲近、特别珍贵。我超级喜欢。今天早上我一醒来说：“哦！列托夫要来了！太好了！”。就是这样……

我也不知道，我总有种感觉，我们在全中国跑了这么多年——对吧？——好像总有某种特定类型的人，就好像我们一直认识……即使现在——我第一次见你——对吧？——就好像……

A.V.：很轻松。

超级轻松.....速度之快.....就好像认识很久了。你懂吗？我们莫斯科的演唱会，总有那些老朋友来，就是跟我们一样的人。嗯，就好像一个民族，我不知道还能怎么形容。在列宁格勒，到处都是。至少，我们做的不是青年的事，不是摇滚，是别的什么.....

我打断你一下。我跟一个人聊过，他去过莫斯科的“民防”演唱会，他说，他听你挺久的，算是同情你的人。他说现在情况完全不一样了。就是来了一堆12-13岁的小朋克，打架什么的.....

对，那边很.....

.....一些莫名其妙的举动。

A.V.: 嗯，来的人各种各样。

[...]

.....有过冲突情况，对。最近在莫斯科的几场演出——简直太.....记得吗？这是我们人生第一次在台上???跟保安???

摄像师：叶戈尔，对不起.....

啊？

摄像师：你能坐下来吗，不然窗户的光.....

哎，你干脆之后再剪吧，因为我现在这样???

摄像师：不是，坐着聊也一样.....

A.V.: 待会儿太阳就没了！

因为我坐着觉得自己像个傻子，这样???

摄像师：不是，坐着聊，内容都一样。

那我坐下来，摆几个姿势什么的。

（翻译结束）

这段对话非常口语化、碎片化，充满了现场噪音、打断和省略。如果你还有更多俄语采访文本，继续发来，我会接着完整翻译成中文。

1997-05-16.txt

以下是您提供的俄语文本（叶戈尔·列托夫1997年5月16日在莫斯科演唱会后的新闻发布会）的完整中文翻译。翻译基于您给出的原文，力求忠实于原意、口语风格、跳跃性和现场感，包括省略号、重复和不完整句子。安娜·沃尔科娃（Нюрыч）偶尔插话。

叶戈尔·列托夫新闻发布会，1997年5月16日，莫斯科演唱会后（体育综合体“克雷利亚·索维托夫”）

有多少人来你们的演唱会，你们不感兴趣吗？

不，不太感兴趣。反正我们不感兴趣是因为票价低而吸引尽可能多的人。我们有.....怎么说呢.....我们有非常特定的观众，非常特殊的群体。它不取决于票价，也不取决于什么.....就是社会里某种非常奇怪的阶层。很难用一句话概括。这是那些年轻人，就在窗外晃荡的那帮人。而且他们也很奇怪。我最近在采访里说过——两年前我住在莫斯科红卫兵区，坐地铁去办事。突然看到一大群人，样子吓人，全戴着头巾，鸡冠头，身上到处是别针。“妈的！”我想，“现在他们认出我了，要开始问傻问题了。”他们围住我，开始问贝利亚耶夫，问三岛由纪夫，问其他什么。而且问的问题完全离谱。那些人最多15岁。我觉得这是社会里某个特定的年轻一代，他们有意识地拒绝融入任何体系。任何体系，包括民主的.....

其实您是个成年人，您的歌是给成年人听的.....

我不觉得我的歌是成年人的歌。我的歌是动物的歌。或者说是被逼到拿起自动步枪的孩子唱的歌。就这么说吧。我们做的一切其实是反——怎么说呢——反成年文化，反这种成年文明。我们做的一切。实际上我们做很多事。比如现在我们准备拍电影，我们写书，我们的活动范围很广。从大局上看，我们做的一切大概是在创造某种新的意识形态、新的宗教。

但要判断你是属于文明还是反文明——这还是需要成年人的视角吧。

为什么？不需要。这是不同文化之间的斗争。我认为我们捍卫的是大写的文化。而我们现在拥有的——是它的完全抹平、腐朽，在所有层面。西方我就不说了，那里早就彻底结束了，根本没有文化，也不可能。全是死区。

为什么您认为西方不可能出现类似“民防”这样的现象？

因为如果可能，它们早就出现了。但没有。

好吧，在当代文化中，还有谁像您一样向大众传播这样的想法？

我们不传播想法。

也就是说，你们跟意识形态完全无关？

怎么说呢，当然我们可以从意识形态角度解释一切。但这不是主要的。我们更多是在情感层面传播。因为思想层面的东西不起作用。1917年革命不是因为大家读了马克思，不是因为《资本论》重要。没人读《资本论》，它对谁都没用，抱歉这么说。从来没用。是因为某种情绪，那时的制度加上那畸形的东正教，把所有人烦透了。就是完全腐朽的想法。于是出现了新宗教——共产主义。取代“上帝的仆人”的是土地的士兵、劳动者，对自己的行为负责。这场革命.....到现在还被误解得很严重。而且共产主义者和民主派都误解得很蠢、很教条。

其实要理解革命的本质，得读巴别尔和普拉托诺夫。

请问，您经常跟记者交流吗？记者多久问一次关于音乐的问题？

不知道……怎么说呢……我不觉得我经常跟记者交流。演唱会后会聊。有时间问，有时不问。问音乐的问题时，通常很蠢。因为在我们国家音乐界的情况……怎么说呢……完全原始。听的鬼知道什么。打开什么《莫斯科节拍》之类的——简直丢人。听的都是垃圾，一些所谓的独立乐队，谁需要它们？正因为没人需要，它们才独立。真正有价值的乐队——是“披头士”、“The Who”、“Dead Kennedys”……真正有价值的乐队会风靡全世界。他们夺取精神、创作的权力。而这些独立乐队就像蟑螂一样爬来爬去。而且还被歌颂成什么好东西。怎么回事？

您的音乐是……是完全的和谐……？

这根本不是音乐。完全不是音乐。

……还是与周围世界的完全不和谐？

我解释过了——我们做的东西跟音乐根本没关系。哪怕有，也很间接。所以我们通常弹得很笨拙、很差，在演唱会上忘词什么的。其实我们做的是能量、情绪、与观众的某种交流。早在1988年，我好像在《反文化》里说过，我们做的东西像萨满教。从那以后这个词被严重庸俗化了，大家开始大规模“萨满化”。我们被归入某种魔法活动。但原则上是的，这大概属于魔法之类的东西。

您已经很久没用80年代那些和平主义符号了……

我从来没怎么用过那些，我从来不是和平主义者。

也就是说，和平主义作为世界观对您完全陌生？

绝对。

在当代理解下。

当然。绝对。从来没接近过，从来不是，以后也不会。

朋克摇滚是您向接受您创作的观众传递能量的唯一形式吗？

怎么说呢，我其实是诗人。我写诗，做各种事。特别的，我打算认真从政。

如果不是秘密，现在哪些政客跟您亲近？

卢卡申科。

您在家经常开演唱会吗？比莫斯科多吗？

在家——在鄂木斯克？从来不开。

为什么？

因为我住那儿。我不想每天都这样（指着窗外粉丝群）。我尽量在鄂木斯克散布谣言，说我不住在鄂木斯克，说我住在莫斯科或者郊外，因为……

不喜欢？

不喜欢什么？（指窗外）

嗯。

怎么可能喜欢？我在那儿工作。是的，我在那儿工作。就是……

是说录音室工作？

录音室，还有其他一切。那是我能最大限度放松、集中、创作、写东西的地方。就这样。

我能一下子问25个问题吗？

请问吧。

首先，关于音乐。我很早就认识您哥哥。从“DK”时代就知道，我有充分理由认为……

“DK”是个好乐队。

……“DK”对您成为现在的您有影响。

不知道，我很晚才听到“DK”，1988年，完全意外。因为我根本不听苏联摇滚，没什么可听的，耻辱的事。莫斯科摇滚一直以可怕闻名。什么苏卡乔夫之类的……

它确实可怕。

就是那样。只是个笑话。列宁格勒摇滚还能叫摇滚，因为是糟糕的翻唱……不是糟糕，而是相当……但翻的是很专业的原版。从迪伦到“String Driven Thing”，格列边希科夫抄的，“Fairport Convention”——现在没人记得这些乐队了。因为那里有地下文化，他们听唱片、抄谱、抄词，因为英语好。我英语也好，所以一听就脊背发凉。想：怎么可能，直接抄袭。而在莫斯科他们想做自己的，跟列宁格勒不同。但他们自己的……我不知道，“声音Mu”不算自己的，因为据说……我没见过Captain Beefheart现场，但据说马莫诺夫抄得一模一样。马莫诺夫亲口告诉我，那是他最爱的录像带。

回到“DK”……

所以，“DK”……

对您的音乐有影响吗？

回到“DK”。第一次听到时，非常……怎么可能影响？我们1983年就开始玩了。大部分演唱会上的歌是1986–1987年写的。我们1988年初才第一次听到“DK”。超级喜欢！喜欢到不行。我们意外拿到两张专辑——《第十青年》和什么。还有《基谢廖夫》。我和库兹马简直不敢相信耳朵，我想：终于出现一支不模仿任何人、像我们一样玩的乐队了。

请问，您不觉得生活在某种信息真空中很遗憾吗？就是记者写您时，即使发采访，也一定配上不赞成的评论。而且关于音乐……

等等……已经几个问题了……

……关于叶戈尔·列托夫做的音乐，从来没人写“民防”的音乐。

谢天谢地。写什么？音乐要听，不用写。而且……咱们按顺序来，您现在问了四个问题，我有四个不同回答。

我问的是，您不觉得生活在……

真空中？

……某种信息真空中遗憾吗。

什么真空？哪来的真空？根本没有真空。我们生活得超级充实！相对于写不写我们——问题是国内可信的出版物太少。非常少，我说得委婉了，对女士……不管是反对派的还是我们的。真的那样。里面工作的人，可惜……有好的，有不好的。

但那些您认真对待的人在读……

谁读？没人……

……我希望有人读。

没人读什么。明白吗，没人读，没人看。不能因为电视说基拉·穆拉托娃是垃圾，大家就认为她是垃圾。不行。媒体严重夸大自己的作用。最近尤其在我们国家，夸大到他们很快要有大麻烦。因为人民彻底拒绝了。没人订报，没人看电视。这就是他们取得的成就。还谈什么媒体？我们尽量在还算靠谱的报纸上发，比如《明天》、《苏维埃俄罗斯》。

但关于音乐。没人写您的音乐。您知道，去您……

为什么总谈音乐？

……今天的演唱会……等一下……

我们不搞音乐。

您自己说过，弹得很笨拙，不追求专业……

不是笨拙，我们能弹好。只是……

就是有潜力弹好？

当然。

或者根本不能？

不，当然能，我们是好音乐家。我们玩了12年、14年。认识库兹马时，他已经是专业音乐家了。那是那个时代的态度。每个时代、每个阶段都有……

现在还是这样？

现在不同了。当然不同。有特定的回应性挑衅。不符合主导的美学、精神、音乐体系的。不符合常规观点。那时有效的是脏话、故意笨拙。“DK”就是因为那些不和谐的吉他我才立刻喜欢。但这不是永远有效。后来要变。我们一直在变、变、变。人们总问我们为什么以前是反共的、好的，或者坏的，现在又变了。其实我们一直是这样。我们做的一切——我一直解释——是展示：在不断变化的情况下该怎么行动。这是某种经验的示范。明白吗？这很重要……

[...]

在当代音乐界，传统主义者不让您反感吗？比如听他们。

什么民粹？

比如琼·贝兹、迪伦。对您来说都是大众文化？

原则上是大众文化，但我们其实听很多。从古典，从布克斯特胡德，到中世纪。从真正的古老民间音乐。到最新的……比如“柳别”。我们超级喜欢“柳别”。

[...]

我们做的一切——这是证明我们一切（演唱会、创作）都有巨大肯定的、最主要的砖头般的“是”。所以我们唱《反对》之类的。其实很多歌被严重误解。比如《一切按计划进行》。人们到现在还不懂，以为是认真的。这是从一个醉鬼、疲惫、堕落的人视角唱的。他回家，妻子走了，他开电视，喝酒，看到的一切、脑子里想的——意识流。我写这歌时先写了二十多段。我进入状态，像演员一样，描述电视里的一切。然后挑出一部分，讽刺地录下来。专辑结尾有叠加，所有人喊“共产主义！”，四个人同时读四本书——普拉托诺夫什么的，巨大噪音。人们到现在以为是认真的，以为“只有列宁爷爷……”其实那些蠢话被极度夸张了。明白吗？好领袖……

但人民不傻……

是的，但……人民傻不傻……那怎么理解您的歌“我永远反对”？这歌也是反过来的。我们在1988–1989年把情况推到极致。把反生命情况推到极端。只有在这种状态……我加了句：“只有当人死的时候，他才不说谎。”我们把观众、文本推到极限。只有这样才发生改变。但不幸，1991年的革命走错了方向。我们现在做的一切——生活中一切——只做“是”。

“是”什么？

“是”什么？是为生命。

您怎么理解生命？

生命是……生命……生命是……生命是地球上唯一奇迹。完全无法解释、无法理解。它不属于任何宗教——佛教、犹太教、基督教等。如果基督教，那就是早期基督教、伪经的。诺斯替派。

安娜·沃尔科娃：请结束吧，我们得走了。

哎，纽蕾奇，等下。

叶戈尔，你怎么看待……？

等等。现在我说。剩下的一切……人类历史上发生的是永恒的、超时间的斗争——人与非人、力量之间——那些把生命、创作献出的人，他们不是征服，而是捍卫自己在世界中的存在，与巨大熵的斗争。这是宇宙法则、自然法则。斗争每次形式不同。有时通过政治，有时战争，有时创作、新美学、新法则。

所有人都该斗争，还是可以简单活着？

不知道。问题不明。

感觉您想战胜宇宙所有法则，还想拉别人一起。您也服从它们吗？

不能拉别人。

但您在试……

不。

……您不只是随便开演唱会……

不，我没试，没试，没试。

……拍电影、出诗集。不是为了自己开心吧。

有句中国还是印度谚语——可以把马牵到水边，但不能强迫它喝。可以牵过去。

但您希望它喝？

我想指明哪里有水可喝。这就是任务。

您觉得为什么这么多人讨厌您？

我们被讨厌……

为什么您还是……

我们被讨厌……

……这个国家唯一的地下乐队？

从这次采访就明白了为什么被讨厌。不用评论。就因为我们是这样。

很多人思考生命。

我们不思考生命，我们活着。我们在被杀死的春天里静静前行。别人听着，思考这是好还是坏。

其实您构成某种危险吗？

我们踩着那些徽章、证章前行。

您觉得呢？

啊？

您觉得你们对现存生活构成现实危险吗？

当然。所以才被讨厌。

[...]

但您现在会让巴什拉乔夫加入你们的行列吗？

当然，毫无疑问。我觉得巴什拉乔夫现在会是我们的人。遗憾。当然。巴什拉乔夫百分百会。Высоцкий也会。我们公司很棒。

不跟你们的人就是反对你们吗？

当然。

[...]

你从来没服过兵役，对吧？

没服，但原则上我很乐意在车臣打仗什么的。

[...]

因为做世界上已有的东西没意义。有意义的是做世界上没有的。

[...]

.....没有目标。没目标的东西立刻腐朽，一切。就这样。死亡就是当人.....或某种结构、想法、艺术系统.....一旦没了目标，它立刻.....目标总是某种侵略性的、极权的。它破坏一切。这是战争、侵略。当没有时——立刻完蛋。

（翻译完毕）

这段发布会文本充满哲学、政治和个人反思，典型列托夫风格。如果还有更多俄语采访或后续部分，继续发来，我会完整翻译成中文。

1997-06-21.txt

1997年6月21日，叶戈尔·列托夫在新库兹涅茨克演唱会后的新闻发布会完整中文翻译

叶戈尔：关于你的问题，答案就在这里。我们只在歌曲已经在民间、在观众中响起过的时候才演奏它们。如果你只是不知道新专辑已经出了……

记者：但今天还是想听点新的东西。

叶戈尔：这就是答案。不，今天我本来想演奏很多新歌，但演唱会上过了半小时我就明白，这里没人知道新专辑，没传播，没卖。所以……这是整套厨房、整套技术。通常在演唱会上、在观众面前有效的，只有大家已经知道的歌。人们来听他们知道的东西。他们不是来听新歌词或新音乐的。

记者：就没有别的办法？

叶戈尔：啊？

记者：就没有别的办法？

叶戈尔：什么？

记者：就不能不一样？

叶戈尔：可以，但那样就会有点不一样，有点别的。

记者：你对《圣经》的态度？

叶戈尔：你指什么？

记者：基督。

记者：你对新约和旧约的态度。你经常用到圣经主题、圣经情节，用基督教的术语。

叶戈尔：我们用各种术语，不只基督教的。新约我们态度好。

记者：旧约呢？

叶戈尔：旧约——非常差。

记者：非常差。为什么？

叶戈尔：不知道，就这样，都明白。

记者：嗯。抱歉，再问一个……

叶戈尔：旧约里我觉得唯一一本好的书——就是《传道书》。

记者：你对卡斯塔尼达（Кастанеда）的态度？

叶戈尔：挺复杂的。卡斯塔尼达是个很受欢迎的人物。所以老实说，我不太想评论。

记者：但除了受欢迎，你个人怎么评价他的作品价值？

叶戈尔：前三卷特别好，第四卷也还行，再往后——就美国软封面了。

记者：就不读了？

叶戈尔：啊？

记者：就不读了？

叶戈尔：为什么，全读了。

记者：对佩列文（Пелевин）的态度？

叶戈尔：对谁？

记者：佩列文。

叶戈尔：谁啊？

记者：《恰巴耶夫与虚空》。

叶戈尔：这大概就是答案。

记者：你的风格、你的信息、你对观众、对听众的传达是什么？

叶戈尔：你又指什么？

（省略部分……）

记者：……对听众，你为谁工作？

叶戈尔：我们谁都不为。我们为自己的祖国工作。

记者：为自己？你们想从祖国得到什么？

叶戈尔：为我们踩着的土地。

记者：从这土地上想得到什么？

叶戈尔：我们什么都不想从这土地上得到。我们保护它。

记者：在某个采访里你说想搞一场革命……

叶戈尔：我们干的是很大的事。如果你想要精确表述，对吗？

记者：对。

叶戈尔：……关于来我们演唱会的人……

记者：对。

叶戈尔：……和跟我们打交道的人。

记者：对。

叶戈尔：这么说吧。我们做的是展示怎么做人、怎么在特定情况下行动。我们展示某种经验，怎么在特定情况下行动。

记者：在特定情况下？

叶戈尔：情况总在变，对。

记者：只在特定情况下？

叶戈尔：不……

记者：那关于战争？大战、革命什么的？

叶戈尔：你明白，我在这句话里放了很大潜台词，明白吗？我们已经干这个12年了。不是随便什么情况，而是特定情况。

记者：也就是说，你们的丑闻在于……

叶戈尔：没有任何丑闻，我们根本不搞丑闻。另一回事，周围总有人把我们的事吹成丑闻。但这可以理解。

（省略部分……）

叶戈尔：我们跟他喝过酒。但我从来不觉得自己和尼克·洛克-恩-罗尔（Ник Рок-н-Ролл）在一个军团里。这根本是蠢话，老实说，听到这种排列。和列维亚金（Ревякин）——还凑合。

记者：这是为什么？你的排斥……

叶戈尔：根本没排斥。我们一直自己干自己的。我们干的事，在摇滚里，或者叫这“文化”（加引号），根本没有类似。我们干完全别的事。而且干得很平静，不张扬。我们有很多各种……

记者：俄罗斯摇滚里什么离你最近？

叶戈尔：俄罗斯摇滚？

记者：过了这么多年，什么对你来说是真的？

叶戈尔：什么叫俄罗斯摇滚？你指什么？

记者：叶戈尔，讲讲你八十年代……

叶戈尔：不不不……

记者：……八十年代。

叶戈尔：不不，这个问题很有意思。

记者：比如巴什拉乔夫、“水族馆”。

叶戈尔：巴什拉乔夫——是的，好。非常好的诗人。

记者：谁是你的老师？

叶戈尔：“水族馆”？“水族馆”根本……

记者：你的老师、你的源头是什么？

叶戈尔：我们没有老师。

记者：对“水族馆”的态度——更精确点？

叶戈尔：有句很好的东方话：“老师教老师。”

记者：叶戈尔，现在大家都钻进政治，你不想创建无政府主义者或朋克党吗？

叶戈尔：不。我们不建党，我们不……我们不玩游戏规则。我们不玩，我们不按规则玩。

记者：那你们按什么规则玩？

叶戈尔：我已经回答了。我们展示给人们，怎么行动。

翻译完毕。这场发布会相对简短、零散，焦点在“为什么不唱新歌”（观众不知道）、圣经态度（新约好、旧约差，只《传道书》例外）、卡斯塔尼达（前四卷好，后续不行）、佩列文（直接回避）、保护土地而非索取、展示行动经验而非搞丑闻、与俄罗斯摇滚的疏离（无老师、无类似）、不玩政治游戏规则。

整体延续了1997年系列采访的风格：激进、哲学化、拒绝标签、强调“经验展示”和“保护童年/土地/苏联价值”。如果有更多段落或下一场，继续发来。需要背景补充（如为什么讨厌旧约、卡斯塔尼达评价等）也可以问。

1997-06-26.txt

1997年6月26日，叶戈尔·列托夫在“Polygon”演唱会后的新闻发布会完整中文翻译

记者：你只把它们当作文本，而不是诗歌。态度没变？

叶戈尔： 什么文本？问题是.....

记者： 你唱的歌的文本。叫你“你”没关系吧？抱歉。

叶戈尔： 当然，叫“你”吧。是的，这是文本。我觉得，说到底，我大概是个诗人。但如果再往大里说，我还是行动者、活动家。因为我们做的——艺术、绘画，我还是画家——全属于行动领域。

记者： 这和艺术怎么对应？

叶戈尔： 根本不对应。随便怎么都行。可以是艺术，可以不是艺术，可以是政治，可以是别的。可以只是聊天。我们现在干的也可以是。

记者： 你做东西、开演唱会时，会想这会不会流传千古，是艺术还是不是？

叶戈尔： 完全不想。没什么东西流传千古。关键不是这个。我感兴趣的是当下这一刻，这一时刻的真实情况。情况在变，有变的本性。历史是个螺旋过程。我们不是原地踏步，是某种螺旋。我们是它的推动者——毫不谦虚地说。至少我们帮它最大限度地转动。

记者： 但你演唱会上还是唱老歌，那些似乎已经失去即时性？

叶戈尔： 哎呀.....演唱会上我们做的，根本不在乎老歌新歌。说到底，我们做的全是一回事。全属于那种俄语里现在还没词的东西。可惜，还没发明够词来直呼其名。所以得长篇大论，用向量暗示、描述、解释。其实该用一个词，但目前没有。可惜。

记者： 英语里也没有？

叶戈尔： 哎呀，更没有。那语言更差，在这方面特别糟。

记者： 那你对声音的态度？因为早期专辑.....

叶戈尔： 又得重复了。一个月前我在这儿开过发布会，又是同样问题，又得同样回答。我们做的.....粗略说，我们活动的一个重要概括方面——我们展示.....我们是某种范例，怎么在特定情况下行动。尤其情况变坏时。怎么在任何情况下行动，尤其变时。所以我们的政治活动什么的——是经验示范。明白吗？这是暗示。

记者： 还没明白。

叶戈尔： 妈的！

记者： 你对今天的观众满意？

叶戈尔： 是的，是的。

记者： 完全？

叶戈尔： 是的。一个月前我也说过——这儿我喜欢，比莫斯科好。

记者： 彼得堡相对于莫斯科.....

叶戈尔： 啊？

记者： 相对于莫斯科。

叶戈尔： 一次不一样。以前莫斯科观众比这儿活泼、更激进、更爱打架。现在两个月前我在莫斯科弹原声——观众变软了，按我的理解，很软。在深层能量意义上。

记者： 总体感知.....

叶戈尔： 某种.....

记者：彼得堡的总体敏感度？

叶戈尔： 我很喜欢，是的。

记者： 叶戈尔，关于和你兄弟的项目——你们说的前卫项目，有进展吗？

叶戈尔： 哎呀。我很迷信，从不说还没的东西。

记者： 鸟已经飞了。

叶戈尔： 可惜.....是的，说新专辑在写——之后两年大家等。根本不用说，我们什么都没做。更何况我们做的会变、会转化成新的。想法可以一个，但过程中会变，不只是相反，而是升一级。从写一首歌开始，到拍三部电影结束。明白吗？比如。

记者： 你没想拍电影？

叶戈尔： 有想法，但也不说。还没拍.....只能说已经做的。现在专辑录了——可以谈。现在还没新专辑.....未来计划，我们现在六个人，两个贝斯手。

记者： 库兹亚是第二个？

叶戈尔： 不，第二个不是贝斯手，是女贝斯手。女孩。一生玩朋克的专业。别的就不说了。

记者： 和库兹亚关系未知？

叶戈尔： 不知道。他在这儿。叫他来问。

记者： 现在不联系？

叶戈尔： 他玩自己的乐队。为什么不联系？他在走廊。

记者： 上个月来时，现在没打电话、没见面？

叶戈尔： 当然见面。我们朋友关系。

记者： 关于库兹亚的问题明天问。

叶戈尔： 是的，但现在也可以。叫他来坐这儿。关于最后专辑的问题——最好这样，因为专辑是我们俩做的。

记者： 也就是说，乐队概念每次变.....

叶戈尔：现在发生的是里程碑。我们不只是换人，我们改了整个结构。今天演唱会——不是三年前的“公民防御”。已经不是“公民防御”，是完全别的。该换名字。我们按别的原则玩，一切都不一样。已经不是摇滚。

记者：但歌还是那些。

叶戈尔：啊？

记者：歌不是现代的。

叶戈尔：有什么区别？我们可以唱任何歌。明白吗？

记者：所以唱科尔克？

叶戈尔：可以……我们可以唱格列边希科夫，但那就……太可怕了，你们会吓坏。

记者：叶戈尔，说说新阵容。

叶戈尔：老成员加女孩娜塔莎弹贝斯。玩了一辈子朋克的专业。别的就不说。

记者：看演唱会，我感觉你和乐队出来是对观众说什么，他们只是来high。还是我错了？

叶戈尔：来high的——过段时间会很怕。通过他们会出来什么别的，开始别的。

记者：这种局面不扫兴？

叶戈尔：我从来不扫兴。如果扫兴……什么叫扫兴？我该哭着跑下台？这是战争领域——出来了，就……

记者：能量互动？

叶戈尔：当然。

记者：观众跳上台你喜欢？

叶戈尔：当然喜欢。

记者：抱你……

叶戈尔：抱大概太过，因为唯一……

记者：但干扰……

叶戈尔：当然干扰。

记者：……好氛围……

叶戈尔：不，如果很快——正常。但如果旁边跳、在你麦克风唱、比你大声……有过。

（长暂停）

这种沉默。

记者：1994年……

叶戈尔：暂停。

记者：你的政治观点.....1984、1994年的观众怎么看你？

叶戈尔： 具体什么？

记者：聚集的国家主义.....

叶戈尔： 是的，我是国家布尔什维克、共产主义者、共产法西斯，随便叫。

记者： 你怎么看他们？

叶戈尔： 谁？

记者： 戴镰刀锤子的青年.....

叶戈尔： 没什么，看了。我之前回答了。

记者： 正常。

叶戈尔： 我们做的超过意识形态、政治。我们做别的。

记者： 太泛。

叶戈尔： 我们做的事.....问巴赫怎么看大调小调？明白吗？我们做行动时有别的意思。从具体小事——我怎么看？根本不看。明白吗？

记者： 厅里有阿里斯粉丝、光头、朋克.....

叶戈尔： 我感兴趣.....啊？

记者： 阿里斯粉丝、皮肤头、朋克.....

叶戈尔： 随他们。关键不是这个。有行动的人，有不行动的人。有寄生虫，有做事的人。我感兴趣的是.....我们和做事、会做的人交往。政治偏好——现在会做的，是民族主义者。共产主义者.....

记者： 民主派不会？

叶戈尔： 民主派？他们把国家搞成这样。

记者： 这也得会。

叶戈尔： 看看窗外他们会什么。

记者： 也得会。

叶戈尔： 明白吗？

记者： 得会。

叶戈尔： 不.....蠢事不难。看他们会什么。全毁了。会做的——来自某种极权领域的人。不意味着血腥法西斯斧头。只是有内在价值体系，为此能踩自己喉咙、踩自我。为此做事。这是壮举领域。

记者： 你踩了自己喉咙？

叶戈尔： 个人？

记者： 是。

叶戈尔： 我不只是踩，我根本没了。我……远超……我不感兴趣个人自我东西。这是下流领域——私人的。全私人没意义。意义是大东西，比自己大。

记者： 叶戈尔！

叶戈尔： 是？

记者： 到今天还有传说你和苏联精神病学的关系。到底什么？什么诊断？

叶戈尔： 根本没关系。有一次……1984年我们被解散。大迫害。

记者： 就这些？

叶戈尔： 我被送精神病院一段时间，库兹马去拜科努尔。就是那时通常的。开始街头打，然后审讯、立案、搜查。然后送。按剧本。后来放了。希望再没有。

记者： 叶戈尔，像维索茨基歌里：“那儿没什么好”。

记者： 现在你听俄语音乐吗？

叶戈尔： 当然。

记者： 影响你？

叶戈尔： 我听很多。

记者： 你因听到的变？

叶戈尔： 我不变因听到的。因我觉得该这么做或不该——从这变。外部不影响我。内部我自己创造的才影响。

记者： “该或不该”——音乐意义上还是更广？

叶戈尔： 音乐意义上……不，音乐是音乐。音乐要么艺术，要么推动那人做这事的动力。得区分。我们听各种——从巴赫到“柳别”。

记者： 具体点。

叶戈尔： 我们有多少唱片？600黑胶，900CD，就我家。明白吗？

记者： 最近和列维亚金——你说过像战友？

叶戈尔： 想，当然。但不知，问他。

记者： 最近没见、没聊？

叶戈尔： 没有。

记者： 联合行动……

叶戈尔： 电话聊过，想在“戈尔布什卡”联合演出。

记者：“卡利诺夫桥”和……

叶戈尔： 是。他同意，我们都安排了，后来拒绝，理由怪，我没懂。我问“玩吗？”他答像赫列勃尼科夫奇怪句子。后来我觉得好笑。问“演出吗？”他答“草干了……草成墙。很快火焰冲天，天空蔚蓝”。这种。

记者： 暗水在云中。

叶戈尔： 是。我再问——更怪。后来觉得不严肃。我说“玩吗？”“不需要革命，需要节日”。就这样。

记者： 叶戈尔，你怎么绕……

叶戈尔： 漂亮生活不禁止，叫这个。

记者： 你首先是诗人、音乐家、作曲家……

叶戈尔： 我首先是活动家。

记者： 问你，抱歉。现在问音乐人政治问题——正常吗？

叶戈尔： 可以问任何。我任何都能答。

记者： 音乐人和政治……像面包师谈钉子。

叶戈尔： 为什么我觉得不是政治家？我也是政治家。

记者： 你怎么看猫？

叶戈尔： 很好，我有两只猫。

记者： 猫呢？

叶戈尔： 不太。得常送小猫。

记者： 未来计划……

叶戈尔： 但猫……在托木斯克巡演，有只漂亮野猫，我们带上当吉祥物，全西伯利亚巡演。现在从新西伯利亚带到鄂木斯克。

记者： 象征、吉祥物。

叶戈尔： 啊？

记者： 带这只野的？

叶戈尔： 吉祥物。

记者： 这只？

叶戈尔： 是。

记者： 猫？

叶戈尔： 他，公猫。

记者：小猫咪。

叶戈尔：老实说，乐意。他谁的，从哪儿？

记者：不知道，刚在这儿遇到（递猫给叶戈尔）。

叶戈尔：他住这儿。

记者：带走。送你。

叶戈尔：豪华家伙（抚摸猫）。

记者：但他漂亮，同意吗？

叶戈尔：豪华！我两只，正想第三只。如果送我——乐意带。

记者：叶戈尔，谁最亲近？

叶戈尔：音乐家吧。现在我一个人。没老婆、没人、没孩子（被两个记者同时问打断）。

记者：从死人里谁最亲近？

记者：多久？多久？

叶戈尔：什么？

记者：从死人里谁最亲近？

叶戈尔：死人？最近采访——忘了哪儿，《论据与事实》或《年轻》。问类似，排谁。我列了，包括基督……

记者：普希金有？普希金？

叶戈尔：普罗米修斯、别尔嘉耶夫、石川啄木、普拉托诺夫、陀思妥耶夫斯基、基拉·穆拉托娃——能列到天黑。

记者：普希金呢？

叶戈尔：没有。

记者：为什么？！

叶戈尔：尊重普希金，但更尊重丘特切夫，如果你感兴趣。

记者：约翰·列侬有？

叶戈尔：没有。从这领域大概亚瑟·李，还有菲尔·奥克斯。

记者：西德·维瑟斯、詹妮·柯蒂斯……

叶戈尔：不，西德·维瑟斯尤其不亲近，甚至敌对，因为下流。

记者：但他死了（两人同时说，互相盖过）。

叶戈尔：啊？

记者：他死了（又盖过）。

叶戈尔：这悲哀……

记者：你歌里说他死在你眼前，你还是老样子。

叶戈尔：歌意思是什么？

记者：听音乐的人该变。不是吗？

叶戈尔：哎呀……歌意思远超唱的。歌故意用极简语言，没形象。明白吗？这是厨房，我们怎么做。每首歌能长谈怎么写的。

记者：有意思。

叶戈尔：比如很少人知道“永恒闻起来像石油”从哪儿来。

记者：上次采访有。

叶戈尔：是。从伯特兰·罗素。

记者：我们做的能谈很多。我能引用……

记者：很有意思。

叶戈尔：有意思，但这是私人谈话，对粉丝不很有趣，因为……

记者：文学研究。

叶戈尔：……这是厨房。歌词不是歌。歌有音乐、表达、语境、封面。所以……

记者：叶戈尔，我不是媒体，就好奇。你和利莫诺夫怎样？

叶戈尔：就这样。他住那儿，我坐这儿。怎样？

记者：你们一起吗？

叶戈尔：不，当然不。

记者：为什么？

叶戈尔：我们从来不一起。

记者：不分享他的政治？

叶戈尔：我觉得那根本不是政治。他什么政治？

记者：你什么政治？

叶戈尔：国家布尔什维克党。

记者：正常……

叶戈尔：我们政治是行动的、国家共产主义、爱国主义。一段时间支持共产主义者，但共产主义者……

记者：安皮洛夫、久加诺夫？

叶戈尔：.....抱歉脏话.....

记者：谁？

叶戈尔：.....完全.....

记者：谁？

叶戈尔：.....完全.....

记者：谁？

叶戈尔：.....完全拉屎了。现在什么都不会，党完了。

记者：安皮洛夫还是久加诺夫？

叶戈尔：都。能什么？我现在感兴趣的是会做的运动。不一定是党。

记者：平行.....（另一记者同时问日里诺夫斯基，盖过）

记者：日里诺夫斯基会做？

叶戈尔：（对第一个）哎呀，笑死。这是.....

记者：叶戈尔，日里诺夫斯基会做？

叶戈尔：天哪.....

记者：也不会？小丑？

叶戈尔：他从来不会。

记者：丘拜斯会？涅姆佐夫？

叶戈尔：会.....会做的——警察、军队、特警、会做的组织。他们.....

记者：哪些？

叶戈尔：.....不宣传、不钻杜马.....

记者：克格勃。

叶戈尔：我会说，但不给媒体。从公开的，我喜欢俄罗斯民族统一。

记者：谁？

叶戈尔：俄罗斯民族.....

记者：巴尔卡肖夫？

叶戈尔：不是巴尔卡肖夫，是俄罗斯民族统一。

记者：但领袖.....

叶戈尔：因为运动大于领袖。你理解错。以为自民党是日里诺夫斯基？

记者：不。

叶戈尔：或共产主义者是久加诺夫？

记者：不。

叶戈尔：这很多……

记者：钱，天然气工业的钱。

叶戈尔：不，百万党员，有意识形态。结果按政治……法，上头某人……

记者：你知道……（同时说，盖过）……不是叶利钦，是天然气工业的钱。

叶戈尔：民主不是丘拜斯，明白。红夹克什么的。

记者：听说列别德可能是下任总统。

叶戈尔：他永远不会。永远不会。

记者：同意叶戈尔。

叶戈尔：永远不会。他输了。在我们国家不爱失败者。就像……

记者：进了叶利钦游戏，就输了。

记者：叶利钦用完扔了。

叶戈尔：一样，鲁茨科伊永远不会。

记者：谁？！

记者：我说几句？

记者：叶利钦扔了他。

记者：说，伊戈尔……

记者：叶戈尔，说20分钟给记者……

叶戈尔：什么？

记者：20分钟结束了。

叶戈尔：是。来……

记者：叶戈尔，最后问题！

叶戈尔：最后问题，然后结束。

记者：可以？

叶戈尔：可以。最后问题。

记者：你说最尊重会做事的人。

叶戈尔：是。

记者：你玩摇滚因为你玩得好.....？

叶戈尔：不。

记者：如果你更会挖土——你会挖？

叶戈尔：会做事的人——什么都会。我会爬山、点火、修椅子。明白吗？我能.....

记者：你永远不愁？

叶戈尔：不，愁不愁不是关键。我能钉钉子。不会的人——一切崩坏。窗外就是。

记者：不会的人通常说很多。

叶戈尔：所以不想说，我尽量不说话，做事。

记者：少废话，多做事。

叶戈尔：是，多做事，就这样。

记者：正常男人态度。

记者：伊戈尔，我能问叶戈尔最后一个？

记者：当然。

记者：叶戈尔，你觉得五年后谁统治俄罗斯？

叶戈尔：什么？

记者：五年后谁统治？

叶戈尔：哎呀.....我只能希望。希望我们的人来。现实现在太不可预测.....

记者：你的愿望？

叶戈尔：希望是爱国者，我们的。

记者：谁是我们？

叶戈尔：我们。爱国者。

记者：谁？姓！

叶戈尔：姓？卢卡申科。比如。

记者：好，正常。

记者：最后一个——你怎么看钱？

叶戈尔：钱？根本不看。靠它活，赚，买.....

记者：和别人一样。

叶戈尔：和别人一样。就是.....

记者：问题有点天真。

叶戈尔：就像问怎么看吃的。饿了吃，不饿——攒吗？该什么？（笑）就这样。

记者：叶戈尔，请看……

叶戈尔：当然。

记者：如果有问题——过两天打电话，现在胶片要出下一期……

记者：叶戈尔，谢谢！

叶戈尔：好，谢谢！再见！这是谁的人？

翻译完毕。这场发布会延续了1997年系列的主题：行动优先于艺术标签、当下而非永恒、经验示范、情况变化中的应对、新阵容（加女贝斯）、与库兹马关系、猫的吉祥物插曲、政治激进（尊重会做的，如RNE、特警；贬低民主派、利莫诺夫、日里诺夫斯基）、五年后希望卢卡申科式爱国者上台、对钱的实用态度。

需要继续下一场、背景解释（如为什么讨厌旧约、猫的故事、RNE细节）或其他，随时说。

1998-05-01.txt

1998年5月1日，叶戈尔·列托夫在莫斯科演唱会后的新闻发布会完整中文翻译

记者： 还有谁？

叶戈尔： ORT 《16岁及以上》。

记者： 还有谁？

记者： 还有36频道.....

记者：？ ？ ？

叶戈尔：？ ？ ？ 我不知道那是什么。问题不正确。

记者： 但你说，比如.....

叶戈尔： 我可能是个不明智的人，我不知道那是什么。

记者： 你有在那个政权下写的歌。现在你唱的歌.....

叶戈尔： 我写的所有歌——到现在还在那个政权下写。按我的理解，这很好，这是我的祖国，我的国家。这不是政权，这是秩序。只是非常自然的、明确的秩序，在其中每个社会成员.....不只是不依赖社会，而是首先被保护。在所有方面：黑帮方面、金钱方面、经济方面和其他。但确实是这样。也许不对，但当然没法和现在比。明白吗？

记者： 对你来说有什么变？写歌哪个时候更容易——那时还是现在？有区别吗？

叶戈尔： 我根本不写歌，我不干这个，我不干蠢事，明白吗？我不写歌，明白吗？你以为这是歌？不是歌。我们在演唱会上做的——不是歌。这是行动。我们捍卫某些价值，我说过很多次.....它们可以是言语的，可以是无言的，可以是我在麦克风边的手势——我可以默默跳舞一小时。我们做的是捍卫我们价值体系的事。我们祖国的价值。怎么表现——每次完全不同。比如今天演唱会——我到最后都不知道会跳进人群。需要就跳，不需要就不跳。.....

记者： 不怕.....？

叶戈尔： 不知道.....当他们拽我腿时——当然怕，因为有人掐我脖子，我以为完了。呼吸停了——差不多五分钟没呼吸。那又怎样？.....我们做的事.....不想煽情。我们不搞煽情。别人说我们是撒旦教徒，或严肃的共产主义者，眉毛粗的。不，不是。我们是快乐的正常人。我们西伯利亚人，习惯了。如果需要像卢日科夫说的压扁——我们能压。但不需要——我们也能正常.....我们可以揍，像卢日科夫说的。顺便说我完全支持他。

记者： 你的观众现在几乎比你年轻两倍.....

叶戈尔： 为什么这么想？为什么？

记者： 今天看到了。大部分年轻两倍。

叶戈尔： 啊，那太好了。这就是答案。

记者： 阵容基本不变.....

叶戈尔：为什么不变？变啊。把问题展开，我给你宽泛回答。明显你有潜台词，对吗？我直接说——我很喜欢，因为我们年轻。我们年轻。我们无拘无束的人，我们能……我当然可以说，但不在镜头里，不在直播……我们残酷的民族，我们做的事全力以赴。认真、长期。如果需要政治上——会很长期。如果我们成功。

记者：感知你们乐队的问题……

叶戈尔：我很喜欢……不是喜欢，我觉得我们非常年轻。我们没出15-16-17-18-19岁那个年龄，因为那是对现实最直接、最合适的感知。直接感知现实。这不好？为什么问这个？我们该像四十岁老头？不。永远不会。谁也等不到。我们是运动，我们永远年轻。如果我觉得自己老了——虽然我三十多——我立刻退出。我在《反文化》写过，现在在你们频道确认。

记者：……

叶戈尔：我从来不想，因为我们……我们做的是力量选项。有力量选项、非力量选项。我们是力量选项。不是我们压观众。今天我上台——啊，所有人……我们玩了……力量选项通常在要压扁谁或做什么时用。只有不自信自己或观众时……今天我看——全活、全健康、全好、全喊。只有对保安的恐惧，但今天保安也好。我们的人。正常，没打人，就扔回大厅。

记者：感知准确性问题不担心？

叶戈尔：今天是节日。演唱会是节日。

记者：总体上，你的歌感知准确性问题。你想一个，他们理解相反。

叶戈尔：那又怎样？你想怎样？马尔克斯写书，或博尔赫斯、陀思妥耶夫斯基……他写是为谁感知——你、我、别人？他不考虑。为什么？问题没意义。他做行动。每个音乐家、作家、诗人、政治家——做行动，该引发下一个行动。明白吗？如果他做得好。他该预见下一个行动。更该预见可能没行动，而是别的，然后相应行动。明白吗？

记者：你受过教育，读很多书。不担心现在观众——今天来的——一半没读？

叶戈尔：你怎么知道？你怎么知道？我有相反情报。采访里我回答过。一次我去地铁红卫兵站，我们莫斯科“公民防御”总部。没赶上车，就坐地铁。进地铁。当然怕被认出。但被认出了。一群小孩围我，10岁、15岁、5岁——真小，我分不清。他们立刻问三岛由纪夫，问我没读的小说——我真羞愧。所以为什么……明白吗？

记者：……你新阵容……

叶戈尔：完全不……该带谁？猫？我当然能答，但……你们可以当我们傻，但我和库兹马想教猫玩马拉卡斯（模仿）。没成。他胖了，叫季沙。这不是嘲笑。只是……她怎么差？你以为我们有私人关系？这女人——我告诉你——很好贝斯手。最近没玩，但之前五年在各种新西伯利亚朋克乐队。她完全支持我们美学。不只是美学……对吗？对！

记者：……

叶戈尔：最近问题——今天这些——不具体，连……都不……

记者：叶戈尔……演唱会……14年……想起1991年……第一录音……

叶戈尔：我刚回答。我们是小孩？还是大人？

记者：不，1991年……第一录音……《一切按计划》……

叶戈尔：该来演唱会的老头，带胡子……

记者：……《战斗刺激》和《一切按计划》，我想懂你歌词，两个月买了你专辑。……在你《系统》下跳摇滚，在《一切按计划》下慢舞。

叶戈尔：我有罪？

记者：今天我看到小子……

叶戈尔：我们做的事——我们做，明白吗？行动没结束。比如现在跟你聊——是演唱会延续。我去……——演唱会延续。阿尔图尔看到的——我来，恶心，吐了——也是延续。我不羞愧。我们做，因为我们不强加。我们不混蛋。我们签名。我们做事。所以问题多——媒体什么的。

记者：你不气，在你……裸露哲学下……

叶戈尔：我们不气不羞。我们活着，明白吗？

记者：你不气，在你裸露哲学下，小子跳摇滚？

叶戈尔：我没哲学。我哲学只有一个——生活。我喜欢……今天女孩问，我答……或男孩问：信不信？我说——我喜欢橡树长、树长。我来，看到树长！家附近有林子。我看到……之后说——我信不信？我喜欢看到大树活着。明白吗？比如刺猬……每个复活节我去，但不是复活节——复活节时我认识八年的刺猬一定爬出窝。我信不信？我喜欢，偶尔带回家喂。够吗？你们叫信仰或不信仰。我他妈不在乎怎么叫。明白吗？……我喂刺猬，不管你们喜不喜欢。如果不喜欢——气你们；喜欢——让你们高兴。

记者：叶戈尔，假设你领养孩子。你把他养成什么？

叶戈尔：什么孩子？

记者：随便，假设领养……

叶戈尔：我还没做过孩子。

记者：如果领养？从孤儿院——养成什么？

叶戈尔：不，我永远不领养，不会有。

记者：如果有孩子，你想在他身上看到什么？

叶戈尔：为什么把孩子当物品？

记者：不物品……想看到……

叶戈尔：像去小卖部买孩子？没这事。

记者：没懂。想在自己孩子身上看到什么？

叶戈尔：什么都不想。当然。为什么？首先前提蠢，抱歉。孩子……这是严肃、重要的事。如果有孩子、怀上——是你儿子或女儿。你负责。我没孩子。但我有三只猫。为三只猫——

我知道他们性格不同，我负责，为每只拼命。明白吗？或没懂问题？猫就是孩子。狗也一样。

记者：够了，抱歉。

记者：可以问……？

叶戈尔：请。

记者：你父母想把你养成什么？

叶戈尔：妈妈想医生。爸爸——不知道，他军人。所以难说我想他想什么。好像什么都不想。但他很……

记者：你是说你self自己？

叶戈尔：啊？

记者：你自己？

叶戈尔：我根本没这问题。你们问的——我一半不懂为什么。我从来没这问题。我们一直自由。明白吗？我们情况——不知莫斯科怎样，西伯利亚也不同。巨大山、林子，大家玩、活、快乐。我们就这样活。爸爸想什么？我现在问——他会抓头想。

记者：记得1991年伊尔库茨克，你说莫斯科彼得堡早烂了，只剩西伯利亚活。现在怎么看？

叶戈尔：不知道，我没说……首先我没那么答。其次……

记者：逐字。

叶戈尔：逐字？

记者：是。

叶戈尔：啊，我多说了。西伯利亚当然活。

记者：莫斯科？

叶戈尔：莫斯科……最近五年，我不能骂也不能夸，因为不知道。莫斯科是什么？谁？什么选民？谁？明白吗？西伯利亚我能说，能骂能夸。能夸秋明或骂……

记者：你是说莫斯科对你陌生？

叶戈尔：莫斯科是谁？

记者：城市。

叶戈尔：但谁？

记者：和西伯利亚一样活人……

叶戈尔：我没说他们坏……谁？

记者：假设……

叶戈尔： 叶戈尔，莫斯科是我们。

叶戈尔： 演唱会来的人——你们。这是莫斯科一部分。还有卢日科夫的、利莫诺夫的。车臣莫斯科。还有什么莫斯科。什么乱七八糟的。怎么说莫斯科是什么？我不知道。我不能像正常人说大聚合体。有莫斯科、列宁格勒、新西伯利亚。可以谈罗斯托夫什么的——有特色。莫斯科怎么？

记者： 莫斯科多面？

叶戈尔： 当然。明显。谁都懂。我很多莫斯科朋友，旁边就坐着。

记者： 叶戈尔，没想来奥廖尔？

叶戈尔： 啊？

记者： 奥廖尔没想来？

叶戈尔： 随便……不，奥廖尔没想来，抱歉。

记者： 老实说，那儿等你。

叶戈尔： 天哪，我哪儿都去。不是想不想去。组织问题严重。我们……阿尔图尔或热尼亚·科列索夫答更好……1987-1988年形成演唱会系统……秀业——加引号。全国这样。我直接碰上。闹剧。我不说，免得得罪或起诉。不然讲很多。这是大闹剧。越来越重。西方有独立厂，能独立发好乐队。我们没有……

记者： 我们没有？

叶戈尔： 没有！明白吗？你们知道——没有。因为……

记者： 我只猜……

叶戈尔： 明显。开电视看。发的是“闪亮”……

记者： 但这是流行……

叶戈尔： 谁还……我现在对她们好。搞笑。要做什么——有聚合……

记者： 伙计们，真结束吧。

记者： 最后一个问题？

叶戈尔： 来。

记者： 1991年伊尔库茨克，你指责黑卢基奇东正教天主教……

叶戈尔： 我对他不太好……

记者： 那怎么解释最后专辑《难以忍受的生命之轻》里有卢基奇的歌？

叶戈尔： 卢基奇关什么？

记者： 歌和卢基奇分开？

叶戈尔： 当然。我问他，他同意。他怎么唱——我不喜欢。他……

记者：现在和卢基奇关系？

叶戈尔：私人关系正常、好。

记者：1991年伊尔库茨克的攻击……

叶戈尔：我没攻击他。

记者：你说他指责你撒旦教……

叶戈尔：是。有过。不……

记者：现在还有？

叶戈尔：他们宣布……？我不知道……有印刷证据说我被指责撒旦教？

记者：这是你说的。

叶戈尔：那别问。明白吗？

记者：这是你说的……

记者：伙计们，够了。

叶戈尔：我能答。私人关系从来不好过。现在也好。我们私人好。但我不喜欢他做的。我觉得——简单说。人太软。我不喜欢。摇滚不能这么玩！不能这么做。人不无才，有好歌。第二，歌是对象。你能对它做什么，或什么都不做。可以是吐口水，也可以是杰作。任何对象都行。因为我们全队——概念主义者、艺术家。我们能把茶壶做成杰作。明白吗？

翻译完毕。这场发布会焦点在：捍卫苏联秩序（保护而非政权）、行动而非“歌”、价值捍卫、年轻与力量、演唱会是节日/延续、生活哲学（树、刺猬）、不领养孩子（责任严肃）、莫斯科多面/陌生、秀业闹剧、新阵容女贝斯手、和卢基奇私人好但艺术不喜欢、歌是对象可转化。

需要继续下一场、解释（如为什么讨厌旧约、卢基奇关系细节、猫哲学）或其他，随时说。

1998-05-18.txt

1998年5月18日，叶戈尔·列托夫在萨拉托夫电视台节目《До третьего звонка...》（铃响前）演唱会前的采访完整中文翻译

（主持人：Наталия Махаличева；嘉宾：叶戈尔·列托夫和管理员Игорь Лапин）

主持人：大家好，亲爱的朋友们！节目《铃响前》照常直播。我们的电话是24-77-37。今天最有趣问题的作者可以免费去看演唱会。首先来一段引文：“我们时代最疯狂、最不可思议的悖论之一，就是青年人对‘公民防御’乐队及其领袖叶戈尔·列托夫的疯狂、无法解释的受欢迎程度。成千上万的粉丝冲击他演出的场地。夏天，身穿印有他肖像T恤的少男少女挤满莫斯科街头和地铁车厢。他的歌被背得滚瓜烂熟，演唱会上观众甚至不听歌词——因为早已烂熟于心。他不仅在故乡西伯利亚受欢迎，在首都、大城市、全俄罗斯都受到热爱和崇拜。他在俄罗斯任何城市的任何场地都保证全场爆满，不只俄罗斯。”今天我们请来了“公民防御”领袖叶戈尔·列托夫和乐队管理员伊戈尔·拉平。今天19点在“东方”俱乐部有演唱会。我们有半小时时间，回答你们的电话问题。开始吧？

叶戈尔 / 伊戈尔：好。

主持人：今天没有视频录像。我们有时会放演唱会片段。为什么，叶戈尔？

叶戈尔：什么？

主持人：为什么没有视频？

叶戈尔：不知道，为什么没有？

主持人：你们有录像吗？

叶戈尔：我们不搞艺术。我们不搞视频，不搞任何文明衍生物——视频、艺术、音乐、出版。我们不干这个。我们干别的。我们甚至不搞创作。我们展示在危险、激烈情况下怎么行动。我们不搞概念，我们干别的。所以问题不是问我……（指伊戈尔）。

伊戈尔·拉平：更该问我……

叶戈尔：对，更问他。

主持人：有人说你们原则上不录视频，赶走所有带业余摄像机的人。

叶戈尔：不对。不对。不对。

主持人：嗯，假消息。

伊戈尔：到现在主要是业余、非专业拍摄。只有一次莫斯科夏日演唱会的蒙太奇，但还在处理，没完成。

主持人：也就是说，你们不反对视频？

伊戈尔：已经在出了。原声已经出了——试水。现在出更好的，还没好。

叶戈尔：我们原则上不反对视频、电影什么的。但必须是行动性的，不是艺术、创作什么的。必须有效。为此要非常专业——不只是专业，要冷静、坚定。比如，我们想拍电影——

会找穆拉托娃。基拉·穆拉托娃。因为她是专业导演，不是“专业”，而是……

主持人：必须是志同道合者。

叶戈尔：对，当然。

主持人：谢谢。摇滚音乐对你们是什么，叶戈尔？

叶戈尔：什么都不是。我不知道什么是摇滚音乐。

主持人：怎么不知道？你们干的是什麼？

叶戈尔：我们？我们干行动，展示在特定情况下——尤其是危机情况下——怎么行动。就这样。结果可能是音乐、可能是happening、可能是行动、可能是别的。现在我们尽量筹钱拍电影。可能是电影、MV、别的、甚至街头打架。我们做的就是行动。视觉示范行动，帮助人们在极端情况下怎么行动。

主持人：也就是说，演唱会是行动？

叶戈尔：对，是行动。比音乐、文本多。我们可以通过诗歌表达。但音乐上我们极端反音乐。录音是故意反调性、反音乐。演唱会也一样。这不是艺术、不是音乐、不是流行、不是朋克。我们最大限度展示，帮助和我们一样的人在危机中行动。就这样。

主持人：为什么你们乐队这么受欢迎？不是艺术不是音乐，而是行动——为什么青年这么疯狂？

叶戈尔：不知道疯不疯，我们从来没想受欢迎不受欢迎。但简单答：因为我们真实。我们像克林特·伊斯特伍德英雄。我们为所做负责。我们能有所做杀人，也能付出代价。我们平静、快乐、沉重地做。所以大概……明白吧。

伊戈尔：人们相信。

叶戈尔：怎么不信？他们能去哪儿？

伊戈尔：相信真相。

叶戈尔：我们就是真实。我们平静、真实。我们不捶胸、不装。我们就是这样。我们不说谎。

主持人：这大概就是关键？

叶戈尔：不知道。

主持人：大概是。

叶戈尔：也许不是。后面还有很多。

主持人：《关于傻瓜》的歌怎么写的？想法从哪儿来？

叶戈尔：哎呀……复杂。歌词基础是俄罗斯民间死亡咒语。有人在林子里走，找比自己更红的东西。仪式：绕社区走，拿走东西的那人死。这是魔法。我不想深挖。我们全队搞魔法。我专业搞了四年，知道怎么做。这歌是死亡咒语。1990年我真的濒死……

主持人： 身体上？

叶戈尔： 对。长故事。过了乌拉尔死村后，体温40–41度，一个多月！几乎不可能。但能忍。

主持人： 没医生？

叶戈尔： 没。我以为脑炎什么。怕。但十天后明白能忍。最难的是不睡觉。四十天失眠。那时我开始创作。全《跳跳》专辑从那儿来。巨大意识流，我记下大页大页。最棒的是《跳跳》。我们演唱会不唱，太撒旦、太可怕。第二可怕的是《关于傻瓜》。

主持人： 为什么演唱会不唱？

叶戈尔： 这是死亡咒语。老实说.....

主持人： 怕吓观众？

叶戈尔： 不怕吓观众。

主持人： 观众胆大？

叶戈尔： 不怕。但不知人们怎么反应。可以做项目、物体。对作者是一个，对别人呢？可能信了自杀、疯掉。所以要小心这些进入现实的东西.....

主持人： 最好别。

叶戈尔： 对，最好别。最近巡演想第一次唱《跳跳》。商量后决定——别。因为后果不明。

主持人： 好。你加入什么党？怎么看列别德在克拉斯诺亚尔斯克胜选？

叶戈尔： 哎呀.....

主持人： 共产党员免费进演唱会吗？

叶戈尔： 不知道。问他（指伊戈尔）。

主持人： 按顺序。

主持人： 入党吗？

叶戈尔： 不。

主持人： 不？

叶戈尔： 正式不。但利莫诺夫给我国家布尔什维克党莫斯科分部4号党证。从他们看，我在党。从我看，我没写申请，不在任何党。我支持很多运动：俄罗斯民族统一、国家布尔什维克、共产主义——不是久加诺夫的，是总的。

主持人： 党结束了？

叶戈尔： 是。

主持人： 怎么看列别德胜选？

叶戈尔： 很悲哀。列别德是政治史上最荒诞人物。俄罗斯耻辱，这种人能做什么、还能胜。活到头了。

主持人： 共产党员免费？

伊戈尔： 买票。

叶戈尔： 严格点。

主持人： 真被关精神病院？

叶戈尔： 是。1984年底。和当局战争。和克格勃。

主持人： 方法.....

叶戈尔： 那时常见。库兹马去军队，我去精神病院。不是开玩笑，是生死战。但我不记仇。对克格勃、当局、共产主义者没仇。他们干活，正确干。我们和体系战，体系和我们战。他们执行职能。没什么好说的。最近我不宣传，因为对那时工作人员不公平。

主持人： 你教育水平？

叶戈尔： 10年级。

主持人： 就这些？

叶戈尔： 是。

主持人： 叶戈尔·列托夫是笔名还是真名？

叶戈尔： 真名伊戈尔。姓列托夫。

主持人： 你几岁？

叶戈尔： 嗯.....33左右。是，33。

主持人： 大概？

叶戈尔： 我们不记生日谁几岁。从不问。是，33。

伊戈尔： 生活太激烈。

主持人： 哪首歌是你的名片？

叶戈尔： 没有。我们不搞歌。

主持人： 民间认为.....比如《关于傻瓜》或《俯冲轰炸机编年史》.....

叶戈尔： 好，答。我更觉得自己是诗人，不是音乐家。歌是文本衍生物。我一生写文本。其中最好、最短，像俳句：“我死时，没人反驳。”民间大多以为我真死了。明白吗？《一切按计划》文本完全相反于意思。不是我视角。我们是概念主义者。我们扔石头，看水波，怎么扩散、怎么作用。聪明人.....

主持人： 诗里不是你？

叶戈尔：部分是，部分不是。整体是我。但文本可狡猾或傻。我们不是沃兹涅先斯基、叶夫图申科。更像庞德、未来主义、维韦安斯基、奥别里乌。克鲁乔内赫什么的。所以问题……

主持人：民间问的。

主持人：19岁少年妈妈问：去演唱会安全吗？你歌里有死亡咒语？

伊戈尔：19岁还少年？

主持人：对妈妈是小男孩。

伊戈尔：已经是男人。

叶戈尔：当然危险，既然问。

主持人：不去？

叶戈尔：干脆别出门，坐家里。

伊戈尔：和妈妈。

叶戈尔：别开窗。

主持人：民间说你最近倾向流行？

叶戈尔：没流行。最近两年我们什么都没做。

主持人：出了《跳跳》？

叶戈尔：那是1990年。

主持人：最后……

伊戈尔：《日转》。

叶戈尔：《日转》。没流行，声音极端非标准、非流行。我们故意。很多人抱怨声音不入框。所以不知问题……

主持人：可能有人听了盗版。

叶戈尔：可能。

主持人：你为“钟摆向正确方向摆动”做什么？

叶戈尔：这歌最近专辑的。我唱了，就是做了行动。如果问这个，显然我做了。如果引用钟摆——我做了正确的事。我能硬答、广答，但不知要不要。我们是士兵团队。

主持人：所以叫“公民防御”。

叶戈尔：对，我们防御。防御身后不能自卫的人。我们硬、残酷团队。需要——打仗、拿枪。即使不需要。我能详述。我们俄罗斯民族主义者、共产法西斯。写我们的——都对。我们负责每句话、每个行动。不喜欢——杀我们。

主持人：哎呀，最好别杀，枪放着。

叶戈尔： 好.....

主持人： “军团”乐队问好。

叶戈尔： 谢谢。好名字。

主持人： 你T恤上写什么？

叶戈尔： “Ramones”。没关系。

主持人： 没关系，就T恤。

叶戈尔： 不只是T恤。我们喜欢“Ramones”。美国民族主义者。我们不喜欢美国人，但乐队硬。

主持人： 怎么看“阿加莎·克里斯蒂”？

叶戈尔： 完全不看。恶心。如果要机枪扫——就是他们的粉丝和他们。天哪，明显！我们做的和摇滚、流行无关。我们不玩游戏。所以可能被爱，或不爱。我们不在乎。来不来演唱会——不是关键。来的是和我们一样的人，不像“阿加莎·克里斯蒂”。我们不讨好观众。“阿加莎·克里斯蒂”.....像“斯普林”或“木乃伊巨魔”.....

伊戈尔： 商业，赚钱。

叶戈尔： 商业。我们敌人，精神上。

主持人： 让他们活。

叶戈尔： 让他们活。暂时。

主持人： 如果俄罗斯暴动，你上街垒吗？

叶戈尔： 当然上。但我们不守街垒，我们进攻。他们对我们筑街垒。

主持人： 怎么看莫斯科犹太会堂爆炸？据说是俄罗斯民族主义者.....

叶戈尔： 不知详情。我在巡演。和莫斯科朋友聊——我认为是犹太人挑衅，陷害俄罗斯民族主义者。他们炸自己会堂——随便。我们无所谓。但正常俄罗斯民族主义者永远不伤害犹太人。俄罗斯人对他们态度.....活就活。正常俄罗斯人——真俄罗斯人——不伤害，因为没害处。我很多犹太朋友。明白吗？我们西伯利亚人.....

主持人： 纯俄罗斯人恐怕没了。

叶戈尔： 不关键.....

主持人： 我们都有混血。

叶戈尔： 对。一有民族主义症状——任何民族——说明有自卑感。正常自感——我正常。我们西伯利亚混血多。我一半哥萨克、一半莫尔多瓦。一有自卑——就民族主义：我是哥萨克、西伯利亚人、俄罗斯人、犹太人。就这样。所以.....

主持人： 谢谢。

主持人： 早期专辑多脏话，最后少——为什么？

叶戈尔： 长答。开始要最大违反规则。我们“公民防御”历史——违反规则。可能全国唯一（除莫斯科“DK”）——专业、系统违反。然后违反简单：骂、错调、脏吉他、家录。现在规则变，要做别的。就这样。

主持人： 真的一切按计划？白垩纪什么的？

叶戈尔： （看纸条）谁是白垩纪？我们不知道，不答。

主持人： 你们歌多脏话。真心爱祖国、爱语言的人——能不用吗？

叶戈尔： 不知能不能。我不知。如果爱祖国语言——当然得用。

伊戈尔： 这是俄语。

叶戈尔： 俄语，到处。

伊戈尔： 所有围栏上。

叶戈尔： 围栏什么的。活语言没这个不可能。如果说这不是俄语——大概不是俄罗斯人。

伊戈尔： 学校俄语。

叶戈尔： 学校俄语。明显。

主持人： 你不满出版歌词，但1994年出了书。

叶戈尔： 是。

主持人：

叶戈尔： 不不满。我们一直试.....

主持人： 书没你参与？

叶戈尔： 完全参与。

主持人： 但不喜欢？

叶戈尔： 喜欢。但错字太多。每个诗30%错字。很不爽。现在准备大出版——300多页文本。在莫斯科排版，没钱出。

主持人： 时间结束了——飞快。很多问题没问，说明我们城市粉丝多。

叶戈尔： 谢谢。

主持人： 祝你们大成功.....

叶戈尔： 谢谢。

主持人： 今天演唱会——有趣，你们也好.....

叶戈尔： 谢谢。

主持人： 因为大厅反馈.....

叶戈尔： 是。

主持人：艺术家需要。

叶戈尔： 谢谢。

主持人： 谢谢。

叶戈尔 / 众人： 谢谢。

翻译完毕。这场采访更温和、访谈式，焦点在：不是艺术而是行动、真实性、魔法/死亡咒语（《关于傻瓜》《跳跳》）、濒死经历、反音乐性、年轻与士兵身份、支持民族主义但不伤害犹太人、脏话是违反规则的一部分、出版错字遗憾、希望拍电影（穆拉托娃）。与1997年系列一脉相承，但更强调“真实”“行动”“不搞艺术”。需要继续下一场、背景补充或其他，随时说。

1998-07-07.txt

以下是您提供的俄语采访内容的完整中文翻译（尽量保持原意、自然流畅，同时忠实于说话者的语气和口语风格）：

采访：叶戈尔·列托夫在1998年7月7日新西伯利亚演唱会后接受采访

关于7月7日的演唱会被命名为“向苏联进军”（Демарш в СССР）：

嗯，我今天在电台里已经说了——我不会叫它“进军”，我会叫它“齐步走！向苏联前进！”（Шагом марш в СССР!）。

回答问题：你想从苏联带回什么？

从苏联？不知道，我有很多东西都想带回来。而且有些东西对我来说是神圣的。嗯，有两件事。首先，如果有人欺负你，你可以去敲门，也许不是每个人都会给你开门，但你可以大喊“救命！有人要杀我！”，然后人们就会冲出来。我亲眼见过这种场面。整个单元楼的人都会拿着棍子冲出来保护你。其次，那时候不害怕。第三……比如说……这是一个有点模糊但我觉得非常准确的画面。小时候我在院子里，晚上我们坐在凉亭里玩——有人踢足球，有人干别的事，有人挖沙坑。到了晚上，窗户打开了——大概十点或十一点，天已经黑了，周围是开满花的树。然后有人喊：“玛莎！回家啦！别佳，回家！”当然，大家都不想回家，但过一会儿还是都回去了。你明白吗？这只是我童年里的一个画面。

关于谢尔盖·列托夫加入乐队的事：

有可能我们会合不来，但更大的可能是我们会合得来。因为……首先，我们终于在两件事上达成了一致：某种人性的、基因的或者别的什么亲缘关系——对他来说这很重要。也就是说，突然间……以前我们总是吵架、打架，他小时候一直揍我，特别欺负我，而我也想尽办法给他使坏。他从来没觉得我能认真干成什么事，直到有一次在哈尔科夫或者基辅，有人走到他面前说：“给我签个名，您真的是那个列托夫的哥哥吗？”那时候他特别受打击，开始认真思考了。

关于未来乐队的名字：

名字嘛……不知道。你知道有句谚语——船叫什么名字，它就会怎么航行。正因为如此……也就是说，乐队的名字必须非常有力、非常响亮。但十有八九，百分之九十九的概率，乐队还是会叫“公民防卫”（Гражданская Оборона）。

翻译完毕。如果还有后续的采访片段或其他部分需要继续翻译，请直接贴出来，我会接着翻。

1998-11-21.txt

以下是您提供的俄语文本（Егор Летов在1998年11月21日卡拉干达演唱会后的新闻发布会完整记录）的完整中文翻译。我尽量保持原汁原味，包括口语化表达、重复、打断、犹豫等特征，同时让中文读起来自然流畅。翻译基于文本本身，不添加或省略内容。

新闻发布会：叶戈尔·列托夫在1998年11月21日卡拉干达演唱会后

嗯，老实说.....天哪，我可以对任何问题回答多少次都行。这一切都取决于组织。组织只需要调控、控制局面。我又不知道你们跟组织有什么关系，你们之间——报纸之间什么的——有什么关系。我不知道，也就是说，对我来说.....

[...]

.....这真的是这样吗？

这个问题也.....

谢尔盖·波普科夫：您指的是什么？

我重复一下问题。我听说过，克格勃（КГБ，即哈萨克斯坦国家安全委员会）并不欢迎叶戈尔·列托夫来卡拉干达访问。

C.П.：没有这样的事。

没有这样的事。也就是说，这次访问是完全合法的.....？

C.П.：当然。

这问题不是问我的，也就是说我没法回答，因为我是第一次从你们这儿听到这个。

嗯，你们懂的，谣言就是这么传开的，所以.....

我，比如说.....嗯，谣言——我知道它们从哪儿来。我觉得.....

从哪儿来？

我觉得这完全合情合理，可以解释。

怎么解释？

关于我们的，嗯，比方说，政治纲领。我们不只是作为一个乐队在传播东西，我在某种意义上是个政治活动家。

在什么意义上？

最直接、最字面的意义上。

也就是说，您以某种方式影响政治？

当然。

怎么影响？

嗯，怎么说呢，我其实就是个政治家。我是国家布尔什维克党（НБП）的成员。

НБП？

嗯，就是。我是“俄罗斯突破”运动的领袖。

您在这个运动里想实现什么？

“俄罗斯突破”？

是的。

恢复苏联。只是不是在勃列日涅夫那种意义上，或者斯大林那种意义上，而是在进化新的阶段，比方说。

您觉得这可能吗？

是的，我觉得可能。但是如果.....

可以把所有共和国都联合起来。

甚至不是这样。就算不可能——也还是得做。

尝试。

不是尝试，而是做。即使你知道你会输——也还是得做。

有什么成果吗？

С.П.：嗯，现在这场演唱会——这就是成果啊。

成果？成果？

嗯。

你们想要什么样的成果？成果会是.....你们想要具体的成果？成果明天就会有，等到他们来把你们抢来的财富没收，诸如此类。哈萨克斯坦会.....哈萨克斯坦会成为苏联的一部分，拜科努尔会是我们苏联的。不是俄罗斯的！我不是俄罗斯民族主义者，我是苏联民族主义者。那曾经是一个统一的帝国。其他那什么俄罗斯、哈萨克斯坦、白俄罗斯、乌克兰——全是胡说八道。纯粹是某种妄想。

但与此同时，在苏联时期，您有一段时间还是在逃亡中。

那又怎样？我不记仇。

不，我不是说记仇，就是总体上。您毕竟唱了那些完全不让人满意的歌。

问题是，我是1917—1922年，或者说1924年第一波革命者的那种共产主义者。老实说，革命后我怎么样我不在乎。我们这种人就是行动的.....就是行动的！就是改变体制的。因为任何世界秩序——它就像一块橡皮泥，可以捏成任何东西。它后来硬化、僵化后会怎么对我们——老实说，我不关心也不在乎。

您确定现在这个体制可以改变吗？

当然确定，因为它一直在变。看看新闻就行了。我不知道，你们这儿播的是莫斯科的电视吗？

当然。

那就行了——看看，一切就清楚了。

所以您觉得一切都在朝着回归苏联的方向走？

不，它在朝着新的进化阶段，新的政治形式前进。社会主义理念的政治形式。也就是说，这不是回归——从来不会有回归。不会有等价物。

叶戈尔，我有个问题——现在您是诗人、活动家还是战士？

嗯，全都是……

回想您关于战争的言论，您说战争是最健康的事。

但同时我还是画家，还是士兵。随便什么——你们可以……也就是说，我什么都会。

如果回到战争，战争是好事吗？

战争？

是的。

是的，战争是好事。

有无数牺牲和死亡？

当然。是的。因为战争是唯一克服惰性……物质的惰性的方式，死板的物质。

您会和谁一起去打仗？

死亡的惰性。啊？

现在您会和谁一起去打仗？

我会和新形式、新理念一起打仗。就是现在从西方强加给我们的那个。

可以稍微谈谈音乐吗？您今天为什么一个人演出？

这很，嗯，怎么说……

我们不谈音乐，继续这个话题吧。

……有点，嗯，怎么说，直白地回答了。甚至不只是直白——有点笨拙。甚至笨拙又蠢。但其实——不是像安皮洛夫说的那种被西方强加的理念。这确实是一股浪潮，新的形式，新的意识形态。甚至不是意识形态，是新的世界感知原则。我就是在和这个斗争。也许我是守旧派什么的。但我不是想把一切倒回去。我更像别尔嘉耶夫……我是真正的再社会化者。也就是说，我破坏是为了建设新的。

如果现在说俄罗斯已经趴在美国下面了，那哈萨克斯坦该怎么做才能不趴在美国下面？

嗯，哈萨克斯坦我不知道你们趴在谁下面。也就是说，我没干涉你们的……

但您同意俄罗斯被美国指挥吗？

俄罗斯？

俄罗斯被美利坚合众国指挥。

不是指挥。现在俄罗斯根本没人指挥——这就是俄罗斯的麻烦。指挥俄罗斯——试试看。试试指挥我。我也是俄罗斯。试试指挥佩雷茨，或者我们这些人。

叶戈尔，这个问题有点不恰当……

我们是没法被指挥的。也就是说，俄罗斯是……

一只沉睡的熊……

不是……

……醒来就会给人一脖子。

嗯，当然。是的。不是醒来，而是……当然，它没睡，它在看着，当然忍一段时间，但不时就会给一巴掌，让整个美国……他们都明白得很清楚……

但如果算二战的话，会打四十年……

也许永远。

……二战胜利……

也许永远打下去……

……世界大战。

……打得让他们完全受不了。他们都明白得很清楚，所有那些西方人，所有那些民主派。所有那些所谓四引号的民主派。

您说过很遗憾我们没继续往前推进，在德国停下了。现在我们真的能推进到……？

我只是针对具体问题具体回答。他提得正确，我也答得正确。但原则上，在德国没什么可做的。德国就是德国，一直是我们的敌人。

我们的朋友是谁？

我们的朋友——比如南斯拉夫人。克罗地亚人、塞尔维亚人。

斯拉夫人。

斯拉夫人，是的。

只是因为他们……？

斯拉夫人和东方。我认为——东方。西方一直在系统地试图在东方世界观——穆斯林——和东正教之间打楔子。而几个世纪以来，穆斯林和东正教一直并存，因为原则上谈的是同一件事。我认为……

如果以色列邀请您去演出，您会去吗？

会去，因为那儿有“俄罗斯突破”。我们的“俄罗斯突破”在以色列有分部。

您怎么看待那些移民出国的俄罗斯人？

我其实对犹太人挺好的，别以为我是反犹分子。嗯，对那些犹太人……

对德国人？

对德国人？嗯，怎么说——我对所有人，对印第安人都好。懂吗？但当他们插手我们的事，当某个家伙——我不知道他叫什么……某个什么……施瓦茨曼或者魏斯曼老是拿勺子搅你的汤，按道理就会……我非常理解马卡绍夫将军——他冲动时说的话。当然说得不好，但原则上大体正确。因为确实该说出来了。终于有人大声说出来了。我完全可以在他的话下签名——他说的那些。因为是的，确实有些特定类型的人物把人烦透了。但我不能说反对所有犹太人，因为我认为诺斯坦是天才的动画师。我可以列出一大堆我认为是天才的犹太人。也就是说，这不是反犹主义，是别的。有一种意识形态强加在我们身上，有某种……这是个漫长的、哲学问题。西方的地下文化，原则上西方不允许说，不能说。而我们结果成了那些东西的替罪羊。就是这样。

按您的看法，如果类比德国——南北朝鲜之间的边界什么时候会倒塌？作为非音乐家而是政治家的您的意见。

我不知道，我没去过朝鲜，所以对北朝鲜南朝鲜都说不出。我认真地说——不知道。我知道他们有主体思想的理念、哲学。原则上正确……

大体上——这是最后一个帝国，比方说……

不，不是帝国。什么帝国啊，这么小一个国家，在地图上像指甲盖。什么帝国？帝国——是我们。苏联才是帝国。那才棒。现在美国人接手了这个功能，强加……

在后苏联地区、现在的独联体，现有的现实政治家中，您同情谁？

您指什么？把问题具体说清楚——我就回答。

问题是，比如，您对亚历山大·卢卡申科的同情。

卢卡申科——嗯，是的，这是现实的政治家。在他自己的国家。我不知道他的影响能不能完全扩展到……俄罗斯或者哈萨克斯坦的最大人口……

卢卡申科真的能成为……

卢卡申科当然是理想的选择。大体上……

……或者复兴联盟的总书记？

如果卢卡申科领导这一切，会是理想的。但我怀疑他能通过。因为他毕竟是白俄罗斯人，现在苏联各民族离心力很强，我不敢回答这个问题。因为一开始的感觉是——如果一个人聪明、逻辑思考——卢卡申科按理应该是独联体或苏联的领袖。因为他是目前最能胜任的人。现在好像卢日科夫插手了，我觉得他有更好的机会。

俄罗斯人从1988年到1998年变化有多大？

完全变了。

C.П.: 这是我们的新闻发布会.....

是的, 不然就.....

C.П.:提问题, 是的.....

叶戈尔, 您是信教的人吗? 可以知道吗?

你们问我的问题好像我是政治学家, 在这些领域转悠。

我怀疑您(大家吵闹, 听不清)很脱离政治。但是我想问.....

不, 在政治上我原则上还行.....

可以问私人问题吗?

C.П.: 鲁斯兰, 按顺序来。

可以给我点水吗? 我.....

我想问——您用“Head & Shoulders”吗?

蠢问题。不, 我不用“Head & Shoulders”, 我一般用“Wash & Go”。

“Wash & Go”?

是的, “Wash & Go”, 类似的东西。

叶戈尔, 纯粹私人问题.....

“Wash & Go”或者“Pantene Pro-V”。“Pantene”好多了。

推荐?

用“Pantene”洗头发很好。头发不会打结。

叶戈尔, 纯粹私人问题。当时您以“我永远反对”为口号, 您原则上是反共的, 后来成了社会民主党人.....

对我来说那不是口号。我做的事——比如歌《一切按计划进行》什么的——我扔出某些.....怎么说, 不是口号或理念——某些东西, 某些对象。我扔到社会里, 看会发生什么。扔出的东西按反向原则工作。有些东西起正面作用, 有时反向。

嗯, 明白了。如果反向——您是多么稳定的人? 怎么保证十年后列托夫不会变成狂热的反犹分子或者别的什么?

你们不会有任何保证。我不知道, 为什么要从我这儿要保证? 你们是想说我像粪便在冰窟窿里晃动吗? 不是这样。

也就是说, 问题提得不恰当?

不, 回答也不恰当。所以, 如果你们不知道——你们想要什么? 我做的事完全.....如果你们不明白.....提这种问题——说明你们不明白我一生在做什么。在共产主义者时期我是谁? 持不同政见者, 啊。那时我是另一种。现在是支持。然后反对。

您是无政府主义者？

想想。要理解一个人——要看到整幅图景，他在生活中的位置。要么他有计划地做，要么真的像粪便在冰窟窿里。如果你们问我——说明你们觉得这是……也就是说，你们不明白我的行动系统。

系统性根本不存在，是吗。

就是！这又是一个点。

您更像是政治家还是音乐家？

不知道，我是活动家。我觉得我们做的事就是行动、行为。这是针对某些人群的行为，他们不只是最需要，而是真正能做点什么的人。也就是说，不是空话……有能做点事的人。做——不管做什么。可以现在上街给谁露一下。可以偷公交车，或者飞机，或者真的赢得战争，像希特勒或斯大林什么的。也就是说，有能行动的人。行动——已经是另一种尺度，对这些人来说。甚至不是尺度，是艺术——当人像强者一样对待生活。生活对他不是橡皮泥，而是某种材料，用来捏出什么、创造什么。不是为自己，而是为了某种运动。因为他不是白生在这儿的。他被派到这儿来做点什么，好让三代后还能起作用。懂吗？

因此很多人把您当成某种海报，像圣像一样……

但这不是我的错，我没出自己的海报。我自己都震惊——我见过T恤上我头上有光环。我特别震惊，可惜我没有——不然演唱会上我都戴着玩。

您对您的经理怎么说？

经理？我说什么？

C.П.(?): 多出这种T恤——好的各种各样的！

不，经理，你们懂的——他在城市里工作，组织乐队，组织演唱会，管碟子发行。问题是，那些海报——我不能说全是耶稣像或者叶戈尔，对不起。你们没见过发给大家、卖的海报上有光环吧？没有光环，什么都没有？

不，我不是那个意思。问题是卖的那些完全蠢。

C.П.: 卖的蠢，但不是我们出的，懂吗？

有我们出的海报吗？

我们出的一个都没有。因为我试图做的那些真正的我们的——跟我们的脸没关系，因为是大拼贴……

[...]

现在因为另一个原因不行——不符合某些准则。心理和道德的准则。我们做的事比政治、比政治的外在部分深得多。因为外在部分其实是歌舞伎，是剧场。也许久加诺夫，也许卢日科夫。里面那些——才更重要。所以我们危险。所以在这场巨大无意义的争论后，我回答你们的问题。也就是说，我们身上有某种不合群的东西。

也就是说，是的。

所以是的。

可以问不恰当的问题吗？

他们显然感觉到了。那里的人也不是傻子。也就是说，明白我们存在。

不恰当的问题。您演出，从演唱会得到一定收入……

不总是，有时什么都得不到。

……但我觉得不够生活。您靠什么生活？

啊？

靠什么生活？

嗯，怎么说，首先……

靠什么钱？

我个人，还是乐队？

您个人。

嗯，各方面。首先，我有很多职业。

也就是说，您还在哪儿工作或兼职？

嗯，没钱的时候——当然工作。哪儿都行。首先，我是抹灰工。我是程序员。我是电话员。我是画家，任何形式的，装潢画家。我是很好的油漆工。

也就是说，您想说您上阿尔巴特街……？

现在？不，我从来不上阿尔巴特，这是事实。

嗯，您出去抹灰房子……

现在不出去，但比如……我，比如说，是个很好的贼。

扒手还是翻窗贼？

不，我很会在超市偷东西。

真的？

真的。

从来没被抓？

从来没有。因为我是好贼。

您在哪儿学的？

嗯，怎么说……

这是自学还是有好老师？

这学不会——要么有，要么没有。就像谁教我写歌？没人教，我就写了好的歌。现在也能。而且，如果有人想要什么……我能学吉他。给我看四个和弦——我就学会弹吉他了，就这样。

您经常在超市偷吗？

后来学鼓。没有鼓手——我就学会打鼓。我所有录音其实都是我打鼓。

现在库兹亚·乌奥作为音乐家和人怎么样？

他玩……为什么？他在列宁格勒玩。他病得很重，肺部手术，切掉差不多三分之一。躺了很久。现在在列宁格勒，有自己的乐队，已经出了几张碟。我不知道，他定期出碟、演出。

现在和涅乌莫耶夫保持联系吗？

嗯，据我所知，他不联系，因为他不打电话。但我们有很好的幕后关系。

他不在鄂木斯克？

不，他在秋明，一直在秋明。据我所知，他在秋明有自己的乐队。要么他回了“Инструкция”，但之前有“Свет”乐队。是他的伙计告诉我的。

您今天为什么一个人上台？

因为他们只请了我一个人——我就一个人。

您的乐队呢？

不知道，他们都在不同城市。吉他手在莫斯科，库兹马·里亚比诺夫在彼得堡。

安德柳什金呢？

安德柳什金在秋明。

也就是说，你们打算做新东西？

是的，我们打算做。嗯，我打算做新东西。

您的“DK”项目和跟哥哥谢尔盖的项目呢？

跟“DK”？跟哥哥的项目……

“DK”怎么了？已经有真实录音了？

跟“DK”没录音。跟哥哥有真实录音。今年夏天我们一起录了——会是老歌的合集——部分老歌，比如《Pryg-skok》会有哥哥演奏的版本，大概8首歌哥哥参与，像老歌的混音……翻唱。

但没有“DK”的美学，对吧？

“DK”？没有。没有“DK”美学。关于“DK”我说过，想法是用“公民防卫”基础重建“DK”。也就是说，我们加上所有活着的或同意参与的“DK”残余。据我所知，哥哥同意，扬申同意。

那些道德上声称拥有“DK”版权的人——他们不参与？

不，版权当然都在扎里科夫那儿，但他搞政治。扎里科夫几乎创造了全部。但“DK”的根，那些活下来的……

我们什么时候能真正听到？

不知道能不能听到，因为这是单次项目。我们想做……

演出、发行然后忘掉？

不知道——发行不发行，无所谓。就是做……

政治家对这个复兴“DK”项目感兴趣吗？

不知道。老实说，最近我跟政治基本没关系。我带着很大兴趣看着，等着看结果。因为我参与政治后，大体上明白那儿原则上没我的位置。比起在那儿搅和，我更喜欢做别的事。因为那真是艺术。政治是艺术。按照非常复杂的规律发展，要学，要钻进去，长成那棵树什么的。我当画家或音乐家容易得多。但我可以支持利莫诺夫，或者谁谁。

C.П.：叶戈尔，该结束了。再两分钟，就完了。

顺便说利莫诺夫。好久没在《利莫诺夫卡》采访了，没您的想法什么的。

那又怎样？

怎么解释？你们断了联系？

为什么不问为什么在《明天》报或《莫斯科共青团员》没有？

我只是读过《利莫诺夫卡》的采访。

那又怎样？我每个月都得在那儿采访吗？

您对互联网网站和粉丝页怎么看？

我可以说。我可以说。我在利莫诺夫的国家布尔什维克党里排第四。懂回答吗？

这是认真的。

是的。

所以您不在一个党？

在一个党，是的。排第一好像是斯大林，或者列宁——我不记得了。就是我的党证……然后利莫诺夫……杜金退党了——所以我已经是第二了。所以这些问题……

C.П.：最后一个问题，就完了！

– 叶戈尔，您怎么看待政治暗杀，特别是最近的那个？

– 斯塔罗沃伊托夫被杀了。

– 斯塔罗沃伊托夫被杀了。

真的？！

是的，今天新闻播了。

哎呀，我好久没看电视了。哎呀，太棒了！早就该这样了。

最后一个——叶戈尔，您有女朋友或妻子吗？您打算什么时候结婚、生孩子？

是的，我有妻子。嗯，没有妻子，但有女朋友，我一直叫她妻子，娜塔莎。而且她在我们的乐队里玩。

您打算正式登记关系吗？

C.П.：好了，好了。

再一个，最后一个！

C.П.：好了，好了，该结束了，我们得走了。

一旦正式登记——一切就完了，其实。

C.П.：好了，请出去……

是吗？明白了。谢谢！

不客气。

叶戈尔，我有一个问题——歌按什么原则选？

嗯，你们在现场看到了——大家求我唱歌，我就……

关于互联网我有一个问题。今天我上搜索引擎，找到一大堆“公民防卫”的链接。

是的，那儿……

您怎么看待互联网和……？

对互联网……

整个活动的意识形态底色？

没有任何意识形态，我不知道谁发的那些页面，但谢谢他们。互联网本身，老实说——我还没搞懂，所以说不清是什么。但原则上是……

这是联合的理念，还是坏的理念？

我觉得有点阴森。首先，是蒂莫西·利里搞的，所以我觉得有点阴森。所以我不评论，何况我哥哥是这方面的专业人士。但我觉得，如果按西方那样发展——会是可怕规模的极权主义，噩梦。

现在该开始和它斗争吗？

不知道，我现在说不清——该不该斗争。但如果该——不是残酷，而是可怕地斗争，因为强加给我们的是某种精神法西斯主义，其实。

— 鲁斯兰！

– 是的，是的，瓦列拉，完了。

翻译完毕。如果您有录音或其他补充细节，或者想继续翻译系列中的下一个采访，请随时提供！

1998-12-12-1.txt

Интервью: Егор Летов в Харькове 12.12.1998 или в Киеве 13.12.1998.

(这是系列中典型的口语化、断续的采访记录，带有省略号、重复和现场打断。我尽量忠实于原文语气、自然流畅地翻译成中文，保留口语感、犹豫和情感色彩。省略号???处为原文中明显缺失或听不清的部分，我根据上下文推断并补全意思，但不添加新内容。)

.....大约一年。有一个问题是——对你来说，在互联网上拥有你全部活动的完整信息有多重要？然后怎么.....

问题是，我对互联网是什么东西真的很不懂。但我认为，大体上，对我来说完全无所谓有没有关于我们的信息。我到现在都不知道，互联网是好还是坏？整个这个电脑系统到底是怎么回事。是某种撒旦式的系统，非常危险和破坏性，还是真的有用。而且有用，是在纯粹的应用层面，比方说。

很多俄罗斯甚至乌克兰的表演者都在互联网上录专辑、办演唱会，专辑、单曲也在网上有，可以听.....

嗯，怎么说呢，美丽的生活谁也禁止不了。我能说什么呢？

.....

我可以换个说法——这种尴尬事谁都可能遇到。什么事都有可能发生。

再问个比较泛的问题——关于电脑，哲学家们怎么看。你怎么看待这种想法：电脑、互联网，这确实几乎是某种魔鬼般的环境，把人完全和工业世界连在一起。你同意这种观点吗？

嗯，老实说，下意识里我是同意的。但我现在不知道，我没法说好还是坏，因为我自己没有电脑。得先用用看。但我知道，整个互联网的概念、整个互联网哲学.....都是蒂莫西·利里搞出来的。而那个人非常危险。

危险在哪儿？有用，在应用层面，而且破坏性.....

他开发了.....我读他的东西，尤其是后来的那些，有一种感觉，他创造了最大限度上极权主义的电脑系统。这是新的极权主义，在某种精神层面，我觉得人类还没明白、还没意识到这到底是什么。因为人类就是猴子和眼镜。也就是说，当然可以把眼镜戴到头上，猛看这一切；也可以戴到屁股上，或者用它干点更丑陋的事。结果会怎样——我觉得人类到现在还没搞懂，完全电脑化系统到底是什么，它怎么影响意识、影响一代人，诸如此类。结果我感觉，很多艺术和精神领域的东西失去了力量，因为它们从最初的状态被拉平了。

当你说“精神性”这个词的时候——你说得多真诚？

我做的一切——我都是真诚做的。从某个时候起，尤其三十岁以后变老了。因为不然的话，怎么说呢，我.....我难道是傻子吗——不真诚地做事？如果是这样，我的反应就是：我难道是白痴吗，不真诚地做事？我做事就是，我想喝咖啡——我就喝。真诚地喝吗？想喝——就喝，不想——就不喝。真诚地不喝。如果不想的话。而如果真心想——我就喝，说什么就说什么。为什么这跟话.....我说。我根本不明白什么叫不真诚。因为人如果真的活在自己的土地上，用两条腿踩自己的土地——他做的一切都是真诚的，为自己的每一步、每个行动负责。

.....

.....我觉得最近“精神性”和“文化”这两个概念变成了完全.....虚无的对象。就是空壳子，里面什么都没有。

嗯，谁那儿还有呢？对谁来说还有呢？

对你来说精神性是什么？.....

嗯.....这就跟现在问很宽泛的问题一样——对你来说生命是什么？对你来说天空或上帝是什么？真理是什么？我现在可以读四个小时的讲座，像纳博科夫或翁贝托·艾柯那样。我可以很长时间、很多地说精神性。精神性怎么说呢，就是我，就是人活着的理由。这就是他在这里要完成的任务。这个任务非常复杂、非同寻常。也就是说，人必须在某种意义上掐住自己歌喉，为了某些英雄的事，在全球意义上，对自己来说英雄的事，然后改变。也就是说，在某种意义上变成不是人，而是天使或恶魔，什么的.....变成比自己更大的东西。还要学点什么，做点什么。这是我尊重的。其余的我认为是废话和蠢事。只有围绕这个才有什么东西缠绕。因为唯一有价值的东西——就是人在这辈子做了按定义他做不到的事。

.....信息.....信息.....进来，要求某种修正。现在我看了“节目A”，他们放了所谓“公民防卫”最后一场演唱会，之后.....

首先我不知道，那是很久以前的演唱会——好像是93或94年.....问题是，每一场“公民防卫”的演唱会其实都是最后一场，因为我们不知道还能不能继续玩。也就是说，我们每次都玩到精疲力尽。可能之后人会.....一半乐队可能自杀、死掉。首先，我们随时可能被杀。懂吗？我们走在上帝、天空下面，我们.....可杀的。其实我们做的事.....有个很好的队名——“生存指南”。也就是说，我们在生存。我们展示怎么活、怎么生存、怎么战斗。更进一步。我们不是生存，而是我们活得很猛！只是.....那些站在我们背后的人，我们就是在给他们灌输——要活，要做，要活！这就是某种英雄式的当面一击：要活，要活，要活！大体上要活。不是苟延残喘，像快死的人那样活下去。而要像真正的人，像天使那样活。

在你的一次采访里我读到，“Egor i Opizdnevshie”这个项目当时取名是为了避免某些骗子对.....的侵犯.....

不，不是这样。在某个时刻很清楚，我们当时的“公民防卫”阵容——那是1988-1989年，就是我、伊戈尔·热夫通（杰夫）、我们的鼓手阿尔卡沙、库兹马——我们能做的都做了。出现了某种心理和精神的疲惫。我们开始重复，一切变得不是流行，而是某种.....工作、例行公事，非常非创造性的，像自动往前滚的惯性。所有人本能地害怕，我们掉进了某种陷阱。某个时刻我的乐队把我叫来，说：“咱们解散吧。”我说：“好。”我们在塔林给了最后一场正式演唱会，说这是我们最后一场，之后永远分开。大家都超级开心。我们在塔林玩得超级棒，全力以赴。之后我记得杰夫演唱会后：“完了？结束了？”我说：“结束了！”他就开始疯狂跳舞.....就是，他跳着舞，拿出大衣，跑着跳着，一直跳到地平线，超级开心，终于结束了。然后我决定按“Specials”乐队的原则行事。他们某个时刻明白，他们做的一切已经可以被买了。不是因为他们做得棒，而是因为他们被炒得很火、很流行。科斯特洛是他们的制作人，有两张好专辑。然后他们马上改名。马上被买，因为他们有才。然后他们感觉：“啊，我们还能再来一次。”然后又改名，又解散，新阵容。我就是按这个原则做的。现在我觉得这是错的。没结果。我故意取了个耸人听闻的名字——“Opizdnevshie”，或者“Охуевшие”。我说，我想了很多名字.....现在我能想出更好玩的、更蠢的。我做了自己的独奏项目。首先

，它完全不适合“公民防卫”的概念——那是《Pryg-skok》。这是对一个我超级尊重的人的致敬，我们西方世界的“公民防卫”对应——亚瑟·李，“Love”乐队。现在据某些说法，他在网上判了八年，据某些说法十二年。

监狱？

啊？

监狱？

是的，他在监狱里。现在西方唯一一个我觉得精神上跟我们超级接近的人。

.....对你来说下一个项目叫什么无所谓，会不会有下一个“公民防卫”项目？

不，我们做的一切我们都签字负责。所以，叫什么非常重要。我们不做多余的动作。一切都精确计算。没有奇怪或荒唐的步骤。是的，我想会有独奏项目，很奇怪，但我迷信，在项目没做成、没录没发之前我从不说话。我有四个项目构想了，但我不会说。等出了——我可以详细采访怎么做的、为什么。以前的项目也一样。我在这方面没 complexes。

最近媒体很仔细讨论.....你的偏好.....感觉.....意见。也就是说，我想把问题归结到一个很简单、甚至蠢的问题：你对列宁的态度从最初到现在变了吗？

这个问题奇怪到极点。我对他根本没态度。其实我不知道他是谁。我们好像.....不认识。这是个特定的政治符号。我们玩符号，我们是概念主义者。所以我在采访里总说，跟我们精神最接近的乐队——奇怪的是“DK”。而我们被当成某种固执严肃的小人物。其实我们超级幽默、开心。大部分歌其实是对歌本身的嘲弄.....

这是关于帕赫穆托娃的歌？

为什么？不。帕赫穆托娃的歌我们其实很乐意唱。因为歌好。

会有帕赫穆托娃歌的专辑吗？

不知道。干嘛？奇怪的问题。嗯，可以从帕赫穆托娃、齐基娜或者谁的歌里挑。我们可以很乐意唱“Любэ”的歌。比如《Комбат》——我觉得那是天才的专辑。最近最好的摇滚专辑，至少是我们这边的。

你现在怎么看待无政府主义和无政府？

一点都不，就像以前。什么叫态度？这概念很宽泛。无政府是什么？谁能清楚定义？我不知道无政府是什么。

但你唱过“让无政府来临”。

那又怎样，那歌根本不是关于无政府的。

.....字典层面的术语。

嗯，所谓术语——就是术语，没别的。

没有.....中央集权权力。

这就像这杯咖啡。但咖啡是咖啡，无政府是什么——我不明白。如果这是我们从改革得到的——所有乌克兰人、俄罗斯人什么的，那对不起，不要。我们会站在巴尔卡绍夫、利莫诺夫那边。

那巴尔卡绍夫和利莫诺夫好在哪儿？

嗯，他们是诚实的人。战士。

但他们是极权主义的辩护者，而你反对极权主义。

我从来没反对极权主义。我一直极权地思考。极权思考就是……我开头就说了。对我来说显然：极权思考就是爱生命。爱咖啡、爱伏特加、爱女人，不像今天电视上看的莫伊谢耶夫，或者舒拉什么的。我们不感兴趣。那是极权思考吗？这是正常思考。正常穿正常裤子。不脏、不沾屎。这是极权吗？正常。正常活……吃好。今天我在基辅走，看雪下。很好！

你怎么看待阿尔贝特·马卡绍夫的反犹言论？

不知道，怎么说……

你怎么看待……

嗯，我有很多犹太朋友。首先，那根本不是最初的反犹言论。他就是冲动，说多了。但大体上，当然，他说得对。因为老实说，那些闪族同志把人烦透了。也就是说，如果我们住的国家——90%应该是俄罗斯人某种程度上主导其余。嗯，请你们住哪儿都行，没人动你们。我真的有很多犹太朋友。而且，比如诺斯坦，拍动画的——我认为那是天才。什么，我是反犹？不，我不是。但当那些盖达尔、丘拜斯什么的从电视里各种斯瓦尼泽-撒旦泽……一晚上这种噩梦压过来——原则上，民族调子在灵魂里开始响起。开始明白。马卡绍夫……大体上他是将军，懂的。这种尴尬谁都可能。有。（笑）

你不觉得如果听这些调子、纵容它们，最后会变成……

当这种调子出现，不是偶然的。说明有原因。当人被逼疯了，就问：“他为什么这么说？”——“啊！”——“他从哪儿来？”好像不是这样。打开电视或《莫斯科共青团员》——看那些姓氏，那些人是谁。这些人引起人民本能抗议。本能的。尤其普通人。当然，我不会喊“打犹太人救俄罗斯”。但某个普通将军马卡绍夫，开一天电视——某个撒旦泽出现，不断基谢廖夫的《итоги》，NTV，那里犹太叠犹太……于是产生犹太人是敌人的概念。从哪儿来危险——啊，民族问题。最本能的、肠子层面的，对不聪明的人在潜意识里产生：“啊，这些敌人，因为他们我活得差。”而人民活得差。所有人都活得差——乌克兰人、犹太人什么的。嗯，犹太人可能大多数活得不差……

与此相关：如果马卡绍夫上台——会怎样？

我怎么知道会怎样？但我觉得不会更糟。反正……更恶心，我觉得不可能了。反正比丘拜斯、盖达尔或者别的混蛋掌权好。

……问题是，也许不多，但有人把你当成诗人写……有没有文学研究你的创作的文章落到你手里？

那最好谢尔盖回答。没人写我们，因为不能。我们在……黑名单。甚至不能骂，最好别提，像电视上说的。我们在不推荐的团体……

C. Попков：团体，不推荐.....

.....

C. Попков：我也不太懂这个问题。没人禁止，让人们.....

不，问题是，比如，我认为，在俄罗斯文学后，作为“现代诗歌”一章，可以研究巴什拉乔夫和列托夫。

不.....问题已经这样提了，引诱出不谦虚的回答。当然，我可以说我是天才，写得最好。如果你们想，我就这么说。因为我真的认为.....

不，问题.....

.....我觉得“公民防卫”做的一切——不会现在评价，而是过20或30年。我们的.....

抱歉，只有一本诗集.....

我不会捶胸，因为有点不方便。我可以很长时间说我们在诗歌领域做了什么。但问题是，我们到现在在莫斯科出不了书。很大一本，500页。只我个人的。我的开发.....故事、散文.....嗯，我们试着。排版好了——没钱。通过赞助商、商业发行——我们原则上不。因为我们只跟独立公司合作，没关系到匪徒、国家什么的。但现在不可能出，因为危机尤其打击所有人。独立公司在俄罗斯至少在生存边缘，零点。

如果说你的创作被观众.....听众怎么接受，作为诗人，你的诗.....

不知道.....

来你演唱会的公众。

是的，我一切为了人，我喜欢。

也就是说，你从来没想过.....

它总是不同的。总是不同。我已经在舞台上15年了。它以前不同，现在不同。现在来的人——我超级喜欢，大多年轻人。超级棒。也就是说，我们没老，我们做的事还在工作、工作、工作。这就是.....抱歉用格列边希科夫的话——那年轻混混，不会把我们抹掉，而是来接班的，我希望。他们大概.....按弗洛伊德或荣格，那些.....这些新俄罗斯人的孩子，他们搞了整个改革、整个垃圾、整个屎。这些人以某种方式远离他们。我大体上不懂他们。他们大概也不懂我。因为我做这些东西、诗，是为我那个时代出生的人。而我是苏联人。我.....作为苏联人.....

对你来说被理解重要吗？还是你做这一切毕竟是为了.....

我根本不为我自己做。如果为自己——我现在就坐在浴室里，甚至不跟你们说话。洗澡.....我是画家，去上班，买电脑，在廉价公司搞设计什么的。如果是为自我。但我为自己什么都不感兴趣。所以我全国跑，演唱会。我手一直破皮。我做.....这就是开头说的——我做的事是从掐自己歌喉、自己“我”开始的。我们对自己的自我不感兴趣。我们做的事完全相反于这个身体或精神的惯性。因为无所谓。我们早就死了。在主观、日常意义上死了。

叶戈尔，你怎么看待那些以前的粉丝，当你.....他们背弃你.....

一点都不。我们对粉丝一点都不。我们有战友，有非战友。粉丝我们从来不感兴趣。大体上.....我们不需要粉丝。因为粉丝是死物，而我们是活的。

我不是指粉丝，而是那些分享你以前观点、你放弃那些观点时他们就放弃你的人。

首先，如果他们放弃我们，说明他们从来没分享观点。也就是说，他们把这一切当成自己的宗教、理想世界，强加在我们身上。他们以为我们跟他们一样。某个时刻他们慌了：“啊！这是什么意思？”好像是反共的，结果是共产主义者和法西斯。真正懂的人——一个都没惊讶。最初认识我们的人。因为我们一直是战士，反对某些愚蠢、惯性的感知系统。

[...]

悲惨的情况。是的，我们做了。但不是为了民主到来。因为民主是拉平所有价值。言论自由.....言论有价值时，是为它你可以坐牢、被枪毙。而民主下，现在的言论自由——这是废话，抱歉，扯淡。言论没价值了。在苏联，某个戈尔丁在“三叶草”出版，或者威廉·哈里森.....我可以列很多.....那些稀有好书值得什么。布加科夫，谁都行。阿列克谢·克鲁乔内赫。世纪初的菲洛诺夫画家。现在什么都不值。画什么、写什么、做什么。没人需要。只等于钱和大众媒体。所以回到你关于互联网的问题。我不知道好坏。老实说，有点可怕。现在通过电脑和大众媒体发生的事，有点撒旦性质。

关于当代文学。你读当代俄罗斯.....你的态度.....

.....我不喜欢，一般不算文学，一般该禁止枪毙.....

哪个.....对你有意义？

什么都没意义。

存在主义呢？

存在主义有意义。原则上，我们做的是存在主义领域。

对你来说.....存在主义最亮代表.....

陀思妥耶夫斯基。

叶戈尔，你不觉得这种赞美、在苏联禁的东西好、可以为此受苦从中得到快感.....

首先，没快感。只是真实情况。活的、非常活、自然——自然，我强调三遍——情况。自然。人天生自然生活。像任何动物。越像某种野兽，不是狗，而是猫、豹子、熊——就越是真正的人、大写的人。我们做的是最大赞美自然。要自然活！没什么可耻，没什么可怕。要自然活。不要像莫伊谢耶夫或什么白痴。要像人活。人天生正常人性地活。所有情绪在最好文学、艺术、诗歌里最好体现。我们为此斗争，因为其余是巨大不自然层叠，人不该有.....因为出现 complexes、心理疮，不断堆积。

关于疮。诗人必须受苦，还是幸福写诗？

不知道，受不受苦。诗人写是因为他是这样。就像我猫去厨房因为饿.....

但你写受苦是正确的。

诗人是看得很清楚的人。当然，老实说，画面悲伤。

.....

也就是说，从窗外看很难开心。今天我在基辅走。每次来基辅——越来越悲伤。以前城市开心、热闹，姑娘漂亮，大家喝布拉加。现在都生存，生存，而且更紧、更恶心、更无趣、更丑。今天.....进了某个.....“索菲亚”——可怕的地方，墙上挂可怕的画。人们觉得好。也许现在对他们好。因为明天墙上更丑的画。我坐着，幻想发挥，我想——再这样下去会怎样。今天还挂着可怕的脸.....可怕，不好，在故土不舒服，就像列维娅金唱的。顺便说列维娅金，我超级尊重“卡利诺夫桥”，因为.....

你怎么看待.....

.....

你怎么看待电子音乐，特别是，你不觉得.....

不好。

不觉得.....今天？

我对音乐一般不好。对艺术我一般很不好。我们做的不算艺术。跟艺术没关系。如果有，也很遥远、很.....怎么看呢。就是猴子和眼镜，懂吗？可以这样戴，也可以那样。我们做的不算艺术。

那是什么？

这是行动、是アクション。这是展示在极端可怕生存情况下怎么行动。因为如果一切好——我干脆结束，再不唱、不写。最近.....我两年几乎不写歌。诗或故事也写，但不给人看，因为不工作了。艺术作为艺术不工作了。以前读屠格涅夫或陀思妥耶夫斯基的故事会疯、上吊、抓头，人生改变。现在写什么小说、拍什么电影，像基拉·穆拉托娃——不改变人。不改变人类。.....

你不觉得.....为什么不改变人和人类？.....

改变，改变。要是我有自动步枪——我就给你看怎么改变。（笑）

.....

得买把“卡拉什尼科夫”——这改变一切很好。.....

你第一个会带“卡拉什尼科夫”上哪个广场？

广场？任何一个，哪怕你们现在的.....

独立广场，是吗？

独立广场。尤其独立广场。我肯定会上。.....

你会选择射击还是乱射？

老实说，不知道。原则上可以乱射。不会大害。也许教育谁。.....很想，但问题是，现在整个艺术平面——曾经是艺术的——转到政治领域。而且暴力的，从战争领域，如 выясняется。所以我们谈话.....好朋友——警察、特种部队，我们跟他们处得很好。

这是字面意思的好朋友？

是的，字面意思很好朋友。巴尔卡绍夫人、利莫诺夫人，所有真正能做事的战士。因为我们已经不能……利莫诺夫写了本好书，虽然对他自己危险——《小爱迪》？首先，这是豪华……真的诚实书。比米勒好多了。

你不觉得每个人有自己的真理，这样……

不。如果这样想，一切都没有意义。如果每个人有真理，你们干嘛跟我谈？那我有我的真理，啊？我的真理是进攻的，对吧？你们的真理是被动的，对吧？你们躲在暗角，带着真理坐着，懂吗？

……

干嘛知道我的真理？嗯，你们当然会知道，因为反正我们某个时刻会来找你们，肯定。

我很惊讶，但我弟弟，比我小很多，他对“公民防卫”和“气体扇区”一样喜欢。

我不知道。没评论。

这是年轻人。这让你不尴尬？

不尴尬。首先，回答有点复杂。我有次……我在莫斯科红卫兵街住。就是莫斯科屁股，边缘。要去中心。莫斯科堵车严重，开车不行，我就坐地铁。当然在地铁被认出。而且年轻人，鸡冠头，外表……抱歉，丑陋。……可怕的皮衣，像“Exploited”。他们看我——看，叶戈尔·列托夫。我装不认识，坐着看书。他们过来问了个让我震惊的问题——关于三岛由纪夫。“你读过……？”突然发现他们读的三岛小说和故事比我多。开始问他散文的特征。这些孩子15-16岁，小孩。外表可怕。然后话题转到哪个时期正确、哪个不正确。这些孩子在谈这个！懂吗？为什么我说我喜欢。这代人很奇怪。我出来挠头。想——这是怎么回事？我这个年纪只……读陀思妥耶夫斯基什么的。而他们读饱了，讨论句子结构、翻译什么的。我们谈了很久芥川。愉快。这是回答。

……“Prodigy”演唱会，他们叫……朋克或只是朋克……

什么朋克，这是流行。

我想知道你对今天朋克的看法，变了吗。

不知道什么是朋克。我从来没关系。

……

回答又有点复杂。我哥请我去某个演唱会……波克罗夫斯基还活着，那些……波克罗夫斯基，知道吗？民间什么……

……

是的，那些俄罗斯民间。他请我去某个演示或剧场演出。我哥主要在莫斯科塔甘卡工作。我们跟库兹马去，开始评论台上发生的事，瓦利亚·波诺马廖娃什么的。然后库兹马像平时，啤酒瓶掉，滚过排，在最安静、最不该的时候，某暂停什么的。我哥说——你们是朋克，像约翰·凯奇。懂吗？像约翰·凯奇，你们这样反应现实。懂约翰·凯奇吗？我们什么朋克？我

们哪有朋克，除了……不是我们的。通常朋友给我们。我们……按莫斯科法律活什么的。而你们对这些法律拉屎。瓶子滚，库兹马笑，一切，懂吗？有趣，波克罗夫斯基什么的。懂吗？回答有点模糊，但我觉得很准。

你怎么看昆汀·塔伦蒂诺和罗伯特·罗德里格斯的电影，多大……

我不喜欢。罗德里格斯我喜欢。尤其是……《Desperado》——他的电影，对吧？是的，我超级喜欢《Desperado》。认为那是好电影。最大反美，而且在最好意义上。

文学方面，你有不断重读的书或书吗？

很多。我们……我房间全是书。超级多。从吉普赛童话开始，很多史诗，到心理学书、苏菲主义。从宗教、心理角度——苏菲最接近我。苏菲主义概念。我认为那是宗教里唯一正中靶心的。……

你说芥川、凯奇什么的。同时说不喜欢艺术。怎么理解？

这跟艺术没关系。这是活的精神、活的人的表现。我回答朋克时说了，懂吗？凯奇按艺术史家或艺术概念的人——是朋克。他做了多少？——“4'33””，沉默四分三十三秒。我们跟哥第一乐队叫“沉重音乐乐队”。我们演过。致敬凯奇。四分钟我们在台上默默走，超级安静，没声音。

艺术和表达自己精神区别是什么？

艺术还是脑子领域，美学。我们做的不跟美学有关。完全无视美学准则和法则。

凯奇做的不是从脑子来的吗？

那有什么区别，从哪儿来？

嗯，如果从脑子来，就是艺术。

不，抱歉。重要的是他做了什么，不是从哪儿来。对我来说凯奇从哪儿来、想什么、知道什么——无所谓。重要的是……人做了某个对象——你们叫艺术——扔到世界里的东西。扔出去后就跟我没关系了。我所有歌扔到世界——跟我没关系，它们自己活，有人唱、改。我每分钟都不同。明天我又不同。明天我再做点什么。这是职业。我们扔这些对象到世界，像孩子，自己活。长大，缠绕什么的。比如我在列宁格勒听到《一切按计划进行》——有107段，而且……先唱我们的词……是的，民谣。然后唱自己的，有人扔我，有人儿子得2分，“一切按计划进行”不断结束。我超级兴奋。一个人拿吉他，有人扔零钱，他说谢谢。唱很久——看到什么唱什么。但歌本来就是这样。民间创作。吉米·佩奇说得对：摇滚是民间创作……围栏下的民间音乐。

为什么在《百年孤独》专辑时音乐路线根本变了？你之前玩硬核朋克摇滚，之后是迷幻。这是世界观变了，还是音乐风格变了？为什么……

嗯，回答会很长。最好再提醒我一下，因为问题有几点，我每点都能长说。是的，首先发生了。从1990年起我原则上结束了朋克。风格就是风格。有某种类型。不能像“Ramones”一直玩摇滚或朋克：“嘟嘟嘟嘟嘟”。某个时刻做《Pryg-skok》时……我们每个专辑其实是打破类型框架。我们录《俄罗斯实验田》——打破当时录音框架。录得很脏、超级过载，没人敢，除了我们。我们最大打破所有法则、准则。到现在还是……录的。问题是，我是制作人

，我专业，可以专业长说怎么做。《百年孤独》——我们做了对我们意外的东西。超级悲伤、哲学专辑，对我们不典型风格。花了差不多两年。我认为这是摇滚史上所有时代最好专辑，没假谦虚.....

翻译完毕。如果这是系列的下一个部分，或者您有更多文本（比如完整版或其他采访），请继续贴出，我会接着翻译！

1998-12-12-2.txt

采访：叶戈尔·列托夫在1998年12月12日哈尔科夫演唱会后

当我们准备这个采访时，我看了莫斯科的媒体，特别是那里写着，叶戈尔·列托夫——现在这个名字在共产主义的旗帜上……

……

……演唱会上……根本没有一个口号，歌也没有号召上街垒。

那又怎样？懂的人——他们懂，这些歌其实在号召上街垒。他们懂我们歌背后站着什么样的口号。尤其是那些《莫斯科共青团员》什么的。他们感觉得到、明白。是的，我们符合他们写我们的那些。我觉得甚至比他们想的更强烈。

没有像“金属腐蚀”里的蜘蛛那样——想进入权力、真正改变点什么的愿望吗？

不，“金属腐蚀”——这可笑。从问题本身就清楚，这本来就是半开玩笑的，所以回答也差不多。什么叫“金属腐蚀”？就是蜘蛛。我有时在莫斯科他的排练点排练。那地方——垃圾，得说。

……而真的……进权力……是吗？

当然不！如果我想进权力——我早就已经在权力里了。其实我干嘛要这个？我不需要。也就是说，我们做的事不是……我们不控制头脑。我们不强迫任何人像我们这样想。是的，我们过某种生活，很硬核、也许极端。但我们做的事原则上是……我们在播种子。但人必须自己决定、为自己行为负责。也就是说，我不为我的任何一个粉丝负责。不为那些傻瓜或聪明人负责，懂吗？因为每个人……我们做的是扔出某些对象：歌、诗什么的。到现实里。人们能拿它们做什么——这就是猴子和眼镜。可以正常戴当眼镜，也可以挂屁股上，或者干点别的。所以，我们……（摊手）也就是说，我们的口号、我们的行动会发生什么——我不保证，我不知道。但我知道，我完全站在所有斗争的群众、劳动人民、人民一边。为了苏联未来，甚至不只是苏联，而是我们的俄罗斯的——我不是民族主义者那种意义上，我是国际主义者。也就是说，我是苏联民族主义者。为了切·格瓦拉那种未来，或者红色旅那种。这是……

关于这个问题再详细点……

请……

……你是国际主义者还是民族主义者……读者，因为从莫斯科来的信息……

我是苏联民族主义者。我已经说过大概一百次了。我是苏联民族主义者。我生在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我没生在以色列、没生在俄罗斯、没生在鞑靼斯坦、没生在乌克兰。我有大量各种各样的亲戚，从乌克兰开始……我自己其实是哥萨克出身。各种血统混在一起！有大量各种朋友——从犹太人到任何人，美国人，如果能叫民族的话。当然，加引号。未必，未必。

嗯，怎么说，你……

我捍卫那种世界秩序——尤其是精神世界秩序——我从小、从母亲的奶里吸进来的。从童年。我小时候踢足球……原则上我要么当足球运动员，要么当诗人——就这两种区别。所以，我

支持“基辅迪纳摩”，因为我觉得那是我的队。也就是说，我不觉得乌克兰是什么独立的东西。听这个我觉得可笑。愚蠢。白俄罗斯也是我的，等等等等。但车臣，当然，可能不是我的故乡，因为太遥远了。而其他——格鲁吉亚、亚美尼亚等等——这都是我们的国家，这是帝国。

.....你觉得真的.....能统一国家吗.....

是的，当然，早晚会发生。但大概会在经济基础上。因为现在我们代表的那代人，从精神上，他们在政治地图上消失了。他们什么都不值。因为我们聪明，我们知道这是什么。我们知道一切的价格。比如，我被苏联伤害过，等等。我坐过精神病院，好几次差点进监狱。但我不记仇，像利莫诺夫说的。我不记仇的人。所以我支持苏联，让它重来吧。也许，如果它再出现。但不管怎样，那是个.....家。至少.....我不是为自己说，是为朋友。比如，我们的经理谢尔盖，你有孩子，对吧？女儿？嗯。比如，我会很高兴你的孩子不会被什么奇卡季洛之类的害。懂吗？那是保护、国家对孩子的保证，让他们在家里平安、不害怕。为了这个，我会战斗。也就是说，无所谓，我的.....

（原文在这里中断，似乎是采访被打断或记录到此结束。）

翻译完毕。如果您有这个采访的后续部分、完整版，或者系列中的下一个采访文本，请继续提供，我会接着完整翻译。

1998-12-13.txt

采访：叶戈尔·列托夫在1998年12月13日基辅演唱会后

（采访以片段形式在演唱会专题节目中播出，并在各种电视报道中反复使用。由于碎片化发布，大部分记者的话缺失，只保留叶戈尔的直接发言。我尽量保持原文的口语化、激情和逻辑跳跃，翻译成自然流畅的中文。）

我是战士，我是士兵。也就是说，一生中要做一次选择——他是谁。要么是粗俗地说，庸人或普通人，要么是士兵。如果是士兵，他就捍卫某些高于自己的价值。为了这些价值可以献出生命。比如战争——在车臣，或者任何地方，比如塞尔维亚。为了祖国的战争。这叫爱国主义，或者别的什么。懂吗？要么是为了精神价值而战——那就是艺术。那就开始了凡·高割耳朵什么的。这不是为了战争，而是人某个时刻明白，世界上有某些价值，他愿意为此付出可怕的全部代价。哪怕全部付出。所以，所有人分成两种——要么感受到、同意付出这个代价的人，要么远远看着，用手遮阳，看着别人……比如“基辅迪纳摩”和“斯巴达克”……足球运动员，或者战场上，任何地方。因为反正这是战争，这是英雄的事——捍卫某些价值——游戏的、艺术的、爱国主义的，真正为了故土，我把这个放在首位。而其他人只是看着——要么远远地，要么……其他人要么不懂，要么一开始就不接受。嗯，也就是民主派。就是这样。

你觉得……

回答够了吗，还是……？

摇滚、摇滚——这是战争，对吗？

当然。

每个人，只要……

嗯，任何艺术原则上……尤其是摇滚——其实不是艺术，这是某种流行，本来就是这么设计的。但在西方它没变成流行，而是成了民间创作的一部分。非常活的民间创作。其实成了民间音乐。当60年代开始时，美国人当然害怕了。但他们最大限度地把它打压成流行音乐。也就是说，不是民间音乐了，而是流行音乐。这就跟民主派在改革后对我们独立摇滚做的一样。所有人都买账了，我们没买。我们没买账，一系列乐队——包括“DK”、“生存指南”等等。嗯，原则上很多。

你觉得政治和摇滚有联系，还是……？

毫无疑问，当然有。怎么说呢？对我来说，政治就是对现实最正常、最活的态度。你住在这片土地上，你住在这个房子里。如果你对自己的房子没态度，不负责，不为自己的街道、城市、房子负责——你就什么都不是。要么是白痴（委婉地说），要么是混蛋。懦夫。

也就是说，无论如何——参与……？

叛徒，你就是叛徒，你背叛了自己的一切——你父亲、祖父做的事。大体上我们不是特别父权制，但我们非常尊重、珍惜这一切。我们珍惜做成的一切。

我一半是哥萨克。也就是说，我也有乌克兰血统。那些马尔捷米扬诺夫家的哥萨克，从乌克兰被赶走，从顿河赶到哈萨克斯坦，塞米巴拉金斯克地区——就是那些爆炸的地方。嗯，我有哥萨克血统……所有这些曾祖父——他们是非常不安分的人，不接受法律。在法律和政党之外玩。某个时刻，我曾祖父，据我所知——为他的头悬赏一千卢布，那时候是天文数字。然后他自己的哥萨克把他绑了，杀了，卖了。这就是一部分回答，对吗？一开始我们就部分来自乌克兰。而且我现在的妻子是乌克兰人。她——超过一半乌克兰血统。我们的贝斯手丘马科娃。而且……一半哥萨克，一半乌克兰人。

你唱的那些歌——肯定受民间音乐启发……

不知道……

好像——有某些根源？

没有。如果有根源——也只是完全灵魂的、非常潜意识或无意识的。也许是哥萨克的。也就是说，我大概比起西伯利亚，更接近你们。因为西伯利亚本地西伯利亚人——我们跟他们没关系，就是一些布里亚特人住在那儿。

嗯，是的，那儿住着其他部落。

是的，而我们大体上，在精神意义上——不是说东正教，我不属于任何宗教，但当然更接近基督教和善良的宗教。

我创建了一个封闭系统——封闭在自己内部，包括扬卡、我、当时的“黑卢基奇”、曼纳格尔和他各种项目、“共产主义”——主要是库兹马的项目。我做各种项目。最大限度……嗯，“生存指南”部分。它从来没加入，但总在旁边。我一直超级想让我做的事变成运动。它没变成运动。它成了封闭的项目。所以，它自然而然自己停了。不是解散——是熄火。因为大多数人——要么自杀，要么被杀。

那其实是我妻子。也就是说，我们一起生活，一起创造这一切，从一开始。某个时刻她被杀了，据我理解。官方说法——她自杀，但按我的理解，她在新西伯利亚被杀。

你觉得“公民防卫”就是叶戈尔·列托夫吗？因为你身边很多人……

是的，当然，因为这是我的项目，当然。“公民防卫”就是叶戈尔·列托夫，再没别人了。也就是说，我们有一批人……以前还有科斯佳·里亚比诺夫，所谓库兹马，加引号。但现在他有自己的项目，在列宁格勒工作。其余的人——都是“生存指南”的成员，在帮我们。

他们在秋明，是吗？

是的。就是好心帮忙，仅此而已。我们再没别人了，其实就剩我一个。但以前在我们乐队里的人，很多都死了。各种原因。

那个，那个……

波普科夫：最后一个，请。

是的。最后一个问题——还是告诉我，当代音乐怎么影响你，你和你的运动有位置吗？

这会是个很宽的回答。首先，我根本不听当代音乐。但大体上，我……当然努力听（笑）。但老实说，当代音乐不让我安慰。不乐观的感觉。我们听很多音乐，我们有海量CD什么的。

从演唱会或其他地方得的钱——如果有的话——全花在设备和音乐上。所以我们穷。我可以捶胸说，没假谦虚——我们现在从这场演唱会拿的钱——又会去买设备，因为我们得工作。我们……大体上是无产者。我们一直在工作。我不打算死，我们公司里活下来的人，谁都不打算死。我们都是活蹦乱跳的！但我们不打算为任何代价苟活、抓住任何稻草。有某些……

也就是说——信仰，信仰最重要，对吗？必须有。

嗯，大体上是的。我觉得我们比历史上所有教会牧首都更信教。是的，我们信教。是的。我爱活，我爱生命。不是任何生命，而是大写的生命。我们很多人有动物——每个人都有。我个人有三只猫。打算再养条狗。大体上，刺猬什么的也想养。等等等等。也就是说，我们喜欢一切活的——一切活的东西我们都喜欢。我们不是卡夫卡。

我们给人们某种理由……至少我们试着抓住生命，让他们活下来。但不是任何方式，不是任何目的。不是任何目的，而是大写地精神上活下来，因为所有为这个精神、活的目标付出的人——都得在物质上付出代价。亲人死亡、自己得病、癌症什么的。也就是说，活……生命是非常残酷的任务。要么你活得好——从生理、身体什么的观点。要么活得差，但你是……士兵。我们为士兵唱歌，我们想让他们更多。

你觉得自己是士兵、诗人还是音乐家？

士兵，士兵。我不觉得自己是诗人或音乐家，因为音乐家我根本不是，而诗人我是专业的，当人成为专业诗人，他就明白词的价值……也就是说，词、诗歌——就这样，是橡皮泥，是形式，可以捏成这样、那样。可以写本书，像陀思妥耶夫斯基，如果你明白怎么做。当你长期玩这个“运动”，你就有了技术。我很懂洛巴诺夫斯基，对吧？很好的教练。所以他马上进欧冠四分之一决赛。因为他懂怎么做。而罗曼采夫大概是坏教练，所以“斯巴达克”马上出局，因为……懂吗？

你是好教练？

我是好教练，是的。我活着呢。

翻译完毕。这是系列中哈尔科夫/基辅演唱会后采访的延续部分，充满叶戈尔典型的激情、哲学和个人自传元素。如果您有更多片段、下一个采访或其他相关材料，请继续提供，我会接着完整翻译。

1999-09-16.txt

Вот полный перевод на китайский的第一部分俄语采访记录（Егор Летов 1999年9月16日在“列宁格勒”电影院演唱会后的新闻发布会）。我尽量保持原文的口语化、跳跃性和自然感，同时让中文读起来流畅。

1999年9月16日，叶戈尔·列托夫在“列宁格勒”电影院演唱会后的新闻发布会

谢尔盖·波普科夫（Сергей Попков）： 好吧，由于举办新闻发布会的条件比较复杂，大家要考虑到.....

你们自己也知道.....

С.П.:参与者数量很多，所以我会像往常一样指着谁发言，大家懂的。请吧。

请说得大声一点，后面的人说听不见，我什么都听不到。

请问，??? 1997年的演唱会和今天的有什么区别？

所有演唱会都不一样。1997年的.....

不是，是具体区别???

??? 问题，我想说的是一个具体问题，关于??? 当你说——请直接说，把话表述清楚??? 一辈子都在路上、在奔波??? 等等??? 从1994年开始演出，不知道，可能??? 场演唱会??? 我不记得了??? 我有一半演唱会甚至都不记得了??? 演唱会??? 演唱会??? 你刚才说1997年??

???

总体来说没有，因为演唱会??? 90年代???

新的??? 新的??? 新的???

是的，但它更具攻击性??? 还是更注重概念性??? 但我觉得这是???

???

因为.....怎么说呢？你问??? 为什么??? 因为我??? 需要解释很多，我不是??? 也就是说，你的问题里其实已经包含了答案。我们什么都没变，我们只是变得，嗯，怎么说??? 身体上，嗯，在生理上??? 我们变弱了。也就是说我们.....经验更多了，随着生活经验的积累。这点要强调一下，以免后面又有其他问题。因为对我们来说，摇滚，摇滚不是形式，不是艺术，它是一种生活方式，是我们生活的程度。我再说一遍——这大概就像特里·吉列姆拍的电影《拉斯维加斯的恐惧与厌恶》里那样。我觉得??? 问题???

请问.....我是尤里·茹拉维利，“音乐电视台”（Муз-ТВ）。请问您如何看待别人对你们歌曲做的混音（remix），以及电子音乐什么的.....据我所知，很多你们的粉丝同时也是电子音乐的粉丝，而且他们是非常有深度的人，能够把你们的音乐和电子音乐某种方式融合起来。您怎么看？

这么说，有几个问题，所以答案也会很多。一方面，我们过去想、现在也还想录一张纯电子音乐的专辑。应该类似于，比如.....我想做成像“Ministry”那样的，但要好一百倍、强一百倍，就那种。在两年时间里我们试图找到一个最合适的阵容，继续往前走。我没找到，所以拖了很久??? 这是一直在寻找。我有很多素材可以发行、可以做。但某个时候就.....有一种方案——我自己全包。但那就会变成个人专辑。又会是??? 我们乐队的名字有点粗俗——“叶戈尔和疯掉的家伙们”（Егор и Опизденевшие）。那就会又是《儿童歌曲》、《跳跳跳》之类的。只是到了新水平，音乐上完全相反的方向。至于别人做的remix??? 老实说我是第一次听说，完全想象不出怎么可能。有个很遥远的传闻，说《跳跳跳》出了。好像在德国，或者在莫斯科，我不知道。

我知道有相当多的人.....

让我继续说，趁我还没忘问题。我觉得我们现在经历的.....也就是说，我不能自己评判自己，就像.....如果我说我不喜欢这个，或者什么??? 只是某个时刻??? 世代更替、时代更替、某种音乐层面的、审美、文化层面的更替。现在流行的techno，老实说有很多我很喜欢的东西，很奇怪。特别是那种最纯粹的原始主义。

我已经听过几个例子，你们的作品被采样，然后.....

不，这个我不知道。

.....再往上面加点别的东西.....

问题是，我代表的是一个纯粹的时间性的文化。我没法拒绝它，因为我就是从那里来的，明白吗？但如果我像那些老头子、共产主义者一样跺脚喊“给我们斯大林！”——那我就错了。如果假设.....我为什么是共产主义者？因为共产主义，在我看来，就像普拉托诺夫《切文古尔》里的概念。那是一种不断向远方行进的概念。切文古尔里有个叫“同志路易”的家伙。绝不是回到什么相反的根源。如果我坚持说必须听“Jefferson Airplane”，必须像“Doors”那样用那些原始的哈蒙德风琴什么的——那我就是个彻头彻尾的白痴。明白吗？因为时代变了，音乐不一样了，审美完全不一样了。而且??? 也变了。

如果将来在电台出现这样的混音，您会坚定捍卫自己的作曲版权吗？

不，版权永远是版权。但另一方面，我们并不执着于这个，因为我觉得我们是某种文化、艺术层面的代表。我怎么称呼、别人怎么称呼我.....也就是说，我们在守着某一条战线。不管是我还是别人来做.....如果别人做得比我好——那请便，感谢上帝。

非常感谢。

C.П.: 这里请。

我想???

非常感谢。

你们打算??? 你们的计划？

我今天在演唱会上已经回答了。是的，我们打算。我们有很多素材。

也就是说，你们在录音？

是的，会很多……

???

啊？

???

哎呀，很多东西。???

叶戈尔，您能给个具体日期吗，大概什么时候发行？

我……怎么说……什么时候发行？

对，具体什么时候。

我完全说不准??? 有些海盗??? 因为在莫斯科发行的东西，据我所知——全是盗版。也就是说，我们自己——我们是穷人，我们发不起。

叶戈尔，你们多久???

也就是说，我们可以出一小批，但我不知道……我们没有赞助商，我们……没有任何党派给我们钱。也就是说，我们不属于任何金融圈子。

但现在具体工作在进行，对吗？

什么意思？没有，没有。从我们这边没有。也就是说，我们活着，对我们来说这就是生活方式。其实……就像1988年、1987年那样。当我和扬卡在全国跑的时候，抱歉，没穿裤子，我们没有……我一年全部旅行费就四十卢布。我们在市场上偷菜什么的。也就是说，我们饿着肚子。我们写所有这些歌，用我家的那个破“奥林普”录音机录下来，完全破烂。但那是最棒的……再说一次，不是我的——是叫季马·洛加乔夫的人，感谢上帝，暂时借给我的。不然我根本不可能录下来。所有流传的那些录音，都是我们那时做的，那时候不可能有别的办法。

现在有什么变化吗？

没有，什么都没变。现在更糟了。因为需要别的设备、别的钱、发行……我们掉进了商业圈子。我完全赞同我们的俄罗斯或苏联老爷——我说的是米哈尔科夫——因为一切都需要一定的??? 社会需要文化。文化需要一定的社会环境等等。我们被剥夺了信仰——不管是共产主义、无神论还是什么——1991年或什么时候被光着屁股扔出来。我们就什么都没有了。接下来怎么办？接下来什么都可能。黑帮……他们什么都懂。那些党魁也一样，当年什么样，现在还在杜马坐着。

C.П.: 大家按顺序来，好吗？停停，关于日期、亲戚什么的——请去网站上看，不要在这里浪费别人时间。谢谢。

据我所知，几年前爱沙尼亚宣布您是不受欢迎人物。如果是这样的话……

我不知道。

您不知道？

我在爱沙尼亚演出很棒。如果他们邀请我——我会很棒地演出。那里有人给我打电话……

大概是迈纳特吧？

不，迈纳特一次都没给我打过。我对他非常尊敬，非常深切地尊重。

C.П.: 我可以补充，现在有人邀请我们去波罗的海国家演出。

伊戈尔·费奥多罗维奇，请回答一个问题——您现在和库兹马的关系怎么样？您怎么看他的项目“库兹马和 virtuosos”？

啊，那不是项目，确切说是……单人项目，怎么说呢。他的个人演出，在列宁格勒。关系很复杂，他病了很久，很久没演出。

胡闹。

因为各种原因。不，不是胡闹。他演奏的就是库兹马，他过去什么样，现在还是什么样。“公民防卫”有他没他都一样。库兹马就是个非常有才华的人。我对他了解得可怕地深，非常尊重。

他还在乐队里吗？

不清楚。也就是说，大体上，乐队就是我加上company。粗略地说。我不搞小团体，因为我一生……“GrOb-records”这个半神话的项目——其实是一群追求某种价值体系的人的联合体。不是共产主义。是扬卡、黑卢基奇、杰夫。“生存指南”不算，因为那些人很爱出风头，但精神上完全……所以我们一半成员一直是我们的朋友和“生存指南”，原则上到现在还是，一半??? 而库兹马是个概念主义者。他完美契合，因为他??? 新鲜??? 最近他病得很重，真的病得很严重，差点死了，做了手术，切掉了三分之一肺。完全没有原因，和毒品什么的无关??? 所以，全看他自己——合不合得来。最近他过着自己的某种生活，和我们关系很间接。但其实一直如此。1985年、1988年，他从军队回来也是这样。

C.П.: 最近几次电动演出库兹马都和我们一起。

是的。但如果他状态正常，如果他想——当然，没问题。

现在有乐队吗，叫什么？是“公民防卫”吗？

当然。

那为什么在“公民防卫”15周年时只有叶戈尔·列托夫一个人？

大声点。

演唱会宣传的是“公民防卫”15周年。是为了纪念15周年。

我第一次听说???

但宣传是这么写的。

我们被邀请去弹 acoustic，公民防卫15周年会在??? 时候??? 十一月-十二月。

“公民防卫”15周年时你们会在莫斯科吗？

嗯???

C.П.: 库兹马会在。

晚上好，叶戈尔。首先，非常感谢今天的演唱会。我代表莫斯科城市历史博物馆。我邀请您来参观我们的博物馆，我们的分馆??? 如果您能给我们博物馆基金留一本您的书，或者带签名的磁带.....我们将非常感激。

乐意之至。

我们??? 博物馆，不只来自莫斯科??? 我们邀请您。提前感谢。

??? 在电视上 ???

???

请大声点 ???

(原文到此结束，如果有后续部分请继续提供，我接着翻译。)

1999-09-26.txt

1999年9月26日，叶戈尔·列托夫接受“科梅塔”（Комета）采访（互联网直播）

这是一个非常特殊的“采访”。主要说话的是科梅塔——她大声叽叽喳喳，努力挑衅叶戈尔。叶戈尔明显不想跟她聊，经常只给一两个字的回答，或者干脆不回答。而且他明显喝了不少，很多话只剩感叹词和手势，常常还没来得及说完整句子就被科梅塔打断。1999年的网络直播质量极差，叶戈尔说话又小声、含糊，还坐得离麦克风很远。结果他的很多话完全听不清、没法转写。

科梅塔：今天在我们互联网俱乐部来了一位奇怪又意外的客人——我整整十年没见的人。上次见面是1988年在“奶酪”（Сырок）音乐节。那是最后一次。而第一次见面还要更早——在波多利斯克音乐节。那时候他是个少年，瘦瘦的、表情丰富的脸，没刮胡子……其实他不刮是因为根本长不出胡茬。而现在坐在我旁边的已经是个成年男人了……

叶戈尔：哎呀……

科梅塔：成年……

叶戈尔：你错了……

科梅塔：成熟……

叶戈尔：你错了。错了。

科梅塔：不不，成年成熟的男人。

叶戈尔：长出来了，长出来了。

科梅塔：好吧。

叶戈尔：长得可欢了。

科梅塔：我是没看见——那时候你全身光溜溜的，是吧。

叶戈尔：没看见就不看见呗……

科梅塔：今天这次见面的契机是叶戈尔哥哥谢尔盖·列托夫的生日。大家都知道，谢尔盖是个很前卫的人，很早就接受新技术、接受互联网，在网上工作。所以叶戈尔·列托夫也是第一次直接接触互联网。

叶戈尔：怎么说呢……

科梅塔：昨天你在网上有直播……

叶戈尔：那又怎样？

科梅塔：……今天又是视频采访。你直接进入了互联网最新技术的世界，不是随便玩玩，是真真切切地进来了。请说说。谢尔盖把他在这里定期举办的所有演出都叫“项目”。

叶戈尔：那又怎样？

科梅塔：十年前“公民防卫”还是个乐队……

叶戈尔：不，不是“还是”。那是世界上最好的乐队。

科梅塔：是的。那么……

叶戈尔：毫无疑问。

科梅塔：好，那你现在怎么评价它——是乐队，还是终究是个项目？

叶戈尔：不，它是……

科梅塔：因为已经过了这么多年，你在意识形态领域做了这么多，乐队也做了这么多……

叶戈尔：天哪……

科梅塔：到底是项目还是乐队？

叶戈尔：我不知道，有什么区别吗？

科梅塔：区别还是挺大的。

叶戈尔：区别……

科梅塔：项目已经跟……

叶戈尔：根本没区别。因为我们做的东西就是最好的。

科梅塔：在音乐上和歌词上都是？

叶戈尔：当然！其他的一切跟我们比都是屎。抱歉……

科梅塔：你现在在什么风格里工作？乐队现在是什么风格？

叶戈尔：我们自己的。

科梅塔：以前大家都说——朋克乐队、朋克乐队……

叶戈尔：我们自己的。我们自己的。

科梅塔：“我们自己的”是什么？抱歉，我好久没关注你们的创作了……

叶戈尔：天哪……

科梅塔：你现在在做什么？这东西到底是什么？

叶戈尔：???

科梅塔：在音乐上这是什么？能按风格定义吗？我知道你在鄂木斯克有个超级大的音乐库——CD多得吓人……

叶戈尔：是，多得吓人。

科梅塔：好了。你作为这么懂行的人，应该能定义——音乐上这是什么？

叶戈尔：你想从我这儿知道什么？

科梅塔：想知道“公民防卫”现在是什么风格，存在了大概15年。现在它还是作为一个现场演出阵容存在吗？

叶戈尔：是。

科梅塔：我知道你们在莫斯科开演唱会。

叶戈尔：嗯……莫斯科啊，不是莫斯科……

科梅塔：在莫斯科——那在彼得堡呢？

叶戈尔：请便。

科梅塔：你们跟彼得堡的乐队关系怎么样？那边的音乐生活好像比我们这儿活跃多了，我们这儿更像混混文化。

叶戈尔：没有任何关系。没有任何。

科梅塔：也就是说完全不交流，什么都没有……？

叶戈尔：嗯……

科梅塔：我一直好奇——“公民防卫”一共有多少张专辑？有人知道吗？你知道吗？

叶戈尔：不知道。

科梅塔：十张？二十张？

画外音：大概五十张左右。

科梅塔：大概五十张，但你自己不确定？

叶戈尔：有区别吗？

科梅塔：你们现在在录音室录东西吗？

叶戈尔：没有。

科梅塔：只出现场专辑？

叶戈尔：不知道。我什么都不录。

科梅塔：完全不录，只演出？

叶戈尔：哎呀……

画外音：叶戈尔，那你家里的八轨录音机呢？

叶戈尔：我……来吧……答案会很残酷，明白吗？我是个行动者。我做我跟人一起做的事。有人问我??? 去做。

科梅塔：也就是说你最感兴趣的是乐队的现场演出……？

叶戈尔：是。

科梅塔：……其他都无所谓……一直是这样，还是最近才这样感觉？

叶戈尔： 我喜欢，天哪……我喜欢做点什么。明白吗？

科梅塔： 好吧。

叶戈尔： 我是艺术家。那么就有一定的艺术义务，明白吗？等等……

科梅塔： 现在聊天室里有很多问题……

叶戈尔： 我在工作，明白吗？

科梅塔： 嗯……

叶戈尔： 比如，我跟你——可以跟你一起做点什么……

科梅塔： 哈哈！跟我只能做一件事。??? 互联网。所以这已经……恐怕已经离“公民防卫”的创作很远了。现在聊天室里很多问题重复——其实不是关于音乐，不是关于“公民防卫”，而是关于你个人的世界观立场，你的政治观点。请你在视频采访里告诉我们，对你来说生活中最首要的是什么——音乐创作、“公民防卫”的创作，还是公民立场？抱歉问这么严肃的问题。如果我喝两口——估计问题也会相应地变味。

叶戈尔： ???

科梅塔： 嗯，是相关的。明白吗，大家是把你当意识形态领袖来的，其次才是……

叶戈尔： 嗯……有必要吗？有必要吗？

科梅塔： 有必要。非常非常有必要。聊天室里很多人问这个，我们也想知道。

叶戈尔： 那就回答吧……

科梅塔： 来，说吧……

叶戈尔： 你们自己回答这些问题吧。

科梅塔： 我们回答恐怕跟你想的不一樣。明白吗？你毕竟有自己很明确的立场。

叶戈尔： 你们想要的——就给你们。

科梅塔： 结果啥也没回答。好吧。聊天室问你对东正教和教会的态度。最近我们刚看到一件丑闻。教会——你们莫斯科人可能都知道——在新库兹涅茨卡娅的那座，决定扩大教堂地盘，把儿童游乐场拆了，围上大围栏，把整个游乐场占了。在这种背景下想问——你怎么看不只是东正教，而是官方的东正教……

画外音： 教会机构。

科梅塔： 对。自然。俄罗斯的东正教机构，我们现在看到的。所有这些市长、政治家去教堂、点蜡烛、画十字。教堂有自己的场地、装修、修复。你怎么看这一切？

叶戈尔： ???

科梅塔： 你信教吗？

叶戈尔： 有必要吗？

科梅塔： 也就是说，需要就信，不需要就不信。

叶戈尔： ???

科梅塔： 需要受洗、需要信教吗？

叶戈尔： 是。

科梅塔： 不，我不信上帝，我没受洗。

叶戈尔： 嗯.....好。

科梅塔： 你受洗了吗？

叶戈尔： 没有。

科梅塔： 明白了。那么.....嗯嗯嗯。在莫斯科，据我所知——抱歉再说一遍，我好久没去看“公民防卫”的演出了，甚至可以说几乎从没去过，也几乎没听过你们的专辑，偶尔有几张。但听说你在莫斯科能开很大的场子，上千人那种。现在俄罗斯来很多西方乐队，音响都挺好，而“公民防卫”在“奶酪”上声音相当特别——你的音响师走到那个大Dynacord调音台前，说：“这是啥？”我说：“调音台。”他说：“哦——”然后双手一拉，把所有推子全拉到最底。也就是说“公民防卫”的声音.....

画外音： 但舞台前声音其实超棒！

科梅塔： 是。非常特别的声音。你觉得为什么现在俄罗斯音乐这么多，西方乐队也多，俄罗斯音乐好像也没人特别感兴趣，但还是有人来看“公民防卫”？

叶戈尔： 那又怎样？

科梅塔： 来看“公民防卫”的演出。

叶戈尔： 我不知道。你说。你说。

科梅塔： 不，听着，你是意识形态领袖，我来说？明白吗.....

叶戈尔： ???

科梅塔： 叶戈尔，可惜忘了我们第一次见面时他的第一句话是.....

画外音： “就为这坨屎我要付一千刀？”

科梅塔： 不，那更早。在“伊兹梅洛沃”大理石楼梯上遇见，他想带一群漂亮女孩进去，我不让，他说：“你敢？我可是俄罗斯.....西伯利亚朋克的意识形态领袖！”

叶戈尔： 嗯。

科梅塔： 那时候我超拽超拽，突然有个??? 说：“我是意识形态领袖！”结果现在你说你不是意识形态领袖。

画外音： 请问问叶戈尔这些年他身上的变化。那时候，就像你说的，叶戈尔·列托夫作为“公民防卫”领袖，呈现的是某种无性征的形象。

科梅塔： 就是这样！

画外音： 但突然.....

科梅塔：他变成阳痿了！

画外音： 突然不知从哪儿冒出来.....

科梅塔： 好吧，我们就算确认了：叶戈尔·列托夫活着，他还能运作、在工作，而且跟互联网有点关系。我想我们互联网咖啡馆还会再跟他见面，不只是跟他哥哥。也就是说，在这个项目框架下，谢尔盖·列托夫和叶戈尔·列托夫——我觉得如果能在我们俱乐部看到这个项目的开端，通过互联网直播就太棒了。谢谢，现在你们可以去我们的聊天室，我们会在聊天室回答问题，趁他们休息的时候。

（采访到此结束。这段采访非常混乱、跳跃，叶戈尔很多时候只是应付或沉默，科梅塔则一直在主导和挑衅。）

1999-10-02.txt

1999年10月2日，叶戈尔·列托夫在圣彼得堡“Roks”电台采访

.....任何文本都可以有不同解读。比如最近我开始回忆老歌，今天演唱会上大概会唱很多老歌——很老的那些，平时演唱会几乎不唱的。现在它们出人意料地听起来比我最近的歌更贴合当下。

好吧，我再说一遍寻呼机号码——108-04-20。打电话来，问问题吧。

（播放叶戈尔声学现场版《奥菲利亚》）

这里是“Roks”电台，“俄罗斯摇滚”节目，我们的嘉宾是叶戈尔·列托夫。叶戈尔，我知道“公民防卫”最近去了美国。请讲讲吧。

叶戈尔：具体讲什么？我能讲很多。

主持人：大家都在问，巡演怎么样？

叶戈尔：很好，非常棒。

主持人：印象最深的是什么？

叶戈尔：就一场演唱会，因为第一场之后，其他的全被取消了。因为.....嗯，我在媒体和演唱会上说了些话，美国人非常不喜欢。美国比苏联更极权。

主持人：嗯哼。

叶戈尔：只是他们的系统更灵活、更聪明。

主持人：在美国。我知道.....

叶戈尔：比如我说件事。我很喜欢的一个人——阿瑟·李（Артур Ли），传奇乐队“Love”的主脑。我觉得他是西方版的“公民防卫”，唯一在60年代和80年代做类似东西的人。结果他就被捏造罪名关了12年。现在还关着，没上诉，没法出来。因为他就是不合系统，直接抓起来关了。就这样。

主持人：而且美国人不是以开放著称吗？他们到处说什么都说，想到什么说什么。几乎是这样。

叶戈尔：只是看起来是这样。

主持人：看起来？

叶戈尔：可以说到一定程度、一定门槛。你可以觉得自己超级自由.....你也确实自由。直到你开始怀疑.....[...]

主持人：也就是说，美国你不喜欢？

叶戈尔：不，我其实很喜欢美国。

主持人：为什么？

叶戈尔： 我觉得每个人都该去看看的国家.....

主持人： 哪里好？讲讲。

叶戈尔： 好的是那里其实是国际主义和共产主义。

主持人： 嗯哼。

叶戈尔： 就是最鲜明表现的国际共产主义。就这样。

主持人： 叶戈尔，从美国转回俄罗斯，我想问.....你在创作早期把歌给过亚历山大·巴什拉乔夫听过吗？

叶戈尔： 我？

主持人： 是。

叶戈尔： 没有??? 没有。

主持人： 我在一份报纸上看到的。没有吗？

叶戈尔： 哎呀，报纸上.....我只能说，关于我们什么没写过。最近《共青团真理报》写我们跟哥哥去德国，要在德国唱德国法西斯进行曲和歌。你懂吧？所以你说的关于巴什拉乔夫的信息.....

主持人： 明白了。

叶戈尔： 就是同一类东西。

主持人： 明白了。那请说说.....

叶戈尔： 我从来没给任何人唱过任何歌.....

主持人： 我懂为什么会出现这种说法。你们在精神上很接近巴什拉乔夫，你大概是唯一从他那里继承了俄罗斯诗歌的人.....

叶戈尔： 我从巴什拉乔夫那儿什么都没拿，因为我开始写歌比他早得多。老实说.....巴什拉乔夫做的东西，我觉得跟我们相反。不是形式上，而是本质上，我完全不喜欢他做的。

主持人： 明白了。那.....

叶戈尔： 他对文本的处理当然更接近.....我作为诗人、诗歌档案员，很喜欢钻研各种先锋文本什么的。但这很有意思，很像20年代的实验。

主持人： 谁教过你？

叶戈尔： 没人教。

主持人： 你最早的文本给谁看过吗？

叶戈尔： 当然没人。我是自足的人。

主持人： 完全？

叶戈尔： 不，我总是.....

主持人：你说你是自足的人，那回答我的问题。

叶戈尔：我做的一切，总体来说是为自己做的。乐队是怎么组的，我怎么开始写歌——因为……我们其实是非常博闻强识的人。我有大概500张CD，几千张黑胶，书多得没地方放，录像带也很多等等。

主持人：你怎么看白银时代诗歌？

叶戈尔：等下，让我先回答上个问题。

主持人：是是。

叶戈尔：就是，我听过、看过的一切，总有让我不满意的地方。我想找到一个最完美的乐队或歌，让我激动到跳起来，因为它太棒了。没找到，我就自己做，然后我就喜欢上了。就这样我开始写我自己喜欢的诗，写得很爽。歌、舞台行为等等。现在我还打算拍电影。

主持人：什么电影？

叶戈尔：理想中第一部是《跳房子游戏》（Игра в классики）。

主持人：《跳房子游戏》？

叶戈尔：是。

主持人：叶戈尔，还是说说白银时代。白银时代诗歌打动你吗？我试图找你的源头。

叶戈尔：白银时代——我不知道那是什么。概念太宽泛。我喜欢未来主义。

主持人：我是说曼德尔施塔姆那种。

叶戈尔：哎呀，不，我完全不喜欢，那是种审美……

主持人：好吧，你能说出哪些俄国诗人跟你亲近？

叶戈尔：首先是韦杰恩斯基（Введенский）。克鲁乔内赫（Кручёных）。捷连季耶夫（Терентьев）。也许早期的卡缅斯基（Каменский）。

主持人：就这些？

叶戈尔：马雅可夫斯基。哎呀，能说很多。超级多。

主持人：而且诗人风格都很不同，就像你一样。我发现你有时自相矛盾。这是因为你更宽广……

叶戈尔：不，取决于从哪边看。如果从足球角度说呢？

主持人：是。

叶戈尔：球队球员互相矛盾。后卫跟门将矛盾，前锋跟谁谁矛盾。如果说“泽尼特”……

主持人：是。

叶戈尔：但从教练角度看——完全不矛盾。球队、在场上比赛等等，你懂吧？

主持人：是。

叶戈尔：你问的是低层面的、平面的。而要从高一点看。

主持人：你很有意思。

叶戈尔：其实我们做的一切，我觉得都顺理成章、逻辑连贯、有目的。

（稍后继续）

主持人：几分钟后我们继续。寻呼机号码108-04-20，打电话来。

（播放《被剥夺阶级的元素》）

扬卡曾在“Roks”电台为我们唱过，现在叶戈尔·列托夫在我们演播室。我再说寻呼机号码108-04-20。打电话问问题。叶戈尔，关于扬卡的问题。在你们音乐创作里，谁引导谁？

叶戈尔：没人引导谁。我们整个团队……

主持人：是。

叶戈尔：……不限于我和扬卡。还有黑卢基奇（Чёрный Лукич）……

主持人：嗯哼。

叶戈尔：……“生存指南”，但关系很间接，是独立项目。还有很多，“P.O.G.O.”、马纳格尔、“共产主义”、库兹马等等。

主持人：但具体对扬卡，你大概给过……

叶戈尔：我们就像士兵……

主持人：……文本建议什么的。

叶戈尔：我们总是互相帮助。

主持人：这行更好，那行更差。

叶戈尔：不，当然没人给建议。战场上士兵端着枪瞄准，你说“瞄高点、低点，别打那个，打这个”——那是蠢话。我们就是同一条弹夹，一起战斗、工作、生活……

主持人：也就是说，跟谁相处舒服的人？

叶戈尔：是，一起。像亲戚。真正的战友，深层意义上的战友。

主持人：对你来说，生活和工作是一回事？

叶戈尔：是。但我不叫它工作，对我更像是游戏。

主持人：就是生活。

叶戈尔：生活……生活、死亡有什么区别？

主持人：我还想问——你在舞台上……

叶戈尔：战争。

主持人：是。战争。关于战争。你在舞台上和生活中是两个人。这是故意的？

叶戈尔：不，完全不是。

主持人：为什么？

叶戈尔：为什么……

主持人：从外面看就是这样。

叶戈尔：只是舞台上……

主持人：从旁观者看。

叶戈尔：……做一件事，生活中做另一件事。就好像我在桌子上吃饭是一个人，抱歉，坐在马桶上又是另一件事，你懂吧？说一个矛盾另一个——懂吗？生活就是……现在做这个，现在跟你聊天，一会儿去调音、调吉他。

主持人：对了，说说演唱会。你打算唱什么？有新歌吗？

叶戈尔：不知道，我总是……新歌？

主持人：是。

叶戈尔：新歌我从来不唱。这是事实，因为……

主持人：为什么？

叶戈尔：人们来听老歌——他们知道的。不然演唱会就崩了。人们不是来听新东西的。要听新东西、理解什么的，他们买……

主持人：你自己不想试试新东西？

叶戈尔：……CD、磁带。干嘛去演唱会如果不知道会是什么？比如我去看“*Butthole Surfers*”——当然很爽听《*Hairway to Steven*》什么的，你懂吧？

主持人：嗯哼。

叶戈尔：新东西我得先懂、习惯。一个人懂一首歌，是当他记住它、在脑子里有它。然后来演唱会品味——它跟脑子里的有什么不同等等。我以己度人。1989年我们有新歌周期，包括《俄罗斯实验田》什么的。开了几场新歌演唱会——完全失败。现场没劲，人们像木桩站着听，因为不知道接下来什么。人得知道下一句是什么、接下来是什么。如果不知道……演唱会跟歌本身是不同的东西。

主持人：明白了。

叶戈尔：所以我唱老歌。也许一些稀有东西，几乎没人听过。而且每次我都稍微改一点，尽量。

主持人：明白了。

叶戈尔：因为氛围不同。用不同方式……

主持人：说到分裂。生活中你是能听一辈子的人，舞台上也是能听一辈子的人。现在请听谢尔盖·库廖欣在“*Roks*”电台。

（播放谢尔盖·库廖欣的歌）

这里是“Roks”电台，“俄罗斯摇滚”节目，我们的嘉宾叶戈尔·列托夫。有人在寻呼机问：“走调的吉他让你恶心吗？”大概该谈谈声音。什么是故意的，什么不是。

叶戈尔：走调的吉他是什意思？我什么都不恶心。如果故意不调……

主持人：是。

叶戈尔：……那请便。我们通常调得准。

主持人：我就是想说……

叶戈尔：因为我们玩……

主持人：……你们故意追求那种声音。多久了？

叶戈尔：为什么声音？这是某种风格。

主持人：风格、声音，有区别吗？

叶戈尔：为什么“多久”？我一开始就是先锋音乐家——跟谢尔盖·列托夫和米哈伊尔·茹科夫在“沉重音乐乐团”玩了两年。后来有“播种”——迷幻、先锋、某种自由爵士的混合。录了八张专辑。车库那种。然后开始实验原始形式、古风……

主持人：大家好奇你用什么乐器？

叶戈尔：几乎所有。

主持人：详细说。

叶戈尔：除了管乐和键盘。键盘也能弹，但烂。所以交给弹得好的人。

主持人：鼓呢？

叶戈尔：顺便说，我在“流行机械”跟库廖欣玩过——我第一次上台，1983年弹贝斯。

主持人：你有很多关于战争的歌，为什么这么爱？

叶戈尔：我是军人，我觉得自己是士兵。

主持人：有军衔吗？

叶戈尔：随便叫。从列兵到将军。大元帅。

主持人：可以给叶戈尔·列托夫任何军衔。有个刁钻问题，还是问：听说在彼得堡有人把你当成冒充叶戈尔·列托夫的人，还打起来了？

叶戈尔：不知道，也许。我记不得……

主持人：没这事？

叶戈尔：没有，我生活中事太多。有个人那时戴圆黑眼镜、跟我一样发型，到处开我的演唱会。在彼得堡、哈尔科夫什么的。还挺受欢迎。后来消失了。什么事都有。

主持人：大概就是他。我觉得你很珍惜观众。如果知道永远没观众——荒岛或其他原因——你还会做音乐吗？

叶戈尔：其实从来没观众。我们开始时没人听，整整五年……有一阵甚至不想复制我们的录音。

主持人：是是。顺便……

叶戈尔：我觉得什么都不会变。唯一的是，我认为做出来的东西必须被听到，不能躺在抽屉里。

主持人：我同意。几分钟后继续。叶戈尔·列托夫在演播室，寻呼机108-04-20，打电话问。

（播放《好巴士》）

这里是“Roks”电台，“俄罗斯摇滚”节目，叶戈尔·列托夫在演播室。叶戈尔，我想问：你的歌词不能叫乐观。你不想写点开心的？真正开心、充满生命力的？

叶戈尔：不知道。我觉得我们在“共产主义”做的都挺开心的。

主持人：嗯，大体是。但我想说——不想彻底换风格吗？你这么全面、多面。

叶戈尔：我们风格一直在变。最近专辑……音乐上也许不那么旋律，但有种概念效果。

主持人：是是。

叶戈尔：??? 追求。这是斯多葛主义。在完全黑暗、沮丧中。我们要展示——能活、要活、要战斗、要挺住 ???

主持人：不想写儿童音乐？

叶戈尔：想写儿童的。

主持人：什么？

叶戈尔：很快。

主持人：认真？说说。

叶戈尔：是。有个项目叫“叶戈尔和O……”，那个“……疯掉的”。

主持人：嗯哼。

叶戈尔：专辑叫《不按规矩》。

主持人：《不按规矩》？

叶戈尔：是。

主持人：非主流、不按规矩，很好。为什么不按规矩？

叶戈尔：名字自己说明了。

主持人：明白了。

叶戈尔：因为他们期待的——等不到。

主持人：很吊胃口。还有想问。“公民防卫”大家谈很多，但真正听的不多。你打算搞什么大动作、大演唱会吗？

叶戈尔：不知道。大概不。干嘛？

主持人：大家好奇。

叶戈尔：我们又不是什么“水族馆”。甚至不是“Styx”或“Loverboy”。

主持人：说到流行度……

叶戈尔：我们做别的事，用别的方法。

寻呼机：叶戈尔，彼得堡朋克问好。

叶戈尔：谢谢。你们也。

主持人：关于朋克、朋克美学——你觉得自己是朋克吗？

叶戈尔：当然。

主持人：就是朋克？

叶戈尔：当然。我们做的……不只我，全人类历史上都在做。比如马雅可夫斯基，我觉得是最伟大的朋克。

主持人：再举几个你觉得是朋克、但不搞音乐的人？

叶戈尔：哈姆斯（Хармс）。很多艺术家。

主持人：我觉得你更接近……

叶戈尔：格奥尔格·格拉斯（Георг Грасс）。

主持人：……奥伯里乌特派。我一直想理清线索，你说不喜欢白银时代，但白银时代和奥伯里乌特都是你的。

叶戈尔：不知道，也许。

主持人：看吧。

叶戈尔：我任何象征主义都不喜欢。

主持人：象征主义？

叶戈尔：是。完全。

主持人：现在要为象征主义战斗了。

叶戈尔：那是蠢东西，只是审美，没别的。

主持人：好。我再说寻呼机108-04-20，打电话。

（播放“奇怪游戏”乐队的歌）

“奇怪游戏”刚才在我们“Roks”电台。顺便，维克多·索洛古布和阿列克谢·拉霍夫周三会来。现在叶戈尔·列托夫在演播室。叶戈尔，你人生最大失败是什么？

叶戈尔：失败？

主持人：是。惨败可以说。

叶戈尔：哎呀，现在说不上。

主持人：太多了？但最严重的.....

叶戈尔：不，其实没失败。如果现在问我——如果重来.....

主持人：是，会.....

叶戈尔：我还会这么做。是。

主持人：会，当然，明白。奇怪问题。那相反，最大成功？生活中什么让你开心？

叶戈尔：一切。

主持人：活着？

叶戈尔：活不活有什么区别？对我生活、死亡没区别。我是这种人.....

主持人：茨维塔耶娃说人生是一连串奇妙瞬间。然后.....

叶戈尔：我开心的是，我做的事基本都成功了。已经实现了。

主持人：这么多年.....

叶戈尔：我现在可以什么都不做，退休或去山里永远待着，你懂吧？这.....

主持人：退休。

叶戈尔：是.....这很好，这让我继续做，因为.....一切就这样.....

主持人：我坚持想突破你。人生有几个亮的事件，死前会想起。你有过吗？什么事件你死前大概会想起？

叶戈尔：不知道。死前我什么都不回忆，干嘛回忆？

主持人：你不知道会怎样。

叶戈尔：干嘛？我向前看。干嘛回头？死亡是什么我还感兴趣。

主持人：大家还是好奇.....

叶戈尔：死前回忆三岁时的——最蠢了。

主持人：我们谈话很乐观。大家好奇“公民防卫”未来。接下来？

叶戈尔：现在大巡演。15个城市。然后去西方。

主持人：去哪儿？哪些城市？

叶戈尔： 这里城市？

主持人： 是。

叶戈尔： 从西伯利亚开始——伊尔库茨克、新西伯利亚、斯维尔德洛夫斯克等等……

寻呼机： 乌里扬诺夫斯克问好，不知怎么传的……

叶戈尔： 是，也许去乌里扬诺夫斯克。伊万诺沃。全俄罗斯、南部，也许乌克兰。大莫斯科演唱会结束。然后去西方。以色列强烈邀请——有强大的“俄罗斯突破”运动。

主持人： 想去？

叶戈尔： 当然有趣 ???

寻呼机： “叶戈尔，你需要突破。”

叶戈尔： 我要突破干嘛？突破需要突破。真有意思。

主持人： 你很有意思。好像别人建议什么，你先惊讶，然后过一阵接受。

叶戈尔： 不惊讶，通常是惊讶。

主持人： 或惊讶。你好像不能……

叶戈尔： 我害怕的是什么都不发生……

主持人： ……马上想。

叶戈尔： 什么都停滞时我害怕、觉得可怕。一切在动——我为什么要怕？

主持人： 你有过一切停滞的时候吗？

叶戈尔： 当然，像所有人。

主持人： 那是什么时候？

叶戈尔： 最近几年……不是停滞。只是我们做的东西在当前情况完全不适用。不适用。所以……录了几张专辑，没复制，还在家躺着。比如……

主持人： 打算复制吗？

叶戈尔： 不知道，也许哪天会。比如我们有张双张《明日迷幻》（Psychodelia Tomorrow），两小时，在《百年孤独》和最近专辑之间录的。没人知道。而且我写很多，诗、故事、剧本等等。

主持人： 感觉你每天写。能读昨天写的吗？

叶戈尔： 不读，干嘛？

主持人： 秘密？

叶戈尔： 不，诗不是读出声的。适合朗诵的很快会出。我跟哥哥有个联合项目。那些可以读，而……

主持人：你错了。布罗茨基读自己诗超级棒，虽然……

叶戈尔：布罗茨基是坏诗人，根本不是诗人，我觉得。你懂吧？

主持人：不喜欢？

叶戈尔：所以对我不是标准——布罗茨基说什么或不说什么。诗要视觉读。

主持人：用眼睛？

叶戈尔：是。我是未来主义者，很同意未来主义，因为诗歌是视觉的。怎么写、看起来怎样等等。

主持人：但你的文本很强。

叶戈尔：诗歌就像……

主持人：如果读就够，为什么还要唱？

叶戈尔：歌不是诗。所以……

主持人：好，那问……

叶戈尔：我的创作在这方面明确分开。

主持人：……歌词和非歌词文本区别大吗？

叶戈尔：当然，很大。我……我认为一生最主要的是文本、诗。很快出两卷本，大两卷，各个时期的诗和故事。歌是别的。另一种行动形式。

主持人：你故意贬低歌词诗吗？

叶戈尔：它更能量化，取决于声音、行为、行为方式……

主持人：是，但你好像故意贬低歌词诗……

叶戈尔：声音攻击。

主持人：……用音乐和声音补刀？

叶戈尔：不，只是不同东西，不能比。怎么比绘画和电影？绘画是这样。在一个平面。电影不同，有不同影响形式。

主持人：你先写……

叶戈尔：不是镜头，你懂吧？

主持人：……音乐还是文本？

叶戈尔：不同。有时围绕中心建歌。可能是音乐或文本短语。然后……

主持人：《关于傻瓜》先有什么？

叶戈尔：……再长肉。有个死亡咒语。

主持人：是。我问先什么……

叶戈尔： 某种曼陀罗。

主持人： 音乐……

叶戈尔： 啊……

主持人： ……还是……

叶戈尔： 先是足球赛。我写时是决赛。好像1990年巴西跟谁……

主持人： 认真？

叶戈尔： 是，跟意大利……

主持人： 啊，我记得那个……是……

叶戈尔： 好像德国-阿根廷。是。我爱足球爱疯了。比赛前剩时间，得找事做。夜里，黑了，夜场比赛。我逛花园，逛着逛着想——做个巴洛克小提琴四重奏短句。像曼陀罗展开、展开。我这么想，短句完美配我之前研究的古老仪式文本。“哇，太棒了！”然后文本流出来。写了二三十段。后来处理，扔掉80%，成了这样。然后一个人试声音。按我标准少，但好。我想加二十个声部。后来在最近专辑重做，电声版更符合原意。

主持人： 古典作曲家谁亲近？

叶戈尔： 巴赫。

主持人： 斯特拉文斯基喜欢？

叶戈尔： 巴赫和布克斯特胡德。斯特拉文斯基不。

主持人： 老没猜中。好，寻呼机108-04-20。几分钟后继续。叶戈尔·列托夫在演播室——也爱足球的人。

（播放《有轨电车》）

这里是“Roks”电台，“俄罗斯摇滚”节目，叶戈尔·列托夫在演播室。叶戈尔，继续古典音乐话题。还有谁、什么作品影响了你？

叶戈尔： 没人影响我。

主持人： 我相信……我一直……

叶戈尔： 你问题都是谁影响我、谁教育我。

主持人： 是，我想找你的老师。

叶戈尔： 没人教育我。

主持人： 不存在这种事。

叶戈尔： 不知道。信不信……

主持人： 你现在编的。

叶戈尔： 不信。我从不编。如果编——现在就能给你们来点狠的，你懂吧？

主持人： 如果.....

叶戈尔： 你们电台就关门了。

主持人： 如果你在荒岛长大.....

叶戈尔： 不，我从小听一大堆东西。我喜欢一大堆。如果你去我家——马上懂我是谁。书架上量子心理学、谢克利、布雷德伯里、卡尔松等等。我们读很多。我超爱戈尔丁。

主持人： 你是.....

叶戈尔： 帕维奇。

主持人： 你支持家里秩序吗？

叶戈尔： 不。但我定期收拾。

主持人： 你是混乱的人？

叶戈尔： 不混乱。我可以说脏话，但不适合直播。我是“浪.....子”。

主持人： 啊哈。

叶戈尔： 我爱喝酒、吃。但有时也爱秩序。首先，我家三只猫——家里就不可能有秩序。

主持人： 你从不给人建议，对吧？

叶戈尔： 建议？不。当然能建议，但不指望效果，因为我知道建议对我有什么效果。

主持人： 那别人建议你呢？

叶戈尔： 什么？

主持人： 什么都行。

叶戈尔： 建议吧，如果你没事干。

主持人： 好，那另一个问题。你问过别人建议吗？

叶戈尔： 从不。干嘛？人活着就是不问建议，自己解决问题。每个人的问题独一无二。

主持人： 你很有意思。但我不懂你为什么老自相矛盾。我再听.....

叶戈尔： 我觉得我完全不矛盾。

主持人： 我再听你一首歌.....

叶戈尔： 至少我们圈子的人完全不惊讶，他们跟我一样思考行动，只是按自己方式。我们不矛盾。我觉得完全完整。如果你看扬卡.....大家都说她阴郁、自杀.....

主持人： 如果能倒回直播.....

叶戈尔： 其实她超级开心。

主持人：一开始问你自足吗——你说“不”。过一阵说“我是自足的人”。

叶戈尔： 我不自足，是因为总缺什么。不是缺人.....

主持人： 现在这一秒缺什么？

叶戈尔： 某种状态、精神。我总是想要更多。用各种手段，从精神药物到灵修。通过创作。通过足球、艺术、林中散步、啥都不干。看苏联“音乐电视台”的娜塔莉，有时感动得.....

主持人： 你从不犯错吗？或者说你认为自己从不犯错？

叶戈尔： 当然犯。

主持人： 经常？

叶戈尔： 不同时候。

主持人： 马上感觉还是过一阵？

叶戈尔： 不同。踩耙子——马上感觉。

主持人： 当然。我想说——你说不喜欢斯特拉文斯基，好，不喜欢就不喜欢。但托尔斯泰也说过讨厌莎士比亚。你怎么看莎士比亚？

叶戈尔： 你老拿人举例——托尔斯泰、布罗茨基。都是些奇葩人物。

主持人： 他们都奇葩？

叶戈尔： 那又怎样？

主持人： 不怕有一天你也被叫奇葩人物？

叶戈尔： 天哪.....

主持人： 也许挺好？

叶戈尔： 关我屁事？

主持人： 你会爽？

叶戈尔： 马克·吐温说过，大家证明上帝存在、上帝不存在，好像上帝就关心自己存不存在。

主持人： 嗯哼。我建议听你歌，继续话题。

（再次播放声学现场版《奥菲利亚》）

这里是“Roks”电台，“俄罗斯摇滚”节目，我们的健谈嘉宾叶戈尔·列托夫。叶戈尔，你有自认的缺点吗？弱点也行，别说缺点。

叶戈尔： 不知道，很多。今天缺点，明天优点。

主持人： 比如？

叶戈尔： 有时想睡，有时想醉，有时想清醒。

主持人： 嗯哼。

叶戈尔： 想醉时想清醒——大缺点，你懂吧？诸如此类。有时想做什么，就做。

主持人：你有句“我爱……”，记不清确切，但“我爱像我一样的人——疯子和病人”。你觉得创作需要点疯狂？

叶戈尔：不，文本不是那意思。“病人”是从健康人视角。但所谓健康人——街上走的那些——从我们视角是不可救药的。甚至不关精神病院，你懂吧？

主持人：是。

叶戈尔：关了也没用。

主持人：但你觉得创意人士……

叶戈尔：歌带点嘲讽，音乐是do-la-fa-sol那种，哒哒啦啦哒，哒哒布布布。

主持人：嗯哼。我们说好不谈这个，但还是问——叶戈尔，你是创意人，干嘛搞政治？反正……

叶戈尔：政治也是创作，也是现实一部分，关乎我们所有人。我们从早到晚看新闻，我们导演谢尔盖能证明。我家两个电视……

主持人：还读所有报纸？

叶戈尔：另一屋还有第三个。每天不同频道。电视从不开关。

主持人：你吸收大量信息，对吧？

叶戈尔：当然，我得跟上一切。

主持人：没这些信息你就……

叶戈尔：[...]……我也能，但信息会在我里面。有趣，我活在上，不是白活。不然我早去山里住小屋。有过这想法。

主持人：认真？

叶戈尔：是。

主持人：什么小屋，哪儿，怎么？

叶戈尔：偏远村子。安静坐着。工作。

主持人：只是想法？

叶戈尔：不，我在山里住很久。离最近村子25公里。

主持人：什么时候？

叶戈尔：1989、1990、1991年。定期去。最近不去了——觉得傻。

主持人：看，你总在重思人生。不是重思，是总被抛来抛去……

叶戈尔：为什么？1989年需要，现在不需要。1994年白宫炮击后需要说点什么。扇耳光。让大家看到……大家多丢人。

主持人：还是……

叶戈尔：大家都沉默。要把人摆正位。所以我们做了。现在情况不同，一切毁了——要开始建。

主持人：再问粗口……

叶戈尔：那时有效。

主持人：……在你文本里。你知道这既吸引知识分子——他们自动把脏话转成高雅诗……

叶戈尔：我不知道别人怎么感知……

主持人：但也吸引……

叶戈尔：每个人不同，所以……

主持人：……也吸引爱听盗贼歌的人。对他们脏话是密码。

叶戈尔：那又怎样？盗贼歌有好的。我们有……

主持人：我不反对。

叶戈尔：“DK”的《ДМБ-85》我认为天才。

主持人：没脏话你的歌不能存在？

叶戈尔：当然能。很多。

主持人：我是说有脏话的。

叶戈尔：有脏话的——就是没它不行。有谚语：“歌里词不能扔”。

主持人：是。

叶戈尔：就这样。干嘛换词？有就有。

主持人：我没叫你换，只是好奇。

叶戈尔：你生活中怎么活？每次选词？需要时我骂，需要时不骂。跟猫骂脏话干嘛？

主持人：谢谢。叶戈尔，谢谢来。

叶戈尔：不客气。

主持人：很高兴跟你聊。你非常多面。

叶戈尔：谢谢。

主持人：不客气。这里是“Roks”电台，“俄罗斯摇滚”节目。

（播放《沿着有轨电车轨道》）

（采访结束。这段采访非常长、跳跃，叶戈尔一如既往地回避直接回答、哲学化、矛盾中自洽，充满他对艺术、生活、死亡的独特看法。）

1999-12-18.txt

1999年12月18日，叶戈尔·列托夫在伊热夫斯克“Autoradio”电台采访

叶戈尔： 叶戈尔，再来两首歌。就这些，再多塞不下了。

叶戈尔： 啊，那放我的吧，如果.....现在找不到的话。

[...]

叶戈尔： 结果完全不一样，完全不是那样。

叶戈尔： 那我怎么听自己？我会有耳机吗？

波普科夫： 没给你耳机？

叶戈尔： 没给我耳机。

波普科夫： 我这么差劲啊。

[...]

波普科夫： 红灯亮了，看见没？圆圈上面红灯亮着。

叶戈尔： 那又怎样？

波普科夫： 直播。

叶戈尔： 那又怎样？

波普科夫： 直播啊。为什么亮？为什么不合时宜地亮？

[...]

主持人（伊戈尔·克里姆斯基）： 好了，上帝保佑。晚上好，亲爱的摇滚迷们，摇滚女士们。晚上好，所有对本土摇滚不无动于衷的人。这里是“摇滚一小时”节目，我是伊戈尔·克里姆斯基。正如我们承诺的，今天在我们演播室的是“公民防卫”乐队领袖叶戈尔·费奥多罗维奇·列托夫，简称叶戈尔·列托夫。晚上好，叶戈尔。

叶戈尔： 你好。

主持人： 很高兴欢迎你。用“你”还是“您”？

叶戈尔： 用“你”。

主持人： 用“你”。很高兴在伊热夫斯克欢迎你。第一次代表我们独一无二的“公民防卫”粉丝大军欢迎你。我想，在这一小时里，我们就算不能聊得全面，也能聊得相当有内容。电话号码.....

叶戈尔： 希望如此。

主持人： 上帝保佑。我们的电话377-339，377-339——“Autoradio”直拨电话。打电话来，问问题。还有寻呼机号码1064，寻呼公司“Radiopage”电话59-34-22。组织问题好像都解决了。现在，大概该聊点更实质、更全球的东西了，用你自己的话说。那个说法“衷心

祝你们幸福、安康和全球性”从哪儿来的？

叶戈尔： 嗯，没从哪儿来。

主持人： 就这么随便？

叶戈尔： 不，不是随便。

主持人： 也就是说，还是跟什么有关？

叶戈尔： 什么？有全球性，也有整颗心。

主持人： 全球性对你来说是什么？

叶戈尔： 哎呀，很多东西。

主持人： 很难平行比较？

叶戈尔： 不，什么叫……比如问“生活对你是什么？”“地球对你是什么？”……

主持人： 呃……地球……

叶戈尔： “开心”对你是什么？

主持人： “开心”对我……

叶戈尔： “团结”对你是什么？

主持人： 就是舒服的时候。

叶戈尔： 或者“啥也不是”。“啥也不是”对你是什么？

主持人： “啥也不是”？

叶戈尔： 是。

主持人： 就是啥也不是的时候。

叶戈尔： 嗯，你懂吧，我……

主持人： 啥也不是的时候。

叶戈尔： 咱们还是用“您”吧，因为库兹马——我们前吉他手——让我们习惯用“您”。

主持人： 哇哦。

叶戈尔： 是。他那种人，像哈姆斯、韦杰恩斯基，像奥伯里乌特派。

主持人： 嗯哼。明白了。那为什么这么久没来伊热夫斯克？老是绕着走……

叶戈尔： 哎呀……这不取决于我们。因为……我终于很高兴来伊热夫斯克，我想来已经十五年、十年了。

主持人： 那为什么老是路过？

叶戈尔： 因为组织问题。就是这样。

主持人：就是没法进来？

叶戈尔： 而且是你们这边组织的问题。每次打电话想联系你——每次最后一刻崩了。所以……

主持人： 啊哈。但这次成功了。我自己都惊讶。

叶戈尔： 是，感谢上帝。

主持人： 多亏……

叶戈尔： 我非常高兴、非常满意。

主持人： 多亏“私人收藏”店。向萨沙·诺维科夫问好，他在那儿朝我挥手。多亏“私人收藏”店，明天“公民防卫”演唱会在“Aktsion”文化宫，19点整。叶戈尔，我不知道我们会怎么聊创作，但第一个问题还是想问——你记得自己写的第一首歌吗？

叶戈尔： 不记得。

主持人： 没有？

叶戈尔： 我……

主持人： 没留在记忆里？

叶戈尔： 不知道。我不分歌和我做的一切。因为我，理念上是概念主义者。我……

主持人： 嗯哼。

叶戈尔： 我是概念主义艺术家。我同时是画家、雕塑家、诗人、作家等等等等。我写了很多、做了很多各种东西，我觉得……一切都是在某种我想要创造的轨道上。

主持人： 嗯哼。

叶戈尔： 所以我做的我不叫创作、不叫艺术，而是活动。就是为了改变什么。

主持人： 也就是说……

叶戈尔： 影响某人，让他开始工作，一切再次改变、改变。我就是……改变者，就这么说。

主持人： 也就是说，歌……

叶戈尔： 我整个职业……

主持人： 歌是……

叶戈尔： ……跟改变现实有关。

主持人： 歌是某种催化剂。就是……

叶戈尔： 是。

主持人： 听完，人就得到具体行动号召。

叶戈尔：莫斯科有个概念团体“集体行动”——他们有“空行动”。任何概念行动结束时就开始空行动。行动结束；接下来不知道。对每个参与者，有无限可能和无数继续行动的变体。我也一样。我觉得这很正确。

主持人：寻呼机问题，专给叶戈尔的。“叶戈尔，日常生活中你的知名度是帮助还是妨碍？”——基里尔问。

叶戈尔：非常妨碍。

主持人：怎么表现？

叶戈尔：因为我们跟别人没区别。我们跟大家一样。我不明白为什么有人要签名、奇怪地看我们。更别说依赖我们或向我们看齐。有时我们做的甚至是示范怎么不该做。

主持人：合逻辑。有电话，提示我。喂！

电话：你好！

主持人：你好，你在直播，你叫什么？

电话：我叫尤里。

主持人：尤里，很高兴。

电话：你好。

电话：叶戈尔，为什么你哥哥不在你乐队里玩？

叶戈尔：他玩，他现在在德国。他……他自己的乐队“三重奏”（Трио）。现在在德国巡演。据我所知。他回来后——他已经几个月、甚至半年在阵容里了。以后所有演唱会他都会常驻。

主持人：谢尔盖·列托夫——叶戈尔·列托夫的哥哥。澄清一下。还有寻呼机问题。“你们歌里为什么有军事主题？是不是因为你们的元素就是战争？”——阿廖娜问。

叶戈尔：我说过很多次。是。我觉得任何真正的、极端的创作就是战争。所以，这是突破，总是越过界线。我可以重复我说过很多次的話。

主持人：但歌里那句“士兵不是生出来的，士兵是死出来的”——这是怎么回事？

叶戈尔：战争不在于此。战争在于你无视创作规律、无视压在你身上的那种审美……

主持人：合适。

叶戈尔：不，不是合适。是那种在当前情况压到你身上的。

主持人：嗯哼。明白了。演播室电话377-339，377-339。现在听叶戈尔选的音乐。是什么？

叶戈尔：哎呀，我们喜欢的60年代歌。我们听的。但我觉得这比现在世界上的好多了。

主持人：比如？

叶戈尔：随便。“Love”、“Mamas and Papas”等等。

主持人：“Mamas and Papas”。我们有吗？音响师提示我。

叶戈尔：什么？

主持人：“Mamas and Papas”？

波普科夫：没有。

叶戈尔：那谁？你放了谁？我说了“Mamas and Papas”。谢谢放“Badfinger”。[...]我说过不按顺序，阿列克谢·尼古拉耶维奇！嗯哼，明白了。

波普科夫：那现在放什么？

叶戈尔：好吧，代表.....啊？

波普科夫：现在放什么？

主持人：“Badfinger”放了，因为我们给音响师歌，他以为按给的顺序放。好，现在想办法。

叶戈尔：你问题要更狠。因为采访通常按战争原则.....

主持人：叶戈尔，我懂.....你懂吧.....

叶戈尔：问题越狠.....问题越圆滑——回答越圆滑。

主持人：明白了.....

叶戈尔：或者干脆不答。问题越没劲——回答越没劲。这没意思。

主持人：我还得顾及听众，你懂吧，我们.....

叶戈尔：有人抓我蛋蛋时——那我就.....

[...]

叶戈尔：要尖锐。这些软绵绵的得磨掉。最好相反——现在要是你像哈卡马达那样开始.....

[...]

叶戈尔：.....某种亮的东西。

主持人：真理。

叶戈尔：不一定是真理，但开始亮起来。一切开始闪。你懂吧？至少漂亮。

主持人：好吧。

[...]

叶戈尔：.....不是最好，但好。

主持人：好。有电话吗？我问音响师。没有。继续。电话377-339以防万一。“摇滚人在摇滚已死的时候感觉如何？为什么大家都靠流行赚钱？”——伊万。

叶戈尔：哎呀，我不知道。

主持人：他们为什么都靠流行赚钱？

叶戈尔：天知道。（笑）我不知道为什么问我。

主持人：不知道，伊万问的。叶戈尔，好吧，那……

叶戈尔：我感觉什么——什么都不感觉。

主持人：明白了。等等……

叶戈尔：无所谓，就这样。

主持人：那流行是什么？有划分吗？

叶戈尔：不，没有。

主持人：就是摇滚、流行、什么？

叶戈尔：不知道，每个人自己决定。流行是什么？“Sex Pistols”是流行还是不是？

主持人：天知道。

叶戈尔：按我理解——是流行。

主持人：“Sex Pistols”是流行？

叶戈尔：是。

主持人：为什么？

叶戈尔：就是垃圾。

主持人：哦哦……

叶戈尔：麦克拉伦拿来做……

主持人：西德·维瑟斯听不见。

叶戈尔：西德·维瑟斯按我该淹在屎里。

主持人：哇哇哇……为什么这么狠？

叶戈尔：烂人，没才华。什么东西？屎而已。维瑟斯就维瑟斯。

主持人：每个人意见不同。

叶戈尔：真朋克是超出界限的。真朋克比如查理·帕克。科尔特兰。60年代最亮的队。帕蒂·史密斯、“Television”、“Ramones”。“New York Dolls”。我懂，这些是真队。“Dead Kennedys”。

主持人：好。你记得童年吗？在什么音乐里长大？

叶戈尔：哎呀，各种。从八岁听“Shocking Blue”、披头士，特别是“The Who”。“The Who”也是朋克。我觉得是史上最好乐队之一，毫无疑问。

主持人：学校学习怎么样？如果不秘密。

叶戈尔： 先好，后来无聊。我开始逛街写诗。

主持人： 你说不记得什么时候写诗。

叶戈尔： 不，我写诗.....

主持人： 在学校！

叶戈尔： 不，怎么说.....我怎么学会写。大概六岁开始写诗。

主持人： 嗯哼。好，再问一个学校问题。

叶戈尔： 但那不能叫诗，没意思。真正写诗是二十、二十五岁。

主持人： 叶戈尔，原谅，作为爱文学的人问——你爱读什么？

叶戈尔： 哎呀.....从后现代如帕维奇、翁贝托·埃科，到.....很好的科幻。

主持人： 我们的还是.....

叶戈尔： 谢克利、西马克.....

主持人： 主要是国外？

叶戈尔： 为什么？我们好的我也爱。斯特鲁加茨基兄弟，我觉得是我们最好的科幻。世纪初的科幻。很爱普拉托诺夫。我读的东西范围很大。

主持人： 嗯哼。寻呼机快炸了。“叶戈尔，你怎么看其他俄罗斯摇滚歌手？”

叶戈尔： 有职业伦理。你懂吧？

主持人： 嗯哼。

叶戈尔： 我不评论同行——跟你在同一战壕的人。你懂吧？我不能说好坏。我们一起做事。有人好，有人差。有些人朝反方向开枪。你懂吧？

主持人： 有点.....但还是.....

叶戈尔： 是，但如果我现在点名评论——会很难看。

主持人： 明白了。从我们伦理角度，我们跳过。伊热夫斯克时间21:14。怎么回事？提示我——没电话。可惜。但现在有“Mamas and The Papas”在“Autoradio”。

[...]

主持人：我想达到什么。我还有紧张，叶戈尔，你懂吧.....

叶戈尔： 得了，什么紧张？你是专业人士，你每天在这儿。

主持人： 我哪门子专业？

[...]

主持人：有人会听到。是啊，为什么要这些？我会说就这样就这样。这没意思。让.....

[...]

主持人：“Autoradio”继续“摇滚一小时”。直播中，我是伊戈尔·克里姆斯基。今天嘉宾“公民防卫”领袖叶戈尔·列托夫，我继续欢迎你在演播室。提醒电话377-339，不知为什么不热，可惜。我觉得有电话。喂！喂！

电话：喂！

主持人：是，说吧，你好。你.....

电话：你好。

主持人：你叫什么？

电话：阿列克谢。

主持人：阿列克谢，很高兴，你在直播。我们听你。

电话：你好。

电话：叶戈尔，你好！

叶戈尔：你好。

电话：叶戈尔，我想问，你老战友库兹马现在干嘛？

叶戈尔：库兹马？

电话：是。

叶戈尔：哎呀！他因健康暂时离开乐队。

电话：那你.....

叶戈尔：他病得很重。最近我没拉他。他病很久，现在离开了。暂时。我希望是暂时。

电话：你不知道他什么情况、什么项目？

叶戈尔：暂时不知道。

电话：人病了，我想他好了就有项目。

叶戈尔：嗯。

主持人：等等，等电话。我们看寻呼机。哦！又问题。“叶戈尔，什么给你自由感？伊万”。

叶戈尔：什么都不给。我一直这样，一直有。自由感——我不知道那是什么。

主持人：不，等下。自由对你是什么？

叶戈尔：什么都不。就像我现在坐这儿。就这样。

主持人：自由，就这样？

叶戈尔：什么给你做自己的感觉？就坐这儿、聊天、喝啤酒、愉快回答问题。

主持人： 顺便，伊热夫斯克啤酒，注意。

叶戈尔： 是，很好喝。

主持人： 伊热夫斯克啤酒怎么样？

叶戈尔： 好。

主持人： 没抓你话。好。伊热夫斯克啤酒一直OK。下一个问题，叶戈尔，原谅，我个人好奇。我承认——我听着“公民防卫”长大。对我，“公民防卫”分晚80年代的“防卫”和你的个人专辑。比如《跳跳跳》、《百年孤独》。你觉得这里有从“公民”转向个人的……

叶戈尔： 为什么……

主持人： ……倾向个人。

叶戈尔： 一样。只是叫法不同。一直倾向这种音乐，和……

主持人： 完了，回答？

叶戈尔： 回答……

主持人： 有回答。听电话。喂！

电话： 喂。

主持人： 是。

电话： 我……

主持人： 你叫什么？你好。

电话： 我叫弗拉基米尔。听你很久了。太好了，你终于来伊热夫斯克。

叶戈尔： 谢谢。

电话： 问题是你1988–1989年的老理论——非人、否定存在等等……

叶戈尔： 嗯哼。

电话： ……口号“我永远反对”。但最近作品《太阳转》、《存在之不可忍受的轻》……

叶戈尔： 那是什么……你怎么理解……问题是什么？按我——我一直做我做的。捍卫……

主持人： ……视角变了，你还是你，还是你变了？

叶戈尔： 不，我还是我。只是更狠、更像绷紧的弦，仅此而已。

主持人： 你就是对世界生气？

叶戈尔： 不，我不生气。那是小人的属性。我另一方面很平静。我成了平静的士兵。专业的世界士兵。

电话： “士兵不是生出来的，士兵是死出来的”——你自己说的。

叶戈尔： 嗯，死出来的不是士兵，死……也许士兵死出来的，生出来当然是屎，像通常那样。

电话： 谢谢。

主持人： 看。达成共识。我旁观者站角落。

叶戈尔： 是。因为有别人杀士兵。

主持人： 好。“Sex Pistols”你说得对。西德·维瑟斯是屎。

叶戈尔： 是。（笑）谢谢。

主持人： 我们现在聊“Sex Pistols”。不，先放一边，今天主题“公民防卫”。

叶戈尔： 得了，什么。

主持人： 得了，都是自己人。叶戈尔，说说最近合作的人。现在阵容谁……

叶戈尔： 干嘛我说？让他们自己说。

主持人： 明天演唱会？

叶戈尔： 不，一般来说。

主持人： 怎么？

叶戈尔： 我像司仪介绍乐队？说什么？我出来，然后说——鼓手某某，伟大，他打独奏“哒啦姆-啪啪啪-噢”，大家鼓掌。你懂吧？然后吉他“哒哒哒”，快来看。然后“啪啦啪啦啪啦”。

主持人： 你在模仿流行演唱会。

叶戈尔： 不，问题什么样，回答就什么样。

主持人： 抱歉，问题……

叶戈尔： 贝斯“哒哒哒哒哒”。

主持人： 我想让你夸夸队友……

叶戈尔： 不，怎么说？跟我玩的人都跟我一样。

主持人： 我抓你话。明天演唱会后大家会找你队友：“哥们，你弹得棒，yes yes yes”。都会夸。

叶戈尔： 明天来的人不会问你弹得好不好。因为可以弹好，也可以不好。我们有过我掉进乐池的演唱会。你懂吧？有过。

主持人： 哇，为什么这么狠？

叶戈尔： 因为不清醒等等。那是坏演唱会吗？不是。结果是极好的。

主持人： 不爱惜自己。得看脚下。

叶戈尔： 明天不会。当然。早就过去了。但懂吧？我们做的跟音乐无关。是行动。可以当音乐听，因为我们能弹好，也能弹烂。我们做的行动，跟艺术不绑一起，你懂吧？

主持人： 明白。

叶戈尔： 就是。

主持人： 我请音响师阿列克谢·库尔巴托夫离电话。不，我们稍后接电话。现在放嘉宾叶戈尔·费奥多罗维奇·列托夫选的下一首。伊热夫斯克21:23，“Autoradio”，“摇滚一小时”。前进带歌。

（笑）

波普科夫： 孩子们，是。你不会被开除？

主持人： 开除就来你们队，当新闻官。

[...]

主持人： 有什么事吗？

叶戈尔： 啊？

主持人： 有什么事？

叶戈尔： 什么意思？

主持人： 犯罪什么的？

[...]

记者： 你还记得扬卡，她对你意味着什么？

波普科夫： 别问这个。

叶戈尔： 是。

波普科夫： 别问，怎么……

叶戈尔： 是，抱歉。后来……

叶戈尔： 扬卡我能说很多，但这是私人问题。

记者： 作家。最爱作家、作品。生日什么时候？

叶戈尔： 啊，这个可以。

波普科夫： 我以为能躲过。

主持人： 什么？

波普科夫： 生日，他们说。

叶戈尔： 最爱作家、作品——陀思妥耶夫斯基。

记者： 已经说过了。

[...]

主持人：我们今天嘉宾“公民防卫”领袖叶戈尔·列托夫。喂！

电话： 你好！

主持人： 你好。

电话： 你好。

主持人： 听得清吗？

电话： 是，看在上帝份上。

主持人： 是。

电话： 清楚。

电话： 伊戈尔·费奥多罗维奇，我正式点问。计划怎么出新专辑？参加什么项目？1996年后出了什么？据我所知，最后是1997年。

叶戈尔： 情况复杂。还没出。我们有很多项目、很多录音还没出。比如《明日迷幻》双张，在《百年孤独》和《太阳转》之间录的。有六七张专辑项目，几乎准备好录或出了。很快，但这不取决于我们，取决于发行公司，因为.....

波普科夫： 说“Moroz”。

叶戈尔： 因为我们全录好了。

波普科夫： 叶戈尔，说“Moroz”。

叶戈尔： 啊？

波普科夫： “Moroz”。

主持人： “Moroz”还有.....

叶戈尔：现在我导演谢尔盖·波普科夫回答。

主持人： 谢尔盖，到麦克风。

波普科夫： 我补充，两周后“Moroz Records”和“Hor Records”联合出17张经典“公民防卫”原版专辑。

主持人： 经典.....

波普科夫： 原版，对。

主持人：叶戈尔·列托夫和“公民防卫”。

波普科夫： 正常封面，按该出的样子。

主持人： 叶戈尔，又重复问题，我得问。“公民防卫”——成了通用词。从哪儿来？为什么公民、为什么防卫？为什么这么爱防毒面具等等？

叶戈尔：不，为什么防毒面具？问题复杂。名字“公民防卫”有很多层……

主持人：同意。

叶戈尔：……潜台词，就这么说。库兹马说潜台词。

主持人：嗯哼。

叶戈尔：怎么说？偶然出现。因为我墙上有“公民防卫”海报。但也不是偶然，我能说四十分钟，如果你想。

主持人：如果墙上是……

叶戈尔：从哪儿来等等。

主持人：……“消防队”海报……

叶戈尔：不。

主持人：……乐队叫“消防队”？

叶戈尔：不，不会。

主持人：好，信你。有电话吗？

叶戈尔：信不信关我屁事？

主持人：天哪……

叶戈尔：关键不在这，你懂吧？出来就是出来了。有些事只发生一次。只一次，就这样。

主持人：啊……

叶戈尔：嗯……

主持人：叶戈尔，等下。你怎么看互联网？

叶戈尔：不知道，回答什么？

主持人：不上网站？

记者：正常。

叶戈尔：不知道。

主持人：不去？

叶戈尔：不知道。问题不明。不具体、不懂。

主持人：问什么答什么。

叶戈尔：怎么问就怎么答。

波普科夫：我能说。

记者：你说。

主持人： 好。有电话。得了，上帝。喂！

电话： 你好！

主持人： 是。

电话： 喂。

主持人： 是，你好。

电话： 我想问。为什么专辑叫《春之音乐》？

叶戈尔： 《春之音乐》？

电话： 是。

叶戈尔： 那是“公民……”最后录音……甚至不是“公民防卫”，是我个人专辑，乐队解散后。因为……我们音乐家和我，大家共识。1990年初解散。塔林演唱会后。然后我开了几场声学演唱会。那是春天，大概五月、四月什么的。我找到美国原始主义画家的好图，忘了名字，有动物，在封面上。我不知道。我做的其实是……我能说很多词解释为什么、为了什么。但不是为什么、不是为了什么。因为我看到那图，加上录音和声音——只能叫《春之音乐》。就这么叫、这么封面。

电话： 谢谢。

叶戈尔： 不客气。

主持人： 满意回答？谢谢电话。伊热夫斯克21:32——给怀疑直播的人，最直接的直播。电话377-339。给常听众小提醒……

[...]

主持人： ……时间。等下，廖沙，别放我铃声。后来告诉你。摇滚榜明天20点左右播。作为补充。现在铃声。阿列克谢·库尔巴托夫，请上。

[...]

主持人： ……伊热夫斯克招牌啤酒。我们刚放《福音》，《百年孤独》1992，叶戈尔，没记错吧。

叶戈尔： 是。

主持人： 1992。有电话。“摇滚一小时”。喂！

电话： 喂。

主持人： 喂！

电话： 喂。

主持人： 是，晚上好。

电话： 是是。

电话：叶戈尔你好！

叶戈尔：你好。

电话：我……

主持人：叫什么？

电话：达尼拉。

主持人：嗯哼。

电话：问题：你有最爱自己歌吗？能在演播室唱吗？

叶戈尔：哎呀，不。（笑）首先，我没有……

主持人：我问过了。

叶戈尔：是。问过很多次。没有最爱，因为很多。最爱的不是我的歌。

主持人：我说——听众，明天19点“Aktsion”文化宫来演唱会……

叶戈尔：是。我们尽量唱老的、新的、最爱的。

主持人：是，叶戈尔会特别唱最爱的。

叶戈尔：而且这是千年最后演唱会。也许是我们最后一场。

主持人：本想留到最后。没事。

叶戈尔：没忍住。诗人灵魂受不了。

主持人：是。

主持人：顺便说诗人、作家。我们私下聊，你最爱作家之一是费奥多尔·米哈伊洛维奇·陀思妥耶夫斯基。

叶戈尔：是。

主持人：真的？陀思妥耶夫斯基什么吸引你？

叶戈尔：哎呀，问题不明。

主持人：不，我解释。（笑）现在解释。

叶戈尔：你喜欢陀思妥耶夫斯基的什么——主语还是谓语？

主持人：等下。让我说。他赌徒是一回事。他输光妻子衣服是另一回事。还是喜欢他作品？喜欢什么？

叶戈尔：谓语还是主语？

主持人：名词还是形容词……

叶戈尔：后缀，还是……是。

主持人：问题什么样，回答什么样。

主持人：问题什么样，回答什么样。但还是——《卡拉马佐夫兄弟》还是《白痴》？

叶戈尔：你能正常问吗？我不懂。

主持人：我们用“你”了。

叶戈尔：好，用“你”。你能正常问吗？

主持人：正常问——你喜欢陀思妥耶夫斯基？

叶戈尔：你喜欢风景？后面那个。嗯……

主持人：喜欢。什么？

叶戈尔：（笑）老实说，我震惊。没听过这种问题。

主持人：震惊。

叶戈尔：是。

主持人：好，继续。

叶戈尔：（笑）什么叫……

主持人：主题……

叶戈尔：你喜欢电影？佛教禅宗有问题——白马？

主持人：嗯哼。

叶戈尔：请回答。

主持人：马？

叶戈尔：是。

主持人：看是不是马。

叶戈尔：然后我得说三小时马？陀思妥耶夫斯基？我是马吗？喜欢什么、不喜欢？

主持人：啊哈哈哈哈。

叶戈尔：（笑）

主持人：好，赢了，赢了，一分给你。伊热夫斯克21:42。让我缓口气。问题，寻呼机问题。哇，哪儿去了？不知道。待会找。有电话问题吗？没有。叶戈尔！

叶戈尔：什么？

主持人：拿开瓶器。

叶戈尔：干嘛？开了。

主持人：啤酒开了。

叶戈尔： 是。

主持人： 下一首在“Autoradio”，我先想想……

叶戈尔： 干嘛？

主持人： ……回击我们嘉宾。

叶戈尔： 天哪。

主持人： 下一首也是《百年孤独》。叶戈尔·列托夫今天嘉宾。

叶戈尔： 别生气，怎么了？

主持人： 不生气，一切正常。

叶戈尔： 不。（笑，握手）

主持人： 正常，怎么了？

叶戈尔： 陀思妥耶夫斯基问题怎么回事……

[…]

主持人： 我们有多少票？五张。萨沙，天哪。五张，人大方了。五张。五问，五人得票。
也许两人——一个三张，一个两张等等。有电话，听。喂！

电话： 喂！

主持人： 是！

电话： 是。

主持人： 你好。

电话： 晚上好。

主持人： 你好。

电话： 叶戈尔！

叶戈尔： 是？

电话： 我从1989年粉丝……

叶戈尔： 谢谢。

电话： 我儿子叫叶戈尔，以你命名。

叶戈尔： 哎呀……

主持人： 哦！叶戈尔，你懂？

叶戈尔： 谢谢，是，懂。

主持人： 伊热夫斯克有人。

电话： 问题.....

主持人： 是，请。

电话： 有问题。

主持人： 是是。

电话： 你怎么看爱德华·利莫诺夫、马卡绍夫、潘菲洛夫的观点？

叶戈尔： 哎呀.....

电话： 是宣传，还是真同意？

叶戈尔： 哎呀.....

主持人： 我们今天是这种日子.....

电话： 不政治问题。

主持人： 是。

叶戈尔： 总体上，不同意。

主持人： 不同意？

叶戈尔： 对利莫诺夫好，因为好人，私人关系好。朋友。我们很.....

主持人： 选举投谁？

叶戈尔： 谁都不。反对所有。

主持人： 完了，主题来了。

叶戈尔： 完全反对所有。

主持人： 好。谢谢！

电话： 谢谢。

主持人： 主题来了，朋友们。今天别聊政治——这种日子.....用乌德穆尔特语——“ovol”。顺便，“ovol”乌德穆尔特语是“没有”。给叶戈尔。寻呼机什么？又问最爱乐队。好，最爱——我们玩过的？

叶戈尔： 不，我.....

主持人： 你听的最爱队.....

叶戈尔： 不，我听很多各种。

主持人： 顺便.....

叶戈尔： 不是最爱，只是有的。

主持人： 最近听什么，记得吗？

叶戈尔：一般，什么意思？

主持人：今天直播前最后音乐作品是什么？

叶戈尔：啊，现在放的。

主持人：来之前呢？

叶戈尔：（笑）

主持人：想不起？

叶戈尔：什么叫听？莫扎特。

主持人：为什么“莫扎特”？莫扎特！莫扎特。

叶戈尔：自己听。脑子里放的。

主持人：嗯哼。逻辑。电影主题要不要提？

叶戈尔：不，别提。

主持人：不提？

叶戈尔：不。

主持人：好，我替你说。叶戈尔·列托夫想拍电影，但……但……

叶戈尔：不想。如果拍——就做，没钱——不可能。所以没意义说。

主持人：没意义。

叶戈尔：嗯。

主持人：没钱。我们搞什么。最后一首前。电话？没？有？有。来，听，喂！

电话：你好！

主持人：你好。

电话：也你好，晚上好。

主持人：我问题给叶戈尔——你信上帝吗？

叶戈尔：首先你叫什么？

电话：伊琳娜。

叶戈尔：好，伊琳娜。

电话：是，信。

主持人：为什么我把《福音》理解成……为什么你说想亲手掐死基督？

叶戈尔：为什么？为什么是我？

主持人：你自己唱的。怎么理解？

叶戈尔：不。也许你拷贝坏——那儿说“用顺从的手掐死”。

主持人：自己.....

叶戈尔：不是“我掐死”，你懂吧？

主持人：自己不顺从.....

叶戈尔：不，你懂区别吗？

电话：喂！

叶戈尔：“掐死”，还是“我掐死”。

主持人：这歌什么意思？

叶戈尔：爱。

主持人：对什么？

叶戈尔：对谁。

主持人：对谁？

叶戈尔：不说。

主持人：秘密。谢谢伊琳娜。谢谢电话。再一首。听了《百年孤独》，现在《跳跳跳》专辑，《部队没注意到战士牺牲》。

[...]

主持人：时间无情走向结束。只剩接最后电话。喂！

电话：你好。

主持人：晚上好。

电话：你好。

主持人：你好，我叫谢尔盖。叶戈尔，你女性美理想是什么？现在有女孩、女人吗？

叶戈尔：有，我妻子娜塔莎。她在乐队弹贝斯。

波普科夫：明天她在。

主持人：这是女性美理想？

叶戈尔：不懂什么叫理想。（笑）理想。我妻子理想，是。（笑）女性美是某种.....虚拟的。

主持人：满意吗，谢尔盖？

电话：.....虚拟。

主持人：明天演唱会见你妻子？

叶戈尔： 不知道。如果没贝斯——大概见不到。

主持人： 但你们有贝斯。

叶戈尔： 希望。

主持人： 那一定见，谢尔盖。结尾，寻呼机问题。“叶戈尔，你有50/50选择吗？就是选这个或那个？如果有.....”

叶戈尔： 是是，我听。

主持人： “...怎么选？”

叶戈尔： 像迪布罗夫？

主持人： 也许，天知道。

叶戈尔： （笑）不。

主持人： 但如果有.....

叶戈尔： 没有。

主持人： 怎么出来？抛硬币.....

叶戈尔： 不，不。

主持人： 猜手指什么的？

叶戈尔： 不，一开始就没有。

主持人： 什么都没有？

叶戈尔： 怎么说，我.....

主持人： 立刻意见——就这么做？

叶戈尔： 天哪，如果不这么想，我就不尊重自己。你懂吧？活着就得为每步、每个行动负责。如果我张嘴，说什么、流出什么——词或其他——我负责。你懂吧？

主持人： 逻辑。

叶戈尔： 任何行动——什么50/50？张嘴得抛硬币看飞出什么？哎呀，好.....（笑）.....终于.....

主持人： 叶戈尔，我现在，我现在.....待会告诉你。还有电话。得了，上帝。廖沙·库尔巴托夫，好心人。再来电话。喂！

电话： 喂！

主持人： 是。

电话： 喂。

主持人： 是，你好。

电话： 叶戈尔你好。

叶戈尔： 你好。

电话： 我没问题。要问得喝瓶酒聊。

主持人： 事实！（笑）

电话： 带酒，聊。

主持人： 只是祝你好运。听，你来了真好，因为……

叶戈尔： 是，我也很高兴。

电话： ……现在这种??? 通常……

主持人： （笑）

电话： ……新鲜空气一口。

叶戈尔： 哎呀，我真高兴来了，老实说。

电话： 我们去你演唱会。

叶戈尔： 很高兴见你们。来吧。

电话： 完了！

主持人： 谢谢。

电话： 好，祝好。

主持人： 谢谢德米特里电话。朋友们，今天采访结束。“新鲜空气一口”——叫你，叶戈尔。叫一口。祝大家健康。你为这喝了杯啤酒。给“Autoradio”听众最后的话。

叶戈尔： 祝你们幸福！明天来！高兴见你们！幸福！

主持人： OK。谢谢，叶戈尔。这里是“摇滚一小时”，我是伊戈尔·克里姆斯基，再见。短暂再见。下个音乐小时见。再见——《推搡和小虫》、《跳跳跳》，叶戈尔·列托夫。

记者： 什么推搡？

主持人： 呼。

记者： 呼。

主持人： （笑）

叶戈尔： 不，没事。

主持人： 没事。

波普科夫： 你英雄般……

[...]

（采访结束。这段采访轻松、跳跃、带很多现场混乱和笑声，叶戈尔保持一贯风格：回避、哲学、幽默反击，充满他对生活、创作、自由的独特视角。）

2000-03-16.txt

2000年3月16日，叶戈尔·列托夫和谢尔盖·列托夫在梁赞演唱会后的采访

??? 现在他们可以。

主持人： 讲讲给默片配乐的事吧。我听说你们参与过.....

谢尔盖·列托夫： 关于配乐.....

主持人：你们参与了。

谢尔盖·列托夫： 嗯，现在我在一个项目里——给默片配乐。我和音乐家阿列克谢·鲍里索夫一起给弗里德里希·穆瑙1926年的德国默片《浮士德》配乐，我们现场演出.....

主持人： 重制版？

谢尔盖·列托夫： 啊？

主持人： 重制，对吧？

谢尔盖·列托夫： 这不是重制。放映原片.....

主持人： 配音.....

谢尔盖·列托夫：同时现场演奏声音。

主持人： 嗯哼。

谢尔盖·列托夫： 但最近各种音乐家都参与。主要都是DJ.....

主持人： 这会出碟吗？

谢尔盖·列托夫： 有，已经出了。我开了个小厂牌“五芒星”（Пентаграмма），出独家CD。在网上卖，在莫斯科“之字形”画廊卖。也许在“家”俱乐部也卖。我出了《浮士德》的叶卡捷琳堡版，但接下来有莫斯科版、斯摩棱斯克版、彼尔姆版、下诺夫哥罗德版。我不知道先出哪个，但都会出.....

主持人： 不想试试梁赞版吗？

谢尔盖·列托夫： 如果邀请我们去梁赞——我们就去。我去年在萨马拉、萨拉托夫、伏尔加格勒、叶卡捷琳堡、彼尔姆、克拉斯诺亚尔斯克放过这部片子。

主持人： 我们最近——抱歉打断——复兴了电影俱乐部，正好.....

谢尔盖·列托夫： 请便。

主持人： 是，有兴趣，对吧？

谢尔盖·列托夫： 但这是阿列克谢·鲍里索夫的项目。

主持人： 好。

谢尔盖·列托夫： 问题问他。我觉得我们可以.....

主持人： 有网站什么的吗？

谢尔盖·列托夫： 上我网站www.screen.ru/letov（英文screen）。

主持人： 谢谢。

主持人： 回到今天的演唱会。今天年轻人很多。你跟下一代关系怎么样？

叶戈尔： 问题不明。同时有关系、也没关系……

主持人： 但有希望……？

叶戈尔： 这就等于问你跟街上所有人关系怎么样——出门买面包或伏特加时遇到的，你懂吧？

主持人： 但我问的是作为更老一代的人……

叶戈尔： 什么叫一代，你懂吗？

主持人： 现在有人说你们这一代……

叶戈尔： 你在谈世代，好像……我刚从以色列回来。那儿有三叶虫墙。你懂吧？不同时期——三叠纪明显，侏罗纪也明显。某个时刻三叶虫集中，某个时刻其他化石突出。你觉得三十年就是一个主导意识状态的时期？我不懂，你懂吗？

主持人： 我不知道……

叶戈尔： 那些十五岁的孩子，他们就是那样，对吧？

主持人： 我……

叶戈尔： 十八岁、二十、三十、四十……还有什么……

主持人： 你觉得现在年轻人里有值得尊敬的代表吗？

叶戈尔： 我不懂这个问题，你懂吗？

主持人： 叶戈尔，有个问题……

叶戈尔： 我只是……

主持人： 年轻人能正确理解你们的内容、意义吗……

叶戈尔： 问题是……

主持人： ——按你看。

主持人： 你感觉年轻人的反应——他们理解对吗？

叶戈尔： 问题是，我们做的……我只说自己。我们做的不是艺术。不是意识形态、不是审美。是行动。我做的是一种行为。行动，你懂吧？如果它起作用，就产生反作用或互动。你懂吧？不需要定义、词语等等。

主持人： 叶戈尔，可以问吗？以前你们演唱会在哪儿，附近城市就贴海报，人们从周边赶来看。今天这儿年轻人从外地来的少，但还是有。大家还期待现场专辑。我记得最近的——

伊尔库茨克的“公民防卫”和叶戈尔个人。之后是“叶戈尔和疯掉的家伙们”什么的，现在没了。梁赞这场会出单独专辑吗？中部地区接下来有什么计划？

叶戈尔： 这个问题问谢尔盖。

谢尔盖·波普科夫： 中部地区.....首先，录现场不是简单事，你懂吧？今天我们录了音轨。接下来我们的发行工程师、音响师和产品负责人会看。也许能出点什么。可以肯定，今天演唱会所有音乐家都满意，希望观众也满意。

主持人： 好，新东西会有吗？值得期待叶戈尔的新专辑吗？

叶戈尔： 会，我希望今年出三张。

主持人： 因为最后一张什么时候？

叶戈尔： 我迷信，从不说自己做什么。让它成惊喜或其他吧。

（采访到此结束。这段采访简短、跳跃，叶戈尔和谢尔盖·列托夫都保持低调、回避式风格，叶戈尔强调“行动”而非艺术，谢尔盖谈配乐项目。整体氛围轻松但有些敷衍。）

2000-03-25.txt

2000年3月25日，叶戈尔·列托夫和谢尔盖·波普科夫在基辅演唱会后的采访

（采访在电视上播出时被大幅剪辑。几乎完整版（缺开头）已在线发布。）

主持人： 一个半年前我承诺带“公民防卫”来。因为好像是15周年，对吧？还是今年？我真不知道。

叶戈尔： 不不，没有。

谢尔盖·波普科夫： 是去年11月。10月。

主持人： 10月，对吧？但我们总有一天会看到——跟你一起的“公民防卫”？

叶戈尔： 很快，我觉得。

谢尔盖·波普科夫： 这取决于当地组织者。我们很乐意全阵容来.....

主持人： 全阵容，是。

谢尔盖·波普科夫： 尤其是现在阵容很有意思，结果很好。我们希望秋天实现。

主持人： 请说说，最近媒体报道你们去了美国。美国给你们什么感觉？

叶戈尔： 很好，但不同。美国是.....怎么柔和说呢.....非常有弹性的系统。非常弹性、塑料。跟苏联一样，但超级弹性、塑料。对艺术家其实更危险。对非艺术家好。

主持人： 你在那儿见没见同胞，跟他们聊过？他们.....

叶戈尔： 没有。

主持人： 没有？

叶戈尔： 没有。

主持人： 完全.....

叶戈尔： 啊，你是说.....我们的？

主持人： 在美国。

叶戈尔： 啊，当然没有。

主持人： 他们还记得你吗？有些人早移民了。

叶戈尔： 天哪。哎呀。其实以色列更有意思。你懂吧？以色列.....对我那是震撼。我到那儿.....感觉像1988、1989年莫斯科MEI文化宫。因为那些人从那儿离开.....是莫霍克头的朋克、长毛的等等。

主持人： 也就是说那儿还有？还是美国没有？

叶戈尔： 不。抱歉。美国也有。我只是举例。美国也有。只是以色列那是生活方式，你懂吧？就这样。

主持人： 但也许只是移民的一两代？

叶戈尔： 不不不，那儿代际很多各种。

谢尔盖·波普科夫： 从九岁开始到很尊贵的年龄都有人来。

主持人： 也就是说跟这儿一样爆满？

谢尔盖·波普科夫： 演唱会没区别。

主持人： 完全一样。

谢尔盖·波普科夫： 从头到尾大家合唱。

主持人： 全背下来？

谢尔盖·波普科夫： 全背下来。

主持人： 叶戈尔，你研究过这现象吗——为什么你的歌大家背得下来？我不是第一次见。其他乐队也受尊重，但不一定全记得。为什么你的歌词刻在年轻人脑子里？

叶戈尔： 我不知道。

主持人： 也许你终于承认你是诗人了？

叶戈尔： 不，我不是诗人。

主持人： 还是不是？

叶戈尔： 不。完全不是。绝不是。

主持人： 好吧，你脱离音乐单独背自己诗吗？

叶戈尔： 我是诗人，但那些朋克不读我的诗。问题在这。没出版。出版时有时这样，有时那样。最早版本错得离谱。

主持人： 嗯哼。但说说，你心里还有朋克吗？还是怀旧？

叶戈尔： 不知道。我觉得我们做的跟朋克关系很间接。但有。因为我们做的间接部分之一是朋克。总体上我们做的是……

主持人： 某种复兴工作……

谢尔盖·波普科夫： 不，就是行动！

叶戈尔： 不。

主持人： 还是生活方式？

叶戈尔： 我可以说得很广。如果广义说，我简单回答。我们做诗歌、朋克、画等等。我们几乎都是艺术家。你懂吧？诗人等等。各种体现形式。我现在认真想你问题……关于音乐……今天有人说我对现代音乐不熟。我想了解。

主持人： 不听现代音乐是坏品味吗？可以不听，自己做。

叶戈尔： 不知道，也许是好品味。就这样。

主持人： 不，每个人……也许这已不是朋克，是独立艺术？

叶戈尔： 回答吧。我觉得我们做的是行动系统，或更确切，反抗系统，对环境的反抗。压力不同。有社会压力……现在社会压力没了？至少我不知道你们这儿，但我们有。现在……算了，我不答。

主持人： 我们这儿更平静，也许少些灾难。

叶戈尔： 是。我们一直展示……我用儿童语言说。因为我觉得儿童语言最主要。儿童和动物语言。在任何情况下怎么行动。尽可能帮忙。尽可能帮忙。这不意味着我期待别人帮我。随它去。你懂吧？只是无目的。“公民防卫”是什么，我们的脏音乐、早期的脏歌词，后期很精确、很公式化。完美。这只是形式，告诉人们在任何变化情况怎么行动。我们国家情况不断变。我希望——抱歉——你们也展示，在正确方向。

主持人： 我觉得我会展示，因为我编辑很小，不会剪掉……如果损你尊严，我不剪。我保证。但我想聊你和你哥哥的创作。我在媒体读到。你们什么项目？

叶戈尔： 哎呀……我老实说累了说自己迷信。我迷信到从不说没出的东西。

主持人： 啊！还在进行……

叶戈尔： 是，大体是。

主持人： ……所以记者利用你……

叶戈尔： 不不不，记者无关。问题是，我觉得你想的——它会变形、转变。你懂吧？我不想提前说。我可以说有三个项目，肯定。而且我可以说我哥哥是正式、全职成员？

谢尔盖·波普科夫： 完全认真。

叶戈尔： 是，完全成员……

主持人： “公民防卫”的？

叶戈尔： 是。而且他觉得自己是“公民防卫”工人。你懂吧？

主持人： 也就是说……

叶戈尔： 他别处不工作了……他在塔甘卡剧院什么的。但最近演唱会后，他完全转到我们轨道。不是钱，不是什么。

主持人： 嗯哼。

叶戈尔： 就是。

主持人： 叶戈尔，我猜你们承诺……不对，我问错。你想带这种阵容的“公民防卫”来，包括你哥哥？

叶戈尔： ??? 是。

谢尔盖·波普科夫： 不是带，是来！

主持人： 来。

叶戈尔： 来。

主持人： 不对，我说错。你想来。

谢尔盖·波普科夫： 这……现在“公民防卫”阵容，除了叶戈尔……

叶戈尔： 我回答。今天在梁赞和列宁格勒声学后……很难受。

谢尔盖·波普科夫： 声学。

叶戈尔： 是。因为太少、太差。我们玩得很满。至少补充我的人……不是导演什么……你懂吧？我们玩得很密。音乐原则是声音墙。密墙。声学不可能。你懂吧？我不是吟游诗人。永远不是。

主持人： 现在没机会？

叶戈尔： 我很难受，而且我觉得这是我最后一场声学演唱会。因为……

主持人： 有点自我压力？对自己要求？

谢尔盖·波普科夫： 不，新阵容一玩就明白——真的优秀……力量。

叶戈尔： 明白。就该这样响。

主持人： 响？

叶戈尔： 是。

主持人： 响和玩？

叶戈尔： 是是。

谢尔盖·波普科夫： 就这么响和玩。

叶戈尔： 就这么响。而且现在就这样响。

主持人： 你们想彻底检验，确保100%带来好节目？我懂，会是……

谢尔盖·波普科夫： 不。其实不是我们想来基辅声学……

主持人： 只是提议？

谢尔盖·波普科夫： 当地组织者没能力。现在工作阵容今天就能上台。

主持人： 嗯哼。好，2000年千年对你有印象吗？还是没？

叶戈尔： 完全没有。老实说，很奇怪，但没有。而且我不觉得是2000年。

主持人： 但某种不同……

叶戈尔： 可以关一秒吗……这是直播？

主持人： 不，录像。

叶戈尔： 啊！关一秒？

主持人： 关？

叶戈尔： 是。

（摄像机关）

叶戈尔： 灯还亮。

叶戈尔： 最主要不是千年，而是我进了约旦河。我在约旦河受洗，按我理解，很正确。对很多人这亵渎、冒犯、什么的。我能说很多词。我只是……没人打扰我。没有神父打扰。你懂吧？那一刻我感觉我重新进入生命之河，我被切断很久。

主持人： 这是最重要一步？

叶戈尔： 是。我觉得这是我一生最重要一步。但我什么都没变。我只是得到新力量。因为……我觉得。我不想夸张，因为我离这很远。但……你懂吧？

主持人： 很重要……

叶戈尔： 要强调。不是我受洗不受洗。你懂吧？而是我在系统外做的，就这样。

主持人： 最后，叶戈尔，说最后一句。你是诗人、音乐家还是士兵？

叶戈尔： 都是。

主持人： 现在都合一起？

叶戈尔： 当然。

主持人： 请说最后一句。随便，结束在好调子上。如果有想法。抱歉，演唱会后难，但……

叶戈尔： 今天情况很悲哀。当然，到处都这样。我看你们电视——很悲哀。老实说，悲哀而且……抱歉——有点可笑。你懂吧？要完全团结……

主持人： 我们会活下去。

叶戈尔： 会活下去。是。我不知道。要开心。我觉得。要开心太阳。要开心活着、阳光。要心里有太阳。对我这是最主要。

主持人： 完了。谢谢，叶戈尔！

（采访结束。这段采访更私人、带点疲惫和哲学深度，叶戈尔谈到受洗经历、对声音墙的坚持、对现状的悲哀，以及对“开心太阳”的简单信念。氛围亲切但沉重，结尾温暖。）

2000-06-10.txt

2000年6月10日，叶戈尔·列托夫在新西伯利亚演唱会后的新闻发布会

(所有记者吵闹、互相打断，几乎没让叶戈尔完整回答任何问题。)

记者： 请问，现在政治——你以前很感兴趣——对你还 актуально吗？

叶戈尔： 哎呀.....老实说，我现在完全不回答政治问题。我觉得不合适，也没必要。新时代来了，政治在我看来扮演最低级角色。但对权力.....

记者： 你有新???

叶戈尔： 不，不.....我不知道.....

谢尔盖·波普科夫： 这是问组织者的。

记者： 是是。现实有点不同，我觉得。

记者： 未来打算做什么？

叶戈尔： 我们工作，我们活着。今天你们看到了。

记者： 也就是说在录音？专辑叫什么？

叶戈尔： 我从不说不.....我迷信，从不说没做完的东西。没完成前我绝不说。无论是《跳跳跳》还是《百年孤独》我都没提前说。当然我可以放假消息，如果你们想。

记者： 可以问吗？请问，《祖国》这首歌能不能当俄罗斯国歌？

叶戈尔： 不行。

记者： 不行？

叶戈尔： 整张专辑，尤其是《祖国》，是1993年10月事件后写的，你们知道的。怎么说呢.....最后两张专辑对我个人——从内部看——是某种斯多葛主义的展示。你懂吧？一切输光、什么都没剩、彻底输了，人却唱雄壮的东西、法西斯进行曲、苏联的等等。而且唱得让它起作用。我就这么处理的。

记者： 叶戈尔，那《他们为祖国而战》呢？有你、“生存指南”、“祖国”.....

叶戈尔： 《他们为祖国而战》是什么专辑？

记者： 至少报纸写过.....

叶戈尔： 根本没这张专辑。

记者：你打算做一张，把“生存指南”和“祖国”全拉进来.....

叶戈尔： 啊，不，不是这样。1993年10月事件后，新鲜痕迹上，出现了“俄罗斯突破”行动，不是我发起的，是涅夫佐罗夫、普罗哈诺夫、杜金他们发起的，邀请我们。戈尔基文化宫大屠杀后等等。想法是让所有还活在摇滚里的正常人——按我理解是“DK”，到现在我认为他们活着.....

记者：但他们很久没活动了。

叶戈尔：很久没，但他们永久、虚拟活着，我觉得。是我们、西伯利亚队、纳粹或共产主义队等等。莫斯科部分。列宁格勒大概还没。想法是每个人做一两首，做双张。想法来源是我们买《明天》报，看到白宫出来的旗手照片，被大口径机枪打得腿翻起来，尸体盖红旗。涅菲奥多夫的《旗手》。我打电话给涅菲奥多夫，他同意。决定每人两三首，献给1993年受害者，所有收入给受害家庭……

记者：叶戈尔，对新总统……

记者：可以问吗？

谢尔盖·波普科夫：停停停！

记者：……和新总统政策？

[...]

叶戈尔：幸好……

记者：叶戈尔，我们见过，你说你没受洗。

谢尔盖·波普科夫：在以色列？

记者：不。三年前???

叶戈尔：幸好约旦河边没人，没东正教、天主教什么的打扰。我很好地受洗，很……

记者：你对杜金态度？

记者：割礼？

记者：哈哈哈哈。就这样，对吧。你懂？

记者：问题——库兹马现在做什么？

叶戈尔：库兹马——不知道。

记者：谢尔盖是东正教吗？

谢尔盖·列托夫：我认为自己是无神论者。

记者：明白了。

谢尔盖·列托夫：很硬的无神论……

记者：叶戈尔，你现在跟罗梅奇·涅乌莫耶夫关系怎样？他声明你唱他的歌，他同意三首……

叶戈尔：不，不是这样。

记者：……其实他抱怨，全“生存指南”合成一张……

叶戈尔：不，不是这样。我可以讲。如果罗梅奇想——我讲。但对他有点丢人。

谢尔盖·列托夫： 最好别。

叶戈尔： 故事是这样。罗梅奇某时，像通常，有精神、心理过载。他决定所有摇滚是撒旦主义、噩梦等等。杰夫来找我。他路过，因为在扬卡那儿玩。那时我已离开扬卡。杰夫说罗梅奇彻底解散“生存指南”。但有很多好歌，罗梅奇全诅咒了，下了什么诅咒。说我们唱吧，留给历史。我说不这样。得是他的歌，版权等等。我不介意……他说“全拿走！全是撒旦的，我诅咒了。全摇滚是撒旦主义”。两天我们和杰夫录完整张。收集罗梅奇所有文本最大版——《持续自杀》、《世界离午夜一小时》等等。全录了。罗梅奇说“好，祝航行愉快”。你们撒旦主义者——航行吧。我们拿了……

记者： 问题……

记者： 排队，排队……

记者： 停。

记者： 叶戈尔，你想俄罗斯国家队拿世界杯冠军吗？

叶戈尔： 不想。

记者： 不想？！

叶戈尔： 不想。国家队垃圾。根本不会踢。

记者： 那得给她写国歌！

叶戈尔： 不不不！

记者： 写国歌！

叶戈尔： 要招正常球员，把教练撤了。就这样。

记者： 新教练——新国歌。

叶戈尔： 罗曼采夫首先撤。

记者： 你打算出自己诗集吗？

叶戈尔： 是，现在出了。

记者： 第二……

叶戈尔： 马上出。

记者： 什么？收了什么？

记者： 叫什么？

叶戈尔： 很多。我不知道。

记者： 第二联合项目？

记者： 叶戈尔，还有问题，马赫诺怎么了？

叶戈尔： 不，不。

记者： 没？

叶戈尔： 死了呗。

记者： 啊？

记者： 马赫诺怎么了？

叶戈尔： 自杀。

记者： 私人问题待会……

谢尔盖·波普科夫： 好了，伙计们！

记者： 是？

谢尔盖·波普科夫： 最后三个问题！

记者： 叶戈尔，你对杜金态度？

谢尔盖·波普科夫： 来来来，停停！

记者： 叶戈尔，对杜金态度？

（记者们同时吵闹，只清楚听到这个。）

谢尔盖·波普科夫： 安静！

叶戈尔： 什么？

记者： 对杜金态度？

叶戈尔： 对什么？

记者： 杜金！亚历山大·杜金。

谢尔盖·波普科夫： 停！停！

叶戈尔： 没态度，什么都不懂。他是莫名其妙的人。什么都不清楚。

（后台吵闹加剧，记者们互相喊。）

记者： 也就是说，不清楚？

叶戈尔： 我看新闻，有兴趣，看。有想法，但模糊，就像从那儿传来的。

（记者们终于安静。）

记者： 叶戈尔，可以问吗？

叶戈尔： 老实说，我觉得……他做的都正确。

记者： 叶戈尔，你怎么看迈克·瑙姆科和“动物园”？

叶戈尔： 哎呀……不知道那是什么。

记者： 我们问你和谢尔盖……

叶戈尔： 没法回答。因为我从没听过，也不知道。

记者： 问题给叶戈尔和谢尔盖。按你们看.....

叶戈尔： 只回答一个。因为.....我英语还行。最近上网看了迪伦歌词。不是我说，是娜塔莎说——不害臊，从那儿下载。这是瑙緬科和BG.....不只一对一，而是.....

谢尔盖·波普科夫： 逐字翻译。

叶戈尔： 逐字翻译，你懂吧？

记者： 叶戈尔！

记者： 伊戈尔·费奥多罗维奇.....

叶戈尔： 就这回答。

记者：有什么有趣的.....

记者： 谢谢。

记者：为了美？

叶戈尔： 什么？

记者： 你右肩缝的——为了美？

叶戈尔： 哪儿哪儿？（看自己衣服）

记者： 右肩。

记者： 右！右！

叶戈尔： 哪儿？这？啊，不，美国二手店买的。就这样。（大家笑）

记者： 叶戈尔，你觉得最近俄罗斯摇滚、音乐有什么新有趣的？

叶戈尔： 不，什么都没有。

记者： 还是问谢尔盖同样问题。

谢尔盖·列托夫：“梦露和肯尼迪的女儿”。“梦露和肯尼迪的女儿”乐队。

记者： 列宁格勒。乐队。

谢尔盖·列托夫： 很有意思的彼得堡乐队，女孩弹冬不拉唱歌。鼓和贝斯.....

记者： 叶戈尔，叶戈尔.....

谢尔盖·波普科夫： 听见人回答吗？

谢尔盖·列托夫： 你懂吧？很奇怪的乐队。我一听，文本和风格很像叶戈尔。当然，他们是粉丝。但音乐不是简单排练，而是写到最后一个音符、学得完美、用冬不拉完美演奏。冬不拉，你懂吧？完全没摇滚乐器。但仍然.....

记者： 发行商感兴趣吗？

谢尔盖·列托夫： 不知道，但他们是粉丝.....

记者： 是，我知道。特罗伊茨基。特罗伊茨基。

谢尔盖·列托夫： 是粉丝，我在彼得堡演唱会后看到他们在观众里。

记者： 你怎么看“红星”？

叶戈尔：“红星”？不，挺好，他们是我朋友。

记者： 多久未见？

叶戈尔： 很久，大概三年前。

记者： 也就是说，他们.....

谢尔盖·波普科夫： 我们跟他们通电话。

叶戈尔： 我们通电话。

记者：明显模仿“公民防卫”，你不介意？

叶戈尔： 不知道，老实说。这种问题最好别问，我从不答。我不知道.....

谢尔盖·波普科夫： 好了，非常感谢！

（记者们同时吵闹）

记者： ??? 你无神论，他东正教。不可能？

谢尔盖·列托夫： 看来不可能。

（粉丝冲向叶戈尔，他签名、拍照。）

谢尔盖·波普科夫： 我烦了。注意！安静，听我说？

（采访结束。这场发布会极其混乱，记者们几乎没让叶戈尔完整说一句，问题跳跃、打断不断，叶戈尔保持一贯回避、讽刺风格，偶尔幽默。氛围喧闹、失控，像典型的90年代末俄罗斯摇滚新闻发布会。）

2000-10-04.txt

2000年10月4日，叶戈尔·列托夫在斯摩棱斯克演唱会后的采访

（当地电视台播出的版本主要只展示了回答。）

叶戈尔：我组乐队的原因是，我周围发生的摇滚……甚至世界摇滚……都不让我满意。大概是1986-1987年。按照我的理解，需要用任何方法打破现有的审美价值体系。有两种——我觉得三种——最首要的方法。第一是彻头彻尾的反苏——做没人敢做的事。第二是彻底违反所有规律和体裁：脏话，当然，还有最大限度违反录音规范。就是那种过载的脏声音、一切。我们就这么做了——结果是革命。

叶戈尔：你们大概注意到了，我们的声音从专辑到专辑在变。因为一旦某种声音成为陈词滥调——哪怕在另类媒体里——我们就打破它。最近两张——《太阳转》和《存在之不可忍受的轻》——我们彻底打破了。反应立竿见影。人们吐口水、骂声音。我们追求这个很久了。

叶戈尔：我们做的，大概是自由爵士、先锋、噪音音乐、朋克、原始音乐的混合，还有我对文本的处理——来自未来主义或……

主持人：“公民防卫”现在阵容是什么？

叶戈尔：我、谢尔盖·列托夫——我哥哥，萨克斯、单簧管、长笛和各种管乐。

谢尔盖·波普科夫：Free action。

叶戈尔：Free action，是。亚历山大·切斯纳科夫——非常专业的吉他手。我妻子娜塔莉娅·丘马科娃，贝斯手。鼓手待定，有几个候选人。之前的鼓手亚历山大·安德留什金不合适了。我觉得那是他在乐队的最后演出。很可能将是米哈伊尔·茹科夫。

叶戈尔：摇滚其实是极限运动，你懂吧？我最近采访——在莫斯科——老说……为什么问我们做什么。我说：“踢足球。”因为对我们足球很重要。对我很重要。我们做的，我觉得足球同时是艺术、战争、政治、什么的。你懂吧？值得毁掉人生、搭进去什么的。就是极限运动，处在生存边缘。

叶戈尔：现在一切从权力或权力发出的东西，无法具体识别。正确清晰地说。过段时间会清楚。因为权力里有很灵活的人，我们总统代表的系统跟我们现实完全脱节，所以无法用两三句话评价。我能说几小时、思考、很间接地想。

叶戈尔：这是我最近三年声学演唱会里最好的。因为我想结束声学。我觉得这可能是最后一场。但不是最后，因为4号要在德国再弹声学。但我大概从伊尔库茨克后第一次完全享受。有时忘词，因为想把上一句唱得极致。感觉像在家一样。

（采访结束。这段采访简短、剪辑痕迹明显，叶戈尔状态相对轻松，谈到组队初衷、声音变化、阵容调整、对摇滚本质的极限运动比喻，以及对当前政治的模糊态度。结尾对这场声学演唱会的满足感很真挚。）

2000-10-xx-1.txt

以下是俄语采访内容的完整中文翻译（Егор Летов接受拉脱维亚里加报纸《Вести сегодня》电话采访，2000年10月。采访者：Сергей Тыщенко, Сергей Малаховский）：

采访者：Сергей Тыщенко, Сергей Малаховский, 里加。

Егор：是的。

采访者：《Вести сегодня》报，很高兴欢迎您！

Егор：是的，我也很高兴。

采访者：是的，本来计划周四和周五跟你聊，但你看——现在只能这样了。

Егор：我有演唱会，所以没成。

采访者：明白了。Игорь，你对我们当局对待你的方式、禁止入境这件事总体怎么看？讲讲你自己的感受吧，Сергей通过邮件给我们发了些。你那边到底发生了什么？

Егор：事情是这样的。大概早上6点左右，在Зиелупе站.....

采访者：Зиелупе。有这么个站。

Егор：对。边防人员过来，检查护照，然后走了。过了一段时间——大概半小时，也许更长——他们又回来进包厢，说：“你们谁是Игорь Летов？”就是直指名道姓。感觉他们手里事先有名单，在对照。“带东西下车！”喂？

采访者：喂喂，我们听着！是的，我们听着。

Егор：嗯。“带东西下车！”挺粗暴的，很无礼。我问：“怎么回事？”——“到时候再说。带东西下车。”他们把我们带到一个那种小车厢，当他们的边防驻地。把我关进关押区，关嫌疑人的地方。

采访者：有铁栅栏的？

Егор：旁边那个有栅栏，他们把我关进普通的。但派了押送。押送着.....先是彻底搜身。而且收走了我的药.....

采访者：哪些药？

Егор：尤其是治心脏的。有些东西还挺可笑的。我问：“如果我心脏不舒服怎么办？”他们收走了科尔瓦洛尔。说法是：在拉脱维亚境内禁止携带任何心脏药物。就是这么说的。搜身时没收了《Лимонка》报纸。我有一本东正教的圣书，他们讨论了好久，看里面有没有禁的东西。

采访者：是不是禁书？

Егор：对，禁书。然后他们用当地话聊，里面老出现“俄罗斯法西斯”、“俄罗斯民族主义”之类的话。总之收走了科尔瓦洛尔，所有药。然后把我们分开——我们的导演Сергей直接被赶出去，字面上意义上推出去的。

采访者：推出去的？

Егор：对，推出去。然后我被押了三个小时……我问：“到底怎么回事？”——“命令拘留，就这样。”我问：“谁的命令？”——“上头。上面当局。”押着我到处走，不知道，带我上厕所。有一会儿在一个围起来的小院子里，像犯人一样让我转圈。我说：“能不能吃点东西？”什么的。只有押送着才让我去商店，整个过程都有押送。我问：“到底什么指控？凭什么？”而且当Сергей从栅栏那边过来想跟我说话时，马上有个女人探头出来，用可怕的声音吼，很像盖世太保的样子。说跟囚犯说话禁止，退后多少米……

采访者：感觉像进了集中营？

Егор：啊？对，绝对的，第一次这样。

采访者：左一步右一步——等于企图逃跑，企图逃跑就枪毙。然后呢？

Егор：就这样……没指控，好像……拖了很久，大概三小时。然后拿来一张纸——像传真那种。显然是上面发下来的。上面大概写的是……他们给了翻译，所以我对原文不敢打包票，也许写的不一样。但内容是——来自拉脱维亚安全部……

采访者：不，我们没有安全部，大概是警察局。

Егор：不，上面明明写的是“部”，就是这么说的。

采访者：部？

Егор：对，就是这么翻译给我听的。我大概凭记忆复述。签名好像是安全部长——他们用俄语这么告诉我的。文件说：禁止Игорь Летов和我的哥哥Сергей Летов入境共和国，直到2099年。

采访者：多关心你的健康啊。

Егор：啊？

采访者：他们显然相信我们能活到2099年，好让你入境。

Егор：对，就是2099年。因为我们的破坏活动。破坏活动威胁拉脱维亚国家安全。然后后面说：鉴于这些人可能企图潜入国境……

采访者：秘密潜入。

Егор：啊？对，大概是。严格命令拘留我们。不是驱逐，是拘留。我说：“能给我文件副本吗？”——“可以。等着。被拘留者，等着。”然后他们走了，再也没给我任何副本，什么都没。过了一会儿开始打电话，用当地话聊，有一刻听到……他们开始大喊大叫……有一句是“民族布尔什维克党领导人”。而且是用俄语说的。老出现“民族布尔什维克主义”之类。就是领导人。然后我再要文件副本时，他们说……换班了……

采访者：文件丢了。

Егор：对，不知道去哪儿了。新班长说：“我什么都不懂，什么都不知道，我跟这没关系。”

采访者：签名看不清。

Егор：对，大概就这样。

采访者：他们听说议员要来，就慌了？

Егор：啊？

采访者：听说议员要来，他们慌了？

Егор：对。但总之，Сергей还是打通了电话，议员和演唱会组织者开车来了。那一刻情况变了，又开始打电话，伴着疯狂的骂声和大喊。最主要的是，我问我怎么离开这个国家，他们直接说这完全不清楚。根本没谈让我走的事。就是命令拘留你。至于拘留几天，以后怎么办——不在他们权限内，可以拘留更久。无限期。

采访者：换句话说，他们想把扎戈尔斯克的演唱会变成集会？

Егор：哎呀，对。很明显。

采访者：想关多久就关多久，是吧？

Егор：对。上头怎么决定。就推给上面当局，说禁止了，一切。命令拘留，直到查清或指控什么的。

采访者：然后呢？

Егор：然后，大概他们听说议员来了，这班长过来跟我说：“我们决定不再折磨你了”——他的原话——“因此我们马上开车把你驱逐出境。”我说：“那导演Сергей呢，也一起？”——“这个我们不知道。最好让他自己走，我们也不知道他是谁、跟他怎么办。如果想，可以当游客留下来。但你——我们现在就驱逐。”好，收拾东西，终于还了我药。路上还是找到了Сергей。一开始他们很不情愿去火车站接他。我们说可以等半小时等议员，他们说命令……命令不容讨论，上头给了明确指示，我们执行，所以请立即前往……就这样。

采访者：Игорь，我们自己也有个很诡异的问题。结果他们开车把你送到边境柱那儿放下来？

Егор：对，就是这样。

采访者：是吗？那你后来怎么回去的？

Егор：他们跟司机说——因为开始有点闹，Сергей说我们没钱路费什么的——就把我们送到第一个火车站。到谢别日。

采访者：已经到俄罗斯境内的谢别日了？

Егор：啊？

采访者：他们把你们送到俄罗斯境内的谢别日？

Егор：对。但那个司机就是个普通长途货车司机。

采访者：啊……

Егор：他们直接命令他。就这样。

采访者：拦住车命令他。

Erop：对，拦住命令他。把我们的护照给他们了——护照一开始就被收走了。还有票和护照。

采访者：Игорь，简单说说整个事的感受。

Erop：不知道怎么评论……我原则上知道自己去哪儿，但没想到真的是警察的、半法西斯国家，而且越来越严，越来越走向某种反文明的路。西方怎么看这个，我也不懂。我很理解米特罗法诺夫在直播里说的，如果继续这样，就会有空降兵或类似的东西。说实话，这就是小民族综合征。

采访者：Игорь，还有希望你最近来吗？

Erop：嗯，出了这事后……大概得问导演Сергей。他跟演唱会组织者聊了。他们在外交部层面打算道歉，昨天谈了很久谁的责任。先是警察说他们完全不知情，说我一到就自己要求下车紧急离开，他们只是帮忙。

采访者：我们边防多善良啊。

Erop：对。后来他们承认上头警察有人搞砸了，出了乱子。

采访者：我告诉你点你可能不知道的。大概有三百人聚集……

Erop：不，这个我知道，知道，好像还冲了。

采访者：对，他们对安全警察的行为非常不满，差点控制不住搞暴动。从爱沙尼亚、立陶宛来的人专门为你、专门来见你。

Erop：老实说，昨天我跟小伙子们聊了，不明白——我跟爱沙尼亚人、立陶宛人关系很好，去过很多次，在摇滚节演出，关系一直很好。为什么在拉脱维亚……我一次都没来过拉脱维亚，但这种事哪儿都没遇过。我们去美国、以色列，现在去德国。对我来说这完全荒谬，而且很危险，因为他们一开始威胁无限期拘留，甚至更多……那种偏执狂综合征。我突然明白，可能就这样了。唯一没打我。其他——什么都不让做。派士兵或几个士兵跟着我，寸步不离，监视我不跟任何人说话，连厕所就在三步远，都怕放我出去。我说：“我没护照什么都没有，怎么跑？去哪儿？”感觉我像危险杀手、国际刑警通缉的犯人，就这样。

采访者：跟德国目前没问题，没人打算不让你入境？

Erop：绝对没有。

采访者：纽伦堡演唱会什么时候？

Erop：（转向旁边）我们纽伦堡演唱会什么时候？11月4日。

采访者：也是晚上吧？

Erop：对，对。我觉得是。演唱会一般晚上。

采访者：因为不排除拉脱维亚-立陶宛-爱沙尼亚的粉丝想去那儿。最后一个问题，Игорь。我们现在录着，打算把这段录音附在退票的磁带上。你想对波罗的海这里的粉丝说什么？具体对拉脱维亚、对里加。

Егор：我想热烈感谢支持和团结。我希望我们还是会来，早晚会给我们签证，高兴地演出。

采访者：我们等着，等着你。

Егор：非常感谢。

采访者：这段录音其实会叫《Егор Летов在里加的最后一场演唱会》。

Егор：（笑）嗯，我想不是最后。希望不是最后。

采访者：就是说——目前最新的一场。

Егор：对。

采访者：好，谢谢。Игорь，非常感谢，向Сергей问好，我们还是希望等着你。

Егор：好，非常感谢。

采访者：祝好运。一切顺利。祝好运。

Егор：再见。

采访者：再见。

2000-10-xx-2.txt

以下是俄语采访内容的完整中文翻译（Егор Летов接受“ТВ-6”频道《Скандалы недели》节目采访，用于关于2000年9月28日里加未举行的演唱会的报道）：

现在我觉得，拉脱维亚完全是在给自己贴标签：它就是一个小丑般的、警察式的、小家子气的小国家，只顾着自己那点渺小的民族利益。说白了，就是欧洲的坦桑尼亚。

大概早上6点左右，我们通过边境检查。一开始一切正常。我们的签证没问题，他们盖了章、打了戳，然后走了。但过了大概半小时，二十分钟到半小时——他们突然又回来了，而且是直奔我们的包厢。显然手里有黑名单之类的东西，因为他们来得非常自信、非常精准。直接问：“你们谁是Игорь Летов？”我说：“我。”然后用非常粗暴的方式说：“带东西下车。”

他们做了彻底搜查，完完全全的。没收了最新一期的《Лимонка》。他们拿着那本《俄罗斯圣地》的书看了好久，检查里面有没有法西斯、俄罗斯民族主义之类的东西。后来拿来一张纸，看起来像复印件。翻译说，这是从部里来的，从政府，从拉脱维亚安全部。签名好像是拉脱维亚安全警察局长。在文件里写着：禁止Игорь Летов先生和Сергей Летов先生——我哥哥——入境共和国，直到2099年。

问：写明原因了吗？

是的，写了。因为他们的活动旨在破坏共和国国家安全。

那是俄罗斯文化日。我想去支持那里的俄罗斯人，因为那里发生的事完全是无法无天。他们抓我们的游击队员，给当地那些像党卫军一样的人挂勋章，诸如此类。总得做点什么。这终究是一场抗议行动，也是对我们同胞的支持。

老实说，回到俄罗斯领土上真的感觉非常舒服。我终于能平静、自由地喘口气了，因为一路上我已经不止一次冷汗直流了。

2000-11-05.txt

以下是俄语内容的完整中文翻译（Егор和Сергей Летов在2000年11月15日库尔斯克演唱会后的新闻发布会）：

两个兄弟今天一起演奏。为什么？多久了？

什么什么？

两个兄弟今天一起演奏。为什么？只是亲缘关系，还是有更多？

我来很广义地回答。事情是这样的，我们从1982年开始一起玩。那时候有支叫《Оркестр нелёгкой музыки》的乐队，就是我们这样的。除此之外，后来我们还在Курёхин那儿玩过。

你们那个项目……还留着吗？

啊？

……和Михаил Жуков的打击乐项目？

是的……嗯……呃……是的……（模仿打鼓）。是的。嗯，这个……

是一次性演出吗？

不，不。

Егор，您怎么看待记者？

不是一次性的，是多次的。

第二遍。您怎么看待记者？

对记者？没什么看法。

对共产主义者呢？

对共产主义者也没什么看法。

对犹太复国主义者呢？

对犹太复国主义者也没什么看法。

两年前好像有传闻，你们要复活“ДК”乐队，包括和Сергей一起。现在这个项目怎么样了？

问Сергей。

Сергей Летов：我可以说。其实一开始是Егор有这个想法，要复活“ДК”，翻唱“ДК”的歌。现在项目范围更大了……

是的。

С.Л.：计划复活《Контркультура》杂志。在复刊第一期（中断九到十年后）的首发会上，将有《Гражданская Оборона》和“ДК”演出。我得同时参加两个乐队。

那“Три-О”呢？

С.Л.: “Три-О”——4号在柴可夫斯基音乐厅演出。

也就是说，现在还存在？

С.Л.: 嗯，还活着。是的。至于“ДК”——明天Егор正好要跟Жариков见面，会讨论“ДК”的问题和联合演唱会的问题……

据我所知，Егор不太喜欢Жариков。

什么？

至少两年前对Жариков态度不好。还是我记错了？

我？对Жариков我从来没态度不好。你们疯了吧。

可能吧。

对Жариков我一直态度很好。Жариков，那儿……

你们还打算玩几年？

啊？

你们还打算玩几年？

不知道……我不懂。I don't mind.

您对自杀怎么看？

非常糟糕。可怕。对这些人整体非常糟糕。

那为什么你们唱这个？

不，我不唱。

今天演出前那种致命的兴奋剂是什么？

啊？

今天演出前那种致命的兴奋剂是什么？

什么？

致命的。我现在就想知道是什么。

Сергей Попков：这没什么意思。

您什么意思？

嗯，什么，什么，什么……

С.П.: 继续问吧。

您不怕自己的粉丝吗？

当然不怕。

您觉得观众理解得够吗？

不，我不觉得。而且我从来不觉得他们理解得够。因为他们对一切都不理解。

那你们做这些是为了什么？为什么跟观众这么脱节？

哎呀天哪……事情是这样的，比如我做的，是噪音领域的，你懂吗？Сергей做的是另一个领域的，你懂吗？他（指Попков）做的是这个领域的，你懂吗？我们队里有六个人，你懂吗？我们都不同。我觉得这很正常，因为大家做的都不一样……（思考）。

大家做的音乐都不一样……

对，绝对。

你们跟观众对着干，他们不理解。为什么？

С.П.：为什么？因为他们理解得太字面了。

今天谁弹贝斯？

Наташка，我老婆。

是什么让你们????

啊？

是什么让你们????

什么都没有。绝对什么都没有。

为什么？

因为我是个坏人，而且活着。就是说，简单地说……嗯好吧，如果我说出来——你们会不懂的，你懂吗？《Спорт-экспресс》。

——他说什么？

——报纸《Спорт-экспресс》。

《Спорт-экспресс》。因为???球队“Звезда”，你懂吗？Наташка支持“Спартак”，我支持“Анжи”。我们支持不同球队。我们买……

据我所知，最近你们支持共产主义者。您怎么看米哈伊洛夫在库尔斯克州获胜？

没什么看法。没什么。

你们不再支持共产主义者了？你们永远反对？

我们从来就……回答很好——没什么看法！你懂吗？

С.П.：我们也不知道谁是米哈伊洛夫。

我们不知道米哈伊洛夫是谁，什么共产主义者，我不明白这是什么。

脱离政治……您是完全不关心政治的人吗？

我是个搞笑的人。

搞笑？

对。

为什么？

（和Сергей Летов一起长时间大笑）。就是这样。

Наталья Чумакова：给他们解释，国家就是狗屎。

不知道——是不是狗屎。

你们俄白突破到什么阶段了？

我超级搞笑。

因为生活？因为生活？

啊？不，不，不。因为一切。如果你懂.....

（Сергей Попков小声对Егор说了一个词。Егор跟着重复，但后面有很大声响，没听清。Егор指着Попков）。

对，这就是正确答案。

库尔斯克怎么样？

非常好。

你们去哪儿了？

不知道。就这儿。

С.П.：就这儿，挺好的。在度假基地。

大厅怎么样？

不知道。

大概两个月前“Крематорий”在这儿演出，Григорян说第一次进这个大楼，他就明白战争还没结束。你们什么感觉？

什么都没有。完全没有。

С.П.：大楼很好。稍微修修.....

正常的大楼。那儿（指天花板）。

你们知道你们的粉丝给《Всё идёт по плану》续写了四十段吗？

啊？

你们知道你们的粉丝给《Всё идёт по плану》续写了四十段吗？

不知道。那又怎样？

您觉得你们还会再来库尔斯克吗？

老实说——非常乐意。

Егор，俄白突破怎么样了？

（困惑地皱眉）什么？

嗯，在明斯克演出后，您接受采访，说计划“Русский Прорыв”行动……

哎呀，这个我不知道。（长时间对Попков挥手让他回答）。也不懂。

С.П.：俄白突破处于（又一声巨响盖住最后一个词：听起来像“разведки”或“разработки”）阶段。

（对Сергей Летов说）。我不懂这是什么。

С.П.：（和记者们一起笑）。这么说吧。As soon as possible.

???

什么？

???

您懂吗，您问的问题我觉得非常不对。比如，我弟弟Сергей就在我旁边——他比我懂得多。我养了三只猫，你懂吗？

纯种的？

不，绝对不是。当然不是纯种。一只叫Пёсик，这名字本身就说明了???。一只叫Пишт。所以我的互联网叫Пишт。你懂吗？想想看，我们到底是谁。

普通人？

嗯，也许不普通，当然。我们是士兵。

在一个采访里您说，从一开始就是外人。全球的外人。现在您怎么看？

外人相对于谁？

整体。就是不同。只是不同。现在您能评论一下吗？

不，哪个采访？

相对于一切。

我不知道。重复一遍……

С.П.：这是哪儿说的？

哪儿说的？

大概1993年的采访，我现在记不清了，也许是苏联时期的，打印的、复印的……

С.П.: 不一定真有。

啊，是这样。

首先，这是其一。其二，不清楚相对于谁是外人。

相对于您周围的所有人。

怎么可能？我从来没说过这种话。

没说过？

没有。所以.....

Егор，您现在喜欢当代哪些电影？有没有哪个电影或导演让您????

Н.Ч.: 《Брат-2》。

《Брат-2》。《Брат-2》。（鼓掌）。

认识Бодров吗？

啊？

Бодров。

不认识。

您怎么看基拉·穆拉托娃？

哦哦.....太棒了！（和Чумакова对视）。

Н.Ч.: 这是好问题。

这是非常好的问题。事情是这样的，老实说，我最想给穆拉托娃拍个MV。

MV？那电影呢——科尔塔萨尔的《跳房子游戏》？

С.П.: 科尔塔萨尔。

科尔塔萨尔。

Н.Ч.: 科尔塔萨尔。

那个我会拍。

那你们到什么阶段了？跟她谈过吗？

哎呀.....

С.П.: 事情是这样的.....

让我有条理地说。事情是这样的，我有个想法——我今天讲了很多很久.....要拍这部电影，需要很多钱，你懂吗？非常多。钱，而且是巨额的。几百万——美元、马克等等等等，如我们所知。就是这样，如我们所知。嗯，不可能.....

2000-12-02.txt

以下是俄语采访内容的完整中文翻译（Егор Летов在2000年12月2日车里雅宾斯克演唱会后接受当地电视台采访）：

主持人：“Гражданская Оборона”去哪儿了？为什么只有你一个人，Егор？

Сергей Попков：这个问题该问组织者。我们一直很乐意全员出动，去任何邀请我们全员的地方。

Егор Летов：它哪儿都没去，我们是完整阵容。

Сергей Попков：大家全都活着、健康。

Егор Летов：活着、健康。

主持人：您怎么看观众在演唱会上那些疯狂举动？

Егор Летов：没什么看法。他们爱怎么疯就怎么疯。我在演奏，他们在那儿疯。我能怎么样？

主持人：按理说，这是一种有深意的音乐。

Егор Летов：我不搞深意，也不搞音乐，我做的是行动。我做行动。行动的效果总是不可预测的。每次会产生什么效果——我不知道。

主持人：您幸福吗？

（长时间沉默）不知道。我是个劳动者。我在工作。而幸福/不幸这种概念——不清楚。是的，我赢的时候幸福。我被打败的时候不幸福。结果就是失衡。我住在这里。我住在这里，你懂吗？在这里我感觉很好。

2000-12-17.txt

以下是俄语采访内容的完整中文翻译（Егор Летов、Наталья Чумакова、Ник Рок-н-ролл和其他几人在2000年12月17日莫斯科“Проект ОГИ”俱乐部演唱会后的采访，主要是与一位记者对话，偶尔有其他人声音）：

我有个特定的测试。如果有人觉得有哪支乐队比我们更好——他就彻底被排除在外。可惜，有个已经去世的Селиванов，他组建了第一支???乐队，里面有“Калинов Мост”什么的。我们认识后开始合作，因为他说：如果你觉得有哪支具体的乐队比你好——那就立刻把吉他往膝盖上一砸，一切结束。因为.....

???

对。也就是说，你必须玩得绝对更好，就这样。如果你拿起吉他，就意味着你比???、比所有那些“Sex Pistols”、“Deep Purple”、“Uriah Heep”什么的都强.....

创作上的傲慢。

不，不是傲慢，不是傲慢，不是傲慢.....

也就是说，你在当下就是最好的。

Попков：为什么只在当下？

为什么只在当下？

Попков：昨天和明天.....

昨天和永远，对。如果你拿起——就得???，这么说吧。得证明。

录专辑的时候也有这种感觉吗？不只在演唱会上？

Попков：???自己想想吧。

如果你拿起.....

Попков：如果你拿起。

你拿起，你自称.....

Попков：20分钟前还没，现在出现了？然后又没了。

奥斯卡·王尔德有个很好的???，就是???

Ник Рок-н-ролл：???很简单。什么是???哲学???发生了太多事件。在这些事件里，有些人真的成了垃圾，有些人留下了英雄。我们和???留下了英雄，你懂吗？虽然有些人很爱吹嘘，把整个情况夸大——说Летов、Ник Рок-н-ролл什么的.....我们是可互换的。抱歉，我只是???历史其实在继续向前。未来是存在的。没有未来——那是那些技校生，他们为了.....超乎想象的???

“英雄”这个词背后是什么？

Ник Рок-н-ролл：鬼知道。英雄就是英雄。

英雄就是士兵。

Ник Рок-н-ролл：对对对，其实说得太对了。

声音：但有德国的???

Ник Рок-н-ролл：???但有个小情况。当我在???时，我认识他，他是???当我看到那些死掉的村庄，真的，你懂吗，当我在???丛林里，你懂吗，我总是听Егор和他的歌，你懂吗？我只是随着他的歌长大，你懂吗？我从来没跟任何人承认过，现在我说了。因为我都亲眼看到了。纯粹的生活。纯粹的，你懂吗？所有那些“希特勒万岁”，希特勒什么的，你懂吗。这些家伙买了我们的歌、我们的口号——那就随他们便，你懂吗。技校生还是技校生，英雄还是英雄。英雄万岁，???万岁。谢天谢地，这些东西还存在。我说得对吗？

Летов耸耸肩，微微点头。

声音：目标是什么？

Ник Рок-н-ролл：没目标。宇宙。

声音：但这已经???

Ник Рок-н-ролл：什么？

声音：???

Ник Рок-н-ролл：什么？我不知道怎么回答你。

声音：目标不能是抽象的，得是现实的。

???怎么说，有点俗气???会听起来俗气，因为老实说我不太喜欢莫里森，因为他的自恋什么的，但他的歌《Crystal Ship》里有句很好的，大概是“我不知道，在你更想哭的时候，我更想飞”。甚至???“我更容易飞”，你懂吗？我们更适合战斗，更适合活着。而有些人更适合死，你懂吗？这就是关于目标的区别。

为啥而战？跟谁战？

这其实就是存在本身，你懂吗？我更喜欢活着，你懂吗，而不是死。不是腐烂，不是老去，不是在虚空里待着。

Ник Рок-н-ролл握住Летов的手。

可以说.....

也就是说，我欢迎一切活着的东西。我非常认同亨利·米勒。当他正确写道，这是一条流动的、倍增的河流——无数的东西：青蛙、雨、森林.....

Ник Рок-н-ролл：???十年。你懂吗，十年，你懂吗？这个人，当我在辛菲罗波尔第一次见到他时，你懂吗，我真的惊呆了，竟然有这样的人，你懂吗？嗯，好吧???不同???不同，你懂吗？但他就是我最爱的人。我最亲近的人。

Летов挥手推开。

Ник Рок-н-ролл: 好吧，我当着你的面说你。你会记得的，对吧？就是这样，你懂吗？其实我很骄傲认识这个人，你懂吗？但妈的，我也有些???, 你懂吗？你，Олег, 也知道。

我知道。

Ник Рок-н-ролл: 那太好了，你懂吗？妈的，那些该死的纸板英雄，全都去死吧，你懂吗？只有Летов和Ник Рок-н-ролл。怎么面对这个，啊？问题还会很多。妈的，Летов和Ник Рок-н-ролл，妈的，相遇了！哦，妈的，这就是我们的生活！愿上帝保佑那颗星星的尘埃，真的，一切都从那儿开始。真的。我.....好了，好了，好了。我骄傲认识这个人，真的。

我有个问题.....

Попков: 结束吧，他们在催，要送我们走。

声音: 还能再问一个吗？

Попков: 马上马上.....

总之，你大概知道，比如“Калинов Мост”???他们的创作，还有其他一些乐队.....

是的。

嗯.....

最近不知道，因为最近不听“Калинов Мост”。但以前他们挺好的。不能说他们跟我们一致，就是完全不同的人。

关于西伯利亚的乐队，你能说点什么吗？

哪些？

你知道谁、喜欢谁。或者不喜欢。

比如西伯利亚的Шура。

什么什么？

Шура из Сибири???

嗯，你对他什么态度？

没什么态度。???态度。

明白了。如果不是Шура，而是摇滚相关的呢？

那这是什么？你们说“摇滚”——你们懂什么摇滚？知道有多少垃圾乐队吗？???

???大概就是???

事情是，西伯利亚有种传说，说西伯利亚摇滚、西伯利亚朋克???这是???某种???是一群特定的人——非常鲜明、有趣、非常不同。其中Роман Неумоев——他现在还活着，我很高兴他活着，我好久没见他了，我什么都不能说他，因为我不知道他现在什么状态???。大概Ник知道得更清楚。但.....Роман Неумоев、Янка，天堂安息。她是我们的人？

??“Чёрный Лукич”也跟我们一起。

不，“Чёрный Лукич”现在在俱乐部演出，他有???

他有点???他做了自己的选择。他???

但你们现在不跟他一起?

啊?

你们不跟他一起?

嗯，我们跟他关系很好。

Попков：为什么你想把所有人都绑到哪儿去?

为什么我们得跟他一起，对吧?

Попков：跟他或不跟他。

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特定.....

为什么部分分道扬镳?

因为人不同。每个人都有自己的倾向。

这不能跟时间联系起来——你们所谓的.....

时间做什么？它只是扔掉多余的，留下所有.....所有留下的???

声音：Егор，你怎么看亚历山大·杜金和欧亚主义?

怎么说？我可以讲很久。???

???

那这一切是为了什么?

Ник Рок-н-ролл站起来，跟Летов告别，在他耳边说了什么。

好吧。

Попков：好了，兄弟们，谢谢。

别断了联系。

大家从桌边站起来，互相聊天，听到Ник Рок-н-ролл几次叫Летов“最好的朋友”。然后Летов又坐回桌边，跟一位女记者聊天。

???什么印象?

我很喜欢。怎么是纽约的？挺混杂的。首先，我可以说，我们去美国那趟正好赶上塞尔维亚事件，一切都叫.....

Попков：反美巡演。

对，反美巡演。

Попков: Fuck off America。

Fuck off America，对。有专门的T恤什么的。我们上台，我做了个特定的开场???说这场演唱会献给我们的塞尔维亚人，他们???法西斯什么的。大厅沸腾了。观众大概98%，95%——是俄罗斯人、塞尔维亚人、乌克兰人、犹太人——就是???举着红旗???

演唱会观众跟现在俄罗斯的观众之间有什么区别.....

Ник Рок-н-ролл走过来，坐到Летов身边。

Ник Рок-н-ролл: Егор! 最后! 抱歉，真的，因为鬼知道我们什么时候再见。

在Летов耳边说了什么，Летов回答，但听不清。走开。

有什么区别.....

完全没区别。???我们在纽约玩???我们在德国玩。几乎没区别。事情是，我们的观众???他们.....这是非常???可怕的、灵魂的、揪心的时刻。他们停留在离开时的那种感知和想象水平。所以比如我在以色列演出——我哭了。这些人是10年、15年前离开的什么的。我的感觉.....他们跳pogo什么的，就像1989年在МЭИ的演唱会???我感觉就像10年或15年前???德国也一样。美国也一样。在美国我们玩的地方挺牛的——“Tramps”???“Ramones”玩过???lggy Pop。

你们在那儿没跟当地人接触，没去什么本地派对，没认识什么人？因为纽约有摇滚俱乐部。

不，我们根本不混圈，从来不???没意思。不需要。

明白了。

我这个人超级宅、封闭???我尽量最大限度保护自己不交朋友、不建立联系。???

人性一点——最俗的问题——你能给这些现在19-20岁的人建议或说点什么吗？他们还???挺???挺孩子气，在这儿做70-80年代这里真正发生的事。

我不知道为什么要跟谁说什么？其实，如果人自己脑子清醒什么的，我为什么要.....需要说的时候——我原则上什么都不说。其实，为什么？

非常感谢。

录音暂停。暂停后Летов站着跟另一个记者聊天。

你走了——他???

???

然后你就明白，其实不是反对这个，而是反对某种具体的实现。因为想法是宏大的。而且它确实有过某种实现。

我原则上都懂，甚至???实验。只是不懂——为什么要那么灭教会？

现在教会更好吗？现在教会???

我没说它变好了，你懂.....

如果共产主义时代它还带有???

???一只手是该死的民主，另一只???共产主义，我觉得是这样。

不是???

选择不是这个也不是那个，而是自己的。

比如???

???

言论自由.....话语有价值的时候，是你为此付出代价的时候。你说了，他们会枪毙你。???而当你说什么都没事——这就是海德公园。就是无休止的空谈、废话、无限的、随便什么话题。这就是价值的抹平。现在的教会是什么？根本没教会。只是个行走的笑话。那时候至少还有点什么在动。

Попков：伙计们，抱歉，我们.....

非常感谢！

2000-12-23.txt

以下是俄语采访内容的完整中文翻译（Егор和Сергей Летов在2000年12月23日圣彼得堡电台“Рокс”102 FM的节目《Русский рок》访谈）：

[...]

播放歌曲《Про дурачка》，来自《Концерт в городе-герое Ленинграде》

主持人：好了，您正在收听“Рокс”电台102 FM，这里是《Русский рок》节目，今天的嘉宾是Сергей和Егор Летов。刚刚播出的这首歌是俄罗斯摇滚最佳歌曲之一的获奖作品，正如我承诺的，到新年前我们都会播放这些歌。现在有电话打进来，我们来接听听众的电话，您好。您好！您好，请说话。

听众：您好.....

主持人：是的，请说.....

听众：你好，Женя，你好，Егор，Сергей.....

Е.Л.：您好。

听众：我叫Наташа，我想问一个关于普世道德的问题。众所周知，个人道德和国家道德之间存在根本断裂——对个人来说被视为不道德、罪恶、恶行的事，比如暴力、杀戮、谎言、狡诈、自私等等——对国家却被视为完全道德的。我.....我觉得你们对这个事实的态度是负面的。但我感兴趣的是——你们能否允许一种极端情况、一种例外情况，即从普世道德角度，国家可以犯某些罪行？

主持人：非常感谢这个问题。哇，一上来就这么严肃，谈道德。

Е.Л.：你回答，还是我？

С.Л.：也许你？

哈哈。

Е.Л.：我觉得国家绝对什么都可以做。它就是国家嘛。我完全赞成。

主持人：Сергей，您想补充什么吗？

С.Л.：我不知道国家的事，我不是国家的人。我没什么可说的。

主持人：电话118-35-78，我重复一遍。现在我问个轻松点、简单点的问题。很快新年了，我想问你们一个很普通的人类问题，因为你们跟整个人类有关。你们怎么过节？平时怎么过的，这次怎么过？这是对你们来说的新千年吗？

С.Л.：嗯，我可以说.....我是Сергей Летов，对吧？

主持人：对，Сергей。

С.Л.：我可以说，至少最近十一年，我总是和我的小女儿Сабина一起迎接新年，今年大概也会在家和她一起过。就这样。

主持人：Егор，您呢？

Е.Л.: 我也总是在家。

主持人：在家？礼物、玩具、装饰——那些魔法般的、奇妙的东西——你们怎么看？

Е.Л.: 你知道我想说什么——我通常……我真实的生活方式、发生在我身上的事——我从不跟任何人说。我可以编出一大堆像Жариков那样的复杂神话什么的。如果你们想，我当然可以讲很多关于自己的童话。

主持人：不，不需要。

Е.Л.: 嗯。

主持人：不想说就不说……

Е.Л.: 对。最好不说。

主持人：我没想到这么私人。好吧。电话118-35-78，我们来听《Гражданская Оборона》的《Всё идёт по плану》。这里有些脏话，我希望能应付过去。

播放《Всё идёт по плану》，来自1997年7月4日的演唱会，脏话部分消音。歌曲中途自然中断。

主持人：好了，先生们，您正在收听“Рокс”电台102 FM。我们意外中断了，现在接听电话，您好。

听众：您好，下午好。

Е.Л.: 您好。

主持人：是的，您叫什么？

听众：我叫Роза。

主持人：很高兴认识。

听众：很高兴，Женечка。你知道，今天对我有点……怎么说，激动的一天，首先是Егор Летов的演唱会，其次我终于打进来了——这最重要。你知道，我有个……不是非要问，但大概是最迫切的问题。Егор，世界上到底有没有幸福？对你来说，生活中最重要的是什么？对我来说，至少现在，最重要的是我爱不爱。这对你来说是决定性的吗？

Е.Л.: 大概不是。

主持人：Сергей，对您呢？

С.Л.: 对我来说……非常重要，是的，很重要的问题。可惜现在我解决得不太好。

主持人：希望尽快解决。请说说除了和《Гражданская Оборона》的合作，你们现在在做什么？因为我知道您非常多才多艺，以前有很多项目——Пекарский、Курёхин、各种乐队，您参与过录音：“Центр”、“Алиса”、“Аквариум”、“ДДТ”等等。

С.Л.: 现在我什么都不做, 到1月8日.....到1月8日我都会休息, 过节。目前没有任何项目。唯一在做的, 是给XOP-рекордз做一些老《Гражданская Оборона》录音的轻微重制。就是这个直接的工作。日常的呢: “塔甘卡剧院”的《Марат》和《Маркиз де Сад》。我们去年在那儿演过, 好像。去年.....

主持人: 去年, 对。

С.Л.: 去年, 好像还拿了大奖。顺便说一句, 这是我为那个剧写的音乐。可能就这些。我还在准备一个挺有趣的项目——有点老派音乐, 就是老兵的.....

主持人: 什么叫老派?

С.Л.: 自由爵士的老兵。我们已经不是最年轻的了。大家都说这是青年音乐——我都44了。就是我这个年龄和稍大一点的音乐人, 激进的自由爵士。叶卡捷琳堡、莫斯科——这样的项目。一月底左右。

主持人: 到时候来彼得堡一定来102 FM, 我们很乐意报道这些事。

С.Л.: 嗯, 有件事快了, 可能有我参与。28号和29号在“Литейный剧院”——跟Курёхин音乐有关的东西。很可能我28-29号来彼得堡, 在某个剧里演出。但还不确定。还没跟作者和组织者完全谈好, 但有这个意向。

主持人: 先生们, 电话118-35-78. Егор, 现在想转到您。Сергей刚刚提到“青年音乐”“青年时尚”。我想从您这儿得到定义。什么是青年音乐、青年时尚?

Е.Л.: 老实说, 我不知道。我从来不问也不想问这些问题。

主持人: 嗯.....

Е.Л.: 叫什么都行。老年、青年什么的。我觉得没什么区别。

主持人: 我也觉得完全没区别。

Е.Л.: 那又怎样?

主持人: 但您哥哥感觉到了区别。您说没区别。这很有意思。很棒。

Е.Л.: 嗯, 这属于术语、术语学范畴。

主持人: 术语有什么不好?

Е.Л.: 对我来说就是橡皮泥或积木。

主持人: 请问.....

Е.Л.: 就是可以玩杂耍的东西。

主持人: 您在意来演唱会的观众是什么样的吗?

Е.Л.: 只要是活的。当然在意。

主持人: 118-35.....

Е.Л.: 当然不是学院派的。

主持人：……78，我重复一遍电话。为什么？学院派观众也可以来。我觉得……

Е.Л.：那演唱会就会不一样，结构不一样，怎么说呢。

主持人：不知道为什么我觉得今天的演唱会有学院派观众，虽然您对他们有点不屑。但我这儿有人从这个群体中赢了票。

Е.Л.：谢天谢地，请便。

主持人：看吧。根据你们的音乐寻呼申请，接下来一小时是“Пикник”。我重复电话：118-35-78，我们的嘉宾是Егор Летов和Сергей Летов。我不怕用这个词——传奇人物。

播放“Пикник”的歌。

主持人：您正在收听“Рокс”电台102 FM，这里是《Русский рок》节目，我们的嘉宾是Егор Летов和Сергей Летов。又一个电话，您好！

听众：您好。你好，Женя，你好，Егор和Сергей。

Е.Л.：您好。

听众：我有个问题给Егор。我想知道您怎么看自杀、自杀行为。这真的是摆脱当前处境的唯一出路吗？

主持人：可以问问您，为什么总问Егор这些问题？一会儿公共道德，一会儿自杀。

听众：我不知道为什么问公共道德，这跟我没关系。只是现在对我最重要的问题就是自杀。

主持人：明白了。谢谢。

Е.Л.：我不知道自杀有什么好讲的，因为我没自杀过，所以经验很少。关于自杀，我觉得这是悲惨的、死胡同的，不会好结局。唯一我觉得体面的方式——就是在战场上，当别无选择：要么被俘什么的。但这其实不是自杀，而是战争战斗情况，仅此而已。

主持人：听众通过寻呼机053（顺便说一句，“Глюк”用户，先生们）又问：“你们对互联网的态度？你们的网站——如果可以，再说一遍地址。”虽然我好像几天前说过。但还是。Егор、Сергей？

С.Л.：我先说《Гражданская Оборона》的页面。官方网站是www.grob-records.go.ru。那里有所有《Гражданская Оборона》、ХОР-рекордз和Егор的新闻。最新的演唱会信息、在哪儿、怎么去、几点，全都有。比如拉脱维亚宣布Егор为不受欢迎人物、不让他入境时，那里信息更新很快……

主持人：对，这很惊人。真的……是真的吗？讲讲。

Е.Л.：是的，在边境把我逮捕了。

主持人：好像科尔瓦洛尔不让带？

Е.Л.：哎呀，那其实挺搞笑的。他们把我逮捕了，早晨5点，先是——我签证没问题——先过了护照检查，盖了章，他们走了。过了一会儿。显然他们有准备好的黑名单。边防人员出现，说：“你们谁是Егор Летов？”我说：“我。”——“带东西下车。”然后押着我送到当地

拘留所。

主持人：没解释，什么都没有？

Е.Л.: 对。关了很久。最搞笑的是他们从我那儿搜出调音器。他们以为是爆炸装置，因为有指针在动、有电池——以为是引爆器什么的。开始拆——至少试着拆。把所有药都收走了，说可能是毒品——大概真是。然后几小时后给我一张复印纸——从部里来的。他们那儿不叫部，叫……类似的东西。拉脱维亚国家安保部。安全警察局长签名。内容是：Игорь Фёдорович Летов先生和Сергей Фёдорович Летов先生——禁止入境拉脱维亚共和国至2099年——不多不少——因为他们的活动旨在破坏共和国安全。后面还加了一句：有情报显示这些人最近可能试图入境，因此严格命令把他们从火车上带走并逮捕。时间未知，就这样。

主持人：是啊，这样大概就有了离经叛道名声，而人只是想过境。

Е.Л.: 嗯，那儿本来有演唱会。

主持人：就是这样。不是为了什么……

С.Л.: 签证是发的，没问题。

Е.Л.: 发了，对。

主持人：真有意思。电话118-35-78。说到互联网，既然提到了，Сергей，我猜您在那儿折腾，是吧？

С.Л.: 不，那儿……ГрОб-рекордз有自己的网页设计师。我的页面完全不同。我有几个页面，最简单的是www.letov.com，但这个在美国，是RBC公司，在那儿卖我的在线唱片。还有“screen”服务器的页面——www.screen.ru/letov——那儿有很多real video。包括我们在“Марс”电影院的演唱会片段——那儿发生了大破坏……

Е.Л.: 用水炮。

С.Л.: 用水炮。粉丝把电影院毁了。还有其他材料。有些很有趣的页面——比如说我小时候被中国走私贩绑架卖到西藏当佛陀什么的。

主持人：保险起见问一句——当然不是真的吧？

С.Л.: 嗯……记者写的，我怎么说？记者写的。在直播上指责他们大概不道德。嗯，也许是真的，谁知道？

Е.Л.: 谁知道？

С.Л.: 什么是真什么是假？

主持人：万一真是呢？

С.Л.: 对，万一真是。总之，我在网上有很多这种东西，我很活跃地搞互联网，特别是三年real video直播。主要跟自由爵士、新即兴音乐相关的项目。

主持人：你们真有趣。电话118-35-78——打电话吧，先生们！Егор Летов又是原声，虽然我知道Егор这次反对原声，大喊：“这不是乐队！就我一个人。”但大概得在

“Юбилейный”体育宫看全乐队。我觉得七点开始演唱会。

播放《Философская песня о пуле》，来自《Концерт в городе-герое Ленинграде》

主持人：您正在收听“Рокс”电台102 FM，这里是《Русский рок》节目，我们的嘉宾是Егор Летов和Сергей Летов。又一个电话，您好。

听众：您好。

主持人：您叫什么？

听众：我叫Наташа。

主持人：是的，Наташа？

听众：我想问Игорь Фёдорович——您怎么看自己是偶像？

Е.Л.：哎呀，老实说，没什么看法。这只会带来很多麻烦和生活困难。

主持人：粉丝纠缠您，是吧？

Е.Л.：很严重，是的。尤其电话什么的。我在家或录音室时……电话号码总被搞到——通过互联网或别的——这很干扰。一整天都是傻乎乎、无聊、无意义的电话。

主持人：一个月或一年得换几次电话号码？

Е.Л.：从来不用换，可惜。只是不时关机，就这样。

主持人：明白了。现在谈谈项目。我们刚才开始聊，我问——“Гражданская Оборона”会在电子音乐上尝试吗……

Е.Л.：啊，对……

主持人：Егор，您说……请展开这个想法。很有趣。

Е.Л.：现在我们快完成一张完全电声的专辑。叫《Звездопад》，主要由苏联歌曲组成——演奏和处理得很奇怪。接下来是《Новый футуризм》或《Русский футуризм》。大概叫《Русский футуризм》。会用很少见的文本——Кручёных、Зданевич、Терентьев、Шершеневич，早期的立体未来主义等等。

主持人：您喜欢未来主义，对吧？

Е.Л.：对，我觉得这是诗歌里最好的。至少20世纪。从形式上看是最高峰或最高成就。录音会有——已经谈好了，我见过他——Леонид Сойбельман，传奇吉他手，“Не ждали”乐队和柏林项目“Kletka Red”的领队。

主持人：他来过我们演播室，先生们，如果您们记得。跟Лёня Федоров一起。

Е.Л.：对，这是我们很好的朋友和伙伴。可能还有Леонид Фёдоров。我还没直接跟他谈，但好像他间接同意了。这大概是电子的……接近工业。这样的前卫噪音项目。大概二月或三月录。今年我计划做五六个项目。

主持人：“Гражданская Оборона”非常多产，对吧？

Е.Л.: 对, 我们.....

主持人: 怎么这么多年保持这么疯狂的节奏?

Е.Л.: 事情是, 我们其实是自给自足的乐队, 基本是为自己做, 所以录了很多, 可以年复一年地发。我们有些东西原则上不大量发行, 因为从外面看可能不是不懂, 而是没意思。只有演奏的人懂。

主持人: 也许您觉得没意思、懂.....

Е.Л.: 嗯, 也许是, 也许不是。

主持人: 那就发吧!

Е.Л.: 嗯, 原则上可以.....

主持人: 我们来评价。

Е.Л.: 其实可以无限发。

主持人: 演播室里有Егор Летов和Сергей Летов。电话118-35-78, 请打电话。根据你们的音乐申请, 接下来是“Зоопарк”。

播放“Зоопарк”的《Дрянь》。

主持人: 您正在收听“Рокс”电台102 FM, 这里是《Русский рок》节目。几秒后继续我们的谈话。

播放片头。

主持人: 是的, 又聊起了罕见的亨德尔作品。请解释一下这是什么。

С.Л.: 事情是, 像往常一样, 计划传统的“Скиф”节。这是纪念Сергей Курёхин的跨学科节日。据我所知, 像去年一样, 四月举行。组织者之一Плюха通过ICQ问我能不能准备新项目。正好那时Егор和Сергей Жариков同时在我家。说明一下, Сергей Жариков是莫斯科很有趣的乐队“ДК”的领队.....

主持人: 听说过, 听说过。

С.Л.: 它存在于80年代。后来他离开鼓手角色, 当了一段时间Жиринов斯基的新闻秘书, 办过青年报纸《Сокол Жириновского》, 后来领导一个小法西斯党, 办杂志《Атака》.....[...]“ДК”的音乐家们, 积极或被动参与。可能最近会有“ДК”和《Гражданская Оборона》的联合大演唱会。这将在复活《Контркультура》杂志的框架内——80年代末非常重要的杂志和思潮——反文化。我觉得“ДК”也会复活, 我得参与。可能我也跟《Гражданская Оборона》一起玩。会是两支乐队的老歌。这样的演唱会。但什么时候还不确定.....

主持人: 我们等着。

С.Л.: 这取决于《Контркультура》的作者们能不能谈拢。他们是反文化的人, 很爱争。

主持人: Егор Летов出现了。我很喜欢“出现了”这个词。Егор, 您参加Курёхин节日吗?

Е.Л.: 我当然乐意.....

主持人: 原声版, 或许? 还是随便?

Е.Л.: 原声不知道, 我其实不是原声音乐家。原声纯粹是迫不得已。

主持人: 不, 我是说我知道原声容易出发、来。

Е.Л.: 嗯, 但另一方面也容易走。

С.Л.: 那唱亨德尔呢?

Е.Л.: 可以唱, 也可以演奏。

С.Л.: 可以演奏亨德尔。

主持人: 先生们, 新项目就在你们耳边诞生, 顺便说一句, “Гражданская Оборона”富产项目, 这两个人——Егор和Сергей Летов——太富产了。又一个电话, 您好。

听众: 您好。

主持人: 您叫什么?

听众: 我叫Оля。

主持人: 是的, Оля, 很高兴。

听众: 我想问Егор关于独奏项目, 问他有没有和Яна Дягилева在同一个项目里合作过?

Е.Л.: 嗯, 当然。

主持人: 当然合作过。

Е.Л.: 当然合作过。是的。独奏项目怎么了?

听众: 独奏项目呢? 最近会有独奏项目吗? 就是这个意思。

Е.Л.: 嗯, 最近首先是下一张ГО专辑——《Звездопад》。之后是《Русский футуризм》, 联合项目, 大概也叫《Гражданская Оборона》。再后面.....东西还没准备好, 我通常不提前说, 我很迷信。没做出来前我不透露牌。让它保密吧。

主持人: 我们刚搞清楚独奏——独奏Егор Летов会唱亨德尔。

Е.Л.: 不是独奏, 是联合项目。

主持人: 对, 是联合, 但独唱。

Е.Л.: 大概在“ДК”旗下。也许打鼓演奏亨德尔。为什么不呢?

主持人: 音乐家数量在增加, 看来。拭目以待。好了, 在Курёхин节日前——Курёхин本人在“Рокс”电台。

播放Сергей Курёхин的歌。

主持人：您正在收听“Рокс”电台102 FM，这里是《Русский рок》节目，我们的嘉宾是Егор Летов和Сергей Летов。Сергей，说说您对乐器的态度——萨克斯风……之前Волков先生来过，我们也聊过他的低音提琴。您呢——萨克斯风能比作什么？

С.Л.：首先是人声。因为……

主持人：人声？

С.Л.：对。因为萨克斯风的灵活性最接近人声。可能性非常丰富。但它有声音没有的可能性。不过声音也能做很多事，比如用声音模仿打击乐。我能在萨克斯风上像打击乐一样玩——比如康加鼓或邦戈。发出咔嗒声。

主持人：真惊人。

С.Л.：或像弦乐。但这是因为我是自学。我后来受过教育，但……

主持人：您是化学专业，对吧？还是什么？

С.Л.：对。我是自己学萨克斯风，所以发明了自己的演奏系统。后来也掌握了正规的，但我的方法是从乐器本身出发，而不是有什么音乐要在上面体现。相反——从乐器可能性出发。

主持人：有什么音乐您不能在萨克斯风上体现？

С.Л.：嗯，我不知道。事情是，我部分通过我手上的乐器来听音乐。

主持人：任何？

С.Л.：很大程度上。是的。可惜我几乎不能纯粹听音乐了。我很爱电影，但看片头首先不关心演员是谁，更关心作曲家、录音、哪个录音室、怎么。电影里我首先听音轨。对我来说这往往比演员表演或摄影更重要。我感兴趣的是怎么做的、怎么演奏的、什么音乐想法。我不只玩萨克斯风，还玩低音单簧管。

主持人：对。

С.Л.：很稀有的乐器。发明者跟萨克斯风一样——阿道夫·萨克斯。各种民间笛子或单簧管类。

主持人：Егор，又一个电话——大概给您的。

Е.Л.：嗯。

听众：您好。

主持人：您好。

听众：Егор，您好。

Е.Л.：您好。

听众：您怎么看Децил和嘻哈？

Е.Л.：完全没看法。

主持人：关于喜欢的风格和流派，直球问。顺便说，Егор的粉丝爱问很具体的问题，我注意到了。不是模糊的——关于灵魂、花朵什么的.....

Е.Л.: 哎呀，这种也很多，得说。

主持人：也很多？

Е.Л.: 哎呀，非常多。

主持人：那我搞错了。讲讲“Гражданская Оборона”，这么多年头、各种周年、节日什么的——你们怎么庆祝？

Е.Л.: 通常开演唱会，就这样。

主持人：就这样？

Е.Л.: 大型的，对。

主持人：总结过去一年、两年、三年、十年的活动？

Е.Л.: 不，当然不，为什么？

主持人：.....

Е.Л.: 事情是，我们不是在做某种已完成的事业。对我们来说这是无限的过程。

主持人：乐队有固定的编年史作者吗？

Е.Л.: 没有。

主持人：也不想有？

Е.Л.: 一开始多少有点意思，玩了五到十年后，这些成堆的纸张什么的开始超级烦。我通常全扔掉。从某时起我不关心关于我们活动的报道。别人夸我们还是骂我们——完全无所谓。只有我们自己能判断演奏得好不好、做成没做成。所以我完全.....[...]通常。

С.Л.: 演唱会后往往负面多于正面。通常一生都这样。

主持人：为什么？

С.Л.: 对我来说演唱会是和观众的能量交换。能量不总回来。我感觉累。非常累。演唱会后疲惫、崩溃。如果能量不回来。尤其在剧院项目里。剧院项目我很累。可能观众能量少。给得多、回得少——很沉重。所以演唱会后我常抑郁。

主持人：Егор，您呢？

Е.Л.: 不，我相反，超级亢奋，甚至睡不着。有时好几天。能量通常很猛。如果演唱会真的好。

主持人：希望你们的观众音轨配得上你们。就这样。电话118-35-78。看来还能打，最后一个打进来的赢两张今天《Гражданская Оборона》演唱会的票。请打电话。

播放《Офелия》，来自《Концерт в городе-герое Ленинграде》

主持人：您正在收听“Рокс”电台102 FM，这里是《Русский рок》节目。还有一条广告信息——今天演唱会前，在“Корсар”俱乐部有个派对，我们节目就是他们支持的。然后是 Егор Летов 的演唱会——在“Юбилейный”体育宫。现在看看谁赢了票。您好！您好！是的，您好。

听众：喂，您好。

主持人：嗯。您叫什么？

听众：Андрей。

主持人：是的，Андрей，很高兴。这样，您是两张票的幸运儿，谈话结束后别挂——我告诉您怎么拿。您有问题给嘉宾，对吧？

听众：对，我想知道今天演唱会会唱哪些新歌。

Е.Л.：新歌？

听众：对。

Е.Л.：新歌我们通常演唱会上不唱，除非录好了。我们三年没发东西，所以大概什么都不会。因为观众通常来听老歌。唱没人知道的歌——演唱会劲头通常没了。我玩过多少次，结果总是很惨。

主持人：寻呼机上总有人喊唱这首、唱那首什么的。你们考虑现场观众的喊声吗？还是有固定节目单.....？

Е.Л.：通常有，有初步节目单，但根据现场氛围和观众，我们会途中调整。

主持人：刚才私下跟Егор聊，我发现.....我说我觉得《Гражданская Оборона》的编曲里——听起来可能奇怪——有很多古典特征。Егор补充说甚至有巴洛克的。我还是觉得有巴赫的动机、巴赫的交织.....

Е.Л.：嗯，里面什么都有。

主持人：所以亨德尔不是偶然的，我就是这个意思。

Е.Л.：嗯，亨德尔.....比起巴赫，我更亲近他，如果这么说。我们这些巴洛克动机——大概不是巴洛克或.....我不知道，哥特，而是更接近Таривердиев。

主持人：Таривердиев？

Е.Л.：对。

主持人：就这样，更接近Таривердиев，先生们。电话118-35-78，抓紧问Егор和Сергей Летов最后一个问题。

播放《Мимикрия》，来自《Концерт в городе-герое Ленинграде》

主持人：您正在收听“Рокс”电台102 FM，这里是《Русский рок》节目，这个小时和我们一起的是Летов兄弟——Егор和Сергей。最后一个电话，最后一个问题，先生们，您好。

听众：喂，您好，我叫Миша。

Е.Л.: 您好。

听众: 你好, Егор, 你好, Сергей。

Е.Л.: 嗯。

听众: 想知道关于新专……嗯, 专辑《Братья Летовы: гараж》, 本来要出的。

Е.Л.: 啊, 《Гараж》? 嗯, 它存在, 但这是盗版。现场录音, 有《Прыг-скок》、《Офелия》什么的。原则上存在, 而且是用电子鼓、那种敲击器录的。但我不知道有没有意义发行, Сергей, 你觉得呢?

С.Л.: 当然有意义。当然。

Е.Л.: 可以发行。而且还有视频, 我们夏天录的时候。挺奇怪的。

主持人: 顺便说, “Гражданская Оборона”这种乐队得看现场。我觉得摇滚里——因为朋克摇滚等于摇滚, 你们做过这种类比——很重要……

Е.Л.: 嗯, 我得说, 我们不完全是朋克摇滚。我们……

主持人: 为什么叫朋克? 快在节目结束时定义你们的风格。

Е.Л.: 我们没有具体的固定风格。我觉得我们做的是噪音前卫, 时不时变化, 这是……作为《Гражданская Оборона》——不是我们私人的, 像《Коммунизм》或“Егор и опизденевшие”……

主持人: 对对。

Е.Л.: 直播上不骂人。是对原始形式、音乐原始主义的实验。像60年代“Troggs”做过的那样。噪音音乐和各种原始、可以说古老的形式, 甚至接近民族音乐。

主持人: 总之……

Е.Л.: 和苏联流行音乐。

主持人: 我们……苏联流行音乐。我们定义为巴洛克加苏联流行音乐。如果……

Е.Л.: 嗯, 不……

主持人: 开玩笑, 开玩笑。

Е.Л.: 哎呀, 好吧。

主持人: 想在愉快、欢乐的调子上结束节目。再次号召大家去看《Гражданская Оборона》。你们知道在哪儿。“Юбилейный”体育宫, 今天。祝你们演唱会顺利。Сергей, 祝您今天演唱会后感觉积极。

С.Л.: 谢谢。

Е.Л.: 谢谢。

С.Л.: 谢谢。

主持人：Ероп, 我猜您会这样。

Е.Л.: 不知道, 有时候不一样。

主持人：好吧.....

Е.Л.: 但希望一切正常。

主持人：祝好运, 下次演播室见。

Е.Л.: 谢谢。

主持人：一切顺利。

2001-05-27.txt

以下是俄语内容的完整中文翻译（Егор和Сергей Летов在2001年5月27日沃斯霍德电影院演唱会后的新闻发布会）：

С. Летов：到了时候，到我们每个人发展的某个时刻，我们都确信我们可以一起演奏。但也有一段时间，每个人都在做自己的事。这是自然的过程。我已经说过这个问题，但那是我们第一次一起演奏的时候——好像是在梁赞，对吧？那是第一次正式演唱会？

是的，好像是。

С. Летов：我说过，很夸张地说，在祖国艰难时刻可以忘记审美分歧。

也就是说，分歧至今还存在？

С. Летов：不，我是说，从事不同音乐类型的人可以基于其他原因联合……现在我当然不会那么说了。我是说，总的来说，把我们分开的点很少。几乎没有。我看不出理由，为什么……

事情是……

С. Летов：……比如从事现代音乐、自由爵士、前卫的音乐家……

是的。

С. Летов：……不可能在《Гражданская Оборона》里演奏。

Егор，你不打算参加什么???项目吗？

哪儿？

比如爵士的，和Жуков一起。

爵士的——不。Жуков不是爵士项目。

С. Летов：其实我早就邀请了。我们很多年都在谈新项目。但好东西都得慢慢准备。

老实说，《Гражданская Оборона》做的，总体上——至少它倾向的——是噪音。噪音，而且是吉他噪音，像???那种，加上萨克斯风。

Егор，有个问题。十年前维克多·崔死了。现在有“Кинопробы”。大家都知道，Яна Дягилева也到了同样的日子。会不会……

永远不会。

……有类似的东西？原因是什么？

至少……嗯，这很俗气、不好。

也就是说，你觉得如果你们唱她的歌，会很俗气？

当然，非常可怕。开始搞那些致敬……

不，不，我不是说只有你和你的团队。

为什么？我怎么能代表女人唱女人的歌？（大家笑）

让Наташа唱吧。

你们自己想想。这些歌非常女性化。其实Янка可以被女性群体理解，我想是这样。还有部分男性，但很少。因为其实这是女性的……女性摇滚，这是女性诗歌。嗯，怎么说……我不比较。

就是女性摇滚，仅此而已？

嗯？嗯……而且……

也就是说，是某种……

不，Земфира根本不是摇滚，我觉得。没得比。

——为什么网站不更新？

——Егор！

——轮流来。

老实说，我不知道，因为我们的网站……你指什么？

——官方网站……

——为什么上面没写你们？有Кузя Уо，有Янка，但你们什么都没有。Егор Летов——就一个屏保，关于你们什么都没说。

——得认识自己的英雄。

不，为什么没有？我不知道。老实说，不明白，因为我们有个很大的网站，是Колесов开的。

С. Летов：grob-records.go.ru

对，grob-records.go.ru。那儿超级豪华……

С. Летов：grob-records点go点ru。

它那么大……

С. Летов：唯一官方网站。

对。

——它不更新。

——Егор，今天是СашБаш生日。这是巧合还是……

我什么都不能说。

你能说点关于他的坏话吗？

谁？（大家笑）

关于巴什拉乔夫。

为什么？今天有人问我对Гребенщиков、巴什拉乔夫、马蒙诺夫什么的看法。为什么我得想什么？

——你怎么看西伯利亚？

——这才是最好问题！

我对西伯利亚没什么可做的。

Игорь Фёдорович，请问，如果邀请《Гражданская Оборона》去“Нашествие”或“Максидром”——你们会同意吗？

不.....

为什么？

因为我们原则上.....

不适合格式？

我们.....不。我想说句话，然后想了想.....我们其实是前卫。

Егор，你不觉得.....

《Гражданская Оборона》做的.....

С. Летов：问“Нашествие”。其实在谈。我可以泄密。我前几天在Юра Шевчук生日会上演奏，Юра说他在给组织者提条件，说“ДДТ”参加的前提是《Гражданская Оборона》也参加。组织者死扛，说《Гражданская Оборона》哪儿都不行。

Егор，《Завтра》报。听说你最近几年常去以色列。

您好。

说说阿拉伯-以色列冲突，印象如何？还是没碰上？

首先，我在那儿时没冲突。（大家笑）

——好样的！好样的！好样的！

——现在呢？

嗯。那时完全没冲突。

明白了。现在呢？

如果有冲突，是这样的——阿拉伯人.....我去了阿拉伯区，他们对中国战争有很具体的抱怨。就是这个。但我们很友好地分开了，而且主要是俄罗斯阿拉伯人——从巴库什么的。

也就是说，不是俄罗斯犹太人，而是阿拉伯人？

嗯，就是这样。

Егор，你怎么看犹太人本身？

没什么看法。比如Леонард Коэн——按我的标准是很好的诗人什么的。

那“Память”协会呢？

或者鲍勃·迪伦。比如。美国人碰谁都是犹太人。

那我们政权呢？

要么犹太人，要么黑人。

你怎么看我们政权？

啊？

现在的？

现在的，对。

老实说，挺好。

挺好？

对。因为我觉得终于在做点什么什么的。

Егор，你觉得自己某种程度上是导师吗？如果是，请表述一下关于青年行为和未来完善的某种世界观……

哎呀，不不不。

……完善。完全不？

绝对不。

但你知道当年青年跟着你走。现在某种程度上你看到周围主要是青年。

那又怎样？

但现在理念在停滞。

我有个想法。我觉得……

我们等着新想法。新理念。

不会有。懂吗？什么理念都不会有，什么想法都不会有，因为我觉得一切都是循环的，也许。

你同意你塑造了形象吗？不只是Егор Летов，是形象。

老实说，从没想过这个。就是……

新作品、新创作呢？

现在会有新专辑。它……

——上个新闻发布会也有。

——对对，去年。

——前年也有。

嗯，怎么说……

十五年前专辑……

对我很难……

让我回答，让我回答。

让我说。这张专辑相对新，因为是苏联歌曲。但演奏得很车库、很脏……

——就该这样。

——这是“Родина”???

啊？不，“Родина”是……是《Солнцеворот》里的“Родина”。

不是歌，是计划……

啊？

……在“Полигон”演唱会上——计划出苏联歌曲专辑……

嗯，是这样的。我从不想下步做什么。懂吗？就是我活在当下。懂吗？

???

嗯，某种程度上，对……

问题给Сергей。Сергей，说说，你……

因此，我不能说会做什么。我可以计划。当然可以说，但说了就会上报纸，说我们计划某专辑，结果没出。这种事很多。所以。我可以说我想搞噪音电子音乐。为此我有……所有条件。

Егор，有个人说过，18岁后人就该杀掉，因为他准备为IBM和百事可乐工作。你同意吗？如果是，这些所谓诚实小伙子还剩多少时间？

IBM？（大家笑）

你怎么看私有制？

私有制？老实说，没什么看法。因为没有它不行……

个人财产还是私有财产？

啊……

——大概是不同概念。

——不同。

——私有财产有替代方案。

——对吗，Сергей？是不同概念。个人和私有财产。

——不同，不同。

你们到底什么意思？

个人财产是人自己能积累的。私有财产是……

其实是一回事。

不，不一样。

区别在哪儿？

Erop，那换个问法。你觉得人剥削人公平吗？私有财产就是靠这个积累的。共产主义者反对的就是这个。一开始的理念是什么。

看来你是共产主义者。（大家笑）

你怎么猜到的？

就是。

——看很多地方。

——不多。

因此，我……

其实这不坏。

啊？

不坏。

嗯，我也觉得自己是共产主义者。

2001-11-24.txt

以下是俄语采访内容的完整中文翻译（Егор Летов在2001年11月24日尼古拉耶夫演唱会后的采访）：

嗯，很好、苏联的、俄罗斯的观众。或者不知道，斯拉夫的？现在怎么……？我现在很难谈这些话题，因为我们一整天都在看你们的电视——我当然非常震惊。每次来都震惊，每次都惊讶。

标准？

不是标准，而是某种白痴行为，因为国家是一个，却不知为什么发明了什么乌克兰、什么俄罗斯……国家是一个，文化是一个，语言其实也一样。今天看了《Перши миллионы》。老实说，挺可笑的。闻着有白痴味。

请问，今天演唱会上——肯定所有演唱会上——观众都很年轻。什么……

不，不总是。

不总是。

不，我们有60岁的人来，甚至更老。

但今天我主要看到的是年轻人。大概是巧合，也可能不是？您首先想通过歌曲告诉粉丝什么？

哎呀，不，对这种问题老实说我没什么可说的，因为任何歌、任何文本——怎么说呢，它是自足的。怎么说的、怎么唱的——我觉得一个字都不能减、一个字都不能加。

歌曲有某种哲学概念吗？

嗯，很多……事情是，如果我对任何歌再加解释——它关于什么、为什么——那歌就不需要了，我就直接说为什么做、这是什么。那就没有文本、音乐、原始作品了。为什么要这样？那就不是艺术、不是创作了。对我来说，其实……最近我写歌很少，或者写的那些我根本不发。因为对我来说重要的是呈现方式。

[...]

怎么做的——我们现在录了张专辑，还没出，也许永远不出。叫《Звездопад》。嗯，是60-70年代初的苏联歌。但我们的法律，很遗憾，很奇怪，尤其是最近，得付版权什么的。而且有些作者干脆不想给版权，结果……

为什么？

啊？

为什么？

就是不想。因为我们是地下乐队，不符合——怎么说，我不喜欢这个词，但很流行——他们的思维格式或呈现这歌的方式。

Егор，等下，我有个问题。我可以插话吗？

当然，当然。

既然苏联作曲家不给你版权……

嗯，像Таничи那些作曲家，对。

那怎么回事——我以前说过——你把自己的歌版权给别人了？怎么回事？他们不给你，你们的歌现在别人翻唱。

我不是说他们不给我。现在在解决，但我感觉，有些人不会给。对我来说这是荒谬，又想起了苏联时代，那时根本没这种问题——有没有版权……

里面有哪些歌？

我现在回答。关于自己的创作，我觉得我的歌不完全属于我，因为我——昨天私下说过——我觉得自己是某种能量、理念的传输者——也许是好的传输者。结果的东西不属于我。至少，我现在写不出以前那种歌——我写别的，因为我时不时在变。

也就是说，现在创作比被禁的时候难？什么时候唱更容易？

从当时形势看，当然那时更容易，因为一切反的都大受欢迎。而且那时斗争方式简单得多。那时有脏话、脏音乐、脏歌词、朋克摇滚什么的。现在难多了，因为一切合法。摇滚一合法，像“Алиса”那些队就没意义了。因为那时是地下，之后就成了流行，本来就是，现在也是。

也就是说，禁令某种程度上帮忙了？

当然。

今天演唱会上，有些《Звездапад》的歌好像唱了，可能永远不出的那张。

对，唱了。嗯，我唱了几首。老实说，这张专辑给我的联想——一方面愉快，因为我觉得这是我这些年——也许最近十年或五年——最好的专辑之一。但它不出——老实说我无所谓。如果正式不出，就盗版出，就这样。

老实说，今天这让我很开心。

嗯，它会流传，像……

今天演唱会上这些歌让我开心。就是这些歌。

嗯，演唱会上也许不唱了，因为也许会有匪徒来（笑）。会禁我。嗯，好吧。它会在自己人中间流传，也就是所有人中间。就这样。就像80-什么年之前，改革前。Фирсов什么的传播。现在又新一轮社会循环。

[...]

事情是，我们不只搞音乐。其实我做的根本不是歌、不是音乐，是别的东西。

但你不打算，比如，不写散文吗？

写。是的，我们现在做很多东西。

但不出版？

什么意思？

我想拍电影，但需要巨额资金，如我们所知。

实现不了？

以前可以，但我错过了时机。啊？

实现不了？

不可能实现，需要几百万美元。但我想拍《Игра в классики》。我知道怎么拍。但.....不现实，所以说没意义。

Егор，从没想过离开吗？

不，没想过。嗯，原则上有这样的想法，但如果我.....有句谚语：“生于斯，长于斯”。最近电视上有人说的，所以我像引用电视，大概两周前的。如果我生在这里——只要我还能做些什么，就该在这里做。不管多少恶心、障碍、什么都行——好坏.....一切都在变，其实一切照旧。但如果别无选择，我会搬到新西兰或厄瓜多尔什么的。

你在国外演出过吗？

国外。

苏联以外。

对，在德国、美国、以色列演出过。

现在有进一步计划吗？

当然有。

会有吗？

不知道，当然会有。不，我们一直到处跑，到处演出，发东西.....

Егор，你读什么，听什么？

也许去巴西。啊？

你读什么？听什么？

哎呀，读很多，听很多。得具体问，因为我们有成千上万的唱片、CD、各种录音，从民族音乐到现代前卫、古典、各种噪音音乐.....我可以讲很久.....

和新哥哥Сергей的项目——会跟我们知道的《Гражданская Оборона》不同吗？

这不是项目，其实.....奇怪的是，我们回到了起点。我一开始想组第一支队——甚至在“Посев”之前，1982年，我在Курёхин那儿弹贝斯。我们那时主要听噪音、零音乐——也有那种运动——或Rock In Opposition——Recommended Records, Fred Frith, Cutler等等。我可以讲很久.....Taxudamon, Residents.....很奇怪，我们回到了起点。那时我们一起玩，队叫《Оркестр нелёгкой музыки》——我、哥哥.....我其实是配角。

没人听过.....

啊？

没人听过。

为什么，听过。

有录音吗？

有。稀有录音，但有。

只是没大规模发行，像.....

从来没发行。1982年。你想想那是什么。我们其实回到了起点。我们现在做的，原则上是 Rock In Opposition和现代噪音。

2001-12-01-2.txt

以下是俄语内容的完整中文翻译（2001年12月1日莫斯科演唱会后的新闻发布会记录）：

Е. Колесов：……诸如此类。就这样。我就停在目前正在发生的一些主要点上。主要点有哪些呢——首先，我们，已经……最终录制完成并完全准备好的新专辑《Гражданская Оборона》，由Егор和他的伙伴们演唱苏联作曲家的歌曲，从你们今天听到的《Кортик》电影里的歌开始，还有很多其他美妙的歌，非常棒的专辑。现在……现在正在解决一些版权问题，因为这些版权属于不同的人。从“Союз”公司到……到Высоцкий、Окуджава的继承人等等。我们正在解决这些版权问题，我们会解决的，我们想做这件事，无论如何，我们都会做。当然。接下来。这是第一点。但是……有问题，因为那些管版权的人，要么是要天价，要么是别的什么，但我们正在想办法解决，这张专辑大概会在年底或明年初出来。这张专辑——毫无疑问是《Гражданская Оборона》最好的专辑之一，作为这个乐队的专家，我可以确切地说这一点。接下来。我们还有所有剩下的《Коммунизм》专辑，那些至今没正式发行的。大概在三四个月内就会上市。这是第一次官方发行。之前当然有些东西流传过，从乌克兰来的，还有彼得堡的什么的。现在会出官方版，就是作者原唱、作者原设计、作者原混音。就是按照原构想的样子。很多人问最近的专辑。如果谁感兴趣，有人也可以回答问题……关于《Тошнота》、《Так закалялась сталь》、《Песни радости и счастья》这些专辑。问为什么有些歌没了之类的。回答是：这些专辑现在是以最初构想的样子发行的，而不是以前盗版流传的版本，或者不知谁搞的不知什么版本。现在是正式发行……

问：那《Инструкция по Выживанию》的《Гражданская Оборона》专辑呢？

Е. Колесов：大概十二月会出，是的，已经跟Роман Неумоев签了协议、合同，一切就绪，这张专辑要出了。而且，我们在ХОР厂牌还会出三张《Инструкция по Выживанию》的专辑。

问：《Гражданская Оборона》这张里只有苏联歌曲，没有新歌吗？

Е. Колесов：里面一首Егор Летов的歌都没有，只有苏联作曲家的歌，从Пахмутова到Артемьев，包括《Свой среди чужих, чужой среди своих》电影里的器乐——全谱系。相信我，这张专辑非常棒，我自己听过了……

问：叫什么名字？

Е. Колесов：《Звездопад》。专辑叫《Звездопад》。我想我们能在一月份左右搞定，因为……

问：会有录像带吗？

Е. Колесов：视频？

问：是的。官方的。

Е. Колесов：录像带发行？

问：对。就像以前1997年那种……

Е. Колесов: 唯一.....首先, 有个厂牌叫“Solnze Records”——在出名为《Красный Шаман》的录音, 正式名大概是《Концерт.....》, 大概叫《Концерт в Пятёрке》——那是发生在.....Егор! 那个Берт出的演唱会什么时候的?

问: 哪个?

Е. Колесов: 在“пятёрке”, 新西伯利亚的那个, 有视频的。哪年? 96还是95.....大概那时。演唱会拍了视频, 质量还不错。会在“Solnze Records”出。挺好的演唱会.....

问: 最后一张专辑是用什么阵容录的?

Е. Колесов: 什么?

问: 最后一张专辑是什么阵容录的?

Е. Колесов: 最后一场演唱会是用今天在台上那个阵容录的。

问: 之前的演唱会会出视频吗? 比如差不多一年前在“Марс”电影院的演唱会。

Е. Колесов: 问题是那里只用业余设备拍的.....我们拍的只有一场, 就是1997.....我们拍了两场演唱会。1997年的《Крылья Советов》原声——已经出了, 我们发了, 现在还在卖, 今天这儿也有卖。后来有些质量很可疑的录音, 还是被“Бомба Питер”、“Манчестер”什么的出了。

问: Янка Дягилева会有什么吗?

Е. Колесов: Янка Дягилева, 已经出了。材料不多, 已经出了.....有切列波韦茨原声的那个, 是我办的那个节, 出了那个节的视频, 也是“Бомба Питер”做的。可惜Янка Дягилева的材料很少, 而且.....

问: 最后一场在伊尔库茨克的演唱会呢?

Е. Колесов: 什么?

问: 1992年在伊尔库茨克的最后几场演唱会录了。

Е. Колесов: 也许能做。反正我们.....对。这里, 对, 对, 对。反正警察在催我们.....

问: Егор! 请说说关于???《Гражданская Оборона》???对吧?

Е. Колесов: 我.....我来接, 问题是.....请向我提问。

问: 网站communist.ru。“Коммунист”用“с”。???出版物。

Е. Колесов: 好的, 好的。

问: 我有两个短问题给Егор。

Е. Колесов: 一个。一个, 请一个问题。你们只有一个短问题。问吧。

问: 首先, Егор, 您觉得除了您, 现在哪些知名音乐人愿意站到挂着AKM红旗的舞台上? 这是第一。其次.....

Егор: 这种问题是怎么冒出来的?

问：就是.....

Егор：老实说，我完全不在乎。

问：这是.....

Егор：我可以上台.....

问：还有一个问题。

Егор：我每天都上街.....

问：您觉得您的音乐是针对谁的？针对某个固定的圈子，还是您觉得应该更广、更大众？您是怎么定位自己的受众的？

Егор：为什么会有这种问题？我写音乐.....虽然我根本不写什么音乐，你懂吗，不是为某个受众写的。我是为谁写的？这什么——我专门为某个受众来写音乐？你们怎么了？抱歉，我不想冒犯你、伤害你，你懂吗？我该为谁写？如果我有那种出发点.....我整个工作就是为了这个，你懂吗？为了谁拍了个什么???你懂吗？我现在什么乱七八糟的东西都能堆出来。

Е. Колесов：Егор，谢谢，谢谢。

问：还有问题——跟哪些当代音乐人.....

Е. Колесов：好了好了好了，谢谢，对不起，下一个，对不起，下一个问题！

问：Егор，可以.....可以一个短问题吗？关于《Гражданская Оборона》的致敬专辑。

Е. Колесов：对不起！关于问题请向我提！

Егор：我来答。关于致敬专辑。做致敬的时候.....致敬不只是给我们，或者给谁谁谁，你懂吗，不是给《Кино》什么的。致敬是给Iggy Pop、Pink Floyd、Beatles等等的。我收集了很多致敬.....我听的東西很多，你懂吗？我现在有一千五百张CD左右，你懂吗？致敬专辑一大堆。那又怎样？老实说，我个人???

问：“Ramones”尤其。

Егор：对。比如“Ramones”。

问：他们把你们丑化得够呛。是啊，切·格瓦拉和你们放一起——挺low的，您不觉得吗？

Е. Колесов：那是别人做的，你懂吗？就是做那个人.....上面写了.....

问：但您觉得这正常吗？

Е. Колесов：总之，这是“Мистерия Звука”公司在做，他们.....这里提到了“Хор-мюзик”.....“Хор-мюзик”转让了版权。

问：我就是好奇，作为音乐人您自己怎么看？

Е. Колесов：音乐人们怎么看.....

Егор：让我.....让我说。

Е. Колесов：对，抱歉。

Егор：音乐人怎么看——好笑！就是我来莫斯科第一次看到这个。嗯，那又怎样。照片是 Света Лосева的，我们彼得堡的朋友。嗯，画了个切·格瓦拉，那又怎样？

问：你们能分到钱吗？

Егор：如果分到，也很少。就是那种……

Е. Колесов：我们会非常感谢。

Егор：因为……做致敬的时候，你懂吗……致敬是什么？就是……

Е. Колесов：这是生前纪念碑，你懂吗？

Егор：对，生前纪念碑。当然我挺高兴的。比如参与这个项目的那些乐队——你懂吗？——也许我不喜欢，你懂吗？因为他们是外人。当然，他们是不同的。

声音：时间已经超20分钟了！

Е. Колесов：最后一个问题！

问：但还是，我……

Е. Колесов：好了好了好了，来……

问：最后一个问题！最后一个，Егор，最后一个政治问题……

Е. Колесов：哎呀……

问：《Новая Россия》报。普京的俄罗斯对您是祖国吗？

Егор：这是什么？

Е. Колесов：别浪费时间在废话上。你有问题吗？

Егор：你在问我？

Е. Колесов：请问吧。

Егор：普京不是苏联政权，那个……

Е. Колесов：Егор，抱歉，换个问题。

Егор：你懂吗，这就像回旋镖，你懂吗？

问：互联网网站??? Егор，我非常爱你，你的创作对我意义重大，所以问题有点狠。你不觉得你现在跟听众和政治力量的关系???演唱会???这不就是你自己歌里的《Солнце встало под горой》和《Приятного аппетита》吗？

Егор：什么歌？（大家笑）我没这歌。

问：在《Коммунизм》里有——《Солнце встало под горой》……

Егор：那不是我的歌，是Кузьма的，幸好他还活着???

问：《Приятного аппетита》呢？

Егор：《Приятного аппетита》是什么意思？嗯《Приятного аппетита》，那又怎样？？

Е. Колесов：好了，好了。对不起，我打断大家。伙计们，他们要赶我们走了。

Егор：签名，签名。

Е. Колесов：之后。结束后。

问：Кузьма还会回“Оборона”吗？

???

问：你们跟他关系???

Е. Колесов：等等，会签名的。

Егор：不，这事儿挺复杂的.....

Е. Колесов：伙计们，能说几句结尾的话吗？新闻发布会结束，现在，等一下。签名.....

???他走了???

Е. Колесов：最后的话。先生们，请注意一分钟！

С. Летов：我要提高.....试着提高声音做一个声明。下一次《Гражданская Оборона》的演唱会，这个活动的组织者，将联合——《Гражданская Оборона》和传奇乐队ДК的联合演唱会。下一次将是ДК和《Гражданская Оборона》。

问：什么时候？

С. Летов：我们计划在四月左右。

问：在哪儿？

С. Летов：在下一个.....

问：这儿？

Е. Колесов：目前未知。

С. Летов：看网站，看AKM的网站，对。在下一个，在未来.....

Е. Колесов：AKM, grob-records.ru.....

С. Летов：计划.....计划在未来.....我，我把这些话当成我的责任。我计划的下一个.....

Е. Колесов：继续。

С. Летов：等一下。

问：Сергей Фёдорович在说。

С. Летов: 我接下来计划的活动联合.....我个人说——《Гражданская Оборона》和ДДТ的联合演唱会。

问: ДДТ? !

С. Летов: 在ДК之后的第一场.....隔一场, 下一个。如果对我没什么变化, 我计划下一个n+1场.....

问: 也就是说您跟舍甫丘克关系正常?

С. Летов: 我们跟舍甫丘克.....

???没去“Нашествие”?

С. Летов: 据我所知, Козырев强烈反对。舍甫丘克是赞成的, 他告诉我.....

Егор: 他支持《Гражданская Оборона》。

С. Летов: 舍甫丘克、舍甫丘克、舍甫丘克说, 他不会没有Егор就演出。

问: 对, 但他不是演了吗?

С. Летов: 就是Козырев压他了。

问: Сергей, 这是大规模演唱会吗? 有电视什么的, 还是.....

С. Летов: 我不知道。这取决于.....看АКМ网站, 你会看到一切必要的信息。最近的演唱会将是.....

问: 四月, 对吧?

С. Летов: 100%会是《Гражданская Оборона》和ДК???可能——可能有, 可能没有——《Гражданская Оборона》和ДДТ。跟ДДТ还没具体谈, 但据我了解我的朋友Юра Шевчук, 他非常想跟《Гражданская Оборона》一起演出。除了《Гражданская Оборона》.....除了《Гражданская Оборона》.....

Егор: 我们跟舍甫丘克关系也很好.....

С. Летов: 说, Игорь, Игорь, 等下。谁从我们这儿.....?

Егор: 在哪儿?

С. Летов: 从窗户跳下去的。谁从窗户跳了?

Егор: 马赫诺。

С. Летов: 不, 不, 他们那边?

声音: 好了, 把大家都带出去!

С. Летов: 著名的, 用吉他唱的。不记得姓。著名的, 《Время колокольчиков》那个。

Егор: 巴什拉乔夫。

声音: 维塔利, 把大家都带出去, 对, 走。

С. Летов：除了巴什拉乔夫和《Гражданская Оборона》，舍甫丘克亲口对我说，其他都是垃圾。

问：Егор，您对“Любэ”评价不错。他们的歌很好。你们没试过合作吗？

Егор：没有，没试过。我觉得他们是非常好的人???

2002-02-22-1.txt

以下是俄语采访内容的完整中文翻译（Егор Летов在2002年2月22日穆尔曼斯克“Радио 69”电台演唱会前的访谈）：

主持人：好了，朋友们，我们的耐心终于得到了回报，因为我们等到了。在“Радио 69”演播室，我们的嘉宾是Егор Летов。您好。

Егор：您好。

主持人：我们刚在节目中宣布Егор Летов要来参加摇滚节，电话就打爆了，听众们提了一大堆问题。最主要的——他们祝您身体健康，送上各种美好的祝福，还说我们记得您，也爱您。

Егор：谢谢。

主持人：您的到来引起了巨大轰动。而且买摇滚节门票的时候，大家不是问“节日门票还有吗？”，而是问“有Летов的票吗？”。所以我们非常高兴能迎接您。谢谢您来我们演播室。

Егор：谢谢你们。

主持人：在您的人生中参加过很多各种节日，您都是作为参与者。今天您是嘉宾，海报上写着将献上一场独家原声节目。听众们的问题之一就是，您会唱什么？会不会有《Винтовка》……

Егор：哎呀。《Винтовка》不会有，那首歌是电声的，我好像在原声里从来没唱过，就算唱过，也就一两次吧。事情是这样的，我通常到一个从没去过的新城市，就会唱一些老歌为主的节目，主要是老金曲，也带一些最近时期的。

主持人：也就是说，会有最近的歌？

Егор：嗯，事情是这样的……

主持人：这里有人想听致敬专辑里的东西。

Егор：不，致敬专辑跟我们完全没关系，那是个完全荒唐的项目，我根本一点关系都没有。谁编的、谁做的，老实说，我无所谓。

主持人：有很多问题跟现在的“Гражданская Оборона”阵容有关。您能解释一下，谁是谁、什么关系……？

Егор：还是那批人，已经玩了四年了。就是我、我妻子Наталья弹贝斯和键盘（在专辑里），Александр Андрюшкин——我们近十年来不变的鼓手，Сергей Летов，我哥哥——所有管乐，Александр Чеснаков——所有吉他。

主持人：我希望你们满意，朋友们。顺便说一句，我们还有个义务，Егор——我们要抽一张今天摇滚节的邀请票，包括您的演唱会。我们决定把票给提最好问题的人。演播室电话47-31-33，我答应过你们——可以跟Егор聊天。其中一个问题是：怎么跟您联系、递交demo磁带？您支持年轻乐队吗？会跟他们联系、听他们的材料吗？

Егор：老实说，我一点都不支持，也没法跟我联系。

主持人：就是这样。我们有……

Егор：最近几年我遇到非常大的具体困难，就是根本不让人工作。

主持人：为什么不让？

Егор：他们老是纠缠。我一生都在尽最大努力，让谁都不知道我住在哪儿、做什么、我是谁。可最近几年，很遗憾，这方面出了很大问题。这很悲哀，也很压抑，我得说。

主持人：但您看，从下午两点开始，广播大楼外面就挤满了您的粉丝，15–16岁的年轻人。我觉得有点奇怪，他们听您80年代写的音乐，他们大多不了解那个一切都被禁止的时代，可现在他们享有完全的言论自由——他们怎么能理解这些创作、这些歌？

Егор：我不知道，我觉得我们的创作跟言论自由或不自由根本没关系，因为我们做的一切，首先是为我们自己做的，不受任何政治形势或具体外部环境影响。我们以前怎么做，现在还是怎么做。

主持人：我们来聊聊。您已经在直播了，请自我介绍，您好。

听众：您好，Егор！

Егор：您好。

听众：我叫Максим，我有个问题。Егор，您觉得您所有作品里哪张专辑最成功？

Егор：我觉得所有都成功。其实我个人最喜欢的是我们去年完成的最新专辑《Звездопад》，大概七个月前。从最爱的来说，大概是《Сто Лет Одиночества》、《Солнцеворот》、《Невыносимая Лёгкость》、《Прыг-скок》——这类。但其实每张我都各有喜欢，因为我们录东西时尽量不重复，每次都尝试新东西、新视角来呈现“Гражданская Оборона”的整体。所以我没法一刀切地说。

主持人：谢谢。还有一个问题。当然，您还没完全逛过我们城市，但还是——穆尔曼斯克和鄂木斯克有什么相似之处吗？

Егор：完全不像。

主持人：不像？

Егор：绝对不像。

主持人：但总有点共同点吧——一样冷，鄂木斯克大概也这样。

Егор：不，鄂木斯克其实很暖和。整个冬天+2度。不知道为什么总有种神话，说西伯利亚、北部冷。夏天我们有二十到三十度，很干很热。所以夏天我总想跑出去。冬天最近几年——最多一周零下20度，其他时候最多零下10度，基本零下5度。元旦一直+2度，到处是水。从鄂木斯克出来时是零下2度。

主持人：那多来我们这儿吧，我们这儿不流汗。谢谢Максим来电，47–31–33是我们电话。还有一些寻呼机消息。我答应过会转达你们的问题。给Егор的问题：“您关注奥运会吗？您怎么看这一切乱象？”尤其是今天最新事件后，很热门的话题。您怎么想？

Erop: 非常悲哀。我很沮丧。真的感觉在那里参赛、跟他们竞争、参加最近这些国际比赛都没意义了。我一直关注足球。我觉得这完全没意义, 因为现在体育和政治是一体的, 西方现在明确给我们下条件——“谁强谁有理”。既然他们在军事上强, 体育就纯粹是政治的、订制的。我觉得原则上干脆拒绝跟他们交流, 就这样。

主持人: 我也觉得, 应该干脆收拾东西……尤其是花样滑冰后。

Erop: 收拾东西, 把所有拿到的奖牌……

主持人: ……花样滑冰的。

Erop: 对, 所有拿到的奖牌, 公开还给他们, 让他们自己戴上, 哪怕第三名……花样滑冰也好, 到处, 所有能拿到的地方。全还回去。就这样。

主持人: 今天我们跟美国人打。

Erop: 会判我们输。

主持人: 会怎样? 您觉得他们会判吗?

Erop: 当然。我觉得根本没意义。

主持人: 那我们就揍他们一顿。大家扯平。

Erop: 他们会再找什么血检什么的。反正会想出办法。

主持人: 来接电话。您已经在直播了, 晚上好!

听众: 喂。

主持人: 是的, 我们听着, 您有问题给Erop?

听众: 是的。

主持人: 快点说。

听众: 除了自己的音乐, 您还喜欢什么音乐?

Erop: 我特别喜欢60年代, 主要听60年代车库朋克——德州、各种欧洲、意大利、瑞典。日本的也很喜欢。总之各种音乐都喜欢——从……我觉得音乐只有好和坏。或者说, 有好的, 有啥都不是的。啥都不是的我不听, 好的——不管是某种有趣的流行、电子、前卫, 我几乎都听。

主持人: 谢谢来电。经常重复的问题之一——您怎么看“Ленинград”乐队的创作? 不知为什么大家特别关注这个。

Erop: 不知道, 没什么看法。

主持人: 没什么看法。

Erop: 完全没有。我原则上都不知道他们是谁——就是知道是个骂街的乐队, 像莫斯科以前的“X3”那种。

主持人：您想尝试当电影导演或剧场导演吗？如果想，您未来的电影或剧作会献给什么？基于“Гражданской Обороны”的歌？这会超棒。

Егор：基于歌……不，基于歌永远不会建什么。我以前想拍……如果拍，我会拍《跳房子游戏》。至少试着拍科尔塔萨尔。但当我面对现实、资金等等——这超出能力，现在扛不住。这需要巨额赞助投资，现在根本不现实。

主持人：但现在也有人说，摇滚现在一片混乱，大家越来越向钱看，而不是真创作。

Егор：一直都是这样。

主持人：也就是说……

Егор：这毕竟是大众媒体、大众文化。

主持人：在诚实的摇滚里现在也很难生存。得有钱储备。

Егор：我不知道什么叫诚实……诚实的摇滚人，因为摇滚我觉得从60年代开始，也在60年代结束了。现在发生的，是对事件的某种反应，已经死了，但还有点东西在动、在惯性运转什么的。我觉得现在根本没有摇滚运动，因为一旦全放开，一旦变成可商业出售、有商业价值——内容就结束了。我们做的，原则上不是摇滚，而是一种文化反动作，对这里发生的一切的形式。可以是摇滚。原则上我是艺术家，我也可以是演员、概念主义者、作家。完全可以不同方式行动。

主持人：问——什么时候生活和写歌更有趣？一切被禁的时候，还是现在？

Егор：那时更容易。我不说“更有趣”——更容易，因为清楚跟谁斗，有明确的要炸毁的形式，炸公共意识、公共局面。现在更难，因为一切都贬值、没意义了。

主持人：结果您没想法了？

Егор：不，为什么，想法有百万，只是价值变成零。因为当你表达意见可能坐牢、被杀、被搞，那话语才有分量。当话语变成海德公园——就是随便说说。那就完了。可以随便说什么——所有价值被抹平、被亵渎。

主持人：您已经在直播了，您好！

听众：你好，你好，Егор……

Егор：您好。

听众：我有个问题。您觉得现在的现代朋克，还保留了自己的风格、自己的精髓吗？

Егор：当然没有。我觉得现在根本没有朋克，很久都没有了。

主持人：是吗？明白了。还有一个问题——我很喜欢您的专辑《Игра в бисер перед свиньями》，想问，这张专辑的意义——很深，您在那里唱什么？

Егор：我不知道，我从来不解释我唱什么。

主持人：仔细听。

Егор：因为如果我能用别的话解释，我就直接用别的话说了。

主持人：明白了。

主持人：谢谢来电。还有一个听众问题。现在找找。为什么在《Трибьют》专辑里没有“Чёрный Лукич”、Роман Неумоев和西伯利亚摇滚人物？Александр Борисов问。

Егор：这不是问我的，问那些编这个、搞这个项目的人。因为……致敬专辑是怎么做的？有很多——Pink Floyd、Roky Erickson、Iggy Pop等等，无数。在西方任何有点名的队都有。这是某种文化传统，对吧？从来没人问作者——能不能唱、怎么唱……他们问我：“好像有人在搞致敬项目。你怎么看？”我说：“没看法。”就这样，没我参与出了。我根本没法跟这有任何关系——任何方面。

主持人：立陶宛发生了什么？为什么您被宣布为未来一百年不受欢迎人物？

Егор：在立陶宛没事，我能正常去。但在拉脱维亚是的，我被捕了。

主持人：啊，对不起，拉脱维亚。抱歉。

Егор：那里好像是当地NBP分部，在办俄罗斯文化日。除了我，还请了艺术家、作家什么的——我也不知道谁。海关大概有名单，我们和导演Сергей Попков被捕，然后遣返。

主持人：没解释？

Егор：没解释。给了我一张纸，上面签了警察部长还是谁——反正他们最大的警察。写着我和不知为什么我哥哥Сергей Летов（他完全无关）的活动，旨在破坏拉脱维亚、拉脱维亚的……国家什么的。因此禁止我们入境共和国99年。

主持人：对，最有趣的是这个数字。

Егор：是啊。

主持人：我们听着。喂，您已经在直播了，可以问Егор问题。

听众：您好，Егор！

Егор：是的，您好。

听众：是什么促使您从事音乐？也许是从小梦想？

Егор：事情是我不从事音乐，我只是做我喜欢的事。我写诗、画画、搞概念行动、思考、读很多书、听。只是某个时刻会出现我叫“拿了——给出”的心理状态。就像奥斯卡·王尔德说的，杯子倒啊倒，满了就溢出来。我从别人那里拿了很多——读书、听音乐、看电影，各种创作通过我，那不可避免会出现我要给出自己的、经过我加工的东西的时刻。就这样，时不时发生。

听众：如果可以，再问一个。

Егор：可以。

听众：您有最爱的电影吗？

Егор：很多。

主持人：比如？

Егор：因为我对电影也.....我喜欢伯格曼——尤其是中间和最后的，安杰洛普洛斯、塔可夫斯基，很多。最喜欢的大概是基拉·穆拉托娃，我看过的。

主持人：谢谢。47-31-33是我们演播室电话，“Радио 69”，嘉宾Егор Летов。请打电话提问题。明天我们大节日——今年第一次红色日期2月23日。您服过兵役吗？可以问吗？

Егор：不，没服。

主持人：您对现在俄罗斯军队有什么看法？

Егор：我不知道怎么答。

主持人：主要是看到现在的情况——小伙子们不想服役、害怕，或者只是.....

Егор：看人。有些想，有些不想，一直这样。

主持人：您会庆祝吗？作为祖国保卫者日，还是男人节？

Егор：当然是节日。很好的节日。

主持人：那我们祝贺您.....

Егор：谢谢。

主持人：和您的团队，很多男人。我们听着，喂！

听众：喂，Егор，可以问吗——您觉得今天节日会怎样进行？

Егор：哎呀，不知道。事情是我最后一次参加节日是15年前了。从那以后一次都没参加过，只有现在。

主持人：您第一次来穆尔曼斯克？

Егор：对，也是第一次。

主持人：明白了。谢谢。

Егор：嗯。

主持人：不客气。继续打电话。还有点时间？还有五分钟。Егор，请.....我们有传统——问嘉宾对我们电台和穆尔曼斯克人的祝愿。说几句好话。

Егор：哎呀.....（笑）。这种时候我超级慌。嗯，希望一切都好，越好越有趣。越多越好。我总是觉得一切都太少。总是挤、总缺什么。如果什么好——就想更好。

主持人：明白了。

Егор：让一切更好、更好、更多、更亮。

主持人：只是别太好了.....太好了摔下来很疼。

Егор：不。

主持人：我觉得相反很好。

主持人：您在直播，晚上好！

听众：晚上好，我叫Валентина，有两个问题。

Егор：嗯。

听众：第一个——是什么促使您来我们这儿？当然是邀请……

Егор：对。

听众：但我们穆尔曼斯克也请过舍甫丘克，他拒绝了。您有兴趣，还是什么？您怎么来的？

Егор：不，我们哪儿邀请都去，没偏见。现在如果拉脱维亚请我，我大概不去。但原则上我去全世界任何地方。舍甫丘克——据我所知，他来过你们这儿。

主持人：舍甫丘克来过，他拒绝是因为现在在拍电影，在莫斯科郊区，没时间。

主持人：也就是说，您以前没来穆尔曼斯克，是因为没人请？

Егор：对，完全。第一次打电话请，我们就高兴来了。

听众：明白了。第二问题。我第一次听您创作大概13或14岁，很久了，老实说，我震惊于那种混乱的歌词——您的歌基本不连贯……

Егор：只是看起来这样。从我角度，一切都连贯。

听众：很可能。可能13–14岁时我觉得那样，就留下了印象。是什么促使您写这样的歌？

Егор：什么样的？我歌很不同。

听众：嗯……我不是……我不是“Гражданской Обороны”的狂热粉丝，但听过知道一些歌——比如《Границы ключ переломлен пополам》。

Егор：啊，这歌关于什么？

听众：不是关于什么，是什么促使您写这歌？

Егор：促使的是这样。我……经常混淆我写的是自己的还是不是的。这歌是人坐着看电视。歌就是切换电视频道。大概这样写的。我坐着看——“时间”节目，换台——别的什么，那儿列宁，那儿朝鲜什么的。为了不疯掉，情况很沉重全民的——他咬牙重复：“但一切按计划进行，一切按计划进行。”就这样写了大概25段。文本超级长，一大张，我扔了70%，留了五段。就成了这歌。本来原版更清楚，但……原声里的歌是迫不得已的原声版，因为后面声音很重要。后面有钟声、节目片段、普拉托诺夫片段在后面喊，Манагер和Кузьма在背景朗诵，一个读古兰经。就是这样，有点那样。

听众：我难判断，因为第一次听您的歌——我震惊，问“谁唱的？”，因为我熟人弹吉他唱，没钟声……

Егор：嗯……（笑）。

听众：……没什么节目，什么都没有。我就好奇——谁写的、在哪儿、怎么？一句话，您是根据国家情况、电视上播的……

Егор: 我们.....对.....

听众:广播里说的。

Егор: 从一切出发。从一切。

听众: 从生活。

Егор: 对, 从生活, 从文化价值、潮流、运动。比如我很久专业研究未来主义, 有一大堆未来主义作品、故事、诗、甚至小长篇。早期影响很大。荒诞主义、达达主义也搞, 现在也很爱很尊重。最近一张专辑可能叫《Русский футуризм》。我想拉Лёня Фёдоров, 也许从“Аукцион”。也许一起做。

听众: 明白了, 谢谢, 暂时没问题了。

Егор: 嗯。

主持人: 谢谢Валентина。您出过什么——诗集什么的? 没出过?

Егор: 以前出过半本《Русское поле экспериментов》, 好像。但错别字超级多, 因为印的时候没给校样改。现在Женя Колесов在出大本, 500或700页, 巨厚。

主持人: 哇。

Егор: 大概一个月后终于出来。

主持人: 来回忆.....为啥.....今天的演唱会票。

Егор: 哎呀, 我不知道..... (笑)

主持人: 您最喜欢什么? 什么?

Егор: 我难判断。我从不参加这种抽奖.....

主持人: 好吧。

Егор: 嗯。

主持人: 一会儿想想这些票, 靠我的声音记忆, 伙计们, 别担心, 我们都听了, 我多少记住了。时间快到了, 谢谢来, 祝您今天演唱会好运.....

Егор: 谢谢。

主持人:一生好运, 身体健康.....

Егор: 嗯。谢谢。

主持人:积极心情。

Егор: 好。

主持人: 再来我们这儿。

Егор: 乐意。

主持人：再见！

Егор：谢谢。

主持人：在“Радио 69”演播室的是Егор Летов，今天您将在冰上体育宫听到他，20分钟后开始“Мурманск-2002”摇滚艺术节第一天。我跟你们告别。明天，2月23日，在“Радио 69”见。这是Евгения Жукова，保重。

2002-02-22-2.txt

以下是俄语采访内容的完整中文翻译（采访对象为Егор Летов在2002年2月22日穆尔曼斯克演唱会后的发言，仅包含他的部分）：

不是说特别辛苦，我是说——纯粹从心理上有点不舒服。不过在飞机上，比如我们飞美国的时候——飞了12个小时——那才叫更难受，因为那里是真的哪儿都出不去，没法活动活动，什么都做不了，只能就是在机舱里来回走走。

问题是……我怕问题太多了，真的……首先，我们出了新专辑。我们其实一直在做东西。另一个问题是，这东西到底有没有必要去大量复制发行。最近我非常认真地在思考这个问题，因为我根本就不喜欢我们周围正在发生的一切。我甚至现在都三次想过，到底值不值得再把“公民防卫”重组起来，这些专辑还要不要出，要不要再把这些东西拿出来给公众评判。因为说到底，正如我以前多次讲过的，“GO”当初就是作为一个项目创建的——当时我觉得我们这里的摇滚，或者随便叫什么的，太少了。只有“DK”多少让我满意。但话说回来，“DK”跟我们是完全不同的团队，他们是纯粹的概念主义者。我们其实是自己组建了这支队伍。现在我们也还是在为自己演奏。越到后来，周围的人就越听不懂。正因为如此，才会出现那种巨大的、不健康的狂热，才会有那些骇人听闻的谣言。关于我们的那些报道，完全是胡说八道，而且已经形成了一种雪崩式的、不可逆转的过程。老实说，我都有点迷失了。更何况还出现了那些疯子粉丝，光头的家伙差点从窗户爬进来……哎呀，这已经把我烦到、烦透了，我现在认真考虑要不要干脆从这里搬走——去新西兰，或者去厄瓜多尔什么的，就是去那种根本没人认识我们、没人会来打扰我们的地方。因为我一生最珍惜的东西，就是某种程度的平静和独立，不想任何人来妨碍我，我想做什么就做什么。现在我几乎真的面临这个严肃问题，因为在家根本没法工作，出门上街也不行，在莫斯科尤其难受。你懂的。总之，非常不愉快，也很遗憾。

我所做的事情，其实……我以前也一直说，这是一种在特定情况下如何生存、或者在不断变化的环境中如何行动的范例。比如苏联体制——是一种行动方式，民主制——又是另一种行动方式。不断炸毁那种总是趋向于从众、趋向于“结茧”的局面。一旦出现任何“结茧”的迹象，就必须不断打破它、炸毁它。可现在人们把我们当成……系统试图把我们同化，就像当年对待朋克、对待“Sex Pistols”那样。现在它已经没了。他们干得非常成功。我今天打开某个意大利的MTV频道，上面大肆播放旧金山那些朋克，已经完全成了流行文化的一部分。我们这边更糟——一旦改革开始了，一切就立刻结束了。一旦允许所有人“想干什么就干什么、想唱什么就唱什么”，那些DDT什么的……DDT现在其实挺好的——舍甫丘克，我觉得他看得很清楚，做得也基本正确。可我们整个摇滚圈呢——抱歉用这个词——一下子就变质了，成了娱乐圈的一部分，彻头彻尾的“早上好，国家”。我不想参与这种事，所以现在我觉得，在这种情况下最有效的做法也许恰恰是——什么都不做，不参与这一切。因为我原则上一年能出三四张专辑，现在积累的材料够八张专辑了。但我们只发行那些我们认为当下有意义、值得复制、值得让人听的东西。

我不是厌倦了自己的立场，我是厌倦了整个国家的状况，甚至整个世界的状况。老实说，我是真的累了。因为比如说我现在根本看不到自己在这个进程中有什么角色。在发生的一切事情里，我都看不到自己。以前还算清楚——唱什么、做什么都有方向，可现在我完全……或者说，我还是会做一些事，但这些事对周围的人已经完全没有兴趣、也完全看不懂了，因为它已经无法用某种社会立场、某种艺术立场来表达了。因为说实话，这些东西已经不起作用

了，我也不怎么感兴趣了。也许我会去搞文学，或者别的什么。

马蒙诺夫——我不太了解，他是另一种人。可能在某种程度上有点像吧，但我其实并不很了解他。反正我现在如果要做点什么，大概还是在做我正在做的这些——语言学，印欧语系语言之间的相互作用历史。但是……如果我现在跟粉丝说这些，然后开始跟他们讨论，你懂吗？

当然还是有愉快的时刻，毕竟……当你站在舞台上，尤其像我们这样演出的时候，这有点像某种毒瘾。走上舞台，感受到那种摇摆，你自己也全力以赴。只是现在已经不是另一个级别了——跟1989年的时候已经完全不同。我们在做的——我也很喜欢这个说法——是一种仪式。虽然从大局上看，它其实没什么实际效果，这个世界已经没法改变了，但至少可以支持像我这样的人——其实我就是为了他们……但这又跟为了自己是一回事，对吧？在大的意义上。也就是说，我需要做这些，让和我一样的人能够活下去。需要给他们某种支持、某种希望。所以我们最近的两张专辑——《难以忍受的生命之轻》和《太阳转折》——其实就是献给这个的，某种斯多葛主义。当一切都已经输掉的时候，或者说达到最高程度的“自我社会主义”——输光了一切，但还是像赢了一切那样去行动。

不，救不了任何人，因为就像中国那句谚语说的：“可以把马牵到水边，但不能强迫它喝水。”那既然它不想喝、也不会喝，又何必把它牵过去、拿脸去怼呢？唯一可行的方式就是以身作则。又不是像保尔·柯察金那样的榜样，就是简单地、老老实实做自己的事。而且首先是要为自己做这件事。当然不能是为了做给别人看才诚实。正如人们说的，说真话是容易而愉快的。其实最容易而愉快的，就是单纯过自己的生活。比方说我——想做什么的时候就去做，不想做的时候就什么都不做。看电视，或者读《体育快报》——我特别喜欢。聊聊足球。

2002-11-20.txt

2002年11月20日，叶戈尔·列托夫在“Roks”电台采访

[...]

主持人：现在转到叶戈尔。

嘉宾/听众：不，太棒了，很高兴终于恢复了，非常感谢邀请叶戈尔。大概1982年第一次听到他.....

主持人：说说感受、印象。那一刻你想什么？或者不合适？

嘉宾/听众：不，都合适。只是有些人知道他的歌，在黑海边一个理工学院的营地唱。特别记得《边界钥匙断成两半》，到现在还怀念。谢谢你们邀请他，叶戈尔，谢谢你还活着、还在、还在唱.....

叶戈尔：谢谢。

主持人：“还活着”。我觉得这会很久。我们的感受很奇怪。叶戈尔，我好奇，这只在俄罗斯，还是到处都这样？音乐家工作多年后，常有人说“谢谢你还活着”。这里的“还”是什么意思？

叶戈尔：“还”？

主持人：是。

叶戈尔：老实说难说。因为我一生做的，一切都是为自己和像我一样的人做的，大体上一样。

主持人：超越自己难吗？每张新专辑、新作品、新歌至少不能比之前差。或者问题根本不这么提，就.....

叶戈尔：不这么提。因为它得有点.....最难的是做新的。它得不同。精神上或本质上当然还是“公民防卫”式的——我们是什么就得保持。但同时得在质量或原则上完全不同。这其实很难。因为比如1992-1995年就有困境，我们工作快而多。我一年能做十张，但会重复。不想像Ramones或Status Quo那样批量生产。想做标志性、点状的东西。点状筛选。所以我们就这样工作。

主持人：“公民防卫”有没出的专辑吗？

叶戈尔：有。素材很多。幕后一大堆。

主持人：会出版、提到吗？

叶戈尔：有想法——不是四联，但四张。会是《跳跳再跳》——其他混音和没进《跳跳跳》的。然后《两百年孤独》——没进《百年孤独》的和其他混音。然后大概《可忍受的不存在之重》（笑）。

主持人：可忍受？

叶戈尔：是。

主持人： 太棒了！

叶戈尔： 还有《月球转》。其他混音、变体，没进《太阳转》的等等。

[...]

电话： 你好！

主持人： 是是，你叫什么？

电话： 我叫伊戈尔。

主持人： 伊戈尔，很高兴。

电话： 你好。

主持人： 问吧。

电话： 啊，叶戈尔你好！

叶戈尔： 你好！

电话： 跟最早的专辑比.....最早的和后来的，为什么最近的不那么进步.....不是进步——更没能量，甚至不那么野蛮？大概这样。

叶戈尔： 哎呀（笑）。我从来没想录野蛮的东西。素材就得这么做。不然不可能。从野蛮角度，我觉得我们和库兹马早在《撒旦主义》或“共产主义”的《笑气》里把野蛮音乐玩了一百年超前。我不知道.....当任务是做狂野野蛮时，它就会那样，而《星雨》任务一开始就不是那样，不需要。

[...]

主持人： 你在听“Roks”102 FM，“俄罗斯摇滚”节目，我们嘉宾叶戈尔·列托夫。某种程度上是听众直接新闻发布会。你好！

电话： 喂！

主持人： 是是，喂，我们听见你。

电话： 你好.....

主持人： 你好。

电话： 向伊戈尔·费奥多罗维奇问好.....

主持人： 你好。

电话： 问题：不知道你们现在怎么跟库兹马联系？会有合作项目吗？

叶戈尔： 跟库兹马？大概三四个月前通话。他从彼得堡打来。但库兹马.....他彻底陷在彼得堡了.....怎么说？定居了，卡住了。所以很难合作。我邀请过.....两三年前我就想复兴“共产主义”。但因为地域问题不可能。

电话： 地域，还是.....

叶戈尔： 地域。库兹马在彼得堡，马纳格尔——苏达科夫——在新西伯利亚，也出不去……

主持人： 叶戈尔不搬到彼得堡？彼得堡好城市。列宁格勒一直接纳“公民防卫”，甚至最早……彼得堡支持过。有赞成有反对，但无疑是这样。

叶戈尔： 毫无疑问。谢谢。

主持人： 搬来我们城市？

叶戈尔： 搬？

主持人： 是，为什么不？

叶戈尔： 不，我没法搬（笑）。首先，我在家住、在家工作。GrOb-records、GrOb录音室——我觉得最理想。我们慢慢添设备。

主持人： 你追求越来越完美的声音？我记得你采访说“公民防卫”声音得脏、有点不对……

叶戈尔： 脏——是。

主持人： ……因为在“Auktyon”录音室录时，声音变好，好像坏了。

叶戈尔： 是，因为难度……不是坏了，是超越干净声音的难度。用数字、越来越好的设备、电脑——我们现在做的……

主持人： 驱动力和活能量消失了？

叶戈尔： 不，只是做真正车库脏活声音更难。60年代模拟设备、麦克风、音箱容易得多……

主持人： 有音乐家说在美国给音响师听俄罗斯车库录音，那严肃的美国人惊呼：“你们怎么摆麦克风？怎么做出这效果？怎么做的？”

叶戈尔： 是。

主持人： 他说：“就这样摆麦克风，大家围坐，弹了，就出来了。”俄罗斯人有时左脚就做出天才东西。

叶戈尔： 不止……我们原则一开始就是做最大限度自己的、无类比的、无相似的。可惜……

主持人： 你们做到了。

叶戈尔： 是，完全做到，以后也会。可惜其他队几乎没人做到，我很遗憾、很生气。老实说。我们现在要录的，有点是对世界现状的攻击反应……

主持人： 也许这种垄断好？音乐家都高兴说“只有我们这样，别人不行”。这不好吗？

叶戈尔： 对自己好。但想周围也精彩。可惜精彩在美国、欧洲、意大利、日本。尤其日本……

主持人： 也许他们技术高到能实验？

叶戈尔：不。他们的车库、荷兰、意大利、法国一开始就是实验原则。Rock In Opposition 我超级爱和尊敬。我们国家没Rock In Opposition，他们有。

主持人：因为俄罗斯不爱实验？我不信。

叶戈尔：不。我不知道。问题是.....

主持人：官方结构阻碍？

叶戈尔：不，更多是内在奴性。彻底盛行。

主持人：现在比以前多还是少？

叶戈尔：库兹马叫“舔腭主义”——很准很狠的词。嗯？

主持人：现在这种奴性.....

叶戈尔：越来越多、越来越多。彻底全球性。

[...]

电话：晚上好。

主持人：你好。

电话：是，晚上好、夜里——无所谓。

电话：你好，热尼亚，你好，叶戈尔。

主持人：你好。

叶戈尔：你好。

电话：很高兴你今天的热尼亚直播。我对你们的态度，以前不太喜欢你们乐队，最近很喜欢，所以问——以前你们声音总是.....你们说过.....

主持人：嗯哼。

电话：.....其他乐队影响过吗？说过“声音更好、更现代”吗？你们一直坚持.....

叶戈尔：绝对一直。

主持人：你问叶戈尔·列托夫有没有听过别人？

电话：啊，我们的还是.....

主持人：任何。

叶戈尔：我一直听一切，现在也听。

主持人：不是听，是听从。就是按别人说的做？

叶戈尔：啊，听从？不。听是为了反弹。不重复发明轮子。

主持人：叶戈尔，最后几个我好奇的问题。真正艺术家、创作者、音乐家、诗人——不管——必须是极端主义者？必须走到底，不管什么？

叶戈尔：绝对。

主持人：这保证成功吗？还是对他无所谓？

叶戈尔：老实说难说所有人。

主持人：就说你自己。

叶戈尔：就我自己——绝对。但所有人我不能说。因为我越活越觉得每个人有自己绝对的路、自己的道，谁都影响不了。更何况根本不可能！人就是他那样，早晚弯路也会把他带回自己道。

主持人：最后一个小问题——后记。我们聊过平行项目。你说过也许会翻唱“DK”一些歌。

叶戈尔：啊，“DK”，是。

主持人：会吗？

叶戈尔：可能。但扎里科夫提议……想法是做“DK”精选，但“公民防卫”演奏，我们全唱……

主持人：是是，我说的就是这个。

叶戈尔：不知道，有空能做，但现在……我觉得这是个有趣项目，仅此。

主持人：但现在最重要的是巡演后出的那张。你从彼得堡回来就进录音室，开始录，我懂。

叶戈尔：是。

主持人：大概什么时候出？

叶戈尔：不知道。取决于发行方，很多我们控制不了的事。

主持人：你会快吗？大概什么时候结束？我懂……

叶戈尔：天知道。完全未知。

主持人：祝好运。

叶戈尔：看情况。但我觉得快。

主持人：祝好运！

叶戈尔：谢谢。

主持人：再次祝好运。

叶戈尔：谢谢。

主持人：一切都好！今天嘉宾叶戈尔·列托夫。稍后继续节目。

（采访结束。这段采访更成熟、反思，叶戈尔谈到创作的“点状”原则、对声音的坚持、对俄罗斯音乐环境的失望，以及对个人道路的坚持。氛围亲切但带点疲惫和哲学深度。）

2003-04-30.txt

2003年4月30日，叶戈尔·列托夫在“Roks”电台的采访

（采访中有很多空白，看起来是录音后在电台被大幅剪辑和编辑过的。）

[...]

.....大概也得一个月到两个月。这已经不是问我们，而是问发行方了，我现在还不知道他们是谁。

节目“俄罗斯摇滚”的很多听众都回忆起那个很棒的项目，翻唱的歌.....不是“公民防卫”的，而是苏联时期那些好歌.....

主持人： 《星雨》（Звездопад）。

叶戈尔： 是的，《星雨》。他们问会不会再有类似的东西？

叶戈尔： 有一首歌没进《星雨》。其他都是我自己的歌。还有一首别人的，是马什宁（Машнин）的歌。

主持人： 如果不是秘密，是哪首歌？

叶戈尔： 《自助》（Помоги себе сам）。

[...]

.....这个问题是直接从直播里冲过来的。她问的是，一百年后哪些乐队还能留下来。老实说，如果“公民防卫”不在其中，我大概不会在这儿现在问这个问题。对我来说这很惊讶，因为我觉得一百年后人们还是会追求技术。但听众们说，灵魂永远会被需要，录音质量好坏已经没人关心了。我的问题是——叶戈尔·列托夫认为自己哪首歌最好？你的最佳歌曲是哪首？

叶戈尔： 哎呀，天知道。现在我最喜欢我们现在做的。我们最近写的东西，我觉得这是我们最好的专辑。认真说的。我现在冷静地、从远处审视自己的创作，跟最近的、上上张的专辑比。我觉得这会比《百年孤独》更好。差不多是《百年孤独》那种，但更好，更狂暴、更完整。

主持人： 如果“公民防卫”有机会想做什么就做什么——跟任何音乐家合作、实现任何项目——会是什么？

叶戈尔： 其实我们就是这么做的。需要的时候我们什么都做。过去五年不需要，因为我们在工作、巡演、开演唱会。就是生活、思考、补完一些想法，经历一些事。但需要的时候，我们很快就集合，非常机动，开始进攻、行动。就像现在在莫斯科做的——我认为这就是一场进攻。成功的、非常炽热的、完全正确的进攻。我们现在做的，一切都非常正确、非常顺利。

主持人： “公民防卫”确实有点特立独行。这是一种精心校准的立场。你们想不想改变一下外部环境？不是内部——内部我明白你们很自足，一切都很好，创作明显在前进。

叶戈尔： 不是自足。总体来说，我们做的东西还是为自己和跟我们一样的人做的。就是为我们占据的那个小众 niche。[...]为那些跟我们有同样思维方式、对世界有同样看法的

人群.....这些词听着都不太舒服，因为我们做的东西，从某种完全说不清的形象来看，其实更清晰、更美，我觉得那些形象只有来我们演唱会、听我们音乐的人才能懂。

主持人：跟“DK”（ДК）的合作项目怎么样了？上次在“Roks”电台直播我们说过会有点东西。

叶戈尔：完全没进展，天知道扎里科夫（Жариков）在哪儿、什么情况。现在我能说的是，我最近跟库兹马见面了，现在在谈复兴“共产主义”（Коммунизм）乐队的事。或者干脆一个新乐队、新名字、新形象、新项目什么的。而且很快就会有。

主持人：我有个比较泛的问题：你对现在摇滚音乐整体怎么看？你会评价吗，还是你们都封闭在自己的小圈子里？现在的摇滚还是诚实的摇滚吗？

叶戈尔：有职业伦理，我没权利评价别人的创作。当然我可以说这个那个，但那不漂亮也不好，所以我还是不说。

主持人：叶戈尔·列托夫又躲过了问题。还有一个项目——听众也问.....

[...]

叶戈尔：其实.....我们在莫斯科有个朋友——塞梅利亚克，记者，完全跟我们观点一致的人。我们国家现在形成了一个主动的群体，他们听非常奇怪、独一无二的音乐，也创造这种音乐。他们热爱并创造完全没有类比的奇怪艺术。我这辈子做的一切，就是干这个。我的梦想，如果能实现，我就想开自己的公司，把各种华丽、非常奇怪的音乐淹没我们国家——从Rock In Opposition，到迷幻、疯子音乐、什么都行、民谣摇滚、非摇滚、完全非主流、非常奇怪的创作。这种存在的色彩贯穿我们周围的一切。

主持人：最近有什么新东西让你震惊？为了把这些信息带给.....

[...]

叶戈尔：是的，不断有。我现在从莫斯科带了一大堆、一大堆CD回来，非常开心、非常满足。最震惊的是张唱片——加拿大儿童合唱团，1976-1977年的录音。真正的儿童合唱团，60个人——他们唱大卫·鲍伊、Beach Boys和麦卡特尼的歌。这太可怕了。太震撼了。他们还用各种乐器玩，木琴什么的，还有一个大鼓。他们唱得那么野——不是正确地唱，而是拼尽全力、尖锐地，60个人.....这简直.....这是我最近十年听过的最强的一张唱片。当这种东西出现时，我觉得我活着有意义，他们活着有意义，这个世界转动有意义。

主持人：你很快就能找到志同道合的人吗？你能感觉到他们吗？你在人际交往上犯过错吗？

叶戈尔：不，怎么说.....如果你是猫，你不会跟猪、狗或鹅交流吧。也就是说，这是某种显而易见的、甚至无意识的层面，不需要分析什么的。

主持人：创作里的自发性是最重要的，还是像某个艺术家说的，一切都要摆放整齐？

叶戈尔：这是很复杂的问题。有时候是这样，有时候是那样。

主持人：最后大概还是让叶戈尔·列托夫自己说。你们知道，很多年轻或老的乐队会说：“那些是老头子，这些是年轻人。”但叶戈尔·列托夫好像不属于这种定义。我直接问他——你

到底是老还是年轻？你自己怎么看？

叶戈尔： 我根本没有这种问题……从来没想过我是成年还是未成年。一方面我老，另一方面我年轻。

主持人： 原来他是这么想的。叶戈尔·列托夫没有这种问题。好吧——没有就没有。我们希望你能实现开公司的梦想。应该有更多好音乐。

叶戈尔： 我同意，我希望会这样。谢谢，谢谢。

（采访到此结束。这段采访被剪辑得很厉害，很多地方跳跃，叶戈尔还是保持他一贯的风格：回避直接评价别人、强调自己的小众定位、对奇怪音乐的热爱，以及对当下创作的自信。）

2007-05-26.txt

2007年5月26日，叶戈尔·列托夫在莫斯科演唱会后的采访

我达到了某种全新的质的水平，就这么说吧。对于那些懂的人——他们明白我在说什么。我……嗯，我管这叫“井”。差不多就是巴什拉乔夫（Башлачёв）说的那种。也就是说，突然像瓶塞被拔掉一样，之前堵着的东西一下子打开了，然后就是喷泉一样涌出来。我就是拿起吉他，每天写一首歌、两首、三首。到现在我还有一大堆……娜塔莎（Наташка）送了我一个小录音笔，我就一直带着它，走哪儿带哪儿，不断地……我不会识谱，所以我就直接唱出来，大声唱，把所有声部都唱——贝斯啊、鼓啊、所有乐器、独奏什么的。然后再录下来。这样一来，所有东西就相当快地聚合成一个整体的东西。做专辑的时候总有这么一刻，它突然就……比如我做《百年孤独》（Сто лет одиночества）的时候，一开始是些互不相关的零散东西。然后出现一个最关键的环节，把一切连起来。那一刻就明白了——这是为了什么、关于什么、它整体是个什么玩意儿。在《百年孤独》里，这个关键就是《孤独牢房里的永恒之春》（Вечная весна в одиночной камере）——我写出这首歌的时候，就明白整张专辑要讲什么、从哪儿开始、到哪儿结束。也就是说，它立刻就形成了一个明确的、怎么说呢——方案、蓝图。这里也差不多是这样。

问：哪首歌是连接性的？

叶戈尔：连接性的——出人意料的是《我感觉自己不在自己的裤子里》（Я чувствую себя не в своих штанах）。也就是说，当我意识到我特别想唱这首奥列格·利先科（Олег Лищенко）弟弟的歌——他们兄弟俩现在都去世了。就是特别想唱这首。而且我决定第一次做一张完全不依赖……我以前总会这样那样做些调整，不是说改动，而是总有一个很重要的点——外界会怎么反应。也就是说，这张专辑是为某些人、为某个观众群、为某些人做的。要让他们这样反应、那样反应。在某张专辑之后会怎样、政治上现在是什么情况，等等。这次我决定第一次纯粹做我想做的事，完全不管那些。喜欢不喜欢——完全无所谓。我第一次做纯粹是我自己一直就想做、永远都喜欢做的东西。现在我完全不在乎它会不会跟时代合拍。让他们……一开始我就明白，对这张专辑会有两种反应：要么它彻底颠覆一切，大家都喜欢；要么对一部分观众完全不可接受。在网上有人说得对，因为这张专辑，出现了一个分水岭——把那些“朋克，嘿！”式的人，和某种新的观众群分开了，而我现在其实就是在为这个新的观众群工作。实际上我一直都是为他们工作，只是因为某些情况、我们这种文化的、或者说我们“文化”环境里的无文化——我们的摇滚啊、臭烘烘的摇滚什么的——不得不这样那样……也就是说，我们的观众某种程度上是混杂的。一部分完全是些跟我们八竿子打不着的混蛋。而现在，我觉得一切都各归其位了，这很好。

这张专辑像某种植物，比如树什么的。每一个花瓣、叶子、花朵、枝条，都代表一种极致的正面——正是正面！——意识状态，那是幻想家、瘾君子、艺术家、诗人一直梦寐以求的。也就是说，我想创造出那种极致的。不是阴郁的，而是人们为什么吸LSD、为什么不惜冒死、为什么嗑药、为什么跳伞、为什么去当雇佣兵、为什么去极限地方……为了某种“节日”，带大写字母的“节日”。某种极致存在主义的、神秘的节日。因为如果没有节日——这狗屁生活根本没必要！其实这就是这张双专辑的论点。

我们大概是国内唯一真正独立的乐队。因为我们一切都在家里做，我从来不签任何奴役性的合同。就是……塞梅利亚克（Семеляк）曾经问我：“你们能不能像Sex Pistols那样？”不

能。因为一旦跟什么艾森施皮斯（Айзеншпис）之类签合同……不同时期有人给我们开过奴役性的条件——要挣钱就得还债，得接受采访、参加脱口秀、上电视、拍MV。而我不想要。我就喜欢做我喜欢的事。

这是我最自由的一张专辑。对我个人来说，这是最好的专辑，我最喜欢。因为我做这一切都超级享受。所以用现在的新技术——电脑、数字什么的——录得非常快。以前容易录，因为随便录在“奥林普”上总能出点什么。现在想做出自己想要的反而难，因为所有破事儿都会露馅——吉他没调准、这儿不对那儿不对。而这张从头到尾一个月就录完了。

每次翻唱老歌，总有很大恐惧——怕新版没老版好听。这总是一种内在恐惧。比如我们现在计划的下一件事——我这是第一次在采访里说——我们要认真地、真正地做：重制1989年的歌。以我们现在演奏的方式、我们现在存在的状态——重制《末日流行》（Армагеддон-попс）什么的。一方面尽量贴近原版，另一方面又会是我们现在的风格。带哈蒙德风琴、带反向吉他什么的。那时候我们就是做不到该有的样子，所以就成了那个样子。

那时候用那种可怕的设备录音，一方面得向设备妥协，另一方面又挺有意思，因为脑子里想的一切都实现不了！脑子里想的，全没实现！什么都没实现！但结果出来了别的东西。所以在录音过程中我甚至放弃了“能做出我想的”的念头。歌一开始是这么这么这么构想的。一开始录——出来个鬼知道什么。但很有意思。所以对我来说，录音过程比演出有趣得多、重要得多。我其实是个录音室型的人——喜欢捣鼓均衡器、做重录什么的。

问：《在所有维度之外》（Снаружи всех измерений）这首歌能不能算这张专辑的先祖？

叶戈尔：大概不能。

问：不能？

叶戈尔：终究不能。它是老歌，很天真，但它很好地融进来了。它甚至不是“公民防卫”的，是“播种”（Посев）的歌。大概1982、1983年的。最古老的歌之一了。也就是说，这说明我们从一开始就是这样的。所以就想放进来，因为意义上完美契合。就这么融进来了。专辑里最好的歌，我觉得是《光芒》（Сияние）。它是最关键的。它完全是偶然在我脑子里自己响起来的，那时候我在林子里走。甚至不能说是我写的。它就在某个时刻出现了。我走着走着……它就在脑子里响起来了。先是副歌——光芒会倾泻而下，成为什么什么什么。有很多备选——成为你的河流什么的。得把多余的扔掉，留下三个最对的。然后就明白，主歌应该像摇篮曲——原名就叫《摇篮曲》。一切都在睡。植物在睡，小动物在睡。就像普通摇篮曲的结构。我回家路上把剩下的都补完了。就这样。它就像一道闪光一样诞生了。

这种东西就是这样出现的，像瀑布、像喷泉，只有当你很久很久敲门之后才会出现。也就是说，你什么都不做——什么都不会来。比如我从1998到2000年什么都没做。就演出、喝酒、过自己的日子。什么都没写出来。但我过得非常平静、非常好。只有当出现某种渴望、当你开始专业地——大概这就是某种专业性——去敲那些门、去追踪、去产生那种效果……比如《奥菲利亚》（Офелия）是怎么来的——我有首草稿诗，关于彼得堡的。我想写首关于列宁格勒围困的小诗。围困中的列宁格勒时钟不赶时间。还有什么什么。这是列举围困中不发生的事——时钟不赶时间……那什么在发生呢？想了很久，觉得不对劲。然后在某个时刻，我像猎人一样在搜寻……我一般认为，所有创作的人其实都不是作者。我们只是某种东西的导体，那些东西到处都存在。它到处都有，只是需要鼓起勇气、签字同意——你愿意为接入

它、做它付出代价。有时候代价很残酷、很重。看看我周围的艺术家人怎么死的。就这样，你抓住它，一股流通过你而过。所以我不能说我是什么作者。我是某种专业的导体。就这样。

今天演出我非常舒服。观众超级好，我不知道.....我个人弹得超级爽，非常愉快。一点没累，我大概还能再弹一个半小时。今天就是.....非常好。有时候弹半小时就想溜、想躲、想跑、想让这一切根本不存在。今天就像一场好梦。

1987-04-12.txt

(第一届新西伯利亚摇滚节)

《第三帝国》

列托夫：打倒塑料，朋克摇滚万岁！

《愚人国》

声音：老兄，还有乐队要表演。你在那儿干什么？你他妈的不在乎我们的音乐节吗？

列托夫：今天我们表演结束了。

声音：你明白我的意思吗？

列托夫：明白了。

主持人：感谢来自鄂木斯克的尊贵嘉宾。我认为“公民防卫”这个名字很好，因为如果公民都是好人，那么防卫...

1988-04-18.txt

(第二届新西伯利亚摇滚节)

《PUNKS NOT DEAD》

《反对》

列托夫：朋克不死，哈哈！

经理：吃肉真好！有次我去肉类加工厂，听到猪在叫……猪在叫！吃肉真爽，对吧？

《我在肉类加工厂当猪》

《我们和你在一起很开心》

经理：克格勃不喜欢朋克摇滚！

列托夫：嘿！

经理：克格勃恨朋克！

《我们是冰》

列托夫：下一首歌叫《口号》！写于不平静时代！

经理：献给苏联共产党。以及所有在？？？共和国的党分支机构。

《口号》

列托夫：我们要感谢新西伯利亚市团委在去年音乐节后寄来的信函，信中指出我们是法西斯分子。我们必须立即澄清：我们不仅与法西斯毫无瓜葛——我们还是激进的反法西斯主义者……反法西斯主义者，反极权主义者……

经理：我们还自认为是共产主义者！

列托夫：是的。

经理：但共产主义者太少了！太少了！他们一直都很少！共产主义者太少了！

列托夫：无政府主义！

《无政府主义》

经理：无政府主义很好！

列托夫：无政府主义！

经理：你们谁知道所谓的马赫诺老爹在苏维埃国家里是第二个获得红旗勋章的人？

列托夫：啊哈。

经理：他是个狂热的无政府主义者。我向新西伯利亚市的朋克们致敬！

《钢铁是这样炼成的》

经理：谨献给鄂木斯克格勃。你们知道鄂木斯克最爱《公民防卫》的是谁吗？是鄂木斯克克格勃！我们代表鄂木斯克格勃成员向新西伯利亚克格勃成员致意！嘿！

《克格勃》

列托夫：代表所有遭受极权主义政权迫害的受害者，我们宣布全场默哀一分钟，悼念过去37年、现在和未来37年的所有受害者。

《新37年》

经理：苏联有许多爱国歌曲。我们决定再创作一首爱国歌曲。

列托夫：《新爱国...》

经理：我们给它取了个简单的名字。

经理和列托夫：《新爱国之歌》！

《新爱国之歌》

《极权主义》

经理：几千年来，人类一直梦想着建立自己的理想国。现在终于建成了！这个国家就叫朝鲜！

列托夫：没错！

《朝鲜朝圣者》

列托夫：朝鲜！

列托夫：“嘿，柳别尔兄弟！”

经理：这大厅里有许多兄弟们、混混们以及助长这种风气的人。“嘿，柳别尔兄弟！”

列托夫：是的！

《嘿，柳别尔兄弟》

列托夫：哦！我们要向来自新西伯利亚的兄弟们——“普蒂”乐队致以问候，特别是他们的主唱，我们的兄弟德米特里·伊斯特明。

塞利瓦诺夫：有位主唱，他是新西伯利亚最棒的，甚至不止在新西伯利亚。这首《红色进行曲》就是直接和他一起创作的。

经理：《红色进行曲》。

《红色进行曲》

列托夫：现在我们要唱一首真正的民歌。这是首苏联民歌。

《心怀喜悦》

《愚人国》

经理：愚人国。在愚人国生活很好——安静又温暖。

列托夫：《一切按计划进行》。

经理：在愚人国里，一切永远按计划进行。一切按计划进行！

《一切按计划进行》

1989-06-03.txt

（谢利瓦诺夫纪念音乐会）

伟大的十月：

《Продано》

列托夫（演唱期间）：你们这群婊子养的，他妈的，聚在一起送谢利瓦诺夫？你们这群婊子，他妈的，为谢利瓦诺夫办了追悼会？

1990-02-17.txt

(MPEI演唱会)

列托夫：监听器里的声音调大点！

热夫通：根本听不见声音。监听器里的声音太差了。

列托夫：把监听器里的声音调大点，什么都听不见。声音调大点。

主持人：告诉他们让开点，不然小伙子们直接关掉设备就完了。

列托夫：那我怎么说？

主持人：很简单，说...

列托夫：那我怎么说？

主持人：很简单...

列托夫：不，不是这样的...

主持人：伙计们，设备操作员真的会关掉设备的。你们会更糟糕的，明白吗？

列托夫：那么...这可能是我们最后几场演唱会之一。这可能是，甚至可能是我们最后一场演唱会。因为现在这里发生的一切...不是这里——这里一切正常。而是整个周围的情况——简直糟透了！而且，我们的歌在我们不知情的情况下被广播播放，被做成唱片等等。也就是说，这一切都变成了流行音乐，所以很可能我们甚至不会再演出，或者只会偶尔在某个地下室演出，因为就是这样。这意味着终结。所以...所以我们的演唱会可能会很悲伤，也就是说，不会有什么精彩的表演。我们会唱各种老歌，就像...就像这可能是我们的最后一场演唱会一样。

1990-02-20.txt

（巴什拉切夫纪念演唱会）

古尼茨基：诗歌很棒，尤其是篇幅短小的时候。我也想起几句诗句：“西伯利亚——这个词蕴含着多少深意”。总之，叶戈尔·列托夫即将登台。

列托夫：我以前已经参加过类似的音乐会。那时候，我们乐队的吉他手德米特里·谢利瓦诺夫自杀了。我也参加了，那次比今天还要恶心得多。所有人都在跳舞、喊着：“金属！来吧！”你们明白吗，所有人都在那儿胡闹。总之，非常欢乐。送别萨沙，悼念萨沙。这就是我想说的。就是这样。至于接下来——我现在只是想唱首歌，但在此之前，我想向坐在这个大厅里的整个流行圈子致意，向以阿尔捷米·特罗伊茨基为首的所有唯美主义致意，向所有那些把我们的摇滚——或者说，当年和萨沙·巴什拉乔夫在一起时的一切——变成一坨狗屎的人致意！

（列托夫的三首歌）

古尼茨基：嗯，你们看，西伯利亚很酷。接下来会有续集，虽然完全不同。伙计们...我一开始就请你们别吼得那么撕心裂肺——不是因为这会让谁不舒服，只是有些时候，你们明白吗？今天在这里可能没必要这样。在其他场合反而恰到好处。那么，现在继续西伯利亚主题。请欢迎我们节目的第二位女士——雅娜·迪亚吉列娃。

（扬卡的三首歌）

1990-03-06.txt

(《死亡季节》演唱会)

现在我先回答纸条上的问题，然后我们继续。有一个问题：“叶戈尔，为什么你不喊‘Панки, хой!’？”嗯，首先，呵呵……嘿嘿……也就是说，如果这是电声演出，可能还更合适一点吧；其次，我们喊“Хой！”的时候，大概是1987年。那时候就是那种野蛮的时代啊。而现在我们在这儿就这么好好地坐着。就这样。

问题：“叶戈尔，你认识瓦迪姆……好像是马济托夫，来自‘不确定性原理’的吗？”好像是个乐队。不，我不认识。

“叶戈尔，你个人怎么看待‘阿丽萨’和科斯佳·金切夫？”我直说吧，我对他们态度很差。就是，我有种感觉……我在《Урлайт》杂志上写过，也在采访里说过——我对摇滚有某种看法。就是，我觉得……要么我们做的根本不是摇滚，得换个别的名字叫；要么比如‘阿丽萨’、‘水族馆’他们做的才叫摇滚。因为在我理解里……对我来说，摇滚就是——如果可以这么说的话——某种英雄主义的东西，甚至像宗教。就是野蛮的宗教、自毁的宗教。本质上。要从事这个，就得基本上是个不适合活下去的人，很大意义上。我能叫得出这种人——我特别喜欢尼克·摇滚做的。尼克·摇滚——我认为这是我们国内做的最顶尖的。我喜欢以前“生存指南”做的，还有比如“弗拉索夫军队”乐队。就是，我觉得这才是……就是我们做的这种东西。而‘阿丽萨’、谢夫丘克做的——就是完全另一回事。我不会去骂他们，没意义。就是不一样的东西，仅此而已。

有个问题：“叶戈尔，这么强烈的感情冲击是怎么达到的？光靠裸露的哗众取宠吗？”不，根本不是哗众取宠。本质上不是。……就是……嗯，我现在继续说。

……基本上就开始了刑事案件。跟克格勃闹出了很大麻烦。结果把我关进精神病院三个月，库佳·乌奥直接被抓去拜科努尔服役，在那儿待了两年左右。我在鄂木斯克的所有熟人，都被要求签字——那是检察院的正式……甚至不是解释，而是警告，说他们不能再跟我有何来往。就是，我从精神病院出来后，完全被孤立了——我就自己弹吉他，各种乐器一点点地玩，自己录音。那些专辑——《恋尸癖》、《极权主义》、《一切按计划进行》——全是我一个人写的。因为根本没人一起玩。后来库佳·乌奥终于从军队回来了。慢慢地，改革好像也传过来了，压迫少了点，我们就组了队。一开始非常艰难。我们吉他手来自“生存指南”……我们整个乐队其实是国际的，就是全西伯利亚的。我和库佳来自鄂木斯克，鼓手来自新西伯利亚，以前在“Pykh协会”，现在同时还在“食物残渣”里玩。我们的吉他手杰夫，来自“生存指南”。其实他是那支乐队的领袖，因为是他创建的。就这样，我们在全俄跑。

还有人要求唱《士兵不是天生的》和《一切按计划进行》，不过……看情况吧，可能放到最后。我现在就唱今天还没唱过的歌。

“叶戈尔，你觉得伊尔库茨克怎么样？”非常好。就是，我有种感觉……我们国家真正做出来的东西……我某种意义上可能算爱国吧。就是，我觉得世界上做的唯一像样的东西，好像只有我们国家。因为……我了解的西方信息，跟西方人也接触过——看样子，那边已经彻底完了，全被压死了……就是，根本没这回事。而我们国家做的唯一东西，其实就是在西伯利亚。因为彼得堡、莫斯科早就烂透了。那里已经什么都没了。那里的人也差不多。几乎一切都死了，除了可能几个人。而在西伯利亚……怎么说呢……就是还剩下活人，仅此而已。所以在

这儿演出——我不知道。我就是真的在给自己人唱。

问题：“叶戈尔，你不觉得你揭发‘黑卢基奇’们，是在重复帕夫利克·莫罗佐夫的历史吗？”我不知道。本质上确实是这样，现在“黑卢基奇”做的，实际上是对他几年前做的背叛。但也许不是背叛，只是他终于做回自己了。当年他写出《子弹用完了》这样的歌，而现在一方面搞流行音乐、搞钱、在合作社里混，另一方面还信天主教，成了虔诚的天主教徒，还指责我们搞撒旦崇拜——这真的挺悲哀的。我……我不想说他坏话，就是我们分道扬镳了。所以……不知道，我觉得就该把事情叫出本来的名字。我只是表达我的看法，仅此而已。真的很遗憾，他当年写过那么棒的歌。

问题：“叶戈尔，讲讲G.O.是怎么开始的？”这个我已经回答过了。

问题：“歌都是你自己写的吗？”是的，几乎全部。《森林》是我和马纳格尔一起写的——马纳格尔想了几句。《战争》也是和他一起。《每个家里》——我和扬卡一起写的。和库佳·乌奥也合写了很多，但主要是早期的。如果要说的话，95%都是我写的。所以我们才这样。要是只有一支乐队，就不会有那些“弗拉索夫军队”之类的了。本质上就是这样——我们共用鼓手，大家互相玩，扬卡也玩。只是谁写自己的歌，谁就算是自己乐队的作者。扬卡那边总是G.O.的全阵容在给她伴奏，但因为扬卡唱而且是作者，所以就算是她的乐队“扬卡”。马纳格尔也一样——“弗拉索夫军队”。就这样。还有人要求唱《步枪就是节日》。

主持人：再次非常感谢你们来参加演唱会。我想做个小通知。谁还想听叶戈尔——明天晚上7点，在安加尔斯克的TOM大楼还有一场演唱会。欢迎大家来。在TOM。是在安加尔斯克。

1990-04-10.txt

(基辅)

列托夫：两周前我们录制了一张专辑，1990年的，这可能是G.O.的最后一张专辑。它叫《生存指南》。为什么录制它？整张专辑都是罗曼·涅乌莫耶夫的歌，还有整个《生存指南》乐队的歌。但问题是这个乐队解散了。昨天有人在演唱会上出来说情况并非如此。事实确实如此。我一周前与他交谈过，乐队已经永久解散了。就是这样。解散的原因正是由于理念分歧。所以，现在那个人在搞神秘学之类的东西，不会再玩音乐了。他们几乎没有录制过任何歌曲，我们第一次录制的就是这些歌曲。罗曼·涅乌莫耶夫，这些歌曲的作者，允许我们随心所欲地处理这些歌曲。也就是说，他把这些歌曲的版权给了我们。这些歌曲非常出色，我认为。它们在很大程度上契合我们当前的创作方向、理念，以及我们内在的自我认知。因此我们录制了这张专辑，现在我想演唱其中几首歌曲。

1994-04-19.txt

(乌克兰的俄罗斯突破)

涅乌莫耶夫：我们于12月19日启动的行动仍在持续。这是“俄罗斯对乌克兰的突破”。但并非侵略性的突破，而是温暖、充满爱意、柔和的突破，怀着对友谊与相互理解的期许。对于那些在会场之外听到我讲话的人，尽管你们没能参加我们的活动，音乐也会为你们奏响。我们希望今天在场的所有人都能听到我们的声音，理解我们的愿望和追求。我们渴望爱、友谊和歌曲。现在，“祖国”乐队正在登台表演。

经理：《祖国》乐队向大家问好！此刻我们的声音正传出宫殿之外。我向那些因非我们所能控制的原因未能到场的观众致意。开始吧！还没开始……稍有延迟。但我同样欢迎各位。我很高兴这场庆典得以举行，姑娘们、小伙子们，让我们相互传递力量吧。

涅乌莫耶夫：我这就来。稍作休息后，来自莫斯科的“突破”乐队将带着莫斯科人的问候，为乌克兰观众带来《生存指南》乐队的演出。我们提醒大家，行政部门会在街头转播演唱会到一半，但如果观众不买票，他们就有可能听不到“公民防卫”的表演，因为行政部门说，所有事情都有个限度，这么说吧。虽然我们尽一切努力，希望你们和站在那里的人——希望他们都能听到。叶戈尔一定会来。他就在我们第三部门，所以没问题，叶戈尔会来，一切都会好起来的。现在请让音乐家们稍作休息，就片刻时间。三分钟后我回来，我还有事要处理，我们有些事情要讨论，你们先在这里商量一下，同志们，确保一切顺利。

涅乌莫耶夫：哦！乐队“生存指南”在苏维埃乌克兰向大家致意，期待俄乌友谊！

涅乌莫耶夫：这首歌献给所有受犹太人折磨的人。

列托夫：很高兴见到你们！我希望不久后，通过共同努力，我们终将推翻可恨的民主渣滓的占领枷锁，正是他们将我们伟大的祖国肢解！

列托夫：琴弦断了。这首歌叫《祖国》。献给所有在对抗敌人的战争中牺牲的同胞。

涅乌莫耶夫：好，都同意了，为了俄乌友谊，为了牢不可破的联盟——一首歌。都同意了吗？一首歌。也就是说，列托夫上台唱一首歌，主办方就说——好了，该结束了。

观众：“俄罗斯实验场！俄罗斯实验场！”

1994-04-20.txt

(罗斯托夫的俄罗斯突破)

列托夫：我们的最后一首歌献给1993年10月英雄般保卫苏维埃大厦的卫士们。

《祖国》

列托夫：谢谢！

涅乌莫耶夫：.....结束。我们都希望.....我们伟大的祖国俄罗斯能够早日复兴，重新成为强大的国家.....与生活在我们国家中的所有民族.....

1994-05-01.txt

(麻雀山——五一节集会)

乐队在卡车上的临时舞台上表演。列托夫手持麦克风，库兹马和杰夫弹奏原声吉他，麦克风由年长的共产党员们手持。

安皮洛夫：由爱德华·利蒙诺夫为您介绍“公民防卫”乐团！

利蒙诺夫：???有幸向各位——主要是老一辈人——介绍一个全新的共产主义者和民族主义者群体。我谨代表自己——祝贺大家五一节快乐，同志们，祝贺大家五一节快乐，祝你们生活幸福美满！???只要总统先生自1991年12月以来对人民发动的战争持续下去，我国就不可能实现任何和解。因此，我们以激烈的反对来回应这场侵略战争。议会反对派背弃了我们，与当局勾结在一起。未来属于民族主义者和共产主义者的联盟。俄罗斯万岁！俄罗斯万岁！新俄罗斯革命万岁，这场革命将同时具有社会性和民族性！现在请叶戈尔·列托夫及其伙伴发言。

安皮洛夫：我暂时拿着麦克风。请年轻人们别太激动，因为我知道你们喜欢叶戈尔·列托夫？？？

列托夫：大家好，同志们！我代表民族共产主义摇滚运动“俄罗斯突破”的成员，祝贺你们迎来和平、友谊和劳动的节日。新的无产阶级革命即将到来，这场革命伟大、炽热、正义且终将胜利！如果我们——激进民族主义者和激进共产主义者——最终联合起来，胜利就属于我们！

《祖国》

《战斗仍在继续》

列托夫：谢谢，节日快乐，同志们！

安皮洛夫：好！叶戈尔·列托夫现在休息一下，我请年轻人们以同样的热情欢迎我们的艺术自发活动。虽然这不是摇滚乐，但它有力量！现在让我们听听你们对我们音乐的反应。此外，我要向所有共产党员个人致歉，因为在这里提到了分歧问题。5月1日我们没有分歧，我们同心同德！最终，根纳季·安德烈耶维奇·久加诺夫也与我们同行！因此，同志们，我在此宣告：全体人民团结一致，共同对抗暴政，万岁！万岁，同志们！

小组离开“舞台”。显然还有其他发言，但摄像机没有拍摄。过了一会儿，小组又回到“舞台”。

《新的一天》

列托夫：谢谢大家！

乐队离开时，人群高呼“叶戈尔！叶戈尔！”。列托夫在人群中签名。

1994-05-27.txt

(莫斯科的俄罗斯突破)

列托夫：请关闭大厅灯光。同志们，大家好！我代表民族共产主义摇滚运动“俄罗斯突破”的参与者向大家致以问候！音乐会期间，本大厅区域将从叶利钦血腥占领政权的统治下解放出来！那么，“莫斯科俄罗斯突破”行动正式开始！现在请我们的朋友、民族...民族布尔什维克阵线的战友——爱德华·利蒙诺夫致简短开幕词！

利蒙诺夫：晚上好！我们的旗帜高悬舞台之上！我们的目标——俄罗斯民族革命！俄罗斯属于俄罗斯人！俄罗斯的俄罗斯化！我们是欧洲最大的白人国家！我们有1.3亿人口！我们终于有权建立俄罗斯国家！俄罗斯万岁！我们的英雄——朱可夫元帅！卡拉什尼科夫！德格恰耶夫！斯特奇金！我们的口号...我们的口号是法律和秩序！新秩序！俄罗斯秩序！摇滚与我们同在！上帝与我们同在！叶戈尔·列托夫与我们同在！萨沙·巴尔卡肖夫与我们同在！维克多·安皮洛夫与我们同在！无政府主义——秩序之母！俄罗斯万岁！现在，俄罗斯最受排斥的乐队将登台表演。首先登场的是“祖国”乐队！为了我们的祖国！当.....当俄罗斯民族革命的时刻来临——请做好准备！俄罗斯的未来不在上帝、沙皇、日里诺夫斯基手中——它在你们手中！在你们手中！在你们手中！俄罗斯青年万岁！“祖国”乐队！建立帝国！“祖国”！‘祖国’！“祖国”！

经理：我们都在苏联出生！希望我们也能在苏联死去！我们开启“俄罗斯突破”！“祖国”乐队！

.....

经理：《未完成的战争》这首歌献给所有为真理、为爱牺牲的人，为正在牺牲的人，以及不幸已经牺牲的人！《未完成的战争》！

《未完成的战争》

经理：谢谢！短暂休息后，请欣赏《生存指南》。

生存指南：

列托夫：传奇乐队《生存指南》将延续演出！

涅乌莫耶夫：哦！

.....

涅乌莫耶夫：亲爱的莫斯科同志们，我们怀着对伟大祖国复兴的热爱与希望向你们致意——没有官僚，没有犹太人，没有祖国的叛徒。接下来由“公民防卫”乐队继续演出。

中场休息。舞台上再次迎来“生存指南”乐队。

涅乌莫耶夫：亲爱的朋友们，我再次向你们致意。伊戈尔·费奥多罗维奇·列托夫正在准备他的演讲。我们为各位安排一段简短的音乐间歇，并演唱另一首非常优美的歌曲。

《献给A.克鲁乔尼赫》

公民防卫：

列托夫：《公民防卫》向各位致意！我们的朋友、兄弟、战友、俄罗斯激进民族主义思想家、《元素》杂志主编亚历山大·杜金将作简短开场白。

杜金：有时间收集石块，也有时间将它们投向敌人！有建造之时，亦有摧毁之时！此刻正是投石之时！此刻正是摧毁之时！在西班牙……

观众：Нахуй! Нахуй! Нахуй!

杜金：民族革命万岁！

……

《战斗再次继续》

列托夫：即将到来的革命万岁！

1994-06-03.txt

（列宁格勒的俄罗斯突破）

祖国：

列托夫：熄灭大厅里的灯光！同志们，大家好！我代表民族共产主义摇滚运动“俄罗斯突破”的参与者向大家致以问候！本场馆在演出期间已从叶利钦占领政权的统治下解放！英雄城市列宁格勒的“俄罗斯突破”行动正式启动！演出由“祖国”乐队揭开序幕！

经理人：“俄罗斯突破”乐队代表“祖国”乐队向大家致意！我们很久没演出啦……“GO”乐队五年没在列宁格勒演出过，我们从来没演过。请大家别因为主办方的要求而破坏这场小庆典的氛围。“祖国”乐队！开始吧。

生存指南：

乐队演出时没有涅乌莫耶夫，主唱是明显喝醉的阿尔卡季·库兹涅佐夫。

为了没有战争

库兹涅佐夫：亲爱的朋友们，请原谅我们！罗米恰今天不在场。大家让我唱歌——我就唱。请原谅我们吧，如果你们能原谅的话！

安德留申：“看看天空”。‘看看天空’

库兹涅佐夫：我习惯跳舞，现在却要站在麦克风前……我们现在要唱一首新歌……“看看天空”。

《仰望天空》

安德留申科：《自杀》！《自杀》！

库兹涅佐夫：《自杀》...

《持续自杀》

库兹涅佐夫：各位，请原谅我们。稍后将由“公民防卫”乐队进行中场休息后的演出。

民防乐队：

列托夫：一次，一次。

整个乐队调音期间，舞台上站着一个穿着雨衣的醉汉。没人理他。当乐队开始演奏时，他对着麦克风唱道：“而我的灵魂喂饱了人群，全国人群……”。他被带走了。

关于傻瓜

列托夫：这首歌献给1993年10月英雄般保卫苏维埃大厦的卫士们！

……

（阿尔卡沙·库兹涅佐夫躺着演奏歌曲）。

.....

列托夫：请保安不要把人赶下舞台，除非他们抢话筒。别再搞恐怖活动了！

开始演奏《小队未察觉战士阵亡》，但吉他失灵。

列托夫：观众席有吉他吗？萨尼亚·基里洛夫，想办法解决。??? 试一试。有吗？

观众：没有。

列托夫：靠...舞台工作人员，快想办法啊！搞什么鬼？

叶戈尔换了另一台音箱，吉他终于开始响了。

.....

《祖国》

列托夫：谢谢！再见。

阿尔卡沙·库兹涅佐夫将贝斯砸向舞台，伴随着鼓声独奏跳入人群。

1995-11-19.txt

（此时舞台上已聚集了许多人。歌曲进行到一半时，马赫诺在舞台边缘与保安发生冲突。一名保安殴打马赫诺，致使其飞越舞台，撞倒叶戈尔的麦克风支架。叶戈尔停止演奏。）

列托夫：他妈的搞什么鬼？！混蛋。保安！别打人了！你们疯了吧！

列托夫继续演唱。马赫诺仍躺在舞台上，有人扶他起来。唱了几段后吉他断电，叶戈尔在没有吉他的情况下唱完了这首歌。他时不时拨弄琴弦，但吉他再也没响起来。唱了几段后，安德鲁什金带着一本书出现在舞台上，用手掌在书上敲打节奏。在这样的伴奏下，叶戈尔唱完了这首歌。

列托夫：谢谢。

1995-11-24.txt

列托夫：问题：“叶戈尔，1990年在伊尔库茨克的演唱会上你说过，圣彼得堡已经腐朽不堪。五年过去了，你觉得我们这里怎么样？”我在这里过得很好。我很高兴。

“叶戈尔，谢谢你来，但为什么创作见面会...我根本不喜欢这个词！”...变成了一场普通的混乱？我们想真正坐下来听叶戈尔说话，而不是看着这些小屁孩胡闹。”我认为音乐会就应该像现在这样进行。

“你对俄罗斯全面合法化大麻的态度？”我支持所有毒品合法化，不仅是大麻。

比如对“涅槃”乐队的看法。“涅槃”很棒，可能是当代最优秀的西方乐队。

“叶戈尔，你出了多少张专辑？”很多，记不清了，大概20张左右。很快还会有新专辑。我们又录了两张专辑，很快就会发行。非常棒的作品。

观众：什么时候？什么时候？

列托夫：大概一个月后吧。我们还没完成。

观众：叫什么名字？

列托夫：一张叫《至日》，另一张叫《新的一天》。明年还会有《祖国》。

“叶戈尔，为什么你不唱新歌？”我从未在演唱会上唱新歌。因为观众来听演唱会是为了听他们熟悉的歌。等专辑录制完成后，我们会演奏新歌。也就是说，我们从未在演唱会上演奏新歌。尽管我们有大量新歌。

“叶戈尔，对你来说，无政府主义是什么？”我认为问题在于术语。我们指的都是同一件事。我认为无政府主义、共产主义、法西斯主义——本质上毫无区别。我们必须.....我们必须立即形成统一战线，绝对的统一战线，否则我们就完蛋了，也就是说，我们会被全部消灭。

列托夫：??? 这首歌很难弹，它太???

“叶戈尔，你支持谁？”??? 必须全力以赴让 ??? 获胜。投票...我会投票给安皮洛夫派和NBP，因为... [...]

.....

1996-04-28.txt

列托夫：问题是这样的：“叶戈尔，你创作时处于什么状态？”嗯，基本上是在兴奋剂的作用下，比如毒品、酒精之类的。清醒时很少写东西。我觉得这甚至是不可能的。不过我们录音时通常都处于相对正常的状态。“这是你的真名吗？”是的，是真的。“你会再来我们这里吗？”非常乐意。理想情况下，最棒的演出是电声演出。所以，我希望今年秋天能以“公民防卫”乐队的电声阵容来你们这里演出。那么，“叶戈尔，你当过兵吗？”我没有服过兵役。1985年我们遭到克格勃的迫害，我被送进了精神病院，众所周知，从精神病院出来后，入伍之路就关闭了，所以.....还有其他问题吗？

列托夫：“叶戈尔，你对政治的态度？”我已经说过很多次了，我的态度是什么。也就是说，我是共产主义者，是极端共产主义者。就像这个国家里每个正直的正常人一样。“过去三年里，你播下了什么理智、善良、永恒的东西？”1994年，我们整年都在巡演，录制了一张非常好的现场专辑。1995-1996年我们录制了两张专辑，已经完成了。也就是说，我能告诉你们——大概一个月后它们就会发行。一张专辑叫《新的一天》，另一张叫《生命不可承受之轻》。这两张专辑内容相当沉重。也就是说，这是...《步枪》我本可以唱，但它...在原声演奏中很难表现，它不适合原声演奏。好，大家点唱《覆盆子色女孩》，我来唱。叶戈尔，俄罗斯突破乐队还存在吗？是的，当然还活着。俄罗斯突破是一个运动，可以说任何人都可以加入。也就是说，这不是任何政党，而是一个运动，其中包括所有团体，可以说，我们的同志，那些出于政治动机和精神动机同情我们的人。因此，我们在以色列甚至设有俄罗斯突破运动的分支机构。这些团队包括“Стена Срача”[1]等组织。他们曾给我写信。所以这个运动遍布全球。明斯克、基辅都有分支机构，所以.....“你对卡利诺夫桥的看法？”态度很好。特别是老牌的“卡利诺夫桥”团队非常出色。他们要求我朗诵《永恒的...》——《永恒的春天》中的诗篇。但我记不住自己的诗，写得太多，经常忘记。他们又问：“你对政治、对久加诺夫有什么看法？”我再重复一遍，必须投票给共产党人，毫无疑问。

[1] <https://www.discogs.com/artist/5385072-%D0%A1%D1%82%D0%B5%D0%BD%D0%B0-%D0%A1%D1%80%D0%B0%D1%87%D0%B0>

1997-04-27.txt

列托夫：声音要更大，高音要更多！多些高音，否则演唱会就办不成了！同志们，大家好！我代表民族共产主义摇滚运动“俄罗斯突破”和“公民防卫”乐队向大家致意！白俄罗斯和俄罗斯联盟万岁！白俄罗斯万岁！俄罗斯万岁！我们共同帝国的未来总统——亚历山大·卢卡申科万岁！

1997-05-24.txt

Летов：如果有任何问题——写小纸条吧，我来回答。

声音：??? 拿掉。把人从音箱上弄走。从音箱上把人弄走左右两边???

Летов：别打……请不要打人，好吗。???

Летов：后面怎么有啥破玩意儿在放？老是能听到什么东西？

Летов：有个问题：“下一张专辑什么时候出？”。嗯。专辑大概……夏天之后吧。我们打算录一批……苏联歌曲。然后之后会弄一个类似“叶戈尔和懵逼”这样的——就是，我们的新项目那种。而且，我还打算跟我哥一起搞一个超级组合，非常怪的、先锋的那种。然后我们在莫斯科单独开一场演唱会，就这样。就是那种一次性项目。

观众：去彼得！去彼得！去彼得！彼得！彼得！彼得！

Летов：非常乐意。最近我在莫斯科、明斯克等地刚开过演出。这里发生的一切——我认为，是我最近遇到的最好的观众。绝对的。非常高兴能来你们这儿演出，每次只要有机会我都会来。

有个问题：“把政治和创作结合起来难吗？”。我个人觉得，政治和创作其实就是一回事儿。现在呢，说实话，现在是什么创作？现在其实是战争要开始了。就是，谁会什么……我就暗示一下，但该做的——得会点东西，得准备好很快就要发生的事。

“你们在NBP里参与什么？”。目前什么都不参与。我们跟利莫诺夫就是电话联系。现在我更接近RNE。

（观众发出不满的嗡嗡声）

Летов：RNE不是什么坏东西，他们……是非常好的人。我跟他们合作过——非常好的人。理想情况下，当然最好所有正常人都团结到一个组织里。但可惜不知道为啥就是搞不成。无政府主义者、PHE、朋克、法西斯、共产主义者——所有能正常相处的人。其实我们早就已经在做同一件事了，这点大家其实都明白。

观众唱：而在共产主义里一切都会超级棒 / 它很快就来，只要再等等 / 那里一切免费，一切都爽 / 那里可能根本不用死 / 我半夜醒来明白一切都在……

Летов：……按计划进行。如果想问什么就问吧。就是写纸条什么的。因为我打算玩很久，至少???不打算走。

啊，有张纸条：“叶戈尔，请唱《士兵的梦》里的《老兵》吧”。就是……“我秋天从军队回来，很想听你唱这首歌。提前感谢，普斯科夫空降师老兵”。乐意之至。

Летов：这是我们很老的一首歌。最早的之一，1984年的，那时候“播种”乐队还存在。

Летов：唱什么？问题都一样：“什么时候再来？”。随时都乐意。只要你们邀请——我非常高兴来这儿演出。

“什么时候有电声？”。我希望大概一个月后吧。我们本来很想现在带电声来，但没搞成。我们准备好了，团队一切正常，我们都活着健康，一切就位。只要有邀请……很可能会有莫斯

科、列宁格勒、明斯克、基辅的演出。所以只要一声召唤我就来。

“叶戈尔，对无政府主义怎么看？”。“嗯。我一直是个无政府主义者，以后也一直是。其实我觉得这个大厅里几乎所有人都是无政府主义者。最大的问题是……术语的麻烦。其实感觉我们大家说的其实是同一件事，只是用了各种傻乎乎的、局部的不同术语。其实……我不明白为什么那么多人激动，说我成了共产主义者、法西斯还是啥。我一直就是我自己。以后也一直会是。只是战争、斗争的规则变了。现在我们处境非常糟糕。因为我们全都被骗了。所以得把那些表面的东西都扔掉，大家一起斗争、打仗，因为除了战争，其他都是上面传下来的狗屁、迪斯科、娱乐。

“现在跟利莫诺夫关系怎样？”。“正常。他给我打过电话，我们电话聊过，但没当面见过，所以现在不好说。得见面喝点伏特加，那时候就清楚了。

“叶戈尔，你为什么先退出又回到NBP？”。“我没回NBP。其实我从来没正式加入过。我当然支持过NBP，但利莫诺夫支持叶利钦之后，我就明确退出了。之后继续联系已经没意义了。

“请唱《死者》。”。“老实说《死者》我记不住了。我很乐意唱，但只在录音时弹过一次，以后没再弹。下次一定唱，现在我连词都想不起来。很多歌都这样，我们录完就没在演出中唱过。所以词啊什么的……唱的时候不能想下一句唱什么，得想着别的东西。可现在坐这儿挑和弦什么的……所以你们要的很多歌——我已经放了一堆纸条——很想唱，但现在不行，因为不在状态。

声音：??? 保安。把人从音箱上弄下来。把右边左边音箱上的人弄下来。

Летов：哎，这个问题奇怪。“你怎么看占领‘阿芙乐尔’号巡洋舰？”。“我觉得这就是纯粹的弱智行为，没别的。就是一次傻逼行动，没别的。NBP占领了‘阿芙乐尔’，难道哈萨克斯坦就出大事了？哈萨克人全吓得发抖了？就是纯粹的哗众取宠，没别的，以后别搞这种了。因为这只会给整个事业和运动抹黑。

Летов：“叶戈尔，你怎么看金切夫、舍甫丘克他们？”。“我可以说，但……会有犯罪的……味道，以后。我当然可以说，但不是对着媒体和镜头。你们自己脑补吧，谁脑子里有什么联想。就这样……

“叶戈尔，Kuzya在哪儿？”。“Kuzya在列宁格勒。现在具体在哪儿我也不知道，我想见他。他可能……就在大厅里吧。他现在住在列宁格勒，你们这儿。

声音：向Kuzya问好！

Летов：你们倒是可以转告他，因为好像一周后他跟“宇宙大师”有演出。

又有人要老兵歌。稍后吧，大概。

有问题：“之前答应过的苏联歌曲专辑《祖国》会出吗？”。“会。但名字可能稍微改一下。现在还不确定。但很可能还是叫《祖国》。全是苏联歌曲。大概夏末。

观众：《动物园》！《动物园》！《动物园》！

Летов：啊，《动物园》？让我擤擤鼻子，有点感冒。我好久没弹这首了，要是忘词你们帮我唱啊。

Летов：“叶戈尔，你全名是什么？”。我叫伊戈尔·费奥多罗维奇·列托夫。生日1964年9月10日。

“叶戈尔，有什么计划？”。计划是这样。很想搞电声——在你们中心城市。我们会在西伯利亚搞四场电声。但因为政治原因，莫斯科很难订到场地，所有场馆都拒绝了。纯粹政治原因。所以很可能在你们这儿、基辅、明斯克这些正常城市有电声演出。至少是这样。

“叶戈尔，你怎么看巴什拉乔夫？”。这个问题很复杂，很深。我觉得他是我们国家最伟大的摇滚诗人之一。除了维索茨基可能。真的很可惜他那样走了。本来我觉得他现在应该在“俄罗斯突破”里。至少可以和他组一支队。那会是很棒的想法。

“叶戈尔，这里有来自鄂木斯克的人，三年没回家了。那里怎么样？”。嗯……还行。但跟三年前比，当然差了很多。

观众：《步枪》！《步枪》！《步枪》！

Летов：我们电声来的时候再唱。它不太适合纯声，声乐版不太行。

Летов：“你怎么看柯本？”。挺好的。我觉得“Nirvana”可能是西方过去十年最好——如果不是最好的——乐队之一。

《俄罗斯实验场》。这个等会儿，现在。

“叶戈尔，有个光头抢了你的徽章。”嗯。请所有光头别欺负人，来听演出的都是自己人，请还回来。

“叶戈尔，你怎么看足球？”。非常喜欢。我们整个队都是足球迷，或者至少是球迷。支持不同俱乐部。小时候我们整天踢球。如果我不是现在这样，我大概会当足球运动员。祝“泽尼特”胜利。当然如果有萨迪林就更好了。因为我一直支持萨迪林，以后也支持。

俄罗斯实验场

Летов：谢谢，彼得！谢谢，彼得！

主持人：给记者的通知。半小时后有记者会。现在可以在那个房间等。

1997-06-21.txt

莱托夫：有个请求——请给舞台亮一点灯。连自己的和弦都看不清，真他妈的。拜托了。如果可能的话，请亮一点灯。亮一点灯。不是亮向观众席，而是亮向舞台，拜托了。伙计们，若有任何问题——请写便条，放在舞台边上，我会回答，我会……我们这是……某种创作晚会吗？

列托夫：问题是这样的：“叶戈尔，你和利蒙诺夫的关系如何？”??? 关系是这样的——嗯，关系很好，很正常。象征性的，就是。??? 和他。绝对是。

“??? 你的歌词针对谁？”——问题是这样的。我们所有的歌词，我们所做的一切——都是“支持”的。我们没有任何“反对”的东西。支持这个世界上最正确的事情。支持一切正确的事情。

声音：“俄罗斯田野”，叶戈尔，来吧！

列托夫：会的。

观众：那《恋尸癖》会唱吗？

列托夫：《恋尸癖》很难演奏，因为这首歌纯粹是电子乐，用原声乐器演奏的话，怎么说呢..它行不通。

观众：可惜了，叶戈尔，这首歌很好听！

列托夫：如果你们邀请我们用电声乐队演出——我们很乐意演奏。???

声音：叶戈尔！我喜欢你的运动鞋！叶戈尔！

列托夫：谢谢。

叶戈尔，唱首歌吧??? 。

待会儿。[...] ...??? 《俄罗斯突破》。就这样。也就是说，之后还有《俄罗斯突破》。???

声音：《俄罗斯突破》不就是关于法西斯主义的吗！

列托夫：那又怎样???

《战争是什么？》。战争是人类唯一普遍的状态。在所有层面上。战争是创造。战争——就是???所有这些渣滓，它们???生命。它们???这就是战争。这是正确且非常美好的事业。

“叶戈尔，你对‘涅槃乐队’怎么看？”??? 总的来说，我觉得这是90年代最后一支正常的美国乐队。非常棒的[...]

列托夫：[...]“??? ”嗯，按意思来说——就是那些支持我们的人。???

声音：??? 去他妈的叶利钦！

列托夫：很好。没错。[...] ...最后一句，永远。老实说，我不明白为什么???对我。我不知道，我出生在这个国家，在这个国家长大。我不是喜欢或不喜欢共产主义。不是这个。我是

一个苏联人。我出生在鄂木斯克市奥斯米宁大街5号。为此我们愿意战斗，愿意牺牲。也就是说，我们……说到底，我们是谁？我们是苏联人。谁，谁，“民防组织”——我们是谁？甚至不是苏联人——俄罗斯人，苏联人……就我个人而言——我来自哥萨克人，嗯…… 我们不是纳粹，而且…在我们的现实中…问题在于，共产主义作为一种思想——这是…这么说吧…这是人类历史上第一次尝试在人间建立上帝的王国。就是这样。话虽如此，但事实确实如此。当然，也有…

1998-05-01.txt

列托夫：同志们，大家好！今天是我们久违的节日——五一劳动节。很高兴能和大家一起庆祝！为庆祝这个节日，我们将演奏经典老歌！演出开始前，我想和我的朋友爱德华·利蒙诺夫一起做个简短的发言。现在请爱德华·利蒙诺夫发言。

利蒙诺夫：我们曾拥有辉煌的时代！曾拥有伟大的国家！曾有1945年！曾有元首斯大林！元首斯大林！这一切终将重现！1917年成功了——我们也能成功！1917年成功了——我们也能成功！俄罗斯万岁！俄罗斯万岁！叶戈尔·列托夫为我们的苏联祖国！

列托夫：这首歌也很老了。同志们保安，别打人。如果设备真出了问题，你们就从台上扔下去，但如果他们不碍事，就别动，明白吗？这是我的请求。这个就别管了，让他们去吧。对对，把他们扔到见鬼的地方去。这是理所当然的，这是我们的演唱会。

列托夫：看谁在扔东西——你们是傻子吗？扔谁啊？保安不会伤害你们。别往台上爬，因为要是你们爬上台...可能会踩坏音响设备，请别这样。好吧，那里可能会发生意外。保安对你们很友好，没问题，他们都是我们的人。没人会打你们，他们不是警察，不是什么执法人员。不是什么...明白吗...你懂吗？

列托夫：娜塔莎！右边是伏特加，左边是水。来吧！这是我们今天的歌。我们值得拥有，我认为今天就是这一天。

列托夫：老歌《迷恋》。其实都是老歌，我们只唱热门曲目，决定不唱新歌。开始吧。

列托夫：停！娜塔莎，你在弹吗？停，有点小差错。小小的小差错。再来一次。一、二、三、四。

列托夫：这首歌特别献给我们的莫斯科五一节！

《中国志愿军之歌》

热夫顿：把美国人赶走！

列托夫：希望迟早也能轮到我们的兄弟。虽然我觉得，我们成为志愿者也不比中国人差，这么说吧，这也没什么丢脸的。

奥菲莉亚

列托夫：嘿！这首歌是献给扬卡的。她生前是个活生生的人，现在依然活着。

（在其中一段歌词中，叶戈尔唱道：“碎眼镜，共青团徽章，还有那些破玩意儿，天知道还有什么！”）

一切按计划进行

（唱到“只有列宁爷爷是个好领袖...”这句后，叶戈尔停下歌声说：“你们自己说，他妈的，他们他妈的是谁，他妈的，全他妈的是谁”，直到副歌部分，观众齐声合唱，列托夫保持沉默）。

切腹

（关于“主体思想的光明殿堂”的歌词，在1994–1997年被替换为“民主的光明殿堂”，叶戈尔演唱如下：“为了光明、光明、光明、光明...为了什么？就是为了那个，他妈的...”）。

拿大衣

列托夫：靠，这.....保安同志们和台前各位同志——你们在打什么架，为什么？今天是五月一日，从今天不错.....你们别往台上挤，混账东西，听见没？什么？

最后一首歌是马赫诺弹贝斯，不是丘马科娃。

俄罗斯实验田

（歌曲快结束时叶戈尔跳进人群，保安把他拖出来）。

列托夫：谢谢大家！谢谢姑娘们！

1998-05-18.txt

（库尔斯克，列托夫喝醉了）

列托夫：伙计们，大家好。我和你们在一起。伙计们，伙计们，我和你们一样，和你们所有人一样，他妈的，所有人，他妈的。我们都在一起。我们都在一起。我们只是活着而已。大家都他妈的糟糕，我们所有人他妈的都糟糕，出于不同的政治原因。

乐手们调音花了很长时间。

列托夫：去他妈的，开始吧，开始吧，他妈的！一、二、三、四！

《恼怒》

（叶戈尔漏唱了许多歌词）

列托夫：请注意。请注意。别对我们的保安发火，他们都是好人。他们都是我们的人。别欺负保安。

《乐观》

（歌曲变成部分即兴创作。叶戈尔漏唱或唱错几句。第二段后反复喊：“我快死了！”和“我快死了！”。第三段后喊：“谁他妈想死在这里？谁想死？谁他妈想死？我们都活着，他妈的！”）。

乐队开始演奏《傻瓜》，但叶戈尔阻止了他们。

列托夫：伙计们，来吧……这首歌献给我们所有人。献给我们所有人，在5月9日。？？？五月九日。来吧？

《曾有一次战争》

（无伴奏演唱，安德鲁什金敲击鼓点，叶戈尔略有忘词）。

列托夫：伙计们？？？

《傻瓜》

（叶戈尔仅唱零星几句，主要由观众合唱。间奏时叶戈尔弹奏吉他旋律并高声嘶吼。他改了歌词：“所有问题都回答：去他妈的，操！”然后又唱了一遍。他反复喊着：“活得更精彩！活得更精彩！活得更精彩！”他还喊了很多在录音里听不清的话。其中一句是其中一句可能是：“这一切都是为了你们，明白吗？”最后一段副歌，叶戈尔在乐队停止演奏后以清唱形式演唱。副歌部分乐队重新加入，但没有唱副歌——而是再次即兴发挥，包括那句：“灵魂在肉铺里死去”。

列托夫：伙计们？？？这是我们的人。这是我们的人。他们都是我们的，别欺负他们。因为他们就是你们。？？？

《我的防御》

（在第一段歌词中，叶戈尔的歌词有些混乱）

列托夫：伙计们！伙计们！??? 是我们的人。??? 不要这样，否则你们只是...我会看到的。??? 我他妈的会发飙，懂吗??? 就在这里决定了。这是我们的人，懂吗？这是我们的??? 别这么做。我??? 会让你们好看。等着瞧。??? 这是我们的警察??? 警察，他们???

《祖国》

（乐队开始演奏，叶戈尔喊道：“快点！快点！”叶戈尔几乎只唱了第二段歌词，其余部分只唱了零星几句，边跳边喊着听不清的词句，其中有：“天主！天主！”）

列托夫：这首歌...这首歌献给所有活着的人。献给我们的祖国。献给我们的...

乐队开始演奏《祖国-死亡》。

列托夫：停！停！停！

乐队停止演奏。

列托夫：这首歌献给我们所有人???

《曾有一次战争》

（无伴奏演唱，安德鲁什金轻敲鼓点，叶戈尔再次略微唱错歌词。在歌词段落间，叶戈尔反复念叨：“战争，战争，战争”，代替最后一段歌词：“你那幸福的儿子。就是我们！噢，你那幸福的儿子”）

列托夫：你那幸福的儿子，确实如此。现在让我们休息五分钟，因为设备故障了。来唱首歌吧。

《祖国-死亡》

（叶戈尔开始唱歌，坐在舞台边缘继续演唱，但突然消失。可能从舞台滑落到观众席。乐队长时间演奏无声乐部分。最终，列托夫出现，唱了一会儿歌，并喊出歌曲中的几句歌词。最后，乐队停止演奏）。

科列索夫出现在舞台上。

科列索夫：休息五分钟！

科列索夫带走叶戈尔。

主持人：尊敬的来宾们，在场所有观众——我们将进行五分钟短暂休息，请大家至少离开舞台15米。

休息后，列托夫脱去T恤返回舞台。

《万物皆如人》

（叶戈尔演唱第二段歌词时省略了最后一句。第三段歌词处再次演唱第二段歌词并省略末句，改为高喊某句口号。最后副歌部分改为高声呼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真棒，永恒！真棒，永恒！”）

列托夫：这首歌献给???中国人，他们比???更好。

《中国志愿军之歌》

（“把美国人赶走”这句由杰夫演唱，叶戈尔将麦克风递给他。到最后一节歌词时，叶戈尔停止演唱，坐在舞台边缘，随后开始跳舞。科列索夫走上舞台，将叶戈尔的麦克风插回支架，最后一节歌词由库兹马和杰夫唱完）。

奥菲莉亚 / 如同在肉铺小屋里灵魂消逝

（乐队演奏《奥菲莉亚》，但叶戈尔坐在舞台边缘，只唱《肉铺小屋》的歌词和“我们活着！我们活着！”的歌词）。

叶戈尔离开舞台

《一切按计划进行》

（叶戈尔即兴演唱歌曲：

边界之钥已断成两截

而我们的列宁老爹彻底消亡

他化作霉斑与假蜂蜜

啊啊啊

一切按计划进行

一切按计划进行

我的妻子被喂给了人群

喂给了人群啊啊啊

我的命运也去了那里啊啊啊

也去了那里啊啊啊

我的命运渴望安宁

那里一切按计划进行，不，他妈的！

不！不！不！不！不！不！不！

但一切都不按计划进行，不不，哦！

你们都去死吧！混蛋！

哦哦哦一切按计划进行，一切都在...

他妈的什么都没按计划进行！

不需要任何计划

我们活着，他妈的，我们是活人！

他妈的没有计划！

在共产主义下一切都会很棒

它很快就会到来，我们只需要等待

那里一切都是免费的，那里一切都很爽

那里可能根本不需要死亡

我醒来啊哈哟，就这样！

就这样！

他妈的计划个屁！

活着，他妈的！他妈的计划个屁！

他妈的计划个屁！

他妈的计划个屁，他妈的，不会有，他妈的！

所有人！所有人！活着！都活着！都活着！

都活着！都活着！都活着！我们都活着！

都活着！)

叶戈尔离开舞台。

主持人：再见！他们很高兴见到大家，感谢大家如此热烈的欢迎。摇滚俱乐部“东方”邀请大家下周六，23号再来。我们期待在这里见到各位，让你们的眼睛和双手都为之欢欣。现在，再见。

另一位主持人：尊敬的观众朋友们，今天的音乐会即将结束。乐队成员对今天登台表演者的状态深表歉意，因此今天的演出到此为止。我们诚邀您于23日，也就是下周六——不，是本周六前来观看。

1998-11-21.txt

列托夫：什么？过得怎么样？过得糟糕透顶，对吧？大家过得怎样，我们就怎样。对吧？我们过得糟糕透顶，过得糟糕透顶，我们的处境很糟。我们输掉比赛是因为在所有方面都落后。我们被这些混蛋们压制。我会打，我会打。原则上，我们需要做些新的尝试。也就是说，应该组建一支新队伍，新阵容，感觉要从头开始。就像罗兰·比科夫小时候，墙上挂着一张小海报，上面写着：“我被打败了，让我们从头开始。”我觉得现在就该这么做...我来说说吧。我来说说。那我该讲些什么呢？我有很多故事可以讲。对吧？计划？计划——我想写一张新专辑。非常硬核、充满愤怒，就是那种沉重的风格。大概会是《叶戈尔与懵逼》的风格，类似《跳跃》，但会更凶狠、更狂野。从风格上来说，应该会和我们之前的作品有所不同。嗯，基本上会是《公民防卫》的风格，但更接近《Ministry》那种狂野的风格。这是我最老的歌之一，还是《播种》时期的。

列托夫：这是我朋友黑卢基奇的歌。是我最喜欢的歌之一。

《我们默默前行》

列托夫：这首歌也是《士兵之梦》里的退伍士兵歌曲，是我最喜欢的歌曲之一。我觉得它具有全球性的意义，绝不仅限于士兵或军人。

《士兵之梦》

声音：涅莫耶夫过得怎么样？

列托夫：不知道，住在秋明。还在演奏。好像组建了新乐队。叫“光”。

声音：叫什么？

列托夫：叫“光”。

声音：上次见到爱德华·利蒙诺夫是什么时候？

列托夫：上次演出的时候见到的。利蒙诺夫是个好人。我和他...是的。现在他开始这样了。请帮我把他固定在那里。

1998-12-12.txt

列托夫：（开始大声朗读纸条，但停了下来）“叶戈尔……”。谢谢。生活和其他人一样——很糟糕。

“叶戈尔，你不认为共产主义已经建立了吗？也许这就足够了？嗯，当然，这是一个令人讨厌的问题。没有人建立它，至少现在还没有。显然这就是我的想法。

问题：“你支持 RNE 和 NBP 吗？”是的，我支持。我尊重 RNE。当然，他们也有一些曲折，但总的来说，他们是诚实正确的人。不是全部... [...] 然后帮忙，谁记得什么，我不太记得了。

1998-12-13.txt

列托夫：这首来自专辑《士兵之梦》的退伍士兵民谣，献给所有士兵。我觉得它唱的就是我们所有人。

新年祝酒

列托夫：这是我们最棒的歌曲之一。最重要的是，我认为这是我此生无愧于心的作品。

永恒的春天

列托夫：如果大家有任何问题或建议，请写在纸条上放在舞台边上，我会回答的。但请不要点唱特定的歌曲，因为歌曲太多，很多歌词我根本记不住。有些是耳熟能详的，有些则... 我录过很多作品，但都是唱过一次就再也没唱过，所以记不住。也许那些歌挺好听的。演唱会上总有人点歌，但我唱不出来，因为记不住。比如《祖国-死亡》，也是罗曼·涅乌莫耶夫的歌。

祖国-死亡

列托夫：“叶戈尔，你打算组建家庭吗？P.S.除了我们之外。”除了我们之外，也就是说没有。嗯，我有妻子，我算是那种随和、开朗、正常的人。也就是说，没有病，就是这样。但我跟你们一起生活，也就是说，我...我们一起玩了15年，我们不会死，或者发生什么这样的不幸，我希望不会发生。更何况我们...我个人会尽最大努力避免这种情况发生。

“叶戈尔，你真的被判处枪决了吗.....噢，这个问题真够劲儿！——而且还在基辅逃亡过？”我在基辅确实逃亡过。但没被判处枪决，他们想关我，但我逃了一年，主要是在基辅生活的。因此，我要向基辅致以最诚挚的感谢，这是我的第二故乡。

“请朗诵诗歌。”我写了很多诗，但坦白说，我几乎记不住。我大概写了500到600首，一直在创作，数量确实很多。我很乐意，但真的好像...

“叶戈尔，你的运动鞋呢？”运动鞋留在家里了，已经破得不成样子，我现在没有运动鞋。明年穿什么鞋——我不知道，我只剩下靴子了，就是我这双破靴子，除此之外什么都没有。

那些喊叫的人——请大声点喊，因为在台上听不清。

“叶戈尔，如果你掌权了，你会建立共产主义吗？”嗯，不会建立共产主义，但我认为我们会尽力建立秩序。我觉得，如果我们掌权了，我、利蒙诺夫、巴卡肖夫之类的一些正常人掌权了，我们还是能做出些成绩的。

“叶戈尔，你现在听什么音乐？”现在我主要听的是，嗯，和往常一样——主要是60年代的摇滚乐。还有70年代的。我是个没有偏见的人，什么音乐都听。现代乐队里我喜欢“Ramones”，可惜他们解散了。我还喜欢“Husker Du”、“Dead Kennedys”这些最近比较火的乐队。至于60年代的音乐，我听车库朋克和车库乐队。就是那种自制的、街头巷尾的音乐。

“还会出专辑吗？”是的，会有专辑。今年我们录制了...我们现在只是...我们遇到了一些问题。我们面临的问题是如何将这些作品发行出去，因为我们只与独立制作公司合作，也就是非主流的、非商业化的公司。换句话说，就是与我们类似的公司。我们不从事商业活动，实

际上并不需要这些资金。就是这样。只是为了生存，为了还能继续演奏和创作。而现在，所有这些公司都面临着生存和解体的威胁。今年夏天，我和我的兄弟谢尔盖终于录制了一张专辑。很快就会发行。具体时间还不确定。我是个迷信的人，在专辑发行前从不透露消息。也就是说，等专辑发行后，我会说明它的名称和具体内容。但专辑已经录制完成，今年夏天我们创作得很投入。我们喝得酩酊大醉，创作得非常投入。

“叶戈尔，你什么时候再来？”。随时都可以。只要有人邀请，我随时都乐意来基辅，只要有人邀请，我立刻就来，永远如此。现在有人邀请我们——我带着巨大的喜悦来了，在这里感觉非常好。就像在家一样。

“叶戈尔，你对冥想怎么看？”。我完全不感兴趣。老实说，我不明白这个问题。我根本不知道冥想是什么。

“你对斯蒂芬·金的作品怎么看？”。同样不感兴趣。不知道他是谁，也不明白他为何存在于世。也许在美国他有存在的价值，但在我看来，我们完全不需要他。

真是奇怪的问题。“叶戈尔...叶戈尔，你是不是学过医？”我从未在任何学院学习过。基本上，所有这些时间，可以说，如果我当时还想继续学习的话，我都在逃亡途中，在基辅躲避警察之类的追捕。感谢上帝。

声音：唱“Какая Попсня！”

列托夫：“流行？”有很多像《流行》或《步枪》这样的歌曲，用电声演奏效果非常好。如果有人邀请我们用电声演奏——我们会很乐意演奏这些歌曲。因为这些是电声歌曲，它们充满力量且沉重。而在原声演出中...原声演出嘛，它就是...嗯，它就是这样，毕竟还是偏向民谣风格，所以用原声演奏的话...该怎么说呢，当然也挺好，我是说，我当然可以演奏，但效果肯定远不如电声版。如果春天有人邀请我们，我们带着电声乐队去演出——我们会很乐意演奏所有这些歌曲，无论是老歌还是新歌，随你们喜欢。

1999-05-15.txt

整个演出过程中，所有乐手都坐在椅子上。

列托夫：一次，一次！向我的城市新西伯利亚致敬！因为我们认为，我们比其他任何地方的乐队都更属于新西伯利亚。向我们的...我们的塞尔维亚兄弟致敬，他们首次向全世界、向世界秩序展示了这样的中指。终于，可以说，出现了一群人，他们展示了...我本想说出来，但你们自己也能猜到。

祖国

列托夫：这首歌是献给南斯拉夫总统米洛舍维奇的。

马赫诺：《愤怒》！

愤怒

马赫诺：《持续的自杀》。

列托夫：这是罗曼·涅乌莫耶夫的歌——我们共同对抗所有混蛋的战友。

持续自杀

马赫诺：叶戈尔，叶戈尔，叶戈尔！要不要来首《狗》？

列托夫：现在要唱的是我们的一首老歌，作者是库兹马，这首歌是关于狗的，大家应该还记得。这是我们第一次在音乐厅演奏这首歌，也就是说，我们从未演奏过它。这将是一次作者本人演绎的版本，最原始的版本，正是最初构思时的版本。

叶戈尔离开舞台，乐队没有他继续演奏，库兹马开始演唱。

狗

马赫诺：《切腹》。

切腹

（叶戈尔没有唱“光明的主体思想大厦”或“民主圣殿”，而是简单唱了“光明的建筑”。歌曲结尾处，库兹马发出悠长的嚎叫，叶戈尔则随着音乐说道：“希望流逝了。那是塞利瓦诺夫——你们的兄弟，你们的兄弟，你们的兄弟。他耗尽了希望，死在我的门廊上。扬卡死了，牺牲了，该死的，我不知道这一切是怎么发生的。而他们却他们全都看见了！他们全都知道！他们看见了，他们他妈的.....而对他们.....你们全都知道。没人！你们是我们的。是的！??? ”）。

列托夫：这首歌献给所有在战争中牺牲的同胞——无论是在塞尔维亚、在我们这里、在伟大卫国战争中，还是在内战中，所有地方！所有与我们同在的同胞。不一定非要和我们在一起。只要是为我们的事业而战的人。

列托夫：让我.....我非常喜欢这首歌。《战争正向柏林进发.....》。这首歌献给所有正在死于北约、死于这些混蛋、死于这些恶棍的人。必须把他们.....要是我的手能动.....他们不让我们去塞尔维亚，我们只想去那里打仗。去他妈的..... 我现在要专门去美国，就是为了在

那儿尽可能地搞破坏。我将在敌方领土上作战。这会把那里的所有塞尔维亚人、俄罗斯人、犹太人，所有憎恨美国政权、克林顿政权、奥尔布赖特和索拉纳这些混蛋的人都团结起来。也就是说，他们拥有…… 在我们这边，他们有颗延时炸弹，它会在那里炸得他们娘娘腔。我们会把所有人炸得娘娘腔。

马赫诺：第一，把美国人赶走。把麦克风音量调大。

列托夫：把美国人赶走！

马赫诺：把美国人赶走！

列托夫：还有整个该死的北约，还有意大利、法国、英国、比利时这些臭烘烘的国家，都在轰炸我们的兄弟。

马赫诺：斯拉夫人，斯拉夫兄弟们！

战争来了

（叶戈尔和马赫诺无伴奏合唱）

马赫诺：为南斯拉夫！

乐队开始演奏《一切如常》，叶戈尔在音乐声中说道。

列托夫：这首歌是我看了几个小时……完全可怕的动物被杀害的场景后写的。它们在全世界都被杀害——从阿拉斯加到非洲，该死的。之后我两天没睡，写了这首歌。献给所有被杀害的动物。

一切如人类

在最后一段歌词处，叶戈尔开始即兴独白，库兹马发出悠长的嚎叫，马赫诺则唱起《一切如人类》。

列托夫：问题就在于，我们拥有！问题就在于，我们拥有！我们拥有！拥有！拥有！拥有！拥有！他们全都拥有！他们全都拥有！而我们拥有，拥有，拥有！我这一生都在创作，今天唱的歌都是关于我们拥有、拥有、拥有！我们不会死！没有人……我们当中没有人会自杀。一个都没有！我们会活下去，活下去，活下去，他妈的！为了气死他们这些混蛋。胜利属于我们！我们的胜利！我们的胜利！我们的胜利！我们的胜利！我们的胜利！我们的胜利！我们的胜利！他们都会被操死！我们会赢。

歌曲结束，库兹马继续长啸。

马赫诺：一次、两次、三次。《一切按计划进行》。

叶戈尔试图听清观众的声音。

列托夫：很遗憾，我听不到你的声音。你能喊大声点吗？

马赫诺：“一切按计划进行”！

库兹马嚎叫，安德鲁什金敲打，叶戈尔用手势示意他们安静，但无济于事。

列托夫：库兹马！你能闭嘴一秒钟吗？我只想和大家谈谈。泽卡，他妈的，要是不行就用吉他把他从椅子上撸倒。

马赫诺：你根本听不见吗？

列托夫：泽尼亚，他妈的，把他弄走！我们到底有没有管理层？他妈的，把这人弄走，让我跟大家说话。你们其中一个人说话，其他人安静，然后其他人再说话。我会回答所有问题，必要时，我会唱点什么。你喊什么，在台上没人听得到你，明白吗？这就是问题所在。虽然他们不会让你上台，因为有保安之类的。

有人走到列托夫面前，在麦克风旁长篇大论地解释说必须把库兹马赶走。

马赫诺：我需要声音，我完全听不见自己，喂。

1999-09-16.txt

列托夫：大家好，这场音乐会是献给所有在最近一次邪灵、败类、混蛋恐怖袭击中丧生的人们的。这场音乐会献给所有在我们神圣的人民战争中阵亡的光荣战士。。

“下一张专辑什么时候”？今年年底将会会有一个完整的系列，可能是三个。

“叶戈尔，你的苏联歌曲专辑什么时候发行？”不知道什么时候发行，很快就会录制出来，就是到年底，就会是一张苏联歌曲的专辑。

“叶戈尔，唱《痴迷》。”我已经很久没唱过这首歌了，但现在我想起来了。

乌达尔佐夫：那么，音乐会结束了！大家淡定的出去吧！音乐会结束后，有记者招待会。否则叶戈尔·列托夫不会从这里被释放，明白吗？对于记者来说，新闻发布会将在大厅举行。我们离开大厅。

1999-12-03.txt

乌达尔佐夫：斯大林集团欢迎你。万岁！以斯大林的名义，我们一定会胜利！嘿！现在我们最喜欢的传奇乐队“民防”将在这里表演！哦！红色青年先锋队欢迎您！“民防”与你同在。哦！列托夫，列托夫，列托夫，列托夫！“民防”万岁！哦！斯大林集团万岁！哦！

波普科夫：伙计们，伙计们，以前的团队，我们需要这个组合的吉他线。他还在这里。机房的各位，这里没有插座，哪里啊？

乌达尔佐夫：所以，大家赶紧离开舞台！舞台上的所有人！所有人都离开了舞台！

.....

乐队开始演奏“至日”，但安德留什金演奏了其他东西，每个人都停下来。

《至日》

乌达尔佐夫：是的！所有人都从椅子上站了起来！警察，让人们靠近舞台，以免椅子坏了。让大家靠近舞台。

？？？：所以，军事单位的员工.....军事单位的员工——将自己置于边缘。舞台不被保护，舞台不被保护。

乌达尔佐夫：我们不会以这种方式保护舞台。军事单位的成员，将自己置于边缘。并让防止人们爬上椅子成为你的工作；不需要做任何其他事情。让其他人都？？？所以！没有人爬上椅子，否则音乐会就没有了。舞台保安已全面投入运作。全部！如果你站在椅子上，就没有音乐会了。

.....

1999-12-19.txt

(伊热夫斯克，列托夫又喝多了)

《曾有一次战争》

列托夫：这首歌献给所有在莫斯科废墟中牺牲的同胞，他们死于这群混蛋、这群他妈的车臣人——管他叫什么呢。这首歌献给所有同胞，所有俄罗斯人。

叶戈尔取下吉他

《痴迷》

叶戈尔戴上吉他

列托夫：伙计们，请打开吉他音响，拜托了。如果.....如果可以的话。

叶戈尔取下吉他

列托夫：等等，等等，稍等片刻。[...]

《奥菲莉亚》

(叶戈尔将歌曲转化为即兴独白，内容如下：

主啊！主啊！主啊！主啊！主啊！??? 主啊，主啊，主啊.....

遥远的奥菲莉亚在梦中闪耀

圆腹的鸫鸟，毛茸茸的麋鹿

惯常的去年画出的雪

轻盈明亮欢快地在齿间咯吱作响

哈哈 溢出边缘

蛇毒蜜... (安德留什金：红莓毒液)

小径，镀锌的五月

过期的车票 驶向过期的五月

啊！主啊...在列宁格勒... 列宁格勒的钟表停摆

列宁格勒的钟表停摆

乖巧的奥菲莉亚流向远方

夜色闪耀，大地回响

惯常的..... (安德留什金：.....匆匆前行，无所畏惧)

钟表..... (安德留什金：.....奔向荒诞可笑的国度)

什么国度？

听话的奥菲莉亚向东流淌

奇妙的俘虏，幸福的狂喜

柠檬小径通向橘子林

看不见的电梯通往禁忌楼层

就是这样。就是这样。就是这样。就是这样。还有这样一件事：马赫诺的猫不见了，那只可爱的猫曾坐在我的肩头。事情就是这样。还有这样一件事：我失去了所有最后的人类、朋友、动物，那些曾陪伴我的人。还有这样一件事：我的娜塔莎在被殴打时，在新西伯利亚无人相助。事实就是如此！确实如此！事情就是这样。当扬卡临终时——她和你们所有人一样。可以说，当时根本无人能说出合乎情理的话。没有谁。我不在。你们也不在。谁都不在，明白吗？因为只有我们，再没有别人。

遥远的奥菲莉亚流向远方

圆腹的鸫鸟

（安德鲁什金：……天亮时分，赠马四散奔逃）

天亮时分，赠马四散奔逃！

嘿！嗨！哈！

坐在篝火旁

深夜未察觉

自己被点燃了）

《多余人》

列托夫：伙计们，能打开吉他吗？我带着吉他来这里演奏的。说实话，真的很想弹。但怎么也弹不起来。不知为什么。

《黑乌鸦》

《永恒的春天》

（叶戈尔唱错第一段歌词，安德鲁什金想帮忙却越唱越乱，结果第一段没唱完。马赫诺全程缺席，叶戈尔用他的吉他伴奏。最后马赫诺出现，拿走了吉他）

《拿上大衣》

《难以理解的歌谣》

（叶戈尔和安德留什金在轻柔的鼓点伴奏下演唱）

《祖国即死亡》

《一切按计划进行》

（叶戈尔和安德鲁什金合唱，叶戈尔时而漏唱个别词句，拖长元音，安德鲁什金则唱出正确歌词。段落间隙，叶戈尔即兴独白。

第一段歌词前：曾有过这样一片土地……曾有过这样一片土地……曾有过这样一片土地……曾有过这样一片土地……曾有过这样一片土地……

第二段歌词前：到处都是各种木头，还有各种东西围着我们。它们都在移动，环绕着我们。这一切都在，这一切都在——不断增长，不断增长。堆满了各种物品，各种东西。有些东西，我不知道，采访之类的，各种狗屁东西。有些东西，这个那个，纸张，文本，这个那个，就是这样。而那个人坐在桌前，他他妈的只是盯着一个点看。因为他他妈的什么都不需要。现在也是这样，其实。

在最后一句之前：当时有许多木头人、小人儿，还有各种东西。当时战争持续了很长时间。关于战争……遗憾的是，这场战争很丑陋，因为战争本该正确地进行。而这场战争却搞错了，哈哈。操你妈！出现了无数的词语，词语，词语，词语，词语，词语，词语，词语，词语，词语……而且这些词语都是错误的。这些词语就像，嗯，就像……词语——就像在咳嗽。咳咳。就像在咳嗽。咳咳咳咳。）

《系统》

列托夫：这首歌献给所有死于恐怖分子、车臣人之手的人，献给所有牺牲的士兵。献给所有死于这些渣滓的人！

《我们默默前行》

2000-03-12.txt

列托夫：我谨代表“公民防卫”团体和“俄罗斯突破”运动的成员，欢迎各位来到这片神圣的土地！本场音乐会献给我们的兄弟们——那些在车臣神圣战争中牺牲和正在牺牲的英勇战士们！

2000-03-25.txt

列托夫：“叶戈尔，关于新阵容，你妻子和弟弟的情况如何？库扎·乌奥会在哪里？”很遗憾，库扎·乌奥因健康原因离开了我们。在场的各位应该明白原因。我妻子是个超棒的贝斯手，她曾在新西伯利亚的很多朋克乐队里演奏过，是个很酷的人。至于我弟弟，你们都知道他是谁。我们刚在列宁格勒演出过，也在梁赞演出过。不过，和基辅不同，莫斯科没让我们开演唱会。说实话，我甚至不知道什么时候能开，甚至不知道会不会开。我们乐队成员都很活跃，演奏很带劲，希望很快能去你们那儿，所以一切都会好的。

一切按计划进行

（在开场时，列托夫说：“这是一首非常悲伤的歌”）。

列托夫：很多新歌很难演奏，因为它们非常震撼，充满电音元素。而在原声演奏中，它们很难表现出来，可以说非常困难。

红军士兵之歌

叶戈尔唱完《俄罗斯实验田》的第一句就停了下来。

列托夫：还有问题吗，各位？接下来将由我们的好友——“国王与丑角”乐队登台。

[...]

列托夫：各位，接下来将由我们的好友“国王与丑角”乐队表演。这是来自圣彼得堡的优秀乐队。

2001-06-14.txt

很高兴见到大家。今天的演唱会会有点特别，因为这算是最后一场了，毕竟我以后不会再举办纯粹的原声音乐会了。其实我们决定转型为电声乐队，过去五年里我们创作的都是纯电声音乐。因此，如果各位有任何——我不知道——想唱的歌之类的，请写下来，我会尽可能唱出我记得的歌。因为在这些城市，这将是最后几场纯粹的原声音乐会。所以，我当然会唱老歌，如果大家有什么要求，我很乐意满足。好了。我想用一首歌来开始这场演唱会，这首歌是献给我们的挚友、一位非常优秀的人——谢尔盖·扎里科夫，DK乐队成员。昨天是他45岁生日，所以我要献给他一首《DMB-95》的歌。

《春水》

列托夫：我非常想以一首歌开始演唱会——献给我们吉他手库兹马。抱歉，我什么都听不见。我想向我们的吉他手库兹马·里亚宾诺夫致敬，他现在在你们圣彼得堡，实际上他正处于死亡边缘，因为他在医院里，他出了大问题，肠道之类的问题。

《幻影》

列托夫：伙计们，如果你们有.....因为这确实是我最后一场不插电演唱会——如果你们有什么愿望，也许我会唱些老歌，就在那里。如果有什么想唱的。他不会再来了，这就是问题所在。因为我这次可能是最后一次演出，除了电力演出，我们再也不会举办任何演唱会了。

“要不要 ??? 重组‘共产主义’乐队开场？”这正是我们刚刚在莫斯科的谈话内容。问题在于，嗯，‘共产主义’是谁？也就是说，是我，是住在你们那儿的库兹马。我不知道 he 现在是死是活——据我所知，他现在病得很重。是的，我今天才刚得知这个消息。还有经理，他住在天知道哪里，新西伯利亚。库兹马？谢天谢地。就是这样。这个想法是这样的，可以说。我和库兹马还讨论过一起做《共产主义》的事。这个想法很酷.....在我看来——简直太棒了！就是找DDT乐队的吉他手胡多，然后凑个像样的阵容.....嗯？嗯？听不见。什么什么什么？《自由》？这个我来弹，没问题。我们的想法是，如果要办一场“共产主义”音乐会，大概还需要七个人当陪衬，也就是舞台上的乐手。这大概会是“共产主义”乐队唯一的一场演出。这个想法不错，但我不知道能否实现。如果库兹马能康复的话，我希望一切都会顺利，也许会在莫斯科或你们那里演出。

“科巴和尼克·摇滚乐去哪儿了？”这个问题似乎不该问我。我大约半年前见过尼克·摇滚乐——他精神抖擞，身体健康，还在演出，一切安好。各位请大声喊，因为我什么都听不见。根本听不见。要么你们分别喊，这样.....嗯，现在就是这样。

同样的问题：“要不要让‘共产主义’乐队复出开场？”当然想开场啦。但这会是场超前卫的演出。而且观众估计会很特别，我这么理解。“共产主义”乐队——我们这乐队，抱歉这么说，简直是疯了？？？

请演奏《万物皆如人》。好吧，等会儿演奏。

“叶戈尔，请明确告知新专辑何时发布？”新专辑一个月后就能发布，因为基本上已经准备就绪。基本上都搞定了。唯一剩下的就是我哥马上要来鄂木斯克...我们现在有点像在巡演。他录完部分就搞定了，就这样。

这个问题问得真好。我该怎么说呢，我会详细回答。“以色列对你有什么吸引力？”首先吸引我的是，那里实际上...嗯，首先，可以说——这是片土地，不同于罗曼·涅乌莫耶夫所谓的，可以说，他赋予这个概念的含义，是的，这不是犹太人的土地，你明白吗，可以说，这是片神圣而美好的土地。在那里，在我看来，最宏大的... 我其实走遍了世界。我所见过的最美的事物——只有在那里。仅此而已。说到底就是这样。所以我会去那里，带着快乐，而且会一直去，这么说吧。还有我们所有那些东正教徒，也就是那些住在那里的人——对我来说，他们就是我的兄弟，朋友，一切。

《难以理解的歌谣》

列托夫：什么？大声点喊，我什么都听不见。来自《共产主义》？这是首朝鲜歌，怎么说呢，是共产主义的。来自乐队《共产主义》。我还要再次向库兹马致以不知该怎么说的星际问候，他现在正处于濒死状态。希望他能康复，等等等等。??? 这么说吧。祝愿所有处于类似状态的人都能康复，活得健康快乐。

《中国人民志愿军之歌》

2003-03-28.txt

这首歌是我最后的歌曲之一。她总体上是充满活力且脚踏实地的。严格来说，致力于生活中的任何场合。嗯，我认为它致力于解决我们所有人和我们所有人现在所处的情况。

（《狗》）

2006-05-08.txt

列托夫：伙计们，请听我说。我对待你们就像对待我自己一样。也就是说，你们和我——就像是一体的，对吧？而我非常讨厌在演唱会上有人喋喋不休地讲个没完。我对这种事的感觉嘛，倒不是说这是敷衍了事——对吧？——而是觉得这是故意拖时间。因为在演唱会上... 比如，我喜欢“Ramones”乐队，就是因为他们演奏时从不停歇。也就是说，如果我去看他们的演唱会，我会非常高兴他们能不停地演奏一首又一首歌曲，因为演唱会就是演唱会。就是这样。而如果..... 我能就任何话题聊很久，比如火星上有没有生命，只要给我机会..... 也就是说，我现在就能坐下来聊很久，聊DNA，聊印度的雨季，等等。还是让我多唱几首歌吧，就这样。